



目录

[第一章面對愚昧 5](#_Toc55834808)

[6（作者的話：故事從第6節開始，這不是一個錯誤。我自有安排。盡管去讀，希望你會喜歡。） 5](#_Toc55834809)

[1 5](#_Toc55834810)

[6（續） 7](#_Toc55834811)

[2 7](#_Toc55834812)

[3 9](#_Toc55834813)

[6（續） 10](#_Toc55834814)

[4 10](#_Toc55834815)

[5 13](#_Toc55834816)

[6（尾聲） 16](#_Toc55834817)

[7 17](#_Toc55834818)

[8 19](#_Toc55834819)

[9 21](#_Toc55834820)

[10 22](#_Toc55834821)

[第二章神們自己 24](#_Toc55834822)

[杜阿（1） 24](#_Toc55834823)

[奧登（1） 25](#_Toc55834824)

[崔特（1） 28](#_Toc55834825)

[杜阿（2） 30](#_Toc55834826)

[奧登（2） 32](#_Toc55834827)

[崔特（2） 36](#_Toc55834828)

[杜阿（3） 38](#_Toc55834829)

[奧登（3） 41](#_Toc55834830)

[崔特（3） 44](#_Toc55834831)

[杜阿（4） 45](#_Toc55834832)

[奧登（4） 47](#_Toc55834833)

[崔特（4） 48](#_Toc55834834)

[杜阿（5） 48](#_Toc55834835)

[奧登（5） 49](#_Toc55834836)

[崔特（5） 51](#_Toc55834837)

[杜阿（6） 52](#_Toc55834838)

[奧登（6） 53](#_Toc55834839)

[伊斯特伍德（7） 54](#_Toc55834840)

[第三章也緘口不言 55](#_Toc55834841)

[1 55](#_Toc55834842)

[2 56](#_Toc55834843)

[3 57](#_Toc55834844)

[4 61](#_Toc55834845)

[5 66](#_Toc55834846)

[6 67](#_Toc55834847)

[7 69](#_Toc55834848)

[8 71](#_Toc55834849)

[9 72](#_Toc55834850)

[10 72](#_Toc55834851)

[11 77](#_Toc55834852)

[12 79](#_Toc55834853)

[13 83](#_Toc55834854)

[14 84](#_Toc55834855)

[15 86](#_Toc55834856)

[16 87](#_Toc55834857)

[17 90](#_Toc55834858)

[18 91](#_Toc55834859)

[19 93](#_Toc55834860)

“真正的政治”——以及一個世界的滅亡

“讓我來給你上一堂真正的政治課。”參議員巴特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靠在椅背上，微笑著。“這種想法是錯的，”他說，“有人認為，公眾希望環境得以保護，人類的存續得以實現，還認為那些為了這類崇高目標而奮斗的理想主義者會得到公眾的愛戴，實際上，公眾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他們自己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

“所以現在，年輕人，別和我提什么停止電子通道。全球的經濟發展和全人類的舒適生活都要依靠它。你現在最好想一想，怎樣做才能讓電子通道不會導致太陽的爆炸。”

拉蒙特說：“沒有辦法，參議員。我們面臨的是基本的事實，不可能說變就變。我們必須停止它。”

“你的意思是我們只有回到電子通道產生之前的生活中去？”

“是的，我們必須這樣做。”

“如果必須要這樣的話，你得盡快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

“最好的證據，”拉蒙特僵硬地說，“就是讓太陽爆炸。”

獻給人類——

愿與愚昧的戰爭終將有勝利的一天

# 第一章面對愚昧

## 6（作者的話：故事從第6節開始，這不是一個錯誤。我自有安排。盡管去讀，希望你會喜歡。）

“倒霉！”拉蒙特尖聲說，“一點兒收獲都沒有。”他眼窩深陷，長下巴略不對稱，看上去一臉倒霉相。即使在最春風得意的時候，他也總是一臉苦相，而現在顯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與哈蘭姆第二次正式見面時，簡直一敗涂地，比第一次還慘。

“不要太激動，”邁隆·布羅諾斯基平靜地說，“你本來也沒抱太大希望，你告訴過我的。”他正把花生高高拋起，再張開厚厚的嘴唇接住，動作精準，萬無一失。布羅諾斯基個子不高，也不算瘦。

“那也不太讓人高興。但你說的對，無所謂。我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能做，也想做。而且這還要靠你的努力。只要你能找出……”

“打住，彼得，這些你早就告訴過我了。我需要做的，就是破譯那種非人類智慧生物的思想。”

“對，就是那種超出人類智慧的思想。其實平行宇宙的那些生物，也正在努力讓我們了解他們的意圖。”

“或許是吧，”布羅諾斯基嘆了口氣，“但是他們得在我的智慧的基礎上達到這個目標。雖然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比普通人聰明一些，但畢竟有限。有時候我夜里躺下睡不著覺，就會思考不同的智慧生物之間到底能不能進行交流；而情緒不好的時候，干脆就會懷疑‘不同的智慧生物’這個概念究竟有沒有意義。”

“肯定有！”拉蒙特狂躁地說。他的手揣在大衣口袋里，攥緊拳頭，“哈蘭姆和我就是不同的智慧生物。那個白癡，或者所謂英雄弗里德里克·哈蘭姆博士，和我根本就不是同一種智慧生物。因為我跟他說的話，他根本就聽不懂。他那張蠢臉氣得通紅，眼睛氣鼓鼓的，什么也聽不進去。我敢說他腦子早就壞掉了，只是沒法證明而已。”

布羅諾斯基咕噥著：“你竟然這么形容我們的電子通道之父。”

“是啊，名聲顯赫的電子通道之父——雜種中的雜種。他的成就從本質上來講一文不值，這個我清楚。”

“我也很清楚。因為你每天都在跟我講這些。”布羅諾斯基又往空中拋了顆花生，穩穩地用嘴接住。

## 1

事情發生在三十年前。弗里德里克·哈蘭姆是一個放射化學家，博士論文墨跡未干，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朝一日他將會震驚世界。

使他開始震驚世界的，是他桌上一個蒙著厚厚灰塵的標有“鎢”字樣的試劑瓶。實際上那瓶子不是他的，他也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東西是很久以前這個辦公室的人留下的，具體為了什么原因而需要鎢已經不得而知。放了這么長時間，瓶子里已經不是純粹的鎢了。現在瓶子里是一些覆蓋著一層厚厚的灰色氧化物的小球。對任何人來說，這些東西看起來都毫無用處。

有一天（確切地說是2070年10月3日），哈蘭姆來到實驗室工作。上午10點左右，他準備稍微休息一下。那個小瓶子映入他的眼簾，他盯著它看了一會兒，拿了起來。同往常一樣，那上面滿是灰塵，標簽已經有些褪色了。但看到里面的東西之后，他不禁叫了出來：“見鬼，誰把里頭的東西換了！”

關于這件事情，至少狄尼森是這么描述的。他無意間聽到了哈蘭姆這句話，并在二三十年以后告訴了拉蒙特。而在記述這個發現的官方書籍中，這句話被略去了。在官方報道中，人們看到的是一位目光敏銳、遇到問題就能迅速作出深層推演的化學家。

而事實卻并不是這樣的。那瓶鎢對哈蘭姆來說根本沒有用，看不出對他有任何價值，甚至連任何可能存在的重要性都不會有。不過，他不喜歡自己的桌子上有任何不相干的東西（桌子上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東西），而且他總是在懷疑別人，好像別人隨時會出于完全的惡意，專門給他制造這種麻煩。

當時大家對這種物質都一無所知。本杰明·阿蘭·狄尼森，就是那個聽到哈蘭姆那句話的人，他的辦公室正好隔著走廊與哈蘭姆的房間相對。當時兩個屋子的門都是開著的。他抬起頭，剛好迎上哈蘭姆責難的眼神。

狄尼森不是很喜歡哈蘭姆（事實上沒什么人喜歡他），并且前一天晚上沒睡好覺。據他回憶說，事情發生時，他正想找人發一通脾氣，而此時哈蘭姆正好撞在了槍口上。

當哈蘭姆在他面前舉起那個瓶子時，狄尼森厭惡地往后仰了仰。“我為什么要對你那瓶該死的鎢感興趣？”他質問道，“哪會有人對這東西感興趣？你看看那瓶子，至少有二十年沒有打開過了。如果你不把自己那雙臟爪子放上去，恐怕沒人會碰它的。”

哈蘭姆氣往上涌，臉慢慢漲紅。他有些窘迫地說：“聽著，狄尼森，肯定有人動了里面的東西，它們已經不是鎢了。”

狄尼森從鼻子里輕輕哼了一聲：“你怎么知道呢？”

歷史往往就是由這些討厭而且毫無目的的沖突推動的。

這句話怎么說都算不上是正面評論。狄尼森雖然和哈蘭姆一樣是新人，但他在學校時給人的印象可要深刻得多——他是系里出名的優等生。哈蘭姆知道這點，不幸的是，狄尼森也很清楚，并且毫不避諱這一點。所以狄尼森說“你怎么知道呢”的時候，很明顯把重音放在了“你”上面。正是這句話成為了以后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誘因。沒有這句話，哈蘭姆就不可能成為歷史上最偉大、最受尊敬的科學家，也就不可能在跟拉蒙特談話時，使用狄尼森當時的這種語氣。

按照官方的說法，哈蘭姆在那個至關重要的上午走進辦公室之后，發現瓶子里原來那些被塵土覆蓋的灰色小球不見了，甚至連瓶子內壁上的灰塵都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干凈的鐵灰色金屬。順理成章地，他對其進行了一番研究。

但拋開官方的說法不談，真正關鍵的人是狄尼森。如果狄尼森當時僅僅給出一個簡單的否定答復，或者聳聳肩，哈蘭姆很可能就會去詢問其他人，并最終對這個無法解釋的情況感到厭煩，而把瓶子置之一旁，任由之后或早或遲（取決于最終的發現推遲到什么時候）但必將到來悲劇，決定人類的未來。不過如果那樣，無論發生什么情況，站在風口浪尖的人物都不會是哈蘭姆。

然而正因為那句“你怎么知道呢”，哈蘭姆感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不得不強硬地反駁：“我會證明給你看，我確實知道。”

這句話一出口，他便沒有了回頭路。對瓶子里金屬的研究分析，從此就成了他最重要的工作。而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讓狄尼森削瘦的臉上不再寫滿傲慢，讓他蒼白的嘴唇上不再有譏笑的痕跡。

狄尼森也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因為正是他所說的話，將哈蘭姆推向了諾貝爾獎，并把他自己永遠埋沒。

他根本不知道（或者說即使知道也不會在意），哈蘭姆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倔強的人，這個平庸之才會不顧一切地維護自己的尊嚴，他的這種倔強比狄尼森過人的智商可怕得多。

哈蘭姆立即開始著手研究。他把他的金屬拿到了質譜分析部門，作為一名放射化學家，這樣做理所應當。他認識那里的技術人員，因為他們曾經一起工作過。哈蘭姆很著急，他急于得到結果，于是這項測定就優先進行了，盡管它看上去毫無意義。

最后質譜分析師說：“這東西的確不是鎢。”

哈蘭姆那張寬寬的、毫無幽默感的臉笑成了一團。“好了！我們去告訴那個聰明的狄尼森吧。我需要一份報告，還有……”

“但是等等，哈蘭姆博士，我只能告訴你它不是鎢，這并不代表我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結果很奇怪。”分析師想了一會兒，“事實上，這不可能——電荷質量比全都不對。”

“怎么不對？”

“太高了。不可能是這樣子的。”

此時，哈蘭姆已經顧不上考慮自己采取這些行動的最初動機是什么，而此后發生的一切看起來都水到渠成。他的下一句話將他帶向了諾貝爾獎的殿堂：“那么，現在就動手查出它的光譜特征，弄清楚它所帶的電荷。不要光坐著說什么不可能。”

幾天以后，一個愁眉苦臉的技術人員走進哈蘭姆的辦公室。

哈蘭姆沒有注意到對方臉上的愁容——事實上，他一直就不是個敏感的人。“你有沒有弄清楚……”他坐在椅子上看了一眼對面辦公室的狄尼森，然后關上了辦公室的門，繼續說，“你有沒有弄清楚它所攜帶的電荷？”

“是的，先生，但結果是錯誤的。”

“那么，特雷西，就重做一遍。”

“我已經做了十幾遍了，結果都是錯誤的。”

“如果你的計算方法是正確的，那么結果就應該沒錯。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特雷西揉了一下耳朵：“我是這么做的，博士。如果我的計算方法沒錯，那么你給我的物質就應該是钚-186。”

“钚-186？钚-186？”

“它所攜帶的電荷是+94，質量是186。”

“不可能！這種同位素是不存在的啊！不可能！”

“這正是我準備告訴你的。但實驗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樣的。”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原子核里面少了五十多個中子，钚-186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個原子核里面不可能有94個質子而只有92個中子，這樣的原子連一萬億分之一秒都不會穩定存在。”

“這也正是我想對你說的，博士。”特雷西耐心地說道。

哈蘭姆停下來想了想。那東西應該是鎢，鎢有一種穩定的同位素——鎢-186。鎢-186原子核內有74個質子和112個中子。有什么東西能把20個中子變成質子嗎？顯然沒有。

“有放射性現象嗎？”哈蘭姆問道，他試圖在迷霧中找到一條出路。

“我查過了，”技術員說，“它們很穩定，絕對穩定。”

“那么就不可能是钚-186。”

“我一直是這么跟您說的，博士。”

哈蘭姆顯得有些絕望：“那么把那些東西給我。”

哈蘭姆獨自坐在辦公室里，呆呆地看著那瓶子。與結果最相近的穩定的钚同位素是钚-240，在它的原子結構中，需要146顆中子來使94顆質子保持局部結構的穩定。

現在怎么辦呢？事情的發展超出了哈蘭姆的能力所及，他已經開始后悔為什么要去做這件事了。畢竟他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要做，而這件事情，或者說這個謎，與他的工作一點關系都沒有。也許是特雷西犯了什么愚蠢的錯誤，或者是分光儀失靈了，或者……

見鬼！誰知道呢，干脆把這整件事情都忘掉。

只可惜哈蘭姆不能這么做。因為遲早有一天狄尼森會攔住他，臉上帶著令人討厭的微笑，詢問關于那瓶鎢的事情。到那時候哈蘭姆該怎么回答呢？絕對不能僅僅說：“那肯定不是鎢，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然后狄尼森肯定會問：“呵，那到底是什么呢？”可以想象如果回答說是钚-186的話，會招來怎樣無情的嘲笑。所以哈蘭姆必須查明這到底是什么東西，而且還必須由他親自完成。很顯然，哈蘭姆無法信任其他人。

大約兩周以后，他怒氣沖沖地來到了特雷西的實驗室。

“喂，你告訴我的那東西沒有放射性！”

“什么東西？”特雷西一下子沒反應過來哈蘭姆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所謂的钚-186。”哈蘭姆說道。

“噢，它確實是穩定的。”

“就跟你的神經一樣穩定。如果你說這東西是穩定的，那你真該去當個水管工。”

特雷西皺了皺眉：“好吧，博士，讓我再試試看。”過了一會兒，他說：“奇怪了，它有放射性！雖然很輕微，但確實有。我之前怎么沒注意到呢？”

“這樣說來，你那些關于钚-186的廢話我又能相信多少呢？”

事情發展到這里，哈蘭姆已經沒有退路了。這個謎令他無比憤怒，甚至讓他覺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不管原先是誰動了那瓶子，或者說瓶子里的東西，那人一定又做過一次手腳，或者說專門制造出了一種金屬來愚弄哈蘭姆。不管事實是哪種情況，只要有必要的話，哈蘭姆會不惜把整個世界撕成碎片來解決這個問題——當然，前提是如果他有能力做到。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是一個倔強的人，熱情一旦燃起便不容易被撲滅。哈蘭姆找到了G.C.坎特羅維奇，一位正處于自己輝煌事業晚期的人。要想獲得坎特羅維奇的幫助并不容易，但一旦獲得，作用便會立即體現出來。

果然，兩天以后，坎特羅維奇便風風火火地來到哈蘭姆的辦公室，滿臉興奮：“你有沒有用手接觸過這東西？”

“沒怎么接觸過。”哈蘭姆回答說。

“那就好，最好不要接觸。如果你現在還有這東西，最好不要碰它。它正不停地向外輻射正電子。”

“是嗎？”

“我所見過的能量最強的正電子……你提供的有關它放射性的數值太低了。”

“太低了？”

“對！有個問題讓我很納悶：不管采取什么測量方法，它的放射性都會比上一次測量高一點點。”

## 6（續）

布羅諾斯基從他寬大的口袋里掏出一個蘋果，咬了一口。“現在你已經如愿見到了哈蘭姆，并毫不意外地被轟了出來。那么接下來呢？”

“我還沒有想好。但不管怎樣，我們最終都會把他打倒在地。幾年前我曾經見過他一次，那時候我還認為他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一個偉人——他是科學史上最偉大的壞蛋。是他改寫了電子通道的歷史，你知道，就是用這里改寫了歷史。”拉蒙特敲著他的太陽穴說，“他堅持自己的幻想，并且瘋狂地為之奮斗。他是一個只有一種才能的侏儒，而這種才能就是讓別人相信他是一個巨人。”

拉蒙特抬頭看了一眼布羅諾斯基寬闊而平靜的臉，見他幾乎要笑出聲來了。他接著說：“唉，算了，這么說也不起什么作用。況且我以前也都跟你說過了。”

“說過很多次了。”布羅諾斯基表示贊同。

“但他的確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 2

當哈蘭姆第一次拿起他那瓶發生了變化的鎢時，彼得·拉蒙特才剛剛兩歲。25歲時，拉蒙特博士一畢業，就加入了一號電子通道實驗室，同時他還在大學物理系任職。

對于這個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非常令人滿意的成就。比起后來建立的眾多實驗室，一號電子通道實驗室不算非常突出，但卻堪稱它們的鼻祖。以它為基礎的還有近幾十年間發展起來的、對整個星球至關重要的那一系列科學技術。以前從來沒有什么大規模的科技進步，能夠如此迅速徹底地發揮作用，為什么這些技術就可以呢？因為它的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對于整個世界來說，它就像圣誕老人的禮物，又像是無所不能的阿拉丁神燈。

拉蒙特本來是想要從事最為高深的理論研究，所以選擇了這項工作。但很快，他發現自己迷上了電子通道那了不起的發展歷程。從來都沒有一個真正懂得它理論原理的人（雖然誰也不敢說能把它吃透），對它進行過完整的闡述，也從來沒有人能夠向大眾解釋它的復雜性。固然哈蘭姆博士本人曾經為公眾媒體寫過一些文章，但那些文章并不能構成一部前后關聯、邏輯清晰的發展史——而這正是拉蒙特渴望能夠做到的。

他從哈蘭姆的文章開始著手，還找了一些公開發表的回憶性文章——可以稱之為官方文件——里面描述了哈蘭姆作出的令世界為之震動的論斷，以及他所謂的“偉大發現”（這幾個字往往都是黑體的）。

隨后，當拉蒙特的幻想破滅以后，他開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問題在他的腦海里逐漸形成——哈蘭姆偉大的論斷究竟是不是出自他本人。論斷是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來的，而自從那次會議之后，對電子通道的研究才真正開始。然而要查到那次會議的細節性內容非常難，會議的錄音記錄則更是無處可尋。

最后，拉蒙特開始懷疑，那次會議遺留下來的記錄如此模糊不清，并不完全是意外。將幾個看似無關的要點放在一起分析之后，拉蒙特發現約翰·F.X.麥克法蘭很有可能說過跟哈蘭姆關鍵性論斷非常相似的話——而且提出的時間早于哈蘭姆的論斷。

隨后他找到了麥克法蘭。麥克法蘭在官方記載中根本沒有露過面，他現在正在從事高層大氣動力學，尤其是相關太陽風的研究。這并不是一項熱點研究工作，但也有額外補貼，同時它與電子通道效應的研究有一定的聯系。很顯然，麥克法蘭不像狄尼森那樣已經被命運所湮沒。

麥克法蘭對拉蒙特很客氣，并且很愿意跟他聊起除那次會議以外的任何話題。至于那次會議，他堅持說自己什么也不記得了。

拉蒙特仍不死心，他拿出了搜集到的證據。

麥克法蘭拿出一個煙斗，裝上煙絲，拿在手里把玩。過了一會兒，他說：“我選擇了把那事忘掉，因為它已無關緊要，真的已經無關緊要了。想想看，如果我非要堅持自己先發表過什么，又有誰會相信呢？人們只會把我當作個傻瓜，一個自大狂。”

“難道哈蘭姆會逼你退休嗎？”

“我可沒那么說，但那么干對我自己肯定沒什么好處。你這么執著，有意義嗎？”

“我在追求歷史的真相！”拉蒙特說。

“歷史真相，都是胡扯！歷史的真相就是哈蘭姆一直沒有放棄。他推動大家進行研究，不管他們愿意不愿意。沒有他的話，那些鎢最終將會爆炸，并造成難以預料的傷亡。于是我們不會再有另外的樣本，可能永遠也不會有電子通道。哈蘭姆受到那些贊譽是應該的。即使他不值得那樣的贊譽，即使他所做的都沒有意義，你也別來找我，因為歷史本身就沒有什么意義。”

對這樣的說法，法拉蒙特顯然不會滿意，但也只得如此，因為麥克法蘭從此三緘其口。

歷史的真相！

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真相就是：放射性使得“哈蘭姆的鎢”（這種叫法已經成為了歷史習慣）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不管它到底是不是鎢；不管它是不是被人做了手腳；不管它是不是一種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同位素——都無關緊要。一切都被淹沒在令人驚異的事實之中——在不可能存在任何放射性衰變的環境中，它的放射性卻在不斷增強。

過了一段時間，坎特羅維奇私下里說：“我們最好能夠把它分散開。如果繼續保持這么大一整塊的話，它遲早會變成蒸汽或者爆炸，或者兩者同時發生，那樣的話，至少半個城市都會受到污染。”

于是那塊東西被碾成了粉末分散開來。一開始，這些粉末被混以普通的鎢，后來當這些鎢開始產生放射性的時候，它們又被混以石墨，因為石墨能夠阻礙放射性。

在哈蘭姆發現瓶子里物質的變化將近兩個月之后，坎特羅維奇在給《原子評論雜志》編輯的信中，宣布了钚-186的存在，而信的署名包括合作者哈蘭姆。特雷西最初的判斷也得到了肯定，但他的名字始終沒有被提及。從那以后哈蘭姆的鎢開始得到大家的傳揚，而狄尼森也開始注意到了事情的變化，這種變化最終將使他一文不名。

钚-186的存在本身就非常詭異了。更可怕的是，最初它看似狀態穩定，放射性卻日復一日地增強。

人們專門召開了一次學術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會議的主席是坎特羅維奇，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紀錄——因為這是電子通道發展史上，最后一次不是由哈蘭姆主持召開的相關大型會議。五個月之后坎特羅維奇去世，這意味著唯一一個威望足以掩蓋哈蘭姆的人不在了。

這次會議在哈蘭姆宣布他的“偉大發現”之前可謂毫無意義。但在拉蒙特重新整理的非官方版本中，真正的轉折點是午餐休息時間。在那段時間里，官方記錄中沒有提及的麥克法蘭說：“你知道，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點幻想。假如……”

這話是他對迪德里克·范·克萊門斯說的，范·克萊門斯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潦草地記了幾行。拉蒙特發現這一點時，范·克萊門斯已經去世很久了。盡管拉蒙特充分相信他的記錄，但如果沒有進一步確證的事實，僅僅靠這個是無法服人的。而且，沒有證據表明哈蘭姆是否聽見了麥克法蘭的話。盡管拉蒙特愿意賭一把運氣：哈蘭姆當時肯定聽到了。但這樣的一廂情愿同樣不能令人信服。

而且，即使拉蒙特能夠證實這一點，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僅僅是傷害哈蘭姆驕傲的自尊，卻絲毫無法撼動他的地位。人們盡可以說，麥克法蘭表達的只是一點幻想，而只有哈蘭姆，才真正看到了那個想法的意義。只有哈蘭姆，才愿意站在眾人面前，冒著被嘲笑的風險正式宣布這樣的發現。麥克法蘭自己也沒有指望過，自己可以因為隨口提過“一點幻想”就名留青史。

但話又說回來，畢竟麥克法蘭當時已經是有名的核物理學家，他當然害怕損害自己的聲望。而哈蘭姆呢，當時只不過是個年輕的放射化學家，在核物理學方面他盡可以作為一個外行暢所欲言，即使錯了也不會付出什么代價。

無論如何，官方記載中哈蘭姆是這么說的：

“先生們，我們的研究仍舊毫無進展。因此在這里我要作一個大膽的推測，它未必一定準確無誤，但它比我所聽到的其他解釋都要合理一些……如果說我們宇宙的自然法則是正確的話，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種物質——钚-186，就是一種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物質，更不要說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了。由此可知，既然它確實存在，而且在最初一段時間內是穩定存在的，那么這種物質就一定存在于某個地方，或某段時間，或自然法則作用不到的某種情況下——至少最初那段時間內是這樣的。坦率地說，我認為，我們正在研究的這種物質本身并不來源于我們這個宇宙，而是另一個宇宙——我把它叫作平行宇宙，你們叫它別的名字。

“這種物質到了我們的宇宙之后——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穿越的——仍然是穩定的，我認為這是因為它自身仍維持著另一個宇宙的自然法則。而它的放射性逐漸增強，則是因為我們宇宙的自然法則在逐漸對它產生作用。我想你們明白我的意思。

“我需要指出的是，在钚-186出現的同時，我們的鎢樣本——含有包括鎢-186在內的同位素——消失了。它很可能是轉移到了平行宇宙中。根據邏輯推理，我們可以認為，兩個宇宙間物質置換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單方面的物質溢出。在平行宇宙中，鎢-186的存在可能和我們這里钚-186的存在一樣異乎尋常。它很可能也是剛開始時穩定，而逐漸產生放射性。同樣，它應該也能夠像钚-186在我們這里一樣，提供能源。”

聽眾們當時一定都驚訝壞了，因為記錄中顯示他的發言一直到上面最后一句，都沒有被打斷過。說完這句話后他停了下來，像是要喘口氣，又像是驚奇于自己說這番話的大膽。

這時聽眾中有人（記錄上不太詳細，大概是安托萬-杰羅姆·拉品）詢問哈蘭姆博士，他是否認為是平行宇宙的智慧生物為了獲取能源而實施了這種置換。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平行宇宙這個詞正式成為了一種標準說法。這種獨創的表述第一次出現在官方記錄當中。

停頓片刻之后，哈蘭姆博士顯然比剛開始更膽大了。他說：“我認為，只有我們的宇宙和平行宇宙進行合作，也就是各自在電子通道的一端，將物質進行置換，才能利用兩個宇宙自然法則的不同來獲取能源。”

哈蘭姆使用了“平行宇宙”這個說法，并很自然地將其當作了自己的詞匯。而且，他也成為了第一個使用“電子通道”一詞的人（從此以后這個詞就變成大寫，重點標出）。

從官方的記載來看，似乎哈蘭姆的想法立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的確有些人愿意就此進行討論，但他們的看法不外乎“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推測”。而坎特羅維奇則坐在那里一言未發，這一點對哈蘭姆來說至關重要。

僅僅依靠自己一個人，哈蘭姆幾乎不可能進一步完善這個理論，并付諸實踐研究。他需要一個團隊，而且他得到了。但團隊成員都只顧埋頭工作，并沒有在公眾面前把自己跟這個發現聯系起來，直到最后為時已晚。等到成功在即，公眾已經認為這只是哈蘭姆一個人的功勞。人們都認為是哈蘭姆一個人首先發現了這種物質，是他提出并論證了那個偉大的設想，并向外界發布。哈蘭姆從此成為了當之無愧的“電子通道之父”。

于是，很多實驗室都試著放置了一些小鎢球。其中有十分之一發生了置換，于是人們有了更多的钚-186。他們還實驗了其他金屬，但都以失敗告終。但不管钚-186在哪里出現，不管究竟是誰把它們弄到這兒來的，對于公眾而言，僅僅意味著“哈蘭姆的鎢”又多了一些。

同樣也是哈蘭姆，讓公眾對這一理論有所了解。讓他自己吃驚的是（這是后來他自己說的），他發現自己是一個天生的作家，也很喜歡科普工作。他之所以名滿天下，除了一開始就占據了制高點，也因為文采好。公眾更愿意從他的文章中接收信息。

在后來發表在《北美星期天電訊周報》上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哈蘭姆寫道：“我們很難說平行宇宙的法則跟我們這里究竟有怎樣的區別，但我們基本能夠確信，在我們宇宙中最強的力，所謂‘強作用力’，在平行宇宙中還要更強，或許比我們這里強一百倍。這就意味著質子更容易克服電磁斥力結合在一起，而原子核保持穩定所需的中子就更少了。

“钚-186在他們的宇宙中是穩定的。但如果到了我們的宇宙中，它原子核內的質子就太多了，或者說中子太少，這樣一來強作用力就不夠強，故而不可能保持穩定。當钚-186到了我們的宇宙以后，就開始輻射正電子，釋放能量。每輻射一個正電子，原子核內就有一個質子轉化為中子。最終每個原子核中的20個質子轉化為中子，這時钚-186也就變成了穩定的鎢-186。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原子核內少了20個正電子。釋放出的這些正電子又會中和掉我們宇宙中的20個電子，進一步釋放出能量。這樣一來他們每傳送過來一個钚-186原子核，我們的宇宙就會減少20個電子。

“與此同時，基于同樣的原因，進入平行宇宙的鎢-186也失去穩定。根據平行宇宙的法則，它原子核內的中子太多，或者說質子太少。于是鎢-186的原子核開始向外發射電子，在此過程中不斷釋放能量，每發射一個電子就會有一個中子轉化為質子，直到最后變為钚-186。每接收一個鎢-186原子核，平行宇宙中的電子就會增加20個。

“這樣钚和鎢就能夠在兩個宇宙之間永不停止地循環轉化，并不斷釋放能量，而這個過程的副作用僅僅是每轉化一個原子核，我們的宇宙就會向平行宇宙傳送20個電子。這樣雙方都能夠從這個‘跨宇宙電子通道’的工作過程中獲取能源。”

很快，這次講話中的想法變成了現實，電子通道也以驚人的速度建立了起來。每一個階段的成功都使哈蘭姆的名望得到巨大提升。

## 3

拉蒙特沒有理由懷疑這些名望的基礎，第一次約見的時候，他對哈蘭姆以及哈蘭姆創造的這段歷史幾乎懷著一種偶像崇拜的心情（他后來為這段過去感到難堪，并努力把它從記憶中抹去）。

哈蘭姆看起來很和氣，30年來他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如此崇高，而他卻一點也不張揚。從外表看，他明顯有些上年紀了。他行動起來有點呆板，讓人覺得他似乎有點胖，如果臉再稍微寬一點的話，就會給人一種睿智沉穩的錯覺。他仍然容易激動，一點就著；他那不容觸碰的敏感自尊一直是個笑話。

哈蘭姆在拉蒙特進來之前，已經知道了有關他的簡要情況。他說：“你就是彼得·拉蒙特博士吧，他們告訴我你在平行理論方面干得相當不錯。我記起你的論文了，是關于平行聚變的，對吧？”

“是的，先生。”

“嗯，那么說說看，有沒有什么新進展。放松點，不要那么正式，就當我是個外行。畢竟，在某種程度上，我的確是外行。你知道，我其實是一個放射化學家。所以盡量不要談那些深奧的理論，當然除非偶爾需要計算一些概念。”

拉蒙特當時把這些話理解成了一種很坦率的姿態，很高興地接受了。事實上，哈蘭姆也并沒有像他后來回憶時堅持說的那樣，用一種令人惡心的恩賜的態度講話。但那的確是哈蘭姆一種典型的說話方式，他以此來掌握別人工作的要點，這是拉蒙特后來發現并堅持認為的。他能夠興致勃勃地談論自己并不特別了解的東西，從而使別人更尊重自己。

但當時年輕的拉蒙特已經有些受寵若驚了，他馬上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發現。

“我不敢說自己已經做了很多，哈蘭姆博士。推演平行宇宙的自然法則，也就是平行法則，的確是一件很棘手的工作，而且幾乎沒有什么現成理論可以遵循。我就從已知的那一點點開始研究，同時假設沒有出現新的未知情況。由于原子核力更強，因此很明顯核子會更加容易發生聚變。”

“你是指相對核聚變。”哈蘭姆說。

“是的，先生。其實也沒什么訣竅，只要把細節問題都照顧到就行。這里面牽涉的數學問題相當精妙，差別只在毫厘之間。但是一旦物質進行過幾次相互轉化之后，事情就會逐漸明朗起來。比如說，鋰的氫化物在溫度比目前低四個數量級時可以發生毀滅性的核聚變。在我們這里要想引爆核彈里面鋰的氫化物，必須有一定的溫度作條件。但僅僅這樣一個爆炸裝置，在平行宇宙那邊可能就是一個可怕的東西。有可能鋰的氫化物在平行宇宙中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夠引爆，不過那樣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我們把鋰的氫化物傳送給他們，可以想象，雖然利用核聚變獲取能源對他們來說可能很平常，但他們仍然不會貿然去動它。”

“是的，我知道。”

“他們明白那樣做太過冒險——就好像在火箭發動機里面使用成噸的硝化甘油炸藥一樣，這樣只會更糟。”

“很好。聽說你還準備寫電子通道的歷史？”

“現在只是一個概要，先生。等我的草稿準備好了會送給您過目。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能夠得到您對此的真實看法。說實在的，如果現在可以的話，我希望馬上就能得到您的指導。”

“可以。那么你想知道些什么呢？”哈蘭姆微笑著說。這是他最后一次在拉蒙特面前露出笑臉。

“實用性的電子通道發展得太快了，哈蘭姆教授，一旦電子通道工程……”

“是跨宇宙電子通道工程。”哈蘭姆微笑著糾正道。

“是的，我知道。”拉蒙特清了一下嗓子，“我只是用當前流行的簡稱。自從這個項目啟動，工程方面的問題馬上迎刃而解，一點彎路都沒走。”

“的確如此，”哈蘭姆語氣中帶著明顯的滿足感，“大家經常說這應該歸功于我富有想象力的指導，但我也不會要求你在書中專門強調這一點。事實上，我們在這個項目上擁有大量的人才，我不會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而去抹殺別人的作用。”

拉蒙特搖了搖頭，有點生氣。他發現哈蘭姆的這番話跟他所想聽到的毫不相關。于是他說：“我不是指那個，我指的是那些生活在另一端的人們——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平行人類。其實是他們啟動了電子通道工程。我們在钚和鎢的傳輸發生之后發現了他們，而他們則早就發現了我們，是他們先開始進行钚和鎢的傳輸——不像我們，只是在得到他們的提示之后才有所領悟。是他們傳送過來的金屬……”

哈蘭姆的微笑消失了，并且是永久地消失了。他皺了皺眉，高聲說：“可他們那些符號和暗示我們根本就沒有理解。跟那個沒有關系……”

“那些幾何符號的意義，我們已經搞清了，先生。我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很明顯，他們是在教導我們電子通道的幾何原理。在我看來……”

哈蘭姆很生氣地往后推了推椅子。他說：“這種想法是錯的，年輕人。工作是我們做的，而不是他們。”

“是的，可是他們確實……”

“他們確實怎樣？！”

拉蒙特終于反應過來，面前的哈蘭姆早已怒不可遏，但他還是不明白究竟為什么。他怯怯地說：“畢竟他們是比我們更高級的智慧生物——所以工作其實是他們做的。您對此有什么懷疑嗎，先生？”

哈蘭姆的臉氣得通紅，站起身來。“非常懷疑！”他叫道，“這些神秘主義謬論，我已經聽得夠多了。年輕人！”他朝著拉蒙特探過身去，搖著肥大的手指。年輕人已經被徹底驚呆在座位上，一動沒動。他接著說：“如果在你的歷史研究中，我們只是那些平行人類手中的玩偶，那么這份研究就不可能在我們這里發表，只要我在，就絕對不可能。我不會貶低人類和人類的智慧，不會把平行人類當作萬能的上帝。”

事情發展成這樣，拉蒙特所能做的只有離開。來的時候帶著美好的愿望，結果卻令人難過。拉蒙特很迷惑，也很失望。

起初拉蒙特只是很難過，但漸漸地，他心中涌起一股怒火。他又從一個新的角度審視了自己的結論，更加堅信自己所堅持的觀點。當他又一次在職能大樓遇見哈蘭姆時，哈蘭姆皺了皺眉，沒有正眼看他，而他也輕蔑地回視了一眼。

這件事情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拉蒙特發現，作為平行理論專家，他的科學家生涯已經徹底完結。于是他更加堅定地轉向了另一條道路——科學歷史學家。

## 6（續）

“那個傻瓜！”回憶起那些事情，拉蒙特不禁咕噥道，“你當時在場就好了，邁克，你就能看見他那德性。一聽到有人說平行人類在電子通道上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就完全失態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很奇怪——自己怎么會那么傻，居然自以為有理有據，敢找他當面說出那些話，而且還沒料到他的反應。你真該慶幸不用跟這種人一起工作。”

“我是很慶幸。”布羅諾斯基淡淡地說，“雖然有時候你也并不是那么可愛。”

“別抱怨了，這么好的工作還有什么問題。”

“但這工作也沒什么樂趣。這個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還有誰關心你究竟在做什么工作呢？可能只有六個人——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拉蒙特當然記得。

“嗯，是的。”他說。

## 4

布羅諾斯基看起來是個平和的人，但其實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事實并非如此。他思維敏捷，考慮問題從不半途而廢。任何問題他都會堅持找到解決辦法，除非在經過徹底研究之后，發現該問題確實無解。

就拿他得以成名的伊特魯里亞語來說。那種語言只流傳到公元一世紀，羅馬人的文化侵略使它幾乎消失殆盡，什么也沒有保存下來，從羅馬人的洗劫中幸存下來的碑文都是用希臘文書寫的，因為發音不同，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更大的阻礙。伊特魯里亞語看起來與周邊其他任何語種都沒有什么關系，它非常古老，甚至根本就不屬于印歐語系。

于是布羅諾斯基采用了迂回戰術，轉而尋找另一種語言，這種語言看起來應該跟周邊語言也沒有任何關聯，也非常古老，同樣不屬于印歐語系，但它必須在目前仍然充滿生機，而且說這種語言的地區，離原來伊特魯里亞人生活的地方不太遠。

巴斯克語怎么樣呢？布羅諾斯基想。于是他把巴斯克語當作了研究的方向。之前也有人這么做過，但最終都放棄了。布羅諾斯基沒有放棄。

這的確是一項很艱難的研究工作。巴斯克語本身就是一種很難懂的語言，況且它能提供的幫助本身很有限。隨著研究的深入，布羅諾斯基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理由來證明他的想法。早先居住在意大利北部的人們和居住在西班牙北部的人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宗教上的聯系，他甚至能找到實例證明，早期凱爾特人的一支曾在西歐廣泛使用一種語言，而伊特魯里亞語和巴斯克語都帶有這種語言殘留的痕跡。在之后的兩千年里，巴斯克語不斷發展，逐漸被西班牙語同化。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巴斯克語在羅馬時代的語言結構，然后將它與伊特魯里亞聯系起來，這是一項相當費腦筋的工作。所以當布羅諾斯基最終宣布成功的時候，全世界都為之震驚。

伊特魯里亞語的翻譯本身極其枯燥，而且內容無論如何都說不上重要，主要都是關于日常葬禮方面的描述。但是布羅諾斯基干得非常漂亮，而且事實證明，他的這一成就對拉蒙特而言，意義非凡。

——起初事情并非如此。坦白地說，當拉蒙特第一次聽說伊特魯里亞人這個名稱的時候，布羅諾斯基的翻譯研究工作已經差不多進行五年了。后來布羅諾斯基來到這所大學做一個年度學術報告，拉蒙特以前經常逃避參加此類學術報告，但這次他參加了。

事實上，他會來并不是因為他預見到了這次報告的重要性，也不是因為對報告內容感興趣，而是因為他要在羅馬語言研究大樓和一個畢業生姑娘約會。他之所以選擇這里，則是為了避開特別討厭的音樂會。約會只持續了一小會兒時間就結束了，令拉蒙特很不滿足，但正是這件事把他領進了報告會場。

他很欣賞這場學術報告。殘缺不全的伊特魯里亞文明第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如何對付一門未被破譯的語言則令他著迷。年輕的時候他就很喜歡破譯密碼，后來，他把這個愛好跟其他一些幼稚的事情一起拋到了一邊，轉而研究更為神秘的自然科學問題，最終就是研究平行理論。

然而，布羅諾斯基的講話又將他帶回了年輕時代的那些樂趣中，比如說如何將一些隨機出現的符號排列組合起來，更何況目前這個問題的難度還會給破解者帶來的巨大榮譽。從廣義上來講，布羅諾斯基是一個密碼學家，他對挑戰未知領域的描述令拉蒙特著迷。

如果第二天拉蒙特沒有去見哈蘭姆，沒有將自己永遠置于哈蘭姆的對立面的話，布羅諾斯基對學校的造訪，拉蒙特年輕時對密碼研究的熱情，以及與那位迷人的女士的約會這三件事情形成的巧合，都會不留痕跡地過去。

在和哈蘭姆的談話結束一個小時后，拉蒙特決定去見布羅諾斯基。手頭的這個問題對他自己來說是那么的簡單明了，而對于哈蘭姆來說卻又是那么不可接受。因此這件事情給他帶來了哈蘭姆的責難，拉蒙特覺得一定要進行反擊——而且就要在這個令他受到責難的問題上反擊。平行人類是比人類更聰明的生物——盡管之前大家也沒什么證據來證明這一觀點，但拉蒙特一直非常確信，因為他認為這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不需要證明。現在看來他必須找到證據，這已經成為問題的關鍵。他必須想辦法證明這一點，用事實堵住哈蘭姆的嘴。

拉蒙特發現，自己已經丟掉了不久之前那種英雄崇拜的想法，這讓他心情愉悅。

布羅諾斯基還在學校里，拉蒙特找到了他，并堅持要求見他。

當拉蒙特最終見到他的時候，布羅諾斯基看起來很謙恭。

拉蒙特未加思索地接受了他這種謙恭，匆匆作了一番自我介紹之后，他說：“布羅諾斯基博士，能在你離開之前找到你真令人高興。我希望能夠說服你在這里多停留一段時日。”

布羅諾斯基說：“這不難做到。他們已經在這所大學里給了我一個職位。”

“那您接受了嗎？”

“我正在考慮。可能會接受吧。”

“您一定要接受。聽完我要說的話之后，您就會同意的。布羅諾斯基博士，您已經解決了伊特魯里亞語的難題，接下來您準備干什么呢？”

“那可不是我唯一的工作，年輕人。”他說（他比拉蒙特年長五歲），“我是一個考古學家，伊特魯里亞人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很多文化，除了伊特魯里亞文化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古意大利文化。”

“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您來說沒有什么東西，比伊特魯里亞文更有意思、更具挑戰性。”

“的確如此。”

“所以您肯定希望做一些更令人激動、更有挑戰性，而且會比那些文字重要百萬倍的東西。”

“拉蒙特博士，您指的是……”

“現在有一些文字，它們不屬于某個消失了的文化，不屬于地球上的任何東西，甚至不屬于我們的宇宙。我們把它們叫作‘平行符號’。”

“我聽說過。我甚至還見過那東西。”

“那么，想必您一定希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了，布羅諾斯基博士，您是不是也希望能夠弄明白他們究竟在說些什么？”

“我根本就沒有興趣，拉蒙特博士。因為那本身就不是什么問題。”

拉蒙特充滿疑惑地盯著他：“你的意思是說你能夠弄懂那些符號？”

布羅諾斯基搖了搖頭：“你誤解我的意思了。我是說那些符號根本無法理解，沒有人能做到，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研究的基礎。如果是地球上的語言，即使它已經消亡，我們仍然能找到一種現存的，或者雖然消亡但已經被破譯的語言來作為研究的參照，不管它們之間的聯系多么微弱。即使連這點關聯都沒有，那至少地球語言是由人類創造使用的，它反映了地球人的思維方式。這就使研究至少有了著手之處。而那些平行符號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很顯然，我們根本就沒辦法進行研究。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也就不稱其為問題了。”

拉蒙特一直在盡力控制自己不打斷他的講話。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你說錯了，布羅諾斯基博士。我不是想要就你的專業來教育你，但是對于我在自己專業領域發現的一些東西，你還不太了解。我們是在和平行人類打交道，我們對他們的確幾乎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他們什么樣子、如何思維，不知道他們生活在怎樣的世界里，對這些最基礎最根本的東西，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就這一點來說，你的想法是對的。”

“你的意思是，我們只是‘幾乎’一無所知，是嗎？”布羅諾斯基似乎沒有什么反應。他從口袋里掏出一盒干無花果，打開之后開始慢慢地吃。他請拉蒙特一起吃，后者拒絕了。

拉蒙特說：“對。我們至少知道一件至關重要的事：他們是一種比我們更聰明的生物。首先，他們能夠做到跨宇宙物質交換，而我們只是被動地配合他們。”

說到這里他停下來問道：“你對跨宇宙電子通道有了解嗎？”

“一點點，”布羅諾斯基說，“但足以讓我理解你所說的，拉蒙特博士，只要不涉及技術細節方面的東西。”

拉蒙特接著說：“其次，是他們給我們傳來指示，試圖幫助我們建立起我們這端的電子通道。雖然我們還不能理解那些符號，但從中我們得到了足夠的提示，然后做出基本的圖表，并以此為基礎建造通道。第三，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感知我們的想法。比如說，至少他們知道我們為他們放置了那些鎢。他們知道放在哪里，并且能夠進行處理。與此相比我們則什么也做不了。當然還有其他的證據，但這些已經足夠證明，平行人類是比我們更加聰明的生物。”

布羅諾斯基說：“不過我猜你應該是這里的少數派，你的同事們肯定都不接受你的觀點。”

“的確是這樣。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為我也認為顯然是你錯了。”

“我舉出的事實是正確的。那么我根據它們得出的結論怎么會是錯的呢？”

“你僅僅證明了平行人類的科技比我們發達。這和他們的智力水平又有什么關系呢？你看……”布羅諾斯基站起來脫下了夾克，然后用一種看起來非常舒服的姿勢半躺在椅子上，就好像身體上的舒適能夠幫助他思考一樣。他接著說：“大約兩個半世紀以前，美國海軍中校馬修·佩里率領一支驅逐艦隊來到東京港。日本當時還處于閉關鎖國狀態，他們發現自己敵人的科技水平遠遠超過自己，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抵抗是一種愚蠢的做法。一個擁有百萬人口的好戰的國家，發現自己在面對漂洋過海而來的幾艘軍艦時毫無辦法。這能證明美國人比日本人更有智慧，還是證明西方文明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顯然答案應該是后者，因為在半個世紀之后，日本已經成功地學到了西方的科技。又過了半個世紀，雖然在當時的一場大戰中遭到過毀滅性打擊，但他們仍然發展成為了主要的工業國家之一。”

拉蒙特聽著，神色暗淡。他說：“我也考慮到了這個，布羅諾斯基博士。雖然我對日本并不了解——我希望能夠有時間讀一讀歷史。但這種類比是錯誤的。現在不僅是科技的差距，而是智慧層面上的問題。”

“除了猜想，你還有什么證據？”

“最起碼是他們給我們的指示。他們迫切希望我們建立起我們這端的電子通道，并且不得不指導我們來做。他們本身并不能穿越宇宙；甚至他們刻有符號的金屬片（這應該是一種最有可能在兩個宇宙中都穩定存在的物質）都漸漸擁有了很強的放射性，從而不能整塊放置——當然，在它產生這種變化之前，我們已經作了備份。”他停下來喘了口氣，感覺自己有點過于興奮、過于急切。他提醒自己一定不能過分吹噓。

布羅諾斯基很好奇地看著他。“是的，的確是他們給我們的信息。你想從中得到什么推論呢？”

“他們希望我們能夠理解。他們不會笨到明知道我們不可能理解，還發送非常復雜的信息。如果不是依靠他們發送的圖表，我們根本不可能達到那些成就。所以，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指望我們理解那些信息的話，只說明他們認為像我們這種科技能力和他們相近的人類（他們應該能夠估計到這個——這一點也證明了我的想法）應該擁有和他們相近的智力，從而很容易理解這些符號中包含的信息。”

“這也許只是因為他們太天真。”布羅諾斯基仍然無動于衷。

“難道你覺得他們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語言，其他宇宙的智慧生物都使用同一種語言？是這樣嗎？”

布羅諾斯基說：“即使我同意你的觀點，你又指望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看過那些平行符號，我相信每一個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都看過。我不認為自己能做什么，而且我肯定別人也研究不出什么來。二十多年了，沒有任何進展。”

拉蒙特有些激動：“事實上二十年來，人們根本就沒指望過有什么進展！那些電子通道管理者根本就不想弄明白那些符號！”

“他們為什么不想呢？”

“因為與平行人類進行交流的話，很可能會證明他們的確比我們更加聰明，這是那些人不愿意看到的。從而也就會證明人類在電子通道工程上，就像是平行人類手中的木偶，那樣對他們的自尊心會是一種傷害。更重要的是，”拉蒙特努力控制著不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那么惡毒，“那樣哈蘭姆就會失去‘電子通道之父’的榮耀。”

“假設他們想要取得進展的話，又該怎么做呢？愿望和事實之間的差距，你應該明白的。”

“他們可以與平行人類合作。他們能夠向平行宇宙發送信息。人們從來沒有試著這樣做過，但這應該是可行的。在用于置換的金屬鎢下面附上一塊金屬，將信息刻在上面。”

“噢？在目前電子通道運轉的情況下，他們還會尋找新的鎢樣本嗎？”

“的確不會。但他們會注意到我們放置的鎢，而且他們應該意識到我們是為了引起他們注意才放置的。我們甚至可以把信息直接寫在金屬鎢上面。如果他們收到了信息，不管信息本身有沒有意義，他們都會結合從我們這里得到的信息給我們回音。他們可能會把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我們的制作一個對照表，或者他們可能會將他們的文字和我們的混合使用。這樣雙方就可以實現相互交流。”

“主要的工作則是由他們來做。”布羅諾斯基說。

“是的。”

布羅諾斯基搖了搖頭：“沒什么意思，不是嗎？對我沒有什么吸引力。”

拉蒙特看著他，眼睛里閃過一絲怒氣。“為什么不呢？難道你覺得這項工作帶來的榮譽不足以吸引你嗎？還是你覺得這不會給你帶來榮譽？你是個什么人，一個榮譽鑒賞家嗎？你從伊特魯里亞文中得到了什么榮譽，見鬼去吧！全世界搞這個的不過幾個人而已。你勝過了其他的五個人，或許是六個。然后呢，得到的是他們的不屑和仇恨。還有什么呢？你在這里對著幾十個聽眾發表演說，第二天他們就會忘記你是誰。這就是你想要的嗎？”

“別激動。”

“好吧，我不激動。我再去找其他人。這可能會花更多時間，但正如你所說的，大部分工作將由平行人類完成。如果必要的話我親自去干。”

“他們指派你負責這個項目嗎？”

“沒有。那又怎么樣呢。或者，這是你不愿參與的另一個原因。紀律問題？沒有什么法規約束你去嘗試翻譯那些符號，我可以一直把鎢放在我的書桌上。我不會把我對鎢的研究結果向上報告，就此而言我將打破研究規則。但一旦我們成功完成了翻譯，還有誰會抱怨呢？如果我能保證你的安全，并且答應為你保密，你會和我一起工作嗎？你可能會遭受名譽上的損失，但也許你是更擔心自己的安全。唉……”拉蒙特聳了聳肩，“如果我一個人做的話，至少有一個好處：不用操心其他人的安全。”

說罷他站起身來準備離開。兩個人都很生氣，但還都盡力忍住怒火，保持著僵硬的禮貌。“我認為，”拉蒙特說，“你會為我們這次談話保守秘密。”

布羅諾斯基也站了起來。“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他冷冷地說。隨后兩人簡單地握手告別。

拉蒙特沒有指望能再得到布羅諾斯基的消息。他開始試著說服自己，親自動手從事翻譯工作才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兩天以后布羅諾斯基卻來到了拉蒙特的實驗室。他略顯唐突地說：“我現在準備離開這個城市，不過九月份還會回來。我已經接受了他們的工作邀請，如果你仍有興趣，我愿意為你所說的翻譯工作做點什么。”

話音剛落，布羅諾斯基就昂首離去。拉蒙特幾乎來不及表達驚訝和感激，只看到對方臉上那因放棄初衷、讓步妥協而來的怒火。

兩個人很快成為了朋友，拉蒙特也很快了解到了布羅諾斯基態度發生轉變的原因。在他們倆交談的后一天，布羅諾斯基在教員俱樂部和大學里的一些高級官員一起吃午飯，其中當然也包括校長。布羅諾斯基當場宣稱自己愿意接受大學的職位，并會適時遞交正式信函。所有人對此都表示歡迎。

校長說：“能夠請到您——伊塔斯加語的破譯者——這樣杰出的翻譯學家，這是我們大學的榮耀。我們深感榮幸。”

校長根本沒有意識到他的口誤，布羅諾斯基的笑容雖然顯得有些不自然，但還是勉強撐住了。后來古代歷史系的系主任向他解釋說，校長是個典型的明尼蘇達人，并不是什么學者。而且伊塔斯加湖是密西西比河的源頭，所以校長有這樣的口誤也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由于拉蒙特剛剛就名譽譏諷過他，布羅諾斯基對校長的話還是憤憤不平。

拉蒙特聽到這件事情后覺得很有意思。他說：“呵呵，我明白了。于是你對自己說，‘以上帝的名義發誓，我一定得干出點名堂來，讓那個木頭腦瓜再也忘不了’。”

“差不多是這樣。”布羅諾斯基說。

## 5

經過一年的努力，他們收獲甚微。他們實現了兩個宇宙之間的信息傳遞。但僅此而已。

“我只要點猜測！”拉蒙特有些激動，“任何最不著邊際的猜測都可以。我們都要進行實驗。”

“我正是這么做的，彼得。不要這么激動好不好，我在伊特魯里亞文字上花費了12年時間。難道你覺得眼下這項工作需要的時間會比那個少嗎？”

“天！邁克，我們不可能花12年來研究它們。”

“為什么不能？瞧，彼得，我早就料到了你的態度會發生變化的。上個月你可不是真這么認為的。我以為一開始我們就很清楚這項工作不可能很快完成，我們必須要有耐心。我想你應該明白在大學里我有自己的日常工作。我已經問過你好幾次了，現在我再問你一次，為什么我們要那么著急呢？”

“因為我確實很急。”拉蒙特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因為我想快點把它弄出來。”

“很好。”布羅諾斯基冷冷地說，“我也想快點弄出來。聽著，我猜你不是快要死了吧，不是你的醫生說你患有一種致命的癌癥吧？”

“沒有！”拉蒙特低沉地說。

“那到底是為什么？”

“沒什么……”說罷他匆匆走出了實驗室。

最初勸說布羅諾斯基一起進行研究的時候，拉蒙特僅僅是在平行人類是否比人類更富有智慧的問題上，對哈蘭姆狹隘的固執感到不滿。因此拉蒙特一開始僅僅想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他并沒有考慮其他更多的問題——當然，這只是起初的想法。

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經歷了無數令他憤怒的事情。比如他對設備的要求、對技術支持的要求，以及對電腦使用時間的要求都被擱置了；他需要出訪經費，沒有人理睬；在跨部門會議上，他的觀點無一例外都被大家忽略掉了。

終于，拉蒙特的忍耐到了極限。事情是這樣的，亨利·加里森——一個能力和資歷都遠遠比不上拉蒙特的人，被任命為學術顧問，而這個很體面的位子本應該屬于拉蒙特。拉蒙特的憤怒達到了頂點，他意識到，僅僅證明自己的正確性是遠遠不夠的。他一定要打倒哈蘭姆，將他徹底擊垮。

面對著電子通道站那些同事，看著他們對待自己明白無誤的態度，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時，拉蒙特的這種信念都愈來愈強烈。拉蒙特火暴的性格決定了他不太需要別人的同情，話雖如此，目前這種情況下他心底還是渴望一點同情的。

加里森感覺很尷尬。他是一個說話溫和親切的年輕人，根本不想找任何麻煩。他來到拉蒙特的實驗室，臉上的表情明確地表明了他對拉蒙特的理解。

他說：“你好，彼得。我能跟你談談嗎？”

“只要你愿意，多久都可以。”拉蒙特皺著眉頭，盡量避免和他對視。

“彼得，我沒辦法拒絕他們的任命，但我希望你知道那不是我主動想要的。我也感到很吃驚。”

“誰讓你拒絕了？我可從來沒有這個意思。”

“彼得，是哈蘭姆要這么干的。就算我拒絕了，他也會找別人，他不會給你的。你究竟對那位老先生做了什么？”

拉蒙特在他旁邊踱了幾步：“你認為哈蘭姆怎么樣？他在你的印象里是什么樣的一個人？”

加里森有些吃驚。他噘了一下嘴唇，用手揉了揉鼻子。“他——”他有些猶豫，拖著長音說。

“一個偉人？才華橫溢的科學家？鼓舞人心的領導者？”

“呃——”

“我來告訴你吧。那人就是個騙子！是個偽君子！他騙到了榮譽，騙到了地位，可是他現在怕得要死。因為他知道我已經看穿了他，所以他才會對付我。”

加里森擠出一點尷尬的笑容：“你不會當面找他去說……”

“沒有，我什么也沒講。”拉蒙特郁悶地說，“但總有一天我會的。可是他心里清楚，即便我什么也沒說，他也知道騙不了我。”

“但是，彼得，讓他知道又有什么意義呢？我也沒有說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但是宣揚這個又有什么意義呢？說得嚴重點，你的命運掌握在他的手里。”

“是嗎？是他的名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會將他揭露出來，剝去他騙人的外衣。”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拉蒙特咕噥道。其實他自己也一點都不知道該怎么做。

“但這很荒謬。”加里森說，“你是不可能贏的，他會毀了你。雖然他不是愛因斯坦或者奧本海默那種偉人，但在當今世界，他甚至勝過這兩位。對地球二十億人類來說，他是電子通道之父，而電子通道對于人類的幸福生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說你是不可能撼動他的。既然事實如此，如果你還是想要這樣做的話，只能說明你瘋了。別再固執了，彼得，跟他說幾句好話，認個錯。不要成為第二個狄尼森。”

“聽我說，亨利。”拉蒙特一下子怒了，“省點心吧，不用你管！”

加里森猛地站起來，一句話沒有說，走了。拉蒙特又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敵人，或者說，至少失去了一個朋友。但最終，拉蒙特認為付出的這個代價是值得的，因為加里森的一句話將他的研究引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加里森的話大意上是這樣的：“只要電子通道仍然是人類幸福生活的關鍵所在，那么哈蘭姆的地位就不可撼動。”

拉蒙特心中猛地一亮，他第一次把注意力從哈蘭姆身上轉移到了電子通道上面。

電子通道究竟是不是人類幸福生活的關鍵，這里面有沒有什么蹊蹺呢？

拉蒙特對平行理論的歷史非常了解，他說的這個“蹊蹺”不是憑空猜測的。當他們宣布電子通道的原理就是將宇宙中的電子轉移到平行宇宙中去的時候，就有反對者質疑：“如果所有的電子都被發射過去之后，會發生什么呢？”

不過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即便是最大規模的發射，宇宙中的電子已足夠維持萬萬億年。而整個宇宙，以及平行宇宙能存在的時間，跟這個時間相比都是微乎其微的。

另一個反對的理由就更加復雜了：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電子都發射過去。因為隨著電子通道的運轉，平行宇宙中的負電荷會越來越強，同理我們宇宙中的正電荷越來越強。這樣每一年隨著電荷的不斷增強，要克服斥力，發射電子就變得越來越難。當然，我們實際上發射的是不帶中性的原子，但在這個過程中，原子核周圍電子軌道的扭曲，就會產生相應的電荷，再加上隨后放射性的變化，電荷還會大幅增加。

如果在發射過程中電荷不斷集中，那么它對已經失去電子的原子核所產生的作用，將會迫使電子通道立刻停止運行。當然了，還有一個發散的問題：那些積累的電荷會被發散到地球以外的空間，而且在設計電子通道的時候，人們已有所考慮。

地球上不斷增加的正電荷迫使帶正電的太陽風更加遠離地球，地球的磁場因而不斷增強。不過多虧了麥克法蘭（拉蒙特認為他才是偉大發現的真正主人）的研究，人們得以知道這種排斥效應已經越過某個臨界點。太陽風可以把從地球表面排斥出來的正電粒子越來越多地吹走、吹散在外逸層空間。所以即使電子通道工作頻率越來越高，電子通道站越建越多，地球的正電荷卻只有微小的增加。地球磁場范圍也只是擴大了幾英里而已，變化微乎其微。正電荷最終會被太陽風吹走，散布在太陽系廣袤的空間里。

即便是這樣——即便假設電荷以最快的速度被吹散，宇宙和平行宇宙的電荷差終有一天會達到足夠的數值，迫使電子通道停止工作。這個時間，與用盡所有電子需要的時間相比，只有萬億分之一。

這就仍然意味著電子通道還能工作一萬億年。只有一萬億年，但是已經足夠了。一萬億年已經比人類能夠存在的時間，甚至太陽系存在的時間都長得多了。如果人類真的能存在那么長時間（或者是繼人類之后某種更高級的生物），那么他們無疑能夠想出別的辦法來應付這種情況。在一萬億年里，人們能做很多事情。

拉蒙特不得不承認事實是這樣的。

但隨即他想到了另一個問題，或者說是另一條思路。它來源于哈蘭姆為普通大眾寫的一篇科普文章，拉蒙特記得很清楚。于是他忍住心中的厭惡，把這篇文章找了出來。研究一下哈蘭姆將他的理論系統發展成熟之前都說過什么，這是很重要的。

在這篇文章里哈蘭姆稱：“由于地球的重力不可避免，我們可以用‘水向下流’的現象來類比我們在開發能源時所遇到的問題。過去，我們利用水流的落差來驅動輪機和發電機等機器運行。但是當水從高處流下以后呢？

“我們只能等水回到高處以后才能再次利用——而這需要做功。事實上，使水回到高處所需的能量，比水從高處流下時我們從中獲得的能量要多，因為這個過程中存在著能量損失。幸運的是，太陽幫了我們這個忙。陽光照射使海水蒸發到天空中形成云，最終以雨或者雪的形式落下。廣泛的降雨降雪又會形成溪流和泉水，從而保證水總是從高處流下。

“但這個過程是不可能永遠維持的。太陽蒸發海水，這個過程需要耗費能量。從原子的角度講，它也是一個‘水向下流’的過程，只是這個‘水向下流’所蘊含的能量不是地球上的河流所能比擬的。當太陽的能量耗盡時，真不知道什么東西能夠再作為補充。

“我們宇宙中所有的能量都在慢慢耗盡，這是我們不能阻止的事實。而且這種向下的消耗都是不可逆的，我們只能借助外界更大的能量消耗，在局部范圍內形成短暫的向上趨勢。如果我們想要得到取之不盡的能量，那么就要找到一條兩個方向都是下坡的道路。而這在我們的宇宙中是不可能達到的，大家都明白一個方向是下坡的話，那么另一個方向肯定是上坡。

“但是事實上，我們完全不必把自己的思考僅僅局限在自己的宇宙中。大家考慮一下平行宇宙。他們也有道路，而且同樣一邊是上坡一邊是下坡。但這些道路和我們的道路是不一樣的，所以就會存在這種可能性：從我們的宇宙到平行宇宙的道路是下坡的，而從平行宇宙到我們宇宙的道路還是下坡——這是因為兩個宇宙的自然規律不一樣。

“電子通道就是利用了這樣一條兩個方向都是下坡的道路。電子通道……”

拉蒙特又看了看這篇文章的標題：“兩個方向都是下坡的道路”。

他開始對這個問題進行思考。這個概念他當然很熟悉，它的熱力學結論拉蒙特也很熟悉。但是為什么不考求一下這個假設呢？任何理論都有弱點，如果這個看似正確的假設是錯誤的，又怎么樣呢？如果從另外的假設開始考慮，那結果又會怎么樣呢？會是完全矛盾的嗎？

就這樣，他開始在黑暗中摸索。不出一個月，他找到了那種所有科學家都會有的感覺——無數個看似毫無頭緒的拼圖殘片不經意間各歸其位，各種無法解釋的現象漸漸有跡可尋——真相迫近眼前。

就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對布羅諾斯基施加更大的壓力。

有一天他說：“我準備去見哈蘭姆。”

“見他干什么？”布羅諾斯基揚了揚眉毛。

“讓他給我潑點冷水。”

“干得漂亮，這就是你的風格，彼得。一天不挨罵就皮癢。”

“你不明白。我就是要他拒絕聽我的想法。我不能讓他以后有機會說，我沒告訴過他，他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翻譯平行符號嗎？我們還沒有完成呢。不要太過著急，彼得。”

“不，不是那個。”拉蒙特不肯再說下去了。

哈蘭姆沒讓拉蒙特輕輕松松就見到他，他拖了幾周才安排時間見這個年輕人。而拉蒙特同樣也沒打算讓哈蘭姆好過。他大步走進來，須眉倒豎。哈蘭姆板著臉在等他，眼睛里含著怒氣。

哈蘭姆突然開口說：“你所說的危機是指什么？”

“受您一篇文章的啟發，我又有了新的發現，先生。”拉蒙特冷冷地說。

“噢？哪篇文章？”哈蘭姆馬上問道。

“《兩個方向都是下坡的道路》，就是您在《青少年生活》上面發表的那篇。”

“那篇文章怎么了？”

“我相信電子通道并不是‘兩個方向都是下坡的道路’——希望您允許我使用您的比喻。這個現象并不完全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

哈蘭姆皺了皺眉：“你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能給您解釋得很清楚，先生。我會就兩個宇宙列出方程式，并證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前人們不曾考慮過這些——我認為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說著，拉蒙特直接走到了觸摸屏前，一邊飛快地寫著方程式，一邊向哈蘭姆解釋。

拉蒙特知道哈蘭姆會感覺受到羞辱而憤怒，因為他不懂這么高深的數學。拉蒙特是故意的。

哈蘭姆發起了牢騷：“年輕人，現在我沒有時間來跟你深入討論平行理論。這樣吧，你回頭給我送一份完整的報告來，希望你現在能夠作一些簡要的陳述。”

拉蒙特從觸摸屏前走開，表情中明顯帶著蔑視。他說：“好吧。熱力學第二定律描述的，是一個不可避免地由兩個極端向平衡靠攏的過程。水不僅僅從高處流下，真正發生的是重力勢能的平衡。如果將水壓到地下的話，它也會冒出地面來。如果將兩個溫度不同的物體放在一起，二者的溫差同樣可以做功，而最終結果是它們的溫度會穩定在一個中間值上，熱的物體溫度降低，而原本冷的物體溫度升高。溫度的升高和降低都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平衡現象，在一定的環境下，兩者自發向中間的平衡點靠攏。”

“不要在這里教我這些基本的熱力學原理，年輕人。你到底想說什么？我的時間很有限。”

拉蒙特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他慢條斯理地說：“電子通道運轉之所以能夠做功，同樣是勢能平衡的結果。在這里，所謂高低兩端就是兩個宇宙的自然法則。而維持法則存在所需的條件——不管這些條件是什么，都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向另一端靠攏。最終的結果就是兩個宇宙的法則會趨同——成為現在兩邊法則的一個折中。這樣的話，我們的宇宙將會發生難以預料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會到來，所以我們一定要慎重考慮，是否應該立即停止電子通道，并且永久性地停止這項計劃。”

拉蒙特此刻最希望看到的是哈蘭姆大發雷霆，不讓自己再作任何進一步解釋。但哈蘭姆并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他從椅子上跳起來，把椅子都給掀翻了。他一腳踢開椅子，向前走了兩步，來到拉蒙特跟前。

拉蒙特小心地把自己的椅子也往后挪了挪，站了起來。

“你這個白癡！”哈蘭姆咆哮道，壓抑不住的憤怒幾乎讓他有點口吃，“難道你以為這個屋里會有人不明白自然法則的均等化嗎？你這是在浪費我的時間，只為了說一些我在你吃奶時就知道的事情。好了，滾出去，我隨時恭候你的辭呈。”

拉蒙特離開了，他已經達到了目的。不過哈蘭姆對待自己的態度還是讓拉蒙特感到很憤怒。

## 6（尾聲）

“無論如何，”拉蒙特說，“我已經告訴他了，他不聽是他的事。我要采取下一步行動了。”

“下一步？是什么？”布羅諾斯基問道。

“我準備去見巴特參議員。”

“你是指技術環境委員會的負責人？”

“就是他。這么說你知道他了。”

“誰會不知道他啊。但是有一點，彼得，你有什么能令他感興趣的東西呢？我再問你一遍，不說那翻譯，你腦子里到底在思考什么呢？”

“我沒法解釋，你不懂平行理論。”

“那么巴特參議員他懂嗎？”

“可能知道得比你多一點吧，我認為。”

布羅諾斯基指著拉蒙特說：“彼得，咱們不要再胡鬧了。也許我手里也有些信息是你并不知情的。如果我們對著干的話，就沒法在一起工作了。你要當我是伙伴，是我們這個團隊中的一員，那么告訴我你究竟在考慮什么，而我也會告訴你一些事情。要不然的話，干脆停下別干了。”

拉蒙特聳了聳肩，說道：“好吧，如果你想聽的話，我就告訴你。既然我已經敢拿到哈蘭姆面前說，大概我的確是對的。問題的關鍵就是電子通道傳送的是兩個宇宙的自然規律。在平行宇宙中，微觀層面強作用力的強度是我們這里的百倍，這就意味著原子核裂變在我們這里，比他們那里更容易發生，而核聚變則是他們那里更容易。如果電子通道運轉的時間夠長的話，那么最終會達到一個平衡點——兩個宇宙的強作用力一樣，這個平衡點的數值大約是我們宇宙目前強作用力的十倍，而是他們目前的十分之一。”

“大家會理解這個嗎？”

“當然可以了，每個人都能理解。從一開始就很明了。即便是哈蘭姆都能明白。正因為如此，那個混蛋才會激動。我跟他講的時候，就好像他以前沒聽過一樣，所以他都快氣炸了。”

“但這又怎么樣呢？如果強作用力互相平衡了會很危險嗎？”

“當然了，你以為呢？”

“我不知道。那么達到平衡需要多長時間呢？”

“按照目前的速度，需要大約十的三十次方年。”

“這是多長一段時間呢？”

“足夠一萬億個我們這樣的宇宙一個接一個誕生、存在、衰老和滅亡。”

“上帝！那么彼得，這又有什么問題嗎？”

“因為我認為，得到這個官方數字所作的某些假設是錯的。”拉蒙特很慢，但很認真地說，“如果運用另一種我認為是正確的假設，那我們就有麻煩了。”

“什么樣的麻煩？”

“假設地球將在五分鐘之后變成氣體，你認為這算不算麻煩？”

“因為電子通道？”

“因為電子通道！”

“那平行宇宙的人們呢？他們也將身處險境嗎？”

“肯定！雖然是不同的危險，但肯定有危險。”

布羅諾斯基站了起來，開始在屋子里來回踱步。他一頭棕色的頭發又密又長，因此他曾經被人戲稱為“棕頭哥”。現在他正雙手抓著頭發，說道：“如果平行人類比我們更聰明的話，他們還會開啟電子通道嗎？他們肯定比我們還要早知道危險的存在。”

“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拉蒙特說，“我的猜測是，他們一開始啟動電子通道時跟我們一樣，也是只看到了眼前的好處，后來才開始考慮后果的嚴重性。”

“但你說你已經知道了后果。他們會比你知道的還晚嗎？”

“這取決于他們有沒有去研究，以及什么時候才開始研究這一過程的結果。電子通道實在太誘人了，大家很難會愿意去破壞它。甚至連我都不想去研究，如果當初不是……那么，邁克，你有什么發現呢？”

布羅諾斯基停了下來，專注地看著拉蒙特說：“我想我們的確是發現了些什么。”

拉蒙特心里一陣狂喜，他湊上前來抓住布羅諾斯基的袖子。“是關于那些平行符號嗎？快告訴我，邁克！”

“是在你去見哈蘭姆的時候。我不太知道該怎么辦，因為我不敢確定到底是怎么回事。現在……”

“現在怎么樣？”

“仍然不能確定。他們傳送過來一塊金屬，上面刻著四個字母……”

“噢？”

“……是用拉丁字母寫的。我們能夠看懂。”

“什么字？”

“就在這兒，你看！”

布羅諾斯基像變戲法一樣拿出了一片金屬薄片。上面刻的文字跟以前那些纖細復雜的、螺旋形并閃著不同光澤的平行符號都不一樣——而是四個寬大的、像小孩子筆下一樣歪歪扭扭的字母：F-E-E-R。

“你認為這代表什么意思呢？”拉蒙特茫然地問道。

“到目前為止，我能想到的就是‘恐懼（FEAR）’這個詞的誤拼。”

“這就是你為什么要反復問我的原因？你認為在平行宇宙中也有人對此感到非常害怕？”

“自上個月以來你明顯越來越興奮，這也是我要問你的原因之一。我可不喜歡被蒙在鼓里。”

“好了，現在我們不要急于下結論。你很善于處理這類不完整的信息。難道你不認為這說明了平行人類也開始對電子通道感到害怕嗎？”

“不一定。”布羅諾斯基說，“我不知道他們能從多大程度上感知我們的宇宙。如果他們能知道我們為他們放置了鎢；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樣子；也許如果他們還能感知我們現在的想法，那么或許他們是想打消我們的疑慮，告訴我們沒有理由害怕。”

“那樣的話他們為什么不在上面寫‘不要害怕’呢？”

“因為他們對我們的語言掌握還不夠。”

“嗯，看來我是不能帶著它去見巴特了。”

“要是我的話就不會。這東西太不確定了。事實上在我從平行宇宙獲得更多的信息之前，是不會去見巴特的。天知道他們會說什么。”

“不行，邁克，我不能再等了。我知道我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時間了。”

“好吧，但是如果你去見了巴特，就等于完全斷了自己的后路，你的同事們永遠不會原諒你。你有沒有考慮過先告訴這里的物理學家們一聲？如果是一群人向哈蘭姆施壓的話，比你一個人要強很多。”

拉蒙特堅定地搖了搖頭說：“不可能。這里都是些勢利的軟蛋，沒有一個人敢挺身反抗。試圖說服他們去向哈蘭姆施壓，無異于期待一堆煮熟的意大利面條能干出些什么事情來。”

布羅諾斯基的臉上少見地露出了嚴峻的神情。“你說的沒錯。”

“我知道。”拉蒙特一樣臉色鐵青。

## 7

拉蒙特花了不少時間才設法見到參議員，而此時他最痛恨的就是浪費時間。盡管布羅諾斯基多次向平行人類發出了信息，其中都包含了他們仔細選出的意思是“害怕”和“FEER”的平行符號。卻仍舊很長時間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為此他愈發感到著急。

拉蒙特對發出的這些消息的價值還不是很確定，而布羅諾斯基則看起來滿懷希望。

但是直到拉蒙特去見巴特之前，仍然什么也沒有發生。

參議員臉頰消瘦，目光銳利，上了點年紀。他以前曾經在技術環境委員會里做過一屆領導人。當時他就工作認真，成績斐然。

現在他正撥弄著自己的老式領結（這已經成為了他的標志性著裝），說道：“孩子，我只能給你半個小時。”說罷，他低頭看了看手表。

拉蒙特并不擔心。他很有把握能夠引起參議員的興趣，從而讓對方忘掉時間的流逝。由于和見哈蘭姆完全不同，所以拉蒙特不打算一開始就講技術性問題。

他說：“我不會拿那些數學問題來煩您的，參議員。但我假定，兩個宇宙的自然法則通過電子通道混合在一起的道理，您早就明白了。”

“它們會趨中發展，”參議員平靜地說，“并在十的三十次方年以后達到平衡點。這個數字對吧？”

“是的。”拉蒙特說，“這個結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上：平行宇宙的法則滲透入我們的宇宙，并從進入點開始以光速擴散。這只是一個假設，而我相信這個假設是錯的。”

“為什么呢？”

“我們測定平行宇宙法則與我們宇宙法則融合速度的唯一方法，是根據他們傳送過來的钚-186。這種法則之間的融合一開始是非常慢的，我們假設可能是因為一開始物質的密度比較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那些钚能夠混以密度較小的物質，那么法則融合的速度就會增加得更快。通過幾次這樣的測定，我們已經計算出平行宇宙法則的侵透速度在真空中可以達到光速。平行法則從侵透點進入我們的宇宙，耗費一些時間從金屬中滲出，進入到大氣中，然后以快得多的速度，到達大氣層頂部，穿透大氣，進入外層空間，從此以每秒鐘三十萬公里的速度向宇宙各處傳播，作用稀釋到忽略不計。”

拉蒙特停頓了一下，考慮該怎樣更好地解釋。參議員立刻接過話題。“然后呢？”他擺出一種不愿意浪費一點時間的姿態催促道。

“我們很容易覺得這樣的過程根本不會給我們帶來什么麻煩。但是如果在我們的宇宙中，阻擋平行法則侵透的東西，不是密度各異的物質，而是我們宇宙的基本構造本身呢？”

“什么是基本構造呢？”

“我很難用語言來描述。這是一個數學用語，我可以寫出來，但我無法用語言來描述。宇宙的基本構造是決定宇宙自然法則的東西，是我們宇宙的基本構造決定了它儲存能量的方式。平行宇宙的基本構造與我們的不一樣，它決定了平行宇宙中的強作用力比我們強百倍。”

“這又怎樣呢？”

“如果自然法則侵透的主要對象是宇宙的基本構造，而宇宙中的物質——不管密度大小，對其傳播速度的影響就很有限。自然法則在真空中侵透的速度，會比在高密度物質中快，但也不會快太多。也就是說在外層空間中，法則侵透的速度要比在地球上快，但是也遠遠達不到光速。”

“那么它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侵透過來的平行構造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迅速擴散，而是累積了起來。所以說在太陽系之內，它累積的速度要比我們想象的快得多。”

“我明白了。”參議員點了點頭，“那么這樣的話，我們太陽系內空間達到平衡需要多長時間呢？我猜應該少于十的三十次方年。”

“少得多，先生。我認為會少于十的十次方年。也許是五百億年左右。”

“比較起來是少了很多，但這已經足夠了，不是嗎？沒有理由現在就感到恐慌呀。”

“但我認為目前的確該有所警覺，先生。宇宙法則的中和，在遠未達到平衡點之前就會造成危害。因為電子通道的運轉，我們宇宙中的強作用力每一秒鐘都在不斷增強。”

“強到可以測量出來？”

“或許還不至于，先生。”

“甚至在電子通道運轉了二十年以后還不能？”

“或許不能，先生。”

“那么我們為什么要擔心呢？”

“先生，正是原子核內的強作用力，決定了太陽核心內氫原子聚變為鋰的速度。只要強作用力稍微增加一點點，太陽內氫原子核的聚變速度就會更加明顯地加快。太陽保持著放射性和重力精妙的平衡，而我們現在所做的，恰恰是在使這種平衡朝著放射性方向傾斜。”

“那么……”

“這將會導致大爆炸。在我們宇宙的自然規律下，太陽這么小的恒星不可能成為超新星。而在改變以后的自然規律下，就不一定了。所以我認為我們得有所警惕。太陽會發生巨大的爆炸，而你我以及整個地球，都會在八分鐘以內變成宇宙中的蒸汽。”

“那我們就什么也做不了嗎？”

“如果我們行動太晚，平衡已不可避免的話，我們就無能為力。如果說現在還不晚的話，我想我們應該趁早停止電子通道。”

參議員清了清嗓子說：“年輕人，在我答應見你之前，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背景資料，因為我對你本人并不熟悉。當然我也問了哈蘭姆博士，我想你認識他。”

“是的，先生。”拉蒙特的嘴角抽動了一下，但他的語調仍然很平靜，“我對他很了解。”

“他告訴我，”參議員說著，掃了一眼桌子上放著的一張紙，“他說你是一個愛找麻煩的白癡，懷疑你的心智是否健全。并且他要求我不要見你。”

拉蒙特盡量壓住心里的怒火，他問道：“這是他說的嗎？”

“他的原話。”

“那么，先生，您為什么又答應見我了呢？”

“一般來說，如果哈蘭姆這么說的話，我是不會見你的。我的時間很寶貴，即使那些被極力推薦的人我也不一定會見，更不用說浪費在見一個愛找麻煩并且心智不健全的白癡身上了。但這次，我不喜歡哈蘭姆的用詞。他最好知道，不要動不動就‘要求’一個參議員干這干那。”

“所以您決定要幫助我？”

“幫助你干什么？”

“啊？幫助我停止電子通道的運行呀。”

“這個？不！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么不可能？”拉蒙特問道，“您是技術環境委員會的負責人，要求電子通道以及任何其他對環境造成不可逆破壞的技術工程停止運行，都在您的職權范圍之內。而現在沒有什么將會比電子通道造成更大的不可逆破壞了。”

“當然，當然。如果你是正確的，我會這樣做。但是現在看來，你的說法僅僅是建立在自己假設的基礎上，而它并不為大家所認可。誰能肯定究竟哪個假設是正確的呢？”

“可是先生，我的理論體系完全可以對大家的疑慮進行解釋。”

“照你這么說，你的同事們都應該接受你的觀點了，那樣你也就沒有必要來我這里了。”

“先生，我的同事不相信我。他們都是些自私自利的人。”

“那你自己呢？你的自私可能讓你意識不到自己的錯誤。年輕人，我的權力從名義上來說很大，但是我只能在符合公眾愿望的情況下才擁有這么大的權力。讓我來給你上一堂真正的政治課。”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靠在椅背上，微笑著。這并不是他典型的姿態，而是那天早上《地球郵報》一位編輯形容他時用的，“一個完美的政治家，一個國際議會中最有技巧的議員”的姿態，這種描述給他帶來的興奮仍未消褪。

“有人認為，公眾希望環境得以保護，人類的存續得以實現，還認為那些為了這類崇高目標而奮斗的理想主義者會得到公眾的愛戴，這種想法都是錯的。實際上，公眾所期望的只有一件事：他們自己過上安逸舒適的生活。通過二十世紀的環境危機，我們早就看明白了。當人們知道吸煙會導致患癌癥幾率上升而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禁煙時，他們卻希望能夠發明一種不致癌的香煙。當人們知道內燃機會對大氣造成污染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再使用這類引擎時，他們卻希望能夠發明不污染空氣的引擎。”

“所以現在，年輕人，別和我提什么停止電子通道。全球的經濟發展和全人類的舒適生活都要依靠它。你現在最好想一想，怎樣做才能讓電子通道不會導致太陽的爆炸。”

拉蒙特說：“沒有辦法，參議員。我們面臨的是基本的事實，不可能說變就變。我們必須停止它。”

“你的意思是我們只有回到電子通道產生之前的生活中去？”

“是的，我們必須這樣做。”

“如果必須要這樣的話，你得盡快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

“最好的證據是讓太陽爆炸。”拉蒙特僵硬地說，“我相信您也不想那成為現實。”

“也對，也有別的辦法。你為什么不去說服哈蘭姆，讓他支持你呢？”

“因為他是個小人。他把自己當作‘電子通道之父’，又怎么會承認自己的孩子會毀掉地球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他仍舊是全球公認的‘電子通道之父’，在這個方面，只有他的話才有足夠的分量。”

拉蒙特搖了搖頭：“他絕不會讓步的，他寧可看著太陽爆炸。”

參議員說：“那么就迫使他承認。你的理論不錯，但是理論本身是沒有意義的。一個理論肯定能以某種方式來驗證。比如說鈾的放射性衰減是由于原子核內的作用力。能不能做個實驗，證明我們收到的平行物質放射率符合你的理論，而不是傳統理論？”

拉蒙特又搖了搖頭。“一般來說，放射性源自原子核內弱作用力，但不幸的是，實驗只能得出一個模糊的近似值。等到實驗數據確鑿無誤，就已經太晚了。”

“還有什么別的辦法嗎？”

“有辦法，就是通過某種介子反應來獲得確切的數據。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最近發現通過夸克之間的結合能得出一些奇妙的結果，雖然現在還沒弄明白，但我肯定能夠利用它解釋……”

“那就可以了呀。”

“是的。但是為了得到那些數據，我必須利用月球上的大型質子同步加速器。但是先生，我已經證實過，他們不會給我幾年的試用期——除非有人在背后支持我。”

“你是指我？”

“對。就是您，參議員。”

“除非哈蘭姆博士同意這樣做。”巴特參議院用手指點著面前桌子上的那張紙說，“否則我不能直接插手這件事。”

“但這關系到世界的存亡啊！”

“證明給我們看！”

“不要顧慮哈蘭姆，我會證明給您看的。”

“如果你能夠證明給我看，我當然就不會在意哈蘭姆了。”

拉蒙特深深地吸了口氣，“參議員，如果僅僅有很小的可能性證明我是正確的，難道這一點點可能性不值得我們為之努力嗎？它可意味著所有的一切——全體人類，整個星球……”

“你希望我為全人類而斗爭？我倒是想。人生的戲劇總要有一個完美的結局。任何一個好的政治家都夢想著赴湯蹈火救人民于苦難。但是拉蒙特博士，任何事一定要有成功的機會才值得為之去奮斗。至少要有個目標可以為之努力，這樣才有可能——僅僅是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果我支持你的話，就會違背絕大多數希望電子通道運行的人的愿望，從而一無所獲。我怎么能要求所有人放棄目前他們已經習慣的生活——由電子通道帶來的舒適富足的生活，而僅僅因為一個被萬人敬仰的哈蘭姆博士稱為白癡，而且被所有其他科學家反對的人，大喊‘末日即將來臨’？不，先生！我不會為沒有意義的事情赴湯蹈火。”

拉蒙特聽罷說道：“我只是想請您幫助我找到證據。如果您害怕的話，不需要在公眾面前露面。”

“我不是害怕，”巴特說道，“我只是比較實際罷了。拉蒙特博士，你的半個小時早就過了。”

拉蒙特很沮喪地愣了一會兒，但巴特的表情中絲毫沒有讓步的成分。于是拉蒙特走了出去。

巴特參議員沒有立即見他的下一位訪客。他呆呆地望著拉蒙特關上的門，撥弄著領結。這個年輕人所說的會是對的嗎？哪怕是極小的可能，他會是對的嗎？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很愿意把哈蘭姆揍翻在地，把他的臉踩在泥里，騎在他身上，直到他斷氣為止——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哈蘭姆的地位不可撼動。巴特在大約十年前曾經與哈蘭姆發生過一次爭吵。當時他肯定是對的，而哈蘭姆絕對是錯的，以后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但是那次的結果卻是巴特受盡了侮辱，并且幾乎導致他在下一輪競選中失敗。

巴特搖了搖頭，似乎是在警告自己。他可以再去參加一次競選，但他不能冒再受一次侮辱的危險。

## 8

若不是眼下早已山窮水盡，拉蒙特恐怕也不太敢邁出下一步。沒人喜歡約書亞·陳，任何跟他打交道的人，只要一走進他的辦公樓，就會感到每一個角落都充斥著令人惡心的氣味。陳是一支由一個人組成的革命大軍，他的言論總能廣為傳播，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總能制造最大的喧囂，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建立起了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凝聚力冠絕當今（不止一個政客對此羨慕嫉妒恨）。

他在加速推廣用電子通道來滿足地球能源需求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電子通道供應能源的優點非常明顯，比如說無污染、完全免費等，但他們還是要與一些守舊的人作斗爭，那些人仍然堅持使用核能，并不是因為核能更好一些，而是因為核能伴隨他們度過了童年。

不過當陳敲響他的戰鼓時，全世界的人們都能聽到震耳欲聾的聲音。

現在他就坐在那兒，高高的顴骨和圓臉證明了他差不多四分之三的中國血統。

陳先開口說：“我們就開門見山吧。你僅僅是為你自己游說嗎？”

“是的。”拉蒙特回答道，“哈蘭姆不支持我。事實上，哈蘭姆說我是個瘋子。首先問您個問題：您在做什么事情之前，需要哈蘭姆的批準嗎？”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批準。”他的臉上帶著傲慢的神情，隨即又回到了若有所思的樣子，“你說平行人類的科技比我們更先進？”

在這個問題上拉蒙特已經作了妥協，他盡量避免說他們智力水平更高。“科技更加先進”這種說法讓人聽了就會舒服一點，而這又確實是事實。

“這一點很明確。”拉蒙特說，“他們能夠跨宇宙傳送物品而我們卻不能，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

“但既然電子通道很危險，那么他們為什么還要搞這項工程呢？而且為什么現在還在繼續？”

拉蒙特已經學會了在不止一個方面作出妥協。按照以前的風格，他會馬上回答，說陳不是第一個問這個問題的人，但是那樣就會讓人覺得他有點不耐煩，所以他沒有這么說。

拉蒙特說：“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是由于急需能源才開始建立電子通道的。但我敢說他們現在跟我一樣也在為此而煩惱。”

“但這只是你的主觀想法。關于他們心里怎么想的，你缺乏有力的證據。”

“現在的確拿不出證據來。”

“所以僅僅靠說是不夠的。”

“為此冒一下險，我認為是值得的。”

“這不行，博士。您沒有證據，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名譽建立在隨隨便便的什么事情上。我的箭每次都能射中目標，這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但是等我找到證據……”

“到那時候我自然會支持你。只要你有足夠的證據，我敢保證不論是哈蘭姆還是國會都不能阻止這個潮流。所以回去找到證據，然后再來見我。”

“但是到那時候就太晚了。”

陳聳了聳肩。“也許，最終你會發現是你錯了，事實上可能永遠也找不到證據。”

“我肯定不會錯。”拉蒙特深深地吸了口氣，用一種非常肯定的口吻說，“陳先生，我們的宇宙中可能有數以萬億計的行星，其中可能有幾十億個上面居住著智慧生物，他們擁有高度發達的科技。而在平行宇宙中，可能有著相同的情況。不難想象，在兩個宇宙中，肯定有很多對相對應的星球互相之間有聯系，并且在利用電子通道獲取能源。在兩個宇宙的連接處，可能有幾十甚至幾百個電子通道正在工作。”

“純粹的推測。不過如果情況的確是這樣呢？”

“那就意味著同時有幾十個或者上百個地方都在發生著自然規律融合，都在讓他們的太陽向爆炸發展。這種效應可能已經向外擴散。超新星的能量會加速自然規律的變化，導致比鄰的恒星發生爆炸，然后這些爆炸的恒星又開始影響它們的比鄰恒星，并引起更多星球的爆炸。最終，這種連鎖反應將導致銀河系的中心或者一部分發生爆炸。”

“但這些仍只是你的想象。”

“是嗎？宇宙中有著數以百計的類星體，他們的體積只相當于幾個太陽系，發出的光亮卻相當于一百個銀河系。”

“你是不是想告訴我，那些類星體就是曾經使用電子通道的星球的殘骸？”

“我認為是這樣的。距類星體被發現已經過了一個半世紀，而天文學家們卻仍然不知道它的能量來源是什么。宇宙中沒什么東西能為它提供能量，絕對沒有。所以它難道不會是……”

“那么平行宇宙呢，他們那里也滿是超新星嗎？”

“我不這樣認為。那邊的情況不一樣。平行理論使我們確信，平行宇宙中更容易發生核聚變，所以那里恒星的平均體積應該比我們這里的小。他們要放出像我們的太陽一樣的能量，聚變所用的氫要比我們這里少得多。所以如果有跟我們太陽一樣多的能量，他們那里就會自發產生爆炸。如果我們的法則滲入了平行宇宙，那么只會使他們那里的氫更不容易發生聚變，這樣他們的恒星不但不會爆炸，反而會變冷。”

“這樣不錯。”陳說，“他們可以利用電子通道獲得所需的能源，同時自己的星球又安然無恙。”

“不，其實不是這樣。”拉蒙特說。直到現在他也沒有就平行宇宙之間的情形得出什么結論，“一旦我們的宇宙發生了爆炸，電子通道自然會停止。沒有了電子通道提供的能源，他們就將面臨一個寒冷的星球。那時候他們的情況比我們還要糟糕，因為我們只有一瞬間的痛苦，馬上就死去了，而他們將不得不長期忍受巨大的痛苦。”

“你的想象力真的不錯，教授。”陳說，“但是我不打算接受你的想法。我不覺得僅僅因為你的想象，我們就應該放棄電子通道。你知道電子通道對人類來說意味著什么嗎？不僅僅是免費、干凈和豐富的能源。眼光放開一點，它意味著人類不再需要為了生活而奮斗。它在歷史上第一次將人類的聰明才智解放出來，投入到能夠挖掘它真正潛能的更重要的事情中去。

“比如說，在延長人類壽命方面，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醫學的發展，還不如最近一百年取得的成就大。我們曾一遍遍地聽那些老年醫學專家說，理論上來講人類的永生應該是可以實現的，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在這上面付出足夠的精力。”

拉蒙特生氣地說：“永生！簡直是白日做夢！”

“或許你認為這是白日做夢，教授。”陳說道，“但我還是愿意看到人們開始對人類永生進行研究。如果電子通道中止的話，這樣的研究就根本不會開始。我們也就會回到使用昂貴的能源、匱乏的能源和骯臟的能源的時代。地球上的二十億人口就又要為了生存而奮斗，那樣永生的夢想就真的成了白日夢了。”

“無論怎樣這都是白日夢。人類不可能永生，甚至沒有人能超過人類正常的年齡。”

“嗯，但那僅僅是你的想法。”

拉蒙特考慮了一下可能性，然后他決定賭一把。

“陳先生，剛才我說過不想描述我對平行人類的想法，可現在我想試試看。畢竟我們一直在從他們那兒接收信息。”

“好的。但是你能翻譯他們的語言嗎？”

“我們收到的是一個英語單詞。”

陳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他突然把手插進衣袋里，伸直了一對短腿靠在椅背上。

“是什么英語單詞？”他問道。

“恐懼！”拉蒙特覺得沒有必要把拼寫錯誤的事也說出來。

“恐懼。”陳重復了一遍，“你覺得他們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清楚嗎，他們對電子通道感到害怕。”

“根本不是。他們如果害怕的話，完全可以把通道關閉。相反，我認為他們是害怕我們單方面把電子通道停掉。他們知道你的想法之后，害怕我們按照你所說的把電子通道停下，那樣的話他們一方也就不得不停止。按照你剛才說的，他們如果沒有了電子通道提供的能源就無法生活下去，你的建議對雙方都會產生影響。所以我認為他們害怕很正常。”

拉蒙特坐著，什么也沒說。

“我知道了。”陳說，“你沒有考慮過這些。那么好了，我們可以繼續推進對永生的研究了。我覺得這一點更重要一些。”

“更重要……”拉蒙特緩緩地說，“我不理解您到底認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您現在多大了，陳先生？”

有好一陣子，陳不停地眨著眼睛。隨后他轉過身去，雙手緊握成拳頭，徑直走出了房間。

后來拉蒙特看了他的傳記。陳今年六十歲，他的父親是在六十二歲時去世的。但這已經沒什么意義了。

## 9

“看起來你沒交上什么好運。”布羅諾斯基說。

拉蒙特坐在實驗室里，呆呆地盯著自己的鞋尖，它們看上去磨損得很厲害。他搖了搖頭說：“沒有。”

“連偉大的陳也不愿幫助你？”

“他什么也不愿做。他也要證據。他們都想要證據，但給他們的一些證據卻遭到了他們的否認。他們想要的只是該死的電子通道，或是他們的榮譽，或是歷史地位。陳想要的是永生。”

“那你呢，彼得？你想要什么？”布羅諾斯基輕輕地問道。

“人類的安全。”拉蒙特說道。他看了一眼同伴略帶嘲弄的眼神問，“你不相信？”

“嗯，我相信你。但你到底想得到什么？”

“好吧，那么以上帝的名義，”拉蒙特抬起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我想證明自己是正確的。但這現在已經得到了，因為我的確是正確的。”

“你能肯定嗎？”

“可以肯定。我已經沒什么可擔心了，因為我只想要贏。你知道嗎，當我從陳那兒離開的時候，我幾乎要鄙視我自己了。”

“自己？”

“是的，我自己。為什么不呢？我一直在想，我的每一個機會都被哈蘭姆破壞掉了。只要哈蘭姆拒絕我，那么任何人都有理由不相信我。只要哈蘭姆像一座山一樣擋在我面前，我就沒有機會取勝。那么我為什么非要打倒他呢，我可以奉承他，甚至可以設法讓他支持我，而不是處處與我作對。”

“你認為這可能嗎？”

“不，絕對不可能。但是當我絕望的時候，我會考慮任何辦法的。我甚至可能會去月球。當然，一開始造成哈蘭姆厭惡我的并不是地球毀滅的問題，但問題出現以后我處處小心，卻把事情越弄越糟。不過正如你所說的，什么東西也不會讓哈蘭姆反對電子通道的。”

“看起來你還沒到絕望的地步。”

“是沒有。因為在和陳談話的時候，我突然得到一個啟發。我發現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浪費時間。”

“顯然。一開始就看得出來。”

“是的。那都是無用功。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在我們這邊，不在我們的地球上。我告訴陳我們的太陽會爆炸，而平行宇宙的太陽卻不會，但是那也救不了平行人類。因為一旦我們的太陽爆炸，我們這端的電子通道會關閉，他們那端也就斷了。離了我們，他們也不成。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

“那么為什么我們不反過來想一想？沒有了他們，我們也就不能繼續。這樣的話，只要通道能關閉，是不是由我們親自下手，其實無所謂。這工作完全可以交給平行人類來辦。”

“嗯。但是他們會這樣做嗎？”

“他們告訴我們‘害怕’。陳說他們可能是害怕我們把電子通道停下來，但我不相信。是他們在害怕。陳說這話的時候我坐著沒吭聲。他以為我沒有想到這個，但他錯了。我當時只是在想一定要讓平行人類來把電子通道停下來。我們只能這樣了。邁克，我放棄了一切，只剩下你了。世界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想辦法跟他們取得聯系。”

布羅諾斯基笑了，高興得像孩子一樣。“彼得，”他說道，“你真是個天才。”

“哈，你終于注意到了。”

“不，我是認真的。你說出了我想說而未說的話。我已經在向他們發送信息了，里面使用了他們語言中我認為代表電子通道的符號，同時也用了我們的語言。我努力把幾個月以來出現的符號搜集到一起，找出里面表示反對的符號，然后再注以英文中相應的詞語。我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是正確的還是根本就不沾邊，因為從來沒有得到過回信，我覺得希望很渺茫。”

“可你從沒有告訴過我呀。”

“是啊。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小秘密。感謝你花費時間為我解釋平行理論。”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我只發送了兩個詞：‘通道’‘壞’，是用我們的語言發的。”

“然后呢？”

“今天早上收到了他們的回信，寫得很簡單，也很直接——‘是的通道壞壞壞’。你看。”

拉蒙特接過那塊金屬的時候手在抖。“不可能出錯吧。這么說，他們已經證實了我們的想法？”

“我認為是這樣的。你準備把它拿給誰看？”

“誰也不給！”拉蒙特堅決地說，“我再也不跟他們爭論什么了。他們肯定會說這個信息是我偽造的，我們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努力。只有讓平行人類來停止電子通道，這樣我們這邊也就會停下，任何想單方面重新啟動的努力都是白費。到時候，整個通道站的人們都會爭著證明我是對的，而電子通道確實是危險的。”

“怎么會呢？”

“因為他們只有這樣做，才能避免被那些想要電子通道繼續運轉的憤怒人群指責。你覺得呢？”

“嗯，也許是。但還有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

“是什么呢？”

“既然平行人類深知電子通道的危害，那么他們為什么還沒有把通道停下來呢？我剛剛查了一下，電子通道還在正常運轉。”

拉蒙特皺了皺眉。“也許他們不想單方面停止。他們把我們看作伙伴，所以希望雙方共同協議停止。你說呢？”

“可能。但是也有可能因為我們的交流還不夠，他們還沒有理解‘壞’的意思；同樣也有可能是我對他們的符號理解錯誤，他們可能以為‘壞’字的意思是‘好’。”

“噢，不！”

“嗯，這是你的愿望，但是希望并不意味著一定會成功。”

“邁克，繼續發送信息。盡量多地使用他們的詞匯，同時不斷變化組合方式。你是這方面的專家，這難不倒你的。最終他們會掌握足夠多的詞匯，然后給我們準確無誤的信息。這樣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解釋我們也想把電子通道停下來。”

“但是要做這樣的聲明，我們缺少政府的授權啊。”

“是的，但他們怎么會知道！最終的結果將會是我們成為人類的英雄。”

“希望在此之前我們沒有被絞死。”

“希望如此……這都掌握在你的手里，我相信我們離成功不太遠了。”

## 10

但事實上，他們離成功的確還有一段距離。兩周過去了，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壓力也隨之越來越大。

布羅諾斯基明顯地表現出了沮喪。心中一時泛起的希望又沉寂了下去，他悶悶不樂地走進拉蒙特的實驗室。

他們倆面面相覷，最后布羅諾斯基開口說道：“大家都在說你。”

“那又怎么樣呢，我根本不在乎。真正讓我頭疼的是《物理評論》雜志又把我的論文退了回來。”

“你說過你早料到會這樣了。”

“是的，但我以為他們會給我一個理由。比如說指出我的觀點錯誤，有漏洞，或者假設不成立之類的。這樣我還有機會爭論一下。”

“那他們給你理由了嗎？”

“一個字都沒有。他們的編輯說我的論文不適合發表。他們根本就不想碰它，僅此而已。他們全都這么愚蠢，的確讓人泄氣。我想我不會為人類走向滅亡而感到悲哀，因為他們的心靈已經完全變得邪惡，做事情完全不考慮后果。由于愚蠢而走向滅亡，人類已經喪失了所有的尊嚴。如果結局注定是這樣的話，那么做人還有什么價值？”

“愚蠢……”布羅諾斯基自言自語道。

“除此之外你還能怎么形容？他們想讓我弄清楚，我犯了堅持真理這么嚴重的罪行，為什么不該被解職呢？”

“似乎大家都知道你去找過陳了。”

“是的。”拉蒙特把手指放在鼻梁上面，疲倦地揉著眼睛，“顯然我把他惹火了，于是他去見哈蘭姆，添油加醋說了一大堆。現在我的罪名是陰謀破壞電子通道項目，不但動機盲目，而且手段卑劣，結果犯了眾怒。我已經不適合在通道站工作。”

“他們能很輕易地證明這一點，彼得。”

“是的，我也認為他們能。但對我來說這無所謂。”

“你有什么打算？”

“沒什么打算。”拉蒙特憤怒地說，“他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去吧。我能依靠的就是他們的官僚作風，他們每一步行動都要花上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你繼續工作，我們終究會得到平行人類的回音的。”

布羅諾斯基看上去有點沮喪：“彼得，也許我們收不到呢？或許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一下了。”

拉蒙特抬頭瞪著他問道：“你說什么？”

“告訴他們你錯了，痛哭流涕，懺悔，以行動來彌補自己的過錯。然后放棄。”

“絕不！看在上帝的份上，邁克，你要明白我們這場賭博是以全世界和所有生物為賭注的。”

“是的。但那于你又有多大關系呢？你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我知道你父親已經不在了，你也從來沒有提起過你的媽媽或者兄弟姐妹。我懷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么人在感情上跟你有所關聯。所以你只管過自己的日子就夠了，還管什么別的事情？”

“那么你呢？”

“我也一樣。我跟妻子離婚了，也沒有孩子。我跟一個女士關系比較親密，我會盡量把這種關系維持下去。好好生活吧！享受一下人生！”

“那么明天呢？”

“明天自有明天的生活。生死有命，不如及時行樂。”

“這樣的生活哲學我受不了……邁克，邁克！你在說些什么啊？難道你要告訴我咱們不可能成功？難道你真的要放棄與平行人類的交流？”

布羅諾斯基抬頭望著遠方。他說：“彼得，我的確已經有了答案。就在昨晚。我本打算等到今天，好好思考一下。但為什么要思考呢？看看吧，就是它。”

拉蒙特的目光里充滿不解。他接過那塊金屬，上面的文字沒有標點：

通道不停不停我們不停通道你們停請停你們停所以我們停請你們停危險危險危險停停你們停通道

“天哪！”布羅諾斯基喃喃道，“他們看起來快要絕望了。”

拉蒙特仍然呆呆地看著，什么話也沒說。

布羅諾斯基說：“我猜在平行宇宙中也有一個跟你一樣的人——一個平行拉蒙特。他同樣不能說服他的平行哈蘭姆停止電子通道。所以當我們請求他們停止電子通道來挽救我們的同時，他們也在請求我們挽救他們。”

拉蒙特說：“如果我們把這個拿給……”

“他們會說你在撒謊，這只是你編造的故事，目的是為了挽救自己因為精神錯亂引發的噩夢。”

“他們也許會那樣說我，但是他們不會那樣說你的。你可以支持我，邁克。你可以證明這信息是你收到的，并可以告訴他們你是如何收到的。”

布羅諾斯基紅著臉說：“那又有什么用呢？他們會說平行宇宙中也有一個像你一樣的傻瓜，也有兩個臆想狂在一起研究。他們會說這條信息正說明，平行宇宙的政府當局也認為沒有危險存在。”

“邁克，跟我一起，我們斗爭到底。”

“沒有用的，彼得。你自己說過，他們是愚蠢的。那些平行人類雖然科技比我們更發達，甚至比我們擁有更高級的智慧——這是你一直堅持的，但是顯而易見，他們和我們的人類是一樣愚蠢的，這就沒有辦法了。席勒指出的這一點，我完全相信。”

“誰？”

“席勒。三個世紀前的一位德國劇作家。他在《圣女貞德》中寫道，‘面對愚昧，神們自己也緘口不言’。我不是神，我也不打算爭取什么。就讓它過去吧，彼得，繼續你自己的生活。也許世界在我們有生之年不會滅亡，即使會發生毀滅，反正我們什么也做不了。很抱歉，彼得。你為了真理而戰，但是你輸了。我還有自己的生活要過。”

布羅諾斯基走了，只剩下拉蒙特一個人。他坐在椅子上，手指漫無目的地敲著、敲著……在太陽上的某處，質子正的聚合正在一點一點地加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快的速度會越來越大，直到某個時候，微妙的平衡終將被打破。

“地球上沒有人能夠活著看到我是正確的。”拉蒙特大聲喊著，使勁眨著眼睛，努力不讓淚水流出眼眶。

# 第二章神們自己

## 杜阿（1）

只要遠離他人，杜阿并沒有多少麻煩。其實她總是希望能找點麻煩，可是不知為何從來沒有，從來沒有真正的麻煩。

可是為什么應該有麻煩？奧登總會居高臨下地反詰。“別亂跑，”他會說，“你知道你會惹崔特生氣的。”他從來不說自己會生氣；理者從來不會為這些瑣事生氣。他總是堅定不移地眷顧著崔特，就像崔特眷顧著孩子們那樣。

不過要是她仍舊固執己見，奧登還是會任她自行其是，甚至還會幫她哄哄崔特。有時他甚至承認，他也以她為榮，因為她的天賦、她的獨立……他是個不錯的左伴，她漫不經心地想。

崔特那邊就難打發得多。每當她自行其是的時候，他總會以一種陰郁的眼光看著她——不過一般右伴都是這樣的。他是她的右伴，不過同時他還是孩子們的撫育者，后一種身份更重要些……所以每當氣氛不妙的時候，杜阿總能隨便找個孩子把他拖住。

其實，杜阿并不是十分在乎崔特。除了交媾時，她一般都對他視而不見。奧登則是另一回事了。他總是那么讓人興奮，只要看到他，杜阿的身體就情不自禁地微光閃爍，而他理者的身份也讓她沒來由地激動。她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反應，而這種感覺已經成為她古怪性情的一部分。這么多年來，她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古怪——或者說幾乎習慣了。

杜阿嘆了口氣。

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當她還把自己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一個單獨的存在，而不是這種三者家庭的一員的時候，她曾經更強烈地體會到自己身上的古怪。她是別人眼中的異類，這些差異甚至表現在一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比如在夜晚的地表——

她喜歡夜晚的地表。但是當她向其他情者們講述的時候，她們都渾身顫抖著抱在一起，說那個鬼地方既寒冷又陰暗。她們情愿在白天溫暖的陽光下飄動，伸展身軀，享用美味。可對她而言，白天那些事情才真正乏味無趣。那些情者們，那些喋喋不休的怯懦的情者們，她討厭她們。

當然，她也要吃東西。但是她更喜歡在晚上進食，雖然夜晚食物稀少。可是每到那時，周圍總是光線暗淡，四下里一片深紅，而她孑然一身。當然，在她向其他情者講述的時候，總會故意描述得更凄冷、更陰郁，然后看著那些怯懦的情者們隨著想象中的寒冷漸漸僵硬蜷縮，縮到年輕情者的極限。過一陣子以后，她們才會回過神來，嘰嘰喳喳地咬一陣耳朵，一起取笑她——然后離她而去。

微小的太陽已經出現在視野中了，四下里是只有她才能獨自窺見的深紅。她橫著展開身軀，平鋪在地面上，吸收周圍空氣中微茫的熱量。她懶洋洋地享用著，品嘗著長波酸澀而空洞的味道。（她從未見過其他的情者喜歡這種感受，但是她永遠也不會公開解釋，她的喜好來自于對自由的渴求，那種孑然一身、遠離塵囂的自由。）

即使現在，揮之不去的孤獨、縈繞四周的寒意以及這幾乎滲入體內的深紅，都讓她想起從前，想起組成家庭之前的那些日子。在所有記憶之中，最難忘最撩人心弦的是她自己的撫育者，她的父親。他總是笨拙地跟在她的身后，總是害怕她哪天會傷到自己。

他對她總是關懷備至，撫育者天性如此。他們最關心的總是幼小的女兒，遠遠超過對另外兩種孩子的關心。這種過分的關心一度使她厭煩，她甚至盼望著哪天他能從身邊離去。所有的撫育者最終都會逝去；可是有一天他真的逝去了，永遠消失不見，她的思念卻又那么不可遏抑。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他自己去告訴了她，言語盡可能的溫暖柔和，盡管一個撫育者生來口舌笨拙。那天她如從前一樣，從他身邊溜走，不是刻意躲避，也不是因為她懷疑他的告誡，只是一時興起，便溜走了。她在白天找到了一處特別的所在，那里一片空曠，她在意外的驚喜中飽餐一頓，然后感到心中充斥著一種渴望，想運動或者做些什么。她在巖石的邊緣滑過，把身體的邊緣與之融合。她知道這么做愚蠢而莽撞，任誰都一樣，除了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不過這樣的舉動卻能讓她馬上得到無比快慰的欣悅。

她的撫育者最后還是找到了她，站在她面前，沉默良久。他瞇著眼睛看著她，好像不愿意碰觸到一點點她身上反射來的光線；或是想要一直看著她，盡可能地多看一眼，多看一會兒。

開始，她也氣勢洶洶地回望著他，她想父親一定是為她滲入巖石的行為感到羞恥。但是在他的眼中，她沒有看到一點責備的意思，最后她還是投降了，忍不住問道：“怎么了，爸爸？”

“怎么了？杜阿，日子到了啊。我早就在等著這一天了，你也一樣吧？”

“什么日子？”就是這樣，杜阿頑固地拒絕了解。在她的觀念體系中，如果不去了解，那就不存在。（她從來不曾徹底改掉這個習慣。奧登說所有情者都是這樣，說這話的時候他又是那種高高在上的口氣，這種口氣說明他又一次陶醉在身為理者的感覺當中了。）

她的撫育者說：“我要去了，我再也不能陪在你身邊了。”他站在那里，一動不動地看著她。而她，無言以對。

他說：“你還要通知他們兩個。”

“為什么？”杜阿不服氣地反問，她的身形開始擴散，邊緣也越來越模糊，幾乎就要消散了。她賭氣地想，就這樣消散算了。當然，她做不到。過了一陣，痛楚將她從擴散中拉了回來，身形又開始重新聚攏。她的撫育者默默站在一旁，甚至沒有責備她一句，告訴她要是被別人看見會有多丟臉。

她說：“他們根本就不會關心！”說完后，她馬上后悔了，她意識到這話會對父親造成傷害。他一直還把他們兩個叫作“小左”和“小右”。可是如今“小左”已經完全投身于他那些所謂的學問之中。而“小右”只知道整天念叨著組成一個家庭——那種由理者、情者和撫育者組成的家庭，也是所有人的歸宿。杜阿是三個當中唯一還覺得自己很小的，當然，她的確是最小的。情者總是這樣的，那兩個則完全不同。

她的撫育者只是說：“不管怎樣，你都要去告訴他們。”然后他們兩個相視而立。

她不想去轉達。她和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疏遠了。其實他們小時候不是這樣的，那時他們身體上的區別還沒有那么明顯，混在一起根本就分不出來，理者也好，撫育者也好，情者也一樣。他們總是形影不離，整天糾纏在一起，追逐嬉鬧。

沒有人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對，在大人眼中，他們都還只是孩子。可是到了后來，兄弟們開始長得越來越粗壯、越來越嚴肅，繼而越來越疏遠。當她向父親抱怨時，他只會溫柔地說：“你們都長大了，杜阿。”

她不想聽，不愿意接受這件事。可是事實上，她的理者哥哥真的在一天天疏遠自己，只會跟她說：“別來煩我，沒工夫跟你玩。”而撫育者哥哥已經整日不茍言笑，變得憂郁而沉默。那時候，她十分困惑，而父親也始終沒能給她一個明確的解釋。每次她問起這個問題，他只會照本宣科地回答：“一個是理者，另一個是撫育者，他們都會以自己的方式長大。”

她可不喜歡他們的方式，他們已經不再是孩子了，只有她除外。于是她便去找其他的小情者們。她們都對自己的兄弟有同樣的抱怨，都在談論著組成家庭的事，都喜歡在陽光中伸展軀體并進食。她們長得越來越彼此相似，每天都在說著同樣的事。

漸漸地，她開始憎惡她們，一有機會她就遠離群體，獨來獨往。于是，大家也開始疏遠她，在背后叫她“左情者”。（被人這樣叫，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每當她想到這個詞，總會清晰地記起那種細碎的聲音如何在自己身后徘徊，揮之不去。她們知道這樣的話有多么傷人。）

不過無論如何，父親對她的關愛始終如一，即使他知道所有人都在背后取笑她。他總是盡其所能地保護她，盡管他的方式看起來總是那么笨拙。有時候，他會一直跟著她到地面上去，盡管他自己非常討厭那個地方。他只是想保護她，害怕她受到傷害。

有一次她偶然遇到他在跟長老交談。要知道，一個撫育者幾乎永遠沒有機會跟長老說話。盡管她還小，這個道理她也非常清楚。長老只跟理者說話。

她被嚇壞了，趕忙悄悄溜走。可是在她走遠之前，還是聽到父親說：“我把她照顧得很好，尊敬的長老。”

是不是長老問起了她的事？難道她的古怪脾氣傳到長老那里去了？可是父親的口氣中絲毫沒有道歉的意思。即使是面對長老，他也敢于直述對女兒的關愛。想到這一點，杜阿心中充滿自豪。

可是現在，他卻要離開了。杜阿曾夢想過無數次的那種完全獨立的生活在這一瞬間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只剩下觸手可及的無盡孤獨。她說：“為什么？為什么你非走不可？”

“我必須走，我的孩子。”

是的，他必須走。她心里清楚。所有人，或早或晚，終歸要逝去。將來會有一天，她自己也會嘆口氣，說：“我必須走。”

他說：“你的理者父親已經決定了，我們這個家都要聽他的。”

“為什么？為什么你一定要聽他的？”她幾乎從未見過她的理者父親和她的情者母親。對她而言，他們毫無意義。只有她的撫育者，她的撫育者父親，她的爸爸，才是這個家的全部。他就站在那里，輪廓平直。他不像理者那樣全身彎角光滑、弧度優美；也不像情者波紋漣漪。他不用開口，她就能猜出他要說什么。

她知道他接下來會說：“跟小情者，我解釋不清。”

果然如此。

杜阿感到心中的悲傷難以抑止，情不自禁地說：“可是我會思念你的，爸爸。我知道，你一直以為我不關心你，一直以為我討厭你管著我。可是你知道嗎，我情愿你永遠在我身邊，管著我，不讓做這不讓做那，也不要永遠失去你啊。”

爸爸只是站在那里，他不知道如何撫平女兒奔涌的情感。他只能走到她身邊，伸出手來。這個動作對他而言并不輕松，可是他還是伸出自己顫抖的手，一如既往地溫柔。

杜阿輕輕地叫道：“噢，爸爸。”她也伸出手來，在她觸手的遮蓋下，父親的手顯得朦朧綽約而微光閃爍。但是她還是很小心地不讓他們的手彼此碰到，她知道這樣會讓父親很尷尬。

父親抽回手來，她一下子手中空空。他說：“記住，有困難的時候去找長老，杜阿。他們會幫你。我……我現在要走了。”

他走了，一去不回。

現在，杜阿靜靜地坐在那里，在夕陽中回憶往昔。她忽然想到，不一會兒，崔特一定會發覺她又溜走了，又會去奧登那里嘮嘮叨叨。

而奧登又會給她上課，講那些責任之類的廢話。

她才不在乎呢。

## 奧登（1）

奧登已經感應到杜阿又溜到地面上去了。雖然沒有刻意思索，但他還是感應到了她所在的方向，甚至連他們之間的距離也了然于胸。如果硬要禁錮思緒，那他肯定會覺得不舒服，因為這些年來，這種感應已經融在他的潛意識之中，渾然一體，不可分離。在不知不覺間，他會在頭腦中搜集她的信息，至于動機緣由，他自己也說不上來。好像事情本應如此，隨著歲月增長，他便自然而然地具備了這個本領。

崔特的心靈感應能力也并沒有消失，但是他的能力漸漸都分配到了孩子們那邊。當然，這種轉變非常有益，但同時撫育者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變得越來越固定，越來越簡單。說好聽點，也可以說是越來越重要。而理者卻要復雜得多……想到此，奧登感到些許孤芳自賞的自得。

其實，家里真正的難題還是杜阿。她總是那么特立獨行，與其他情者迥然不同。這使崔特深受打擊，飽經困擾，也使他愈發口齒笨拙。對于此事，奧登也時常會感到困擾和懊惱，但他同時也深切地體會到杜阿所帶來的歡樂，她仿佛有無窮的魔力，給大家帶來數不清的樂趣。而這種天賦與她惹人煩惱的個性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所以相對這種歡樂而言，她偶爾帶來的那些小小的麻煩，簡直就微不足道了。

或許杜阿獨立的性情也不是什么怪事，事情或許本應如此。長老們對她還頗有興趣——一般而言，長老們只對理者有興趣。想到此，奧登不免有點自豪：他的家庭如此非凡，連情者都值得長老們另眼相看。

事情都一如所想，一如所料。當你深入地底，你會想到下面就是巖床，果然，你觸摸到了巖床。有時候他甚至可以想到，真到了逝去的那一天，逝去本身一定正是他心中所愿。長老們就是這么說的，對所有的理者，他們都這么說。但是他們同時還說，逝去的確切時間并不能由他人告知，這個時間就在你自己心中，確切無誤。

“到時候你會告訴自己，”羅斯騰曾經這么說——言語清晰，語氣耐心而細致，這正是長老的口氣，好像是為了能讓一個凡人聽懂，他們要費很大力氣，“告訴你自己為什么要逝去，然后你便會逝去，你的家庭也會隨你而去。”

那時，奧登回答：“我不敢說我一定會樂于逝去，尊敬的長老。我還有那么多東西要學。”

“當然，親愛的小左。現在還不是時候，你當然會這么想。”

奧登心想：“既然我永遠都覺得學無止境，那我怎么會在某天想逝去呢？”

不過他沒有說出來。他確信那一天終將會到來，到時候一切都會水落石出。

他向下看著自己的身體，差一點忘了自己的感應能力，幾乎要伸出一只眼睛來看——即使在最理智最成熟的理者心中，也還是難免有些孩子氣的沖動。他并不需要用眼睛。單憑自己的感應力，他就可以完全了解自己的身體。他知道自己的身體堅實、漂亮、輪廓清晰、邊緣圓滑，呈現出完美的卵形弧度。

他的身體不像杜阿那樣閃著誘人的奇異微光，也不像崔特那樣結實而穩固。他愛他們兩個，但是卻不愿意把自己的身體換作其中任何一個。當然，思想也是一樣。不過，他永遠不會把這話說出來，他不會做任何傷害自己伴侶的事。但是，在內心深處，他無時無刻不感到身為一個理者的慶幸，這使他不必像崔特那樣頭腦簡單，也不像杜阿那樣思維古怪（這點甚至更要命）。他猜想，那兩位對自身的缺陷并不介意，因為他倆并不真正理解生命的其他形式。

他又感應到遠處的杜阿了，這次他主動削弱了這種感應。這時，他覺得自己不再需要她了。這并不是說，他對她的愛減弱了多少；而只是說明了他對其他東西有了更強烈的追求。這是一個理者走向成熟的必然，他的意識和精力要投向更深邃的問題，那些問題，他只能獨自求索，以及，跟長老一起。

他越來越習慣于跟長老們相處。在他看來，這是必然的，因為他是一名理者，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長老們就是“高級理者”。（他曾經把這話告訴羅斯騰，那是跟他最親近的長老，有時他還能模模糊糊感到，那也是長老里最年輕的一個。羅斯騰好像被逗樂了，但什么也沒說。不過這至少表明，他并不反對這個說法。）

奧登最早的記憶總是跟長老們聯系在一起。他的撫育者父親越來越把心思都花在最小的孩子上，那個小情者。天性如此。等到他們自己的小女兒出生以后（如果最終生出來的話），崔特也會這么做。（從崔特身上，奧登能看出這一點，為了還沒生下女兒這件事，崔特一直對杜阿抱怨個不停。）

但這也不是壞事。在他的撫育者父親忙于其它的時候，奧登可以早早就開始接受教育。他失去了一個孩子的樂趣，但是早在與崔特會面之前，他就學到了大量的知識。

他永遠忘不了那次會面的情形。即使是度過了半生以后的今天，一閉上眼，當時的情形還歷歷在目。在那以前，他也不是沒見過同齡的小撫育者；那時他們都是孩子，還遠沒到撫養自己后代、成為真正撫育者的年紀，看起來也沒那么遲鈍。在小時候，奧登也曾跟自己的撫育者兄弟一起玩耍，那時他幾乎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與他們的智力差異（不過多年以后回頭再看，他發現即使是那時，差異也已經顯而易見）。

他也曾朦朧地意識到撫育者在家庭中的地位。盡管他還是個孩子，他也已經聽到了一點關于交媾的傳言。

當崔特第一次出現之時，從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奧登的生活就徹底改變了。他第一次感到了內心深處涌動的暖流，第一次感到在這世上有些事情讓他無比渴望，而這些事情與理性、與思考毫無關系。即使現在，他還清楚地記得隨之而來的那種漫無邊際的窘迫感。

當然，崔特倒是一點也不窘迫。撫育者從來不會為三者之間的事困惑，情者也差不多從未有這方面的困擾。理者，只有理者才會為此煩惱。

“想太多了吧。”當奧登向一個長老傾訴的時候，長老只是這樣回答。奧登對這個答案顯然并不滿意。思考從來都是不嫌多的。

當他們初遇的時候，崔特還非常年輕，滿身孩子氣，對自己的笨拙還一無所知。所以，他對相逢的反應那么簡單直接，讓人尷尬。他的身體輪廓一下子變得朦朧起來。

奧登有些猶豫地問道：“我……我以前見過你嗎？”

崔特回答：“我沒來過這兒。我是被叫來的。”

這時候他們都明白了。這次會面是預先安排好的，一定是有些人（奧登一開始以為是些撫育者，后來想到應該是長老們）覺得他們彼此適合。事實證明，這個判斷非常英明。

當然，合適并不是說他們智力相若。奧登對知識有一種近乎瘋狂的饑渴，這種饑渴足以使他忘卻除家庭以外的一切；而崔特卻連學習這個概念都不甚明了。他學不學都是無所謂的事，因為他終其一生需要知道的東西，都與生俱來。

從那以后，奧登不再只是沉迷于對天地星辰的探索、生命本源的追求，或者醉心于揭示宇宙無窮無盡的奧秘，崔特已經進入了他的生活，他喜歡整天對崔特侃侃而談。

崔特總是一言不發地聽著，明顯聽不懂，不過倒是很有耐心；而奧登也是，明知道對方聽不懂，也還是興致勃勃地講個不停。

邁出第一步的還是崔特，天生的欲望驅使著他作出改變。那天，在用過正餐以后，奧登還在沒完沒了地講述著當天學到的一些新知識。（他們理者的體質更粗壯，進食也快很多，喜歡在陽光中穿行而過；而情者們在陽光中一浸就是幾個小時，反復把身體蜷曲又伸展，好像是故意慢慢品味。）

奧登向來對情者們視而不見，他就喜歡這樣興高采烈地交談。而崔特平時只會日復一日地盯著她們，沉默不語，不過今天他的情緒看起來波動得厲害。

突然，崔特向奧登走去，觸手毛躁地向前伸展，仿佛要沖進奧登的身體里去。走到近前，他把手放在奧登卵形身體的上部，那里微光閃爍，仿佛正散發出誘人的甜香。崔特極力使觸手擴散開來，滲入奧登的身體。奧登觸電似的跳開，驚慌失措。

奧登在幼時自然也這樣做過，可是自青春期以后還從未嘗試。他尖聲叫道：“別這樣！崔特！”

崔特依舊伸展觸手，向前一點點摸索著：“我要。”

奧登極力收縮身體，使軀體表面盡可能的堅實，難以侵入，他掙扎著說：“可是我不想！”

“為什么？”崔特顯得迫不及待，“這樣沒錯啊。”

奧登憑直覺回答：“會痛。”（其實不會，不會有物理上的疼痛。長老們一般都避免同普通人接觸。一次莽撞的碰觸真的會傷到他們，不過普通人就沒事，完全沒事。）

崔特可不會被騙到，在這方面，他的直覺向來準確無誤。他說：“根本不會痛。”

“就算不痛，可是我們這樣也不對啊。我們還需要一個情者。”

而這時的崔特已經完全聽不進去了，他只是說：“我就是想要。”

一切終歸要發生，奧登也注定會屈服。他屈服了，即使是最理智、最具有自我意識的理者，在此刻也難以抗拒本能的誘惑，就好像那句老話：“大家都會做，不承認的都是騙子。”

自那以后，每次會面時崔特總要跟他交媾，即使不用觸手，他們也會將身體邊緣相互融合。在快感的誘惑下，奧登不但不再抗拒，反而極力配合，主動閃爍著身體。其實，在這方面，他的能力要比崔特強。可憐的崔特，雖然欲望比較旺盛，每次都情緒高漲，全力以赴，可是笨拙的身體卻只能閃出一點點可憐的光斑，而且參差不齊，幾乎難以辨認。

奧登則不同，他可以把全身都變成半透明色，可以克服心中的窘迫，使自己全心全意地滲入崔特的身體。他們已經能完全浸入對方的表層，奧登可以感受到崔特表皮下堅實身體的脈動。殘缺的交媾充滿了歡愉，也帶來了揮之不去的負罪感。

后來，每次交媾結束以后，崔特總感到疲憊不堪，心中還有莫名其妙的氣惱。

奧登勸他：“你看吧，崔特，我以前就跟你說過，我們還需要一個情者。這事本應如此，你大可不必生氣。”

崔特便回答：“那我們去弄個情者來。”

弄個情者！崔特的腦子生來就只有一根筋。奧登不敢確定，自己是否能把生活的復雜性跟這個家伙講清楚，不過他還是試著溫柔地解釋：“事情沒有這么簡單，我的右伴。”

崔特可不理會那么多，徑直說：“去找長老，你跟他們熟，他們會解決的。”

奧登嚇了一跳。“我不去，至少現在不去，”他繼續說著，不知不覺間恢復到平時那種循循善誘的口氣，“時機還沒到，或者說我自己還不是非常清楚。要等到……”

崔特根本就沒在聽，他只是說：“我去找。”

“不行！”奧登幾乎被嚇趴了，“這事你不要管，我跟你說了時機還沒到。相信我，我受過這方面的教育，我懂。不像你們撫育者，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學，除了……”

話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他心里其實明白，這不過是托詞。他只不過是不想對長老有一丁點兒冒犯，不想傷害到目前他與長老之間融洽的關系。不過，幸好崔特聽到這話的時候，并沒有生氣的意思。奧登想到，在崔特看來，人生在世，根本沒有學習的必要。而自己只是說了句實話，算不上什么侮辱。

不管怎么樣，情者的問題依然存在。在那以后，他們偶爾還會交媾。事實上，他們的欲望與日俱增。盡管這種殘缺的交媾不乏歡愉，可是終歸不能帶來真正的滿足。每次過后，崔特都愈發想找個情者來。而奧登則把自己深深地埋入浩瀚的知識當中，以此來逃避這個惱人的問題。

其實有好幾次，在面對羅斯騰的時候，他幾乎都要提出情者的事來。

羅斯騰是他最熟的長老，也是對他個人興趣最大的長老。長老們其實都長得一模一樣，他們從來都不會改變，從來不。他們的體形、外貌都是固定的，比如眼睛永遠長在同一個位置，更要命的是，所有人的眼睛都長在同一個位置。他們的軀殼也并不完全堅硬，可是卻完全不透明，永不閃爍，永不消散，永遠不能與同類相互滲入。

他們的體積并不比普通人大，可是要重得多，因為身體的密度更大。平時他們都會盡量避免與普通人柔軟綿延的身體組織接觸。

在小時候，很小很小的時候，奧登的身體還像情者妹妹那樣輕薄柔軟，可以隨意飄動，那時有個長老曾觸碰過他。當時他根本不知道那是誰，但后來他學到，所有的長老都對年幼的理者有興趣。那時，奧登曾伸手去觸摸一位長老，僅僅是因為好奇。當時那個長老驚懼地倒退好遠，事后他的撫育者父親狠狠地罵了他一頓，告訴他長老是不可以碰的。

這次責罵奧登終生難忘。當他長大一些以后，他學到長老的身體結構排列緊密，與他人身體碰觸融合，會帶來巨大痛苦。奧登不知道普通人會不會有痛覺。另一個年輕理者告訴他，自己曾不小心碰到一個長老，那長老幾乎要折成兩段，而自己卻毫無感覺——不過奧登拿不準他是不是在吹牛。

生活中的禁忌不止于此。奧登喜歡用身體摩擦洞穴的石壁。這樣很好玩，當他的身體滲入巖壁的時候，他會有一種溫暖而舒服的感覺。孩子們都喜歡這么干，不過當他漸漸長大以后，這個動作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即使如此，他還是能使自己的表層滲入墻內，還是很舒服。不過他的撫育者發現他這個把戲以后，又罵了他一頓。他不服氣地說，他的妹妹天天都這么干，他見過。

“你們不一樣。”父親說，“她是個情者。”

后來又有一次，當他在研讀一份記錄文檔的時候——當時他已經更大了——他把自己身體的結構隨便改了改，使身體尖端淡化消散，這樣他就可以從文檔中滲過。后來在學習的時候，他常常這么做。這給他帶來一點麻癢癢的快感，學習效果也更好，睡得也更沉了。

不過當撫育者父親看到這情形以后，還是罵了他一頓。當時父親那種強烈的反應、粗暴的語氣，到現在回想起來，還讓人覺得不舒服。

那時候從來沒人給他講過關于交媾的事。他們只是給他灌輸各種知識，那些知識包羅萬象，只有交媾的事從不提及。也從來沒人給崔特講過，可是他是撫育者，生來就懂。當然，等到杜阿最終出現以后，一切不言自明，雖然說杜阿的理論知識恐怕比奧登還少。

不過她的出現跟奧登毫無關系，完全是崔特一手操辦的結果。是的，就是崔特，那個向來害怕長老、即使遇到都會默默躲開的崔特；那個缺乏自信、對奧登都充滿崇拜的崔特；那個在此事上一向被動的崔特。崔特，就是那個崔特。

奧登嘆了口氣。崔特正漸漸進入他的腦海，他正向這邊走來。他能感應到，感應到右伴笨拙而充滿欲望的氣息。這些日子里奧登少有時間考慮到自己，現在他終于覺得應該多花些精力，把這些千頭萬緒的想法梳理一下了——

“你來了，崔特。”他說。

## 崔特（1）

崔特能感覺到自己形象粗短，不過他并不覺得這樣難看。實際上他根本不會去考慮這個問題；即使真的去想了，他也會覺得這樣最好看。他的身體只為一個目的而存在，平心而論，性能可靠。

他開口問道：“奧登，杜阿去哪兒了？”

“出去了，在外面。”奧登隨口咕噥了一句，好像并不在意。看到這種對家庭明顯的忽視，崔特有點生氣了。杜阿總是那么難管，而奧登卻從來也不關心。

“為什么放她走？”

“我為什么要攔她？崔特，她做錯什么了？”

“你知道她錯在哪兒。我們已經有兩個孩子了，可是一直沒有第三個。你知道現在要生出個小情者來有多難。杜阿必須得到充分的營養，要不然根本就不成。現在呢，她又在日落的時候出去了。日落時那點光線，她能吃得飽嗎？”

“她只是食欲不好而已。”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到現在還沒生出女兒。”崔特的口氣變溫和起來，“你想啊，要是沒有杜阿，沒有一個情者，我們兩個的生活算什么呢？”

“嗯，喔。”奧登嘴里咕咕噥噥著。崔特懊惱地發現，他的左伴在這最簡單的事實面前，又開始扭扭捏捏了。

他又說：“記住，當年是我先找到杜阿的。”奧登還記得這些嗎？奧登心里還有這個家嗎？有時候崔特心里會感到無比的喪氣，他想要努力改變——改變這些——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該怎么辦。他只知道自己心里十分懊惱。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從前的日子，那時他渴望找到一個情者，而奧登卻一點兒都不在乎。

崔特知道自己說不出那些大道理。不過雖然撫育者都嘴笨，可他們心里卻并沒閑著。他們時時刻刻都惦記著那些真正重要的事。奧登說來說去不過是那些粒子啊、能量啊，那些東西有什么用？崔特心里惦記的都是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們。

奧登曾對他講過，現在普通人的數量正在逐漸減少。可奧登自己難道不關心嗎？那些長老們都不關心嗎？到底有誰會關心撫育者的想法呢？

這世上只有兩種生命，一種是長老，另一種是普通人。兩種都得吃飯、吸收陽光。

奧登曾經跟他講過，太陽在慢慢變冷。食物越來越少，所以生命的數量也將會隨之減少。不過崔特并不相信，在他看來，太陽的溫度并沒有降低，至少從他小時候到現在沒什么變化。人數變少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大家都不關心家庭了。理者們都天天想著沒用的知識，而情者們總是蠢到不可救藥。

普通人就應該放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專注于家庭。崔特就是這樣，他總是心無旁騖地操持著這個家。小理者先降生，然后是小撫育者。他們一天天長大，長得活潑可愛。剩下的就是再生個女兒了。這事對他們來說好像非常困難，可是如果現在生不出情者，日后誰來組成新的家庭？

杜阿這陣子是怎么了？她一直就很古怪，現在好像越發不可琢磨了。

崔特心里對奧登一陣火起。奧登嘴里總是那些不知所謂的話，杜阿還很愛聽。奧登總喜歡跟她說個沒完，好像她也是個理者一樣。對一個家庭來說，這可不是什么好事。

這道理奧登應該明白。

只有崔特知道為這個家操心。只有他才會去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奧登跟長老們那么熟，卻一句話都不肯講。當年他們需要情者的時候，奧登就是不說。他只會跟長老們討論能源之類的廢話，從來不替家庭考慮。

最后還是崔特勇敢地站了出來。一想到那天的情景，崔特心中又充滿自豪。那時他看見奧登正和一個長老交談，他就主動湊了過去。他理直氣壯地打斷了他們的談話：“我們需要一個情者。”

那個長老轉過來看著他。崔特從來沒有跟哪個長老挨得這么近過。那長老看上去是一整塊，隨便一個細微的動作都要牽動全身；雖然身上也有一些可以活動的附肢，但他們的軀干卻永遠不會改變形狀。他們永遠無法隨意飄動，而且奇形怪狀，毫無美感可言。看上去他們應該不喜歡被人碰到。

長老問道：“是這樣嗎，奧登？”他還是沒跟崔特講話。

奧登幾乎已經把頭埋到地下了，崔特還從未見過他這樣。他說：“我……我的右伴一定是昏頭了，他……他……”奧登這時候已經結結巴巴，說不下去了。

但是崔特能。他繼續說：“缺了情者，我們沒法交媾。”

崔特知道奧登已經尷尬得說不出話來了，不過他可不管。機不可失。

“好吧，親愛的小左，”那個長老對奧登說，“你也有這種感覺嗎？”長老們操持的語言跟凡人完全一樣，可是聲音卻尖利刺耳，聽起來很不舒服，也很難聽懂。雖然奧登看起來已經完全適應了，可是不管怎樣，崔特還是覺得聽不大懂。

“是的。”奧登最終還是這么回答。

長老終于轉向崔特。“告訴我，年輕的撫育者，你和奧登在一起有多久了？”

“很久了，”崔特回答，“沒情者實在是不行了。”他盡量繃緊身體，不流露出一絲畏懼。他知道這個時刻非常關鍵。他說，“我的名字叫崔特。”

那個長老好像有點被逗樂了。“不錯，你做得對。你和奧登相處得非常好，不過這樣一來情者有點不好選。我們已經差不多拿定主意了，至少我早就想好了，不過還得說服其他長老。耐心點，崔特。”

“我已經失去耐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再等等吧。”他又一次笑了。

當他走后，奧登直起身子，對崔特大發脾氣。他怒吼道：“崔特！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嗎？你知道他是誰嗎？”

“他是個長老啊。”

“他是羅斯騰，他是我的導師。我可不想他生我的氣！”

“為什么？他為什么會生氣？我一直很有禮貌啊。”

“算了。”奧登恢復常態，面對崔特，他真的不知道該怎么發火。（崔特也松了口氣，不過還是盡量不表現出來。）“你知道嗎？這非常難堪。想想看，我的右伴從來不怎么說話，卻突然跑去跟我的導師交談。”

“那你自己怎么不說呢？”

“這事需要時機，時機，你懂嗎？”

“不過你好像永遠也等不到那個時機。”

后來，他們就一起上到地面，不再爭執。不久，杜阿就來了。

是羅斯騰把她帶來的。崔特并不知道，他根本就沒有去看長老，他的眼里只有杜阿。還是后來，奧登告訴他是羅斯騰做了這件事。

“看見了嗎？”崔特不無驕傲地說，“是因為我去找他說了，是因為我，杜阿才會來。”

“不對，”奧登說，“是因為時機已到。不管你有沒有找過他，只要時機到了，杜阿自然會來。”

崔特才不信呢。他認定全是因為的他的功勞，杜阿才會來。

不過，杜阿倒真的是獨一無二。崔特見過很多情者，看上去都挺誘人的。隨便哪一個加入他們的家庭，使他們的交媾完整起來，崔特都能接受。不過當他一見到杜阿的時候，他就明白了，以前那些統統不合適。杜阿，只有杜阿才是完美的。

杜阿知道該如何去做，完全知道。后來杜阿才說，以前沒人教過她，從來沒人跟她提起過這件事。甚至其他情者都沒跟她說過，因為她總是獨來獨往。

但是當他們相遇的時候，大家都明白該如何去做。

杜阿的身體漸漸淡化消散，崔特從未見過任何一個人的身體可以消散到如此程度，連想都想不到。她的身體已經變成一團色彩斑斕的迷霧，充斥著整個房間，使他眼花繚亂。他下意識地向前移動，漸漸地進入了杜阿所幻化的迷霧中。

他甚至感覺不到滲入，完全沒有感覺。沒有阻礙，沒有摩擦。他在杜阿的體內飄動，感到一陣陣心悸。然后他發現自己也開始淡化消散，完全不像從前那樣吃力。他也能輕而易舉地幻化成一團煙霧。這種消散就像游動一樣簡單，毫無障礙。

朦朦朧朧中，他看到奧登從另一邊進來了，從杜阿的左邊。奧登也在消散。

接下來，就像任何世界中任何激情的接觸一樣，他碰觸到了奧登。但是那甚至不像一次接觸。一切盡在無法名狀的感覺之中。崔特毫無阻礙地進入了奧登的身體，正如奧登進入他的身體。他無法判斷，究竟是他在奧登體內，還是奧登在他體內，或者他們在彼此體內，或者都不是。

只是——歡愉。

漸漸地，這種感覺從高峰滑落，等他感到自己再也無法支持的時候，感覺消失了。

最后，他們分開身體，彼此注視。這次交媾從頭到尾持續了好幾天。交媾總是很耗時間，越長就越過癮，盡管每次結束之時，他們都感覺那只是一瞬間的事，甚至無法回憶起具體的經過。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們每次交媾的時間都比初次要長得多。

奧登說：“太奇妙了。”

崔特只是直直地盯著杜阿，是她帶來了如此奇妙的享受。

她已經聚攏了身體，渾身震顫著，好像還在暈眩之中。看來她是三人之中感受最深的。

“我們改日再來，”她匆匆忙忙地說，“改日，現在我要走了。”

她馬上便離開了。他們并沒有阻止，因為他們都還沒緩過勁兒來。從此，每次交媾過后，她都會獨自離開，好像心中有什么東西，需要獨自面對。

崔特很為此煩惱。她在太多地方與其他情者不同。這樣不對。

奧登卻不這么看。他常常說：“為什么不讓她獨處呢，崔特？她與眾不同，說明她比其他情者更出色。要是她像普通情者一樣，我們的交媾能有這么奇妙嗎？而你，只想享受其中好處，卻一點代價不愿付出，這怎么可能？”

崔特其實完全弄不明白。他只知道，杜阿應該安守自己的本分。他說：“我想要她做自己該做的事。”

“我知道，崔特，我知道。不管怎么說，你就隨她去吧。”

其實奧登常常因為杜阿的特立獨行而責備她，不過卻總不愿意讓崔特去說。“你說話缺乏技巧。”奧登總是這么說。崔特卻聽不懂什么叫技巧。

不過現在，第一次交媾已經過去很久了，他們還是沒生下女兒。已經多久了呢？恐怕太久太久了。而杜阿，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越來越孤僻了。

崔特說：“她吃得太少了。”

“等時機到來……”奧登又開始說。

“時機？算了吧，你總是說這些廢話，什么這個時機到了而那個又沒到。當年在找杜阿的時候，你就永遠地等不到所謂的時機；而現在，我們該要個女兒，你又會永遠等下去。問題在于杜阿……”

奧登這時候已經轉過身去。他說：“她就在那兒，崔特。要是你覺得自己是她的父親而不是右伴的話，你就自己去找她。去吧。不過我已經勸過你了，別管她。”

崔特走了。他心里憋了一肚子的話，卻不知從何說起。

## 杜阿（2）

杜阿可以隱約感到，遠處的兩個伴侶又談及她的問題了。這讓她有些不高興，逆反情緒開始滋長。

要是讓他們中隨便哪個，或者他倆一起，找到了她，最后肯定又是一場交媾，無聊透頂。崔特這輩子就只知道這事，除了看孩子以外；他也只關心這事，除了生第三個孩子以外。除了孩子還是孩子。只要他想交合了，就非要得逞不可。

其實在家里，只要崔特一犯倔，誰也沒辦法。他只會認死理，抓住個簡單的念頭，死不松手，最后沒辦法，奧登和杜阿只能屈服。不過，現在，她還不想放棄……

她并不覺得這么想算是不忠。她從來沒指望對奧登或者崔特有那種徹底的依戀，就像他們兩個之間那樣。她甚至可以獨自體會交媾的樂趣，不像他倆，只能以她為媒介。（這么說，好像她才應該是家長。）當然，在那種三者參與的交媾中，她也感到歡愉，傻瓜才會無動于衷。不過，當她把自己身體的邊緣滲入一堵石墻時，也能有類似的快感。有時候，看到四下無人，她也會悄悄嘗試。而對于奧登和崔特來說，三者交媾的快感則是無與倫比、無可替代的。

不，等等。奧登還能從學習中得到快樂，他把那叫作智力開發。杜阿有時候也能感到，知道一件事情的原委，也能帶來滿足感；盡管這跟交媾有很大不同，但是可以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交媾。這就解釋了在不進行性活動的時間里，奧登都在做什么。

不過崔特可不是這樣。他只知道交合，以及孩子，別無其他。要是他那缺乏智力的小腦瓜哪天完全被這事塞滿了，奧登便不得不屈服，杜阿也是。

她也曾提出異議：“我們交合的時候，身上都發生了什么？我們一做就是幾個小時，有時候是幾天。在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崔特聽了很惱怒：“交合就是交合，就應該這樣。”

“我可不喜歡什么事情都‘應該這樣’。我想知道為什么。”

奧登看起來也很困惑。他這半輩子里一直都在困惑。他說：“就這事而言，杜阿，的確只能如此。這關系到……生孩子。”他頓了一下，然后才說出最后那個詞。

“好啊，然后呢。”杜阿毫不妥協，“我們都是成年人，我們已經交合過不知道多少次了，我們都知道這樣才能有孩子。誰都會這么說。可是為什么每次都要花這么長時間呢，一句‘生孩子’就打發了？”

“因為這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奧登還是一頓一頓地說，“因為這要耗費能量。杜阿，你要知道，開始孕育一個孩子，要花很長時間；而即使是花了這么長的時間，也不見得就一定能得到孩子。現在，事情又更糟了……也不只是我們。”他最后還草草地加了這么一句。

“更糟？”崔特不安地問道，可是奧登不想多說了。

最終他們還是有了一個孩子，一個小理者，他游來游去，飄忽不定。三個父母都欣喜若狂，奧登一直把他抱在懷里，看著他不停變幻身姿，直到崔特把他奪走為止。是崔特，在漫長的孕育期內日夜守候，在孩子成形以后又將其分離出來，一直到今天。是崔特，一手撫養著這個孩子。

自那以后，崔特的時間多半就花在孩子身上，杜阿對此竊喜不已。崔特的執著一直就讓她厭煩，可是奧登的執著——不知道為什么——就讓她很著迷。她越來越感到他的重要。身為理者的特質使他能解答各種各樣的問題，而杜阿也總有數不清的問題去問他。只要崔特不在身邊，他也總是樂于回答。

“為什么交媾一次要那么久？奧登，我不喜歡一搞就是好幾天，卻連發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別擔心，杜阿，我們非常安全，”奧登誠摯地說。“你看，不是什么事也沒發生嗎？再看看別人，不是一樣沒事嗎？再說，你也不應該什么都問，什么都想知道。”

“不應該？難道就因為我是個情者？因為別的情者都不問？——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告訴你，我從來都受不了其他的情者，我就是想問問題。”

這時她完全感到了奧登炙熱的目光，好像在他眼中，自己就是這世上最迷人的尤物；如果這時候崔特也在，免不了馬上又是一場交合。此時她甚至讓自己身體漸漸淡化；并未徹底消散，但做得恰到好處，剛剛好顯出成熟迷人的風韻。

奧登開口：“杜阿，你不會了解其中奧秘的。要知道，孕育一個新的生命會耗費相當多的能量。”

“你總是提到能量。到底什么是‘能量’？”

“就是我們日常攝入的東西。”

“好吧，如果是這樣，那你為什么不說是‘食物’？”

“食物和能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們的食物來自于太陽，這也是能量的一種，但是還有些其他種類的能量，它們并不是食物。我們吃飯的時候，要伸展身體，吸收光線。情者的身體相對更透明一些，所以光線很容易就會穿過身體，吸收起來也就比較困難……”

杜阿心想，能聽到合理的解釋簡直太棒了。其實奧登告訴她的這些，她心里也差不多知道，可就是無法準確地表述出來，她不懂那些合適的措辭，那些奧登口中的科學術語。用了那些詞匯，一切就可以說得清晰無誤。

在她長大以后的這些年里，她已經不再害怕兒時所受的那些嘲弄，她成為奧登的伴侶，受到了應有的尊重。有時候，她還會在白天的時候到地面上去，湊在情者們中間，努力忍受著人群中的嘈雜和擁擠。不管怎么說，她還是很喜歡飽餐一頓的感覺，這樣的話，交媾起來也更痛快。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其樂趣在。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更能體會到那些別人已經熟視無睹的樂趣——在陽光下四處游動，愜意地收起身體，使其更緊湊、更密實，從而更有效地吸收光和熱，享受美味。

這樣的話，杜阿就可以很容易得到所需的能量；而其他人好像永遠都吃不飽似的。對于她們身上那種生與俱來的暴食癖，杜阿永遠都不會效仿，永遠都不能忍受。

這就是為什么理者和撫育者很少上到地表去。因為他們的身體足夠密實，可以高效地吸收光線，然后很快就離開。而情者就不得不在日光下終日翻騰，她們吃得要慢很多，而且，僅僅為了交媾這一件事，她們就要攝入比他人更多的能量。

繁殖過程中，情者提供的是能量，奧登這么解釋（他到此打住，這樣他的話就剛剛好表述完這個意思），而理者提供的是種子，撫育者負責的當然就是撫育了。

自從杜阿明白了這個道理以后，再看到那些情者們整日貪婪地吞食著陽光，反感中便又混雜了一些好笑。她們從來不會提出問題，她們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行為的意義，從來都不曾體會到自己這種行為的“性意義”。她們只會盲目地在陽光中進食，一路傻笑著游到地底，再帶著一肚子的能量，好好地做一次愛。

當她現在又帶著半饑不飽的肚子回到家中時，她甚至能忍受崔特的惱怒了。他們有什么可抱怨的？她是比別的情者更淡薄縹緲，這意味著更輕靈的交合。這種交合或許不像其他家庭那樣溫潤粘稠，可是更加輕靈曼妙，她敢肯定。而且，他們不是一樣有兩個孩子了嗎？

當然，還缺一個，一個小情者，這也正是癥結所在。生這樣一個孩子，需要的能量要更多，而杜阿從沒有吃飽過。

現在連奧登都開始提這事。“杜阿，你攝入的陽光不夠。”

“是，我知道。”杜阿草草回答。

“詹尼亞她家，”奧登說，“剛生下了一個小情者。”

杜阿不喜歡詹尼亞，從來都不。即使以一個情者的眼光來看，那女人都太蠢了。杜阿倨傲地說：“我想她又在到處炫耀了吧，她總是缺心眼。我想她肯定會說，‘我可得說說，親愛的，你們不知道我家左伴和右伴做起那事兒來……’”她惟妙惟肖地模仿著詹尼亞那顫抖的語氣和手勢。奧登被逗樂了。

不過他還是說：“詹尼亞或許的確是個笨蛋，不過她也的確帶來了一個小情者。崔特知道了又會心煩了，我們花的時間可比他們長得多……”

杜阿轉過身去：“我已經吃夠了，再多了就受不了。我一直都吃到游不動為止，我不知道你還想要我做什么。”

奧登說：“別生氣。我跟崔特保證過了，說一定會跟你談談。他覺得，我的話你還能聽得進去……”

“算了吧，崔特只知道你總給我講些科學知識，他根本不理解——你該不會也希望我像其他情者一樣吧？”

“不，”奧登嚴肅地回答，“你與眾不同，我非常欣賞。如果你喜歡像理者一樣交談，我會盡可能地解答你的疑惑。現在的太陽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炙熱，提供不了以前那么多熱量。光能在減少，我們進食的時間也越來越長。人口的出生率也在逐代降低，現在我們的人口總數已經不到以前的零頭。”

“這我有什么辦法？”杜阿不服氣地說。

“長老們或許會有些辦法。他們的人數也在減少……”

“他們會逝去嗎？”杜阿突然頗有興趣地插話。她以前一直覺得長老們似乎都是永生的，既不會出生，也不會死去。比如，有人見過一個小長老嗎？他們沒有孩子，從不交媾，也從來不吃東西。

奧登顯得深思熟慮，“我猜想他們也會逝去。他們從來不對我談及自身。我甚至不確定他們會不會吃東西，不過從情理上講，他們一定會吃，也一定會有新的出生——不過這不重要。關鍵是他們正在開發一種人造的食物……”

“我知道，”杜阿回答，“我吃過。”

“你吃過？你沒告訴過我！”

“有一幫情者談到了這個東西。她們說，有個長老想找個志愿者嘗這東西，而那幫傻貨都不敢去。她們說那東西沒準會把她們的身體永遠變硬，以后就再也不能交合了。”

“太蠢了。”奧登激動地說。

“我明白。所以我去了，她們都傻眼了。奧登，我真受不了她們。”

“那東西什么味道？”

“難吃死了，”杜阿好像心有余悸，“又苦又澀。不過我當然沒告訴別的情者。”

奧登說：“我自己也嘗過，沒那么難吃吧。”

“理者和撫育者根本嘗不出味道。”

不過奧登說：“那東西還在實驗階段。他們還在努力改進，那些長老們。特別是伊斯特伍德——我跟你說過他，就是我一直都沒見過面的那個新長老——他負責這事。羅斯騰總是提起他，聽起來他好像的確與眾不同；一位偉大的科學家。”

“為什么你從來沒見過他？”

“我只是個凡人。你不能指望他們什么都告訴我，什么都讓我看到。我相信以后一定能見到他。他正在開發一種新能源，這將拯救所有人……”

“我可不喜歡合成食物。”杜阿說，她突然轉身離去。

那是不久前的事，自那以后奧登再也沒提過這個伊斯特伍德。不過她知道他一定會再提起的，她在落日的余暉中沉思著。

她那次曾見過那種合成食物是一個發光的球體，像一個微型太陽，就放在一個長老建造的特殊洞穴里。她能嘗到它的苦味。

他們會改進它么？他們會不會讓這東西嘗起來更好吃呢？甚至可以做得美味無比？以后她會不會只能吃它，一直吃到很撐，感到不可抑制的交媾渴望？

她害怕這種自我繁殖式的欲望。這跟那種來自于左伴右伴強烈欲望刺激不同。這種欲望意味著，她會強烈地渴望生下一個小情者——而她心里根本不想！

為了說服自己接受這個事實，她曾花了很久的時間。她終于承認，自己根本不想要個小情者！等到三個孩子都降生以后，那個逝去的時刻就會不可避免地來臨，而她，不想那樣。她還記得那天，她的父親一去不回，她自己永遠都不想那樣。在這件事上，她早已下定決心。

其他情者都沒有這種擔憂，因為她們都太蠢，根本想不到這個問題。她則不同。她是怪異的杜阿，“左情者”——她們就是這么叫她的；她本來就與眾不同。只要她不生下第三個孩子，就永遠不會逝去。她將永生。

所以她永遠都不會有那個孩子。永遠，永遠。

不過怎么做才能避免這件事呢？怎么才能瞞住奧登？要是奧登發現了呢？

## 奧登（2）

奧登看著崔特，看他想做些什么。不過他很肯定，崔特并不會真的到地面上去找杜阿，因為那樣就意味著把孩子扔下不管，崔特無論如何也不會這么做。崔特默默地等在一旁，過了半晌，起身離去，往孩子們那邊去了。

崔特離去之時，奧登心中暗自竊喜。當然，也并不是真的有多高興，畢竟崔特生氣地離去，會讓他們之間的關系或多或少受到些影響，多了層隔膜。奧登對此無能為力，還有些難過。這種滋味，猶如面對年華逝去。

有時候他會想，不知道崔特是不是也有這種感觸……不，應該不會。崔特的心中有他自己的責任，他要照看孩子們。

杜阿呢？誰知道杜阿心中怎么想呢？誰又能知道任何一個情者的想法？她們太獨特了，與她們相比，理者和撫育者幾乎毫無差別——除了頭腦以外。就算有朝一日，情者的思維方式可以被解讀了，誰又能看透杜阿呢？那個在情者中也是獨一無二的杜阿，天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這就是為什么崔特離開之時，奧登會感到高興了。杜阿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第三個孩子遲遲不能降生，杜阿卻變得越來越不聽話，完全無視她的責任。這些日子里，連奧登自己的心情都日漸煩躁，卻無法排遣。這不是他一個人能解決的，他想自己應該去找羅斯騰談談了。

他向長老洞穴游去。一路上他有意加快速度，動作看起來頗為優雅，完全不像情者悠悠晃晃的輕浮，或者撫育者笨手笨腳的可笑——

（他可以清晰地設想出這樣的場景——崔特拖著笨重的身軀四處追逐淘氣的小理者，那孩子還小，身軀還像情者一樣柔軟滑溜；最后還得要杜阿想辦法把他逮住，再送回家里；而崔特又要嘮嘮叨叨，不知道是該把這小東西修理一頓，還是用自己的身體把他裹起來，看嚴實了。不過，崔特要是為了這孩子，身體消散淡化起來會更順手，比跟奧登在一起時強多了。要是奧登一提起這個，他便會正經八百地回答，“孩子們更需要我。”在這事上，他一點幽默感都沒有。）

對他自己的游動方式，奧登有一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自得。他覺得自己姿勢優美，引人注目。以前他跟羅斯騰提過這個想法，在導師面前，他無話不談。可是羅斯騰卻說：“你有沒有想過，情者或者撫育者都會覺得，自己的游動方式才是最優美的呢？既然你們生來思維不同，行為不同，那么你有必要僅僅因為這個不同而驕傲嗎？家庭三位一體，卻不妨礙你們各自獨立。”

奧登心里不敢確定，自己是否真正明白獨立的含義。那是不是指個人獨處？當然，長老總是獨來獨往，他們中間沒有家庭的存在。那么，他們對家庭這個概念又理解多少呢？

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奧登還非常年輕。那時他和長老之間的關系才剛剛建立，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不清楚長老們是不是真的沒有家庭。在凡人中間流傳的說法是，長老們沒有家庭。可是這傳說到底有幾分可信呢？奧登琢磨了一陣，決定不應該想當然，還是要問清楚。

奧登當時這么問：“先生，您是一個左伴或者右伴嗎？”（后來每次想到當時提問的情形，奧登都不免暗暗臉紅。自己當年竟然如此天真。不過其實所有理者都會提出這個問題，以各種方式對不同的長老，或早或晚——一般都比較早。這個念頭使他稍微寬慰了一些。）

當時羅斯騰非常平和地回答：“不是，哪個都不是。在長老們中間，沒有左伴右伴之類的區分。”

“要不就是中——情者？”

“中伴？”聽到這話，長老那幾乎永久不變的感情器官也改變了，奧登最終才明白那是被逗樂的表情，“不，也不是中伴。長老只有一種性別。”

奧登還是不明白。無心之下，他脫口而出：“那怎么受得了？”

“我們是不同的，小理者。我們已經適應了。”

奧登他自己能適應得了嗎？他在自己撫育者父親的家庭中長大，確信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也要組織自己的家庭。要是沒有家庭，生活會是怎樣？他努力思索這個問題，反反復復。有時候他腦海中會有靈光一閃。長老們只是他們自己，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交媾，沒有孩子，沒有父親。他們只有思想，只有對宇宙奧秘的追求。

或許這對于他們而言就足夠了。當奧登更大一些以后，他自己也開始體會到了思辨的樂趣。有這些樂趣幾乎就足夠了——幾乎——此時他就會想到崔特和杜阿，想到三人相處的激情時刻，隨即認定，如果沒有他們，即使擁有整個宇宙的奧秘也還是不夠的。

除非——很奇怪，不過有時候的確會有那么一個時刻，他會進入一種特殊的狀態，或者境界，他會完全失去腦海中的靈感，或者說失去那種一閃而過的感覺，完全失去，一片空白。然后，過不了多久，它就又會回來，他會發現那個靈感或念頭更清晰了，明白無誤，觸手可及。

不過他現在不會考慮那些事情。他當前的任務是解決杜阿的問題。他沿著那條人人皆知的路線前行，他小時候第一次出門上學走的就是這條路，在父親的帶領下。（崔特在不久以后，也要帶著他們自己的小理者走上這條路。）

這時，他又陷入了對往事的追憶之中。

那時候好像挺可怕的。路上還有其他的小理者們，一個個脈動明顯，明暗閃爍，身體變幻不定，不管身邊的撫育者父親們怎么呵斥，叫他們保持形狀，別給家里丟臉。一個小理者，奧登的一個小伙伴，居然淘氣地淡化了，消散了不少，可后來卻無論如何都凝聚不起來了，旁邊的父親手忙腳亂卻毫無辦法（自那以后，這孩子就變成了一個標準的普通學生……當然不能跟奧登比——想到這點，奧登忍不住又微微自得）。

第一天開學，他們見到了許多長老。他們在每一位長老面前駐足停留，讓那些長老以一些特定的方式記錄下孩子的固有特征，從而決定是否讓這孩子立即入學，或者等下一次機會；如果決定接收了，那么就要選定這孩子的教育方向。

在一個長老面前，奧登拼命地約束身體，讓全身顯得曲線光滑，努力抑制自己不要震顫。

那長老開口了（奧登第一次聽到這種怪異的嗓音，這使他對日后的成長極度失望）：“這是個挺堅定的小左啊。自我介紹一下吧。”

這是奧登第一次被稱呼為“左”而不是什么孩子之類，他感到心中前所未有的堅定，“奧登，尊敬的長老。”他還記得使用父親反復叮囑的敬稱。

奧登模糊地記得，自己被帶著穿過長老們的洞穴，他看到他們的各式器具、種種機械、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不明所以的景象和聲音。

他的撫育者父親曾經告訴他，他將要在此學習，但他其實不懂什么叫作“學習”，當他向父親問起的時候，看來父親也不甚明了。

為了找到答案，他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不過這個尋找的過程樂趣非凡。或許，沒有過程的辛苦，也就不會有找到答案的快樂吧。

那個第一次稱他為“左”的長老是他的第一個老師。這個老師教他如何翻譯波形記錄，沒過多久，那些天書一般的符號對奧登而言，便如語言一樣簡單了——他可以通過自己的震顫輕易表達出來。

不過從那以后，第一個老師就不再出現，另外的長老取而代之。奧登過了好久才發現老師的變動。在早先的時候，單憑嗓音，他根本就辨別不出長老之間的差異。不過后來他發覺了一些什么。再往后，他心里已經漸漸認定此事，并感到有些惶恐。他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最后他鼓足勇氣，去問他的老師：“尊敬的長老，我的老師呢？”

“加馬丹？……他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奧登一時語塞。過了半晌，他諾諾開口：“但是，長老不是不會逝去嗎……”后半截話，他堵在喉頭，說不出來。

長老沉默了，什么都沒說，什么表示都沒有。

事情總是如此，奧登后來才發現，他們從來不談及自身。除此以外的所有話題，所有領域，他們都暢所欲言，只有他們自身除外。

從種種跡象來判斷，奧登覺得長老們也會逝去——只是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他們并非永生不死（很多凡人想當然地以為如此），不過長老們自己從來不說。奧登和其它學生有時也會討論這個問題，大家都猶豫不決，戚戚不安。大家都會發現一些瑣事，可以無情地證明長老們的確會死亡，可是他們都猶猶豫豫，不愿意得出那個明白無誤的結論。所以他們一般都棄之一旁，不再提及。

長老們似乎都不在乎那些瑣事，不在乎他們死亡的秘密被泄漏出去。他們毫不遮掩，但自己又絕不提及。如果有人直接問到此事（不管怎樣，總會有人問），他們便沉默不答——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如果他們會逝去，那么就一定會有出生；不過關于此事，長老們同樣只字不提，奧登也從來沒見過一個幼年長老。

奧登相信，長老們并不依靠陽光獲得能量，他們的食物來源于巖石——至少他們會把一種黑色的能量石塊攝入體內。還有些學生也持此看法。另外一些學生卻強烈反對，拒不接受。最后他們也得不出個確切的結論，因為到底也沒有人見過哪個長老吃任何東西，而長老們自己又絕對不會透露一個字。

最后，奧登對他們的沉默已經習以為常——那是他們秉性的一部分。他想，或許這是因為他們從來都彼此獨立，從來不組建家庭。這樣便使他們每人的面前都立著一堵看不見的墻。

當時，奧登已經漸漸學到了許多更有價值的知識，跟這些知識一比，那些關于長老本身的秘密都變成了微不足道的瑣事。比如，他學到，他們的這個世界正在走向衰亡——萎縮——

是羅斯騰——他的新老師，告訴了他這些。

奧登曾經提出疑問，地底有無數無人占據的洞穴，它們密密麻麻無邊無際，一直延伸到視界之外，那到底是些什么呢？羅斯騰聽到這個問題，看上去頗為欣慰，“奧登，你這么問心里害怕嗎？”

（他現在已經被稱為“奧登”了，而不是“小左”之類。聽到一個長老直接稱呼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很多長老現在都這么叫。奧登是個天才，這種稱呼也是對他才華的一種肯定。羅斯騰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過，對他這樣一個學生深為滿意。）

奧登心里其實真的很害怕，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如實作答。對一個長老坦誠自己的缺點，要比對其他理者容易得多；對崔特那就更難了，對他自認短處，簡直無法想象……這些都還是杜阿到來之前的事。

“那你為什么還要問呢？”

奧登又一次躊躇半晌。然后他慢慢地說：“我害怕那些無人的洞穴，最初是因為在小時候，別人說那里面有恐怖的妖魔。但是我自己卻從來沒有親眼看到，我只是聽其他孩子這么說，他們一定也不是親眼所見。我一直想知道真相，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好奇心已經漸漸戰勝恐懼，我必須問出來。”

羅斯騰看上去非常高興。“好！好奇心非常有益，而恐懼一無是處。你內心的渴求非常棒，奧登，記住，只有靠自己內心的渴求，你才能找到真正重要的東西。我們的幫助只是輔助性的。既然你想知道，那么我可以直接告訴你，那些無人的洞穴里確實無人占據。那里空無一物，除了偶爾有些被人遺留下來的毫無價值的東西。”

“被誰遺留下來，尊敬的長老？”奧登好不容易才記起使用敬稱。每當未知的世界在他面前呼之欲出，即將被揭開神秘面紗之時，他就變得非常激動，幾乎忘記了應有的禮節。

“被那些曾經的主人們。在數千個輪回以前，這里曾生活著成千上萬的長老，和千百萬凡人。奧登，現在我們的人口要比過去稀少太多了。現在我們只有不到三百名長老，以及不到一萬的凡人。”

“為什么？”奧登被深深震撼了。（只有三百名長老了。這就意味著承認了長老也會死去，不過當下可沒工夫想這個了。）

“因為能源在衰亡。太陽在冷卻。孕育新生命，以及維持現有的生命，已經一代比一代難了。”

（噢，這是不是意味著長老們也會有新的出生？意味著長老也要以陽光為食，而不是石頭？奧登努力驅散這些念頭，至少當前拋開不理。）

“這個趨勢還在繼續嗎？”

“太陽必定要走向終結，奧登，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失去任何食物。”

“這是不是意味著所有人，不管是長老還是凡人，都將死去？”

“還能有別的結局嗎？”

“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既然我們需要能量，而太陽又在衰亡，那我們就必須找到其他的能源。其他的恒星。”

“可是，奧登，所有的恒星都有終結的一天。最終，宇宙也會消亡。”

“既然恒星都會衰亡，那么還有其他能源嗎？除了恒星以外就沒有了嗎？”

“沒有了。宇宙中所有的能源終將走到終點。”

奧登不服氣地想了一陣，開口說：“那別的宇宙呢？我們不能因為宇宙如此而放棄。”他說這話的時候，身體急劇地震動著。他激動地解釋著，完全沒注意到自己的失禮，直到他的身體過分膨脹，明顯超過了長老的體積。

不過羅斯騰不但不生氣，反而更高興了。他說：“說得好，我親愛的小左。真該讓其他人也聽聽。”

奧登已經匆忙恢復到了平時的體積，心里一半是尷尬，一半是欣喜。他聽到長老叫他“親愛的小左”，除了崔特還從來沒人這么叫他，這讓他興奮莫名。

那次談話過了不久，羅斯騰就為他們找來了杜阿。奧登有時候會想，這兩件事之間有無什么聯系，沒過多久，這念頭就淡化了。倒是崔特，總是不住地提起，完全是因為他親自去找了羅斯騰，杜阿才會來。奧登后來也就懶得想了，這事說不清楚。

不過現在他又要去找羅斯騰了。那次關于宇宙衰亡的談話已經過去了很久，他也早就明白了長老們一直在為繼續生存而不懈鉆研。現在，他自己已經在許多領域內駕輕就熟，羅斯騰也坦言，在物理學方面自己已經沒什么可教的了。而且羅斯騰手上還有別的小理者要教，所以奧登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常常去找導師請教了。

奧登在理者學校里找到了羅斯騰，他的導師正在帶兩個半大的理者。羅斯騰透過玻璃窗看見他過來，便走出教室，小心地關上門。

“我親愛的小左，”他還是這么稱呼奧登，一邊伸出肢體，作出友好的姿態（奧登過去常常會有一種沖動，要去擁抱他，不過，每次都忍住了），“你好嗎？”

“羅斯騰先生，我不是有意打攪的。”

“打攪？那兩個孩子自學一會兒毫無問題。他們大概很希望看到我離開一陣，我想我一定是說得太多，惹他們煩了。”

“不可能。”奧登回答，“您的語言總是讓我深深沉醉，他們一定也有同樣的感受。”

“好吧好吧。聽到你這么說，我真開心。我常常看到你去圖書館，還聽別人說你的高級課程學得相當不錯，這么說可真讓我想念我最出色的學生。崔特最近怎么樣？他還像以前那么頑固嗎？”

“越來越頑固。他全心全意地照顧著這個家。”

“杜阿呢？”

“杜阿？我來這里就是——您知道，她非常與眾不同。”

羅斯騰點點頭：“是的，我知道。”奧登看著他，覺得他說這話時神情有些憂郁。

奧登沉默了一陣，決定直接講出問題的所在。他說：“羅斯騰先生，您當年把她帶來，帶給我和崔特，僅僅是因為她的特別嗎？”

羅斯騰說：“這很奇怪嗎？你自己就非常與眾不同，奧登，你還跟我不止一次地提過，崔特也非同一般。”

“是的，”奧登確信地回答，“他的確如此。”

“這么說，難道你們的家庭中不該再有個與眾不同的情者嗎？”

“與眾不同會有很多種表現。”奧登又是一副深思的表情，“有時候，杜阿的古怪舉止會惹惱崔特，我也很擔心。我跟您提過嗎？”

“經常。”

“她不喜歡……交媾。”

羅斯騰認真地聽著，沒有一點困惑的表情。

奧登繼續往下說：“在我們交合的時候，她自然也感到歡愉。可是想要勸她開始交合，就不太容易。”

羅斯騰問道：“那崔特呢？他怎么看待交媾？我是說，除了當時的快感以外，他怎么看待交媾？”

“孩子，當然是為了孩子。”奧登回答，“我也喜歡孩子，杜阿也一樣。不過崔特是撫育者，您能理解嗎？”（奧登忽然想到羅斯騰不見得能完全理解家庭的意義。）

“我盡量理解，”羅斯騰說，“按照我的判斷，交媾對崔特的意義超過歡愉本身。而你呢？除了快感以外，你還有什么感受？”

奧登想了想說：“我想您應該明白。有一種思維上的刺激。”

“嗯，我知道，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希望你不要忽視這點。你以前多次跟我提起，每次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媾，其中經歷了莫名的時間流逝——我得承認的確會有很長一陣子看不見你——你都會突然發現，自己弄懂了很多以前沒有完全理解的東西。”

“就好像在那段時間里，我的思維持續活躍一樣，”奧登說，“這段時間對我的思考必不可少，雖然當時我完全感覺不到時間流逝，甚至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在這段時間里，我思考得更深遠，更有效率，完全不用為其他無謂的瑣事分心。”

“對，”羅斯騰表示同意，“當你恢復意識時，思維就會有很大突破。在理者之中，這種情況很普遍，盡管我不得不承認，誰也不如你提高得這么快。說實話，我認為在歷史上，也還沒有哪個理者能達到你的程度。”

“真的？”奧登問道，努力掩飾心中的得意。

“換個角度說，也沒準我是錯的，”看到奧登突然故意熄滅了所有光亮，羅斯騰微微有些笑意——“不過別想那么多了。回到我們的問題上來，目前的狀況是，你和崔特兩個，從交媾中所得的東西，超過歡愉本身。”

“是的，毫無疑問。”

“那杜阿呢？除了歡愉，她還能得到什么？”

久久的沉默。“我不知道。”奧登說。

“你問過她嗎？”

“從來沒有。”

“那么這時，”羅斯騰說，“我們假設她除了快感以外，什么都得不到，而你和崔特卻可以有超出快感的收獲，那她為什么還要更熱衷于交合呢？”

“可別的情者都不需要那么多……”奧登馬上爭辯。

“杜阿可不是一般的情者，我記得你總這么說，口氣還很得意。”

奧登羞愧得無地自容：“我一直覺得這是兩回事。”

“那又該怎么解釋呢？”

“這很難解釋。我們三個組成了一個家庭，在其中互相感知，互相理解；在某種程度上說，家庭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都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個家庭個體從產生到消亡，一般大家都渾然不覺。要是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想得太多，糾纏太深，那么這個個體就會面臨解體的危險。所以，我們從來不會過多地考慮。我們……”奧登絕望地卡住，覺得根本說不清，“跟別人解釋家庭的事，實在很困難——”

“不過，我已經盡量去理解了。你說過，你在腦海中抓住了一點杜阿內心的想法；她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瞞著你，是嗎？”

“我不敢肯定。只有一點模糊的印象，不時在我腦海角落閃現。”

“是什么呢？”

“有時候我想，杜阿不愿意生一個小情者。”

羅斯騰嚴肅地望著他。“我記得你們只有兩個孩子，一個小理者和一個小撫育者。”

“是的，只有兩個。您知道，情者是最難孕育的。”

“我懂。”

“而杜阿沒有努力去攝取必要的能量，或者她根本就不想。她總能找各種各樣的借口，可是沒一條能說得過去。在我看來，她好像就是不想生情者，不管是出于什么動機。對于我個人而言，要是這陣子杜阿的確不愿意，那沒關系，就隨她去吧。可是崔特是個撫育者，他渴望得到孩子，他必須要得到那個孩子。不管怎么說，我不想令他失望，即使是因為杜阿也不行。”

“要是杜阿有什么確切合理的緣由，而不生那個孩子的話，你的觀點會不會有所改變？”

“我自己一定可以接受，但是崔特不行。他根本就沒法理解那么多事。”

“那你會不會盡量勸服他呢？”

“我會，我會盡力而為。”

羅斯騰說：“你有沒有想過，幾乎所有的凡人——”他在此停頓了一下，好像在尋找合適的詞匯，后來他使用了凡人們常用的那種，“……在孩子降生之前是不會逝去的。我指全部三個孩子，最后一個是小情者。”

“是，我知道。”奧登不明白，為什么羅斯騰以為他會忽略這種最基礎的知識。

“這么說，小情者的降生，也就意味著逝去時刻的臨近。”

“一般是這樣，不過還是要等到那個小情者長大為止——”

“但逝去的時刻必將來臨。杜阿心里會不會是不想離開這個世界呢？”

“怎么可能，羅斯騰？我們必將逝去，就像注定要交合一樣。即使你不愿意，又能怎么樣呢？”（長老們不會交合，或許他們不懂。）

“假設一下，如果杜阿只是單純地不想逝去呢？你會怎么說？”

“為什么？我們最終必定會逝去。如果杜阿只是想晚一點生那個孩子，我或許會遷就她，甚至會勸崔特妥協。但要是她永遠都不想要，那就行不通。”

“為什么呢？”

奧登思考了一陣，努力理清自己的思緒。“我不敢說，羅斯騰先生，不過我知道我們必將逝去。每天醒來，我對這件事的理解都會更加深刻，有時候我甚至會以為，自己知道為什么。”

“我有時候會想，奧登，你是個哲學家。”羅斯騰淡淡地說，“讓我們再想想看。等到你們的孩子都長大以后，崔特感到自己終于一手將他們養大，感到一生功德圓滿，只等著逝去了。而你，會感到自己一生學到無數知識，心滿意足，也在等著逝去了。而這時候，杜阿呢？”

“我不知道，”奧登可憐巴巴地說，“其他的情者們一輩子都聚在一起，整天唧唧喳喳也自得其樂。可是杜阿絕對不會。”

“對，她與眾不同。她對什么都不感興趣嗎？”

“她喜歡聽我談論我的工作。”奧登咕噥著。

羅斯騰說：“噢，奧登，這沒什么可羞愧的。所有的理者都會給他的左伴和中伴講自己的工作。你們都假裝從來沒這么干過，可其實所有人都干過。”

奧登說：“但是杜阿確實在聽。”

“我完全相信。她不像別的情者。你有沒有意識到，她在交合以后，也會理解得更快更深刻？”

“對，有幾次我也注意到了。不過，我也沒有特別當回事……”

“因為你心里確信，沒有一個情者能真正理解這些東西。不過看起來在杜阿身上，有很多理者的特質。”

（奧登尊敬地注視著羅斯騰，目光中帶著驚愕。有一次，也只有一次，杜阿曾經給他講起，自己童年時的那些不快；講到其他情者們嘲諷的尖叫；講到她們給她起的那個惡毒的綽號——“左情者”。難道羅斯騰曾經聽說過這些……不過此時，尊敬的導師只是平靜地看著自己的學生。）

奧登承認：“我有時候也這么認為。”接著他大聲說道，“我以此為榮。”

“這沒錯，”羅斯騰說，“為什么不告訴她呢？如果她喜歡被自己的理者特質指引，那為什么不順應呢？你可以教給她更深奧的東西，回答她的種種問題。你覺得這樣會給你家丟臉嗎？”

“我倒是無所謂……不過，這樣做有什么必要嗎？崔特會認為我們純粹是浪費時間，不過他那邊好處理。”

“告訴他，如果杜阿能從生活中得到更多東西，能感到此生不虛，那么她就不會像現在那樣害怕逝去，也就不會再反對生下第三個孩子。”

聽了這話，奧登看起來一下子卸去了心頭大石，輕松了很多。他忙不迭地開口致謝，“您是對的。我感到您說得完全正確。羅斯騰先生，您原來理解得如此深刻。長老們有您做領袖，我們的平行宇宙計劃怎么可能失敗呢？”

“我做領袖？”羅斯騰笑了，“你忘了嗎，現在領導我們的是伊斯特伍德。在這個項目上，他才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他，一切都無從談起。”

“噢，對。”奧登回答，很是羞愧。他從未見過伊斯特伍德。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奧登還從未聽說，有哪個凡人真正遇到過他，雖然不少人都說，自己遠遠地望見過那個身影。伊斯特伍德是個新長老。說他新，是因為至少奧登小時候從來沒聽說過他的名字。這是否意味著，伊斯特伍德現在是個年輕的長老；而在以前奧登還是個小理者的時候，他是個小長老？

這些都無所謂。眼下，奧登只想回家。他不能跟羅斯騰擁抱以表示感謝，不過他還是再次致謝，然后滿懷喜悅地匆匆離去。

在他的喜悅中，夾雜著些許自私的成分。那并不是自己對未來小情者遙遙的期待，或者崔特那時無法形容的開心，甚至不是看到杜阿如人所愿的欣慰。此刻最讓他激動的，是眼前的即將到來的愉悅。他將要敞開胸襟，教給杜阿一切知識。他敢肯定，其他所有的理者都不會有這樣的享受，因為他們所有人，都沒有一個像杜阿一樣的情者做伴侶。

那將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前提是崔特得理解事情的必要性。他必須要跟崔特談一談了，不管怎樣，也得勸他要耐心。

## 崔特（2）

崔特已經徹底失去了耐心。他可不會裝作能理解杜阿的行為，他也不想嘗試。他才不管那么多呢。他從來就想不通，為什么情者會有自己的習性，而杜阿，跟別的情者還都不一樣。

她從來不關心真正重要的事。她只會傻傻地望著太陽。不過每當此時，她倒是很會把自己淡化，然后光線就從身體里全部穿過，一絲都不留。她還會說，這有多么多么美妙。這都是什么亂七八糟的？吃到東西才是正事。吃飯有什么美妙可言嗎？美妙又是什么東西？

她連交合的時候，都總想與眾不同。有一次她居然說：“我們先談談吧。我們從來都沒談過這事，從來都沒思考過它。”

奧登只會說：“隨她去吧，崔特。那樣不更好嗎？”

奧登總是很有耐心。他總是以為一直等下去，事情會自己好起來。要不然，他就是準備待著不動，準備靠腦子想出來。

其實崔特從來也沒搞懂，奧登所說的“想出來”到底是啥意思。在他看來，那只說明，奧登什么都沒干。

就像當年找到杜阿時一樣，奧登只會在那里空想。而他崔特，就會付諸行動，自己去要求。事情就該這樣。

現在又成了這種局面，杜阿越來越麻煩，而奧登又什么都不干。這樣下去，什么時候才能生下小情者呢？這才是正事啊。看來奧登永遠不會行動了，最后還是要靠他崔特自己。

事實上，他已經開始行動了。他此時正穿過長長的走廊，腦海中思緒翻騰。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走了很遠，這是不是就叫“想出來”？算了，他可不能讓自己有一點畏懼。他絕不回頭。

他笨拙地審視了一下自身。他腳下的這條路通向長老洞穴。他知道不久以后，他就會帶著自己的小理者，踏上這條路。這路，是某天奧登指給他的。

事到臨頭，他反而不知道待會兒要怎么辦，等見到長老以后，該說什么呢？不過，他心里毫無畏懼。他想要個小情者，這是他不可剝奪的權利，沒什么比這個更重要了。長老們一定會讓他得到的，當年杜阿不就是這么來的嗎？

不過，他要向誰請求好呢？隨便哪個長老都行嗎？在他心里，其實已經大概認定，并非人人皆可。他也想到了那個人的名字。他會直接去找那個人。

他記得那個名字。他甚至記得，自己是在哪天第一次聽到那個名字。就是在那天，他們的小理者第一次主動變幻身形。（那天簡直太棒了！他記得自己在大喊：“快來，奧登，快點！安尼斯變得又圓又硬了！他自己變的！杜阿，快來看啊！”他們都沖了進來。安尼斯那時還小得很，再變一次得等很久。所以等他們沖進來時，只看見孩子縮在墻角，與平時沒有一點不同。他蜷成一團，像一堆黏土一樣，在自己的宿處上方游來蕩去。奧登轉身走了，他很忙，沒時間等。不過他還是說：“噢，崔特，他還會再變的。”但后來崔特和杜阿又等了好久，可是一直都沒等到。）

看到奧登不愿意等待，崔特很不高興，本來想罵左伴一頓。可是奧登看上去滿臉倦容，身體也不像平日那樣平整光滑，顯出蜿蜒的皺紋來。而他自己也沒有撫平的意思。

崔特關切地問：“出什么事了嗎，奧登？”

“是有很大的麻煩，我不知道在下次交合以前，我能不能解出方程。”（崔特不記得奧登的原話了。不過意思差不多。奧登總是使用那些費解的名詞。）

“那你現在想交合嗎？”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剛看見杜阿又到地面上去了，你知道要是我們打擾了她，她會有什么反應。這事不急，真的。還有，來了個新的長老。”

“新長老？”崔特隨口應道，明顯沒什么興趣。奧登總是喜歡跟長老們相處，仿佛其中有極大樂趣，不過崔特倒是寧愿他沒這愛好。奧登比周圍所有理者都喜歡學習，他把那叫作教育。這不公平。奧登對知識也太投入了，而杜阿整天都在地面上獨自閑逛。沒有人關心家庭，除了他崔特。

“他的名字叫作伊斯特伍德。”奧登說。

“伊斯特伍德？”崔特忽然來了興趣。或許他只是很擔憂，奧登為什么那么頹廢？

“我從來沒見過本人，不過大家都在談論。”奧登的眼中失去了光芒，一般在自我反思的時候，他就會這樣，“他負責那些新玩意兒。”

“什么新玩意兒？”

“電子——反正你也不懂，崔特。總之是他們新開發的東西。這東西會帶來一場徹底的革命。”

“什么是革命？”

“改變一切。”

崔特馬上警覺起來：“他們可不能改變一切。”

“他們使所有事情都變得更好。改變并不一定是變壞。再說，伊斯特伍德負責這事。他非常聰明，我能感覺到。”

“那你為什么還不喜歡他呢？“

“我從沒說過不喜歡他。”

“可是你看上去就是不喜歡。”

“噢，不是這么回事，崔特。只是某種……某種……”奧登笑了，“我在嫉妒吧。長老們是那么聰明，凡人跟他們一比，簡直什么都不是。不過我已經習慣了，羅斯騰總是說，我有多么多么聰明——我想應該是在凡人里面。不過現在伊斯特伍德出現了，連羅斯騰對他都充滿敬意，跟他一比，我真的什么都不是。”

崔特伸出前肢，輕輕碰觸奧登的身體，奧登抬頭看著他，微微一笑：“沒事，只是我自己犯蠢罷了。一個長老再聰明又怎么樣？他們誰能擁有一個崔特呢？”

然后，他們兩個便一起去找杜阿。正巧，杜阿剛剛結束了游逛，從地面上下來。那次他們的交媾相當完美，盡管只持續了不到一天時間。崔特那時候不敢做太久。安尼斯還太小，身邊離不了大人，盡管有別的撫育者可以替他們看一會兒。

自那次以后，奧登經常會提起伊斯特伍德這個名字。他總把那人叫作“新來的”，即使很久以后也一樣。他還是沒見過真人。“我想我是在故意回避，”有一次他這么說，當時杜阿也在身邊，“因為他對新裝置研究很深。那東西，我不想太早弄懂。它太神奇了，我幾乎都舍不得學。”

“是電子通道嗎？”杜阿當時問道。

——這是杜阿身上又一個可笑之處。崔特這么想，心里有點不愉快。她能像奧登一樣，使用那些復雜拗口的詞匯。情者可不該這樣。

此時崔特已經下定決心，去找伊斯特伍德。因為奧登說他很聰明。再說，奧登自己也從來沒見過他。這樣一來，伊斯特伍德就不可能說：“我已經跟奧登談過了，崔特，你不用操心。”

所有人都認為，只要跟理者談過，就等于已經跟這個家談過了。沒有人把撫育者當回事。不過這次他們可不能再打馬虎眼。

他已經來到長老洞穴，周圍的一切看起來都那么陌生。這些東西都不是崔特能理解的，它們都顯得不可理喻，令人恐懼。不過，他一心想盡快找到伊斯特伍德，沒心思去害怕。他對自己說：“我只想要我的小情者。”這個信念使他重新鼓足勇氣，邁步向前。

最終他還是找到了一個長老。只有這么一個，好像趴在什么東西上面，正在干什么事。奧登曾經告訴過他，長老們永遠都在工作——不管具體干什么。崔特記不住那么多，也不關心。

他慢慢向前移動，到了跟前停住。“尊敬的長老。”他開口說。

這個長老抬頭看著他，他感到周圍隱隱的震顫，奧登曾經說過，這是長老之間的交談方式。這時那個長老好像才看清他，開口說：“怎么回事？一個撫育者？你來這兒干什么？你的左伴沒跟你一起嗎？今天是開學的日子嗎？”

崔特不理會這些問題。他只是問道：“先生，您知道伊斯特伍德在哪兒嗎？”

“你找誰？”

“伊斯特伍德。”

這個長老沉默了一陣。然后他又說：“你找他有什么事？”

崔特的倔脾氣又上來了，回答道：“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他講。您是伊斯特伍德嗎，尊敬的長老？”

“不，我不是……你叫什么名字？”

“崔特，尊敬的長老。”

“我知道了，你是奧登家里的右伴，是吧？”

“是。”

這個長老的口氣緩和下來，說道：“我想現在你恐怕不能見伊斯特伍德，他不在這兒。找其他人行嗎？”

崔特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兒。

那長老說：“你回家吧。有什么就跟奧登說，他會幫你的。明白啦？回家吧，右伴。”

那長老轉過身去，他好像手頭上還有更重要的事去做，而崔特還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過了一會兒，他悄悄地溜進了另一間洞穴，小心翼翼，沒發出任何聲響。那長老一直沒有抬頭看一眼。

崔特開始并不清楚自己為什么要往這個方向走。起初他只是感覺這邊比較好。現在，他明白了。這里有一陣淡淡的食物的溫暖，而他正在一點點吸收。

他并沒感到餓，不過現在他還是在吃，吃得有滋有味。

好像陽光籠罩著他。他本能地向上看，不出所料地發現自己依然在洞穴里。現在他嘗到的食物，比起他以前在地面上嘗到的所有食物，都要美味很多。他四下打量，驚訝不已。最令他驚訝的是：自己居然也會好奇。

有時候面對奧登，他會覺得很不耐煩，因為奧登總是對什么都感興趣，不管那些東西多么毫無意義。而此刻，他——崔特——竟然也會好奇！不過他關心的事情，可是意義重大。突然，他發現那真的意義非凡。這時他頭腦中靈感飛濺，他明白了，只有面對真正重要的事情，他才會產生興趣。

他馬上開始動手，甚至連自己都對自己的勇氣驚訝不已。忙活了一陣，他沿著來路回去。他還經過那個長老的身邊，就是剛才跟他說過話的那個。他說：“尊敬的長老，我要回家了。”

那長老順口回了一句。他還趴在那里，忙著手里的事。他也只關心那些雞毛蒜皮的瑣事，卻對重要的東西視而不見。

崔特心想，要是長老們都偉大而睿智，那他們怎么會這么傻呢？

## 杜阿（3）

杜阿發現自己正向長老洞穴游去。現在太陽已經落下，她得找點事做。她可不想早早回到家里，忍受崔特那些蠻橫無理的要求，還有奧登那些敷衍了事的勸告。不過換個角度來說，這些缺點也正是他們各自的魅力所在。

很久以前她就有這種感覺，從她小時候一直到現在，而且她也并不想掩飾。其實從道理上講，一個情者不會感覺到異性的這些魅力。一般來說，情者在小時候還是有可能感受到的——杜阿現在已經明顯長大，太成熟了——在長大以后，這種情愫就會迅速消退；即使消退得不夠快，周圍的環境也不會允許她們表現出來。

當杜阿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她就顯現出一種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她總是滿懷興趣地看著這個世界，看著太陽，看著洞穴——看著所有的一切——直到她的撫育者父親說：“你真是個怪孩子，杜阿，我的寶貝。你真是個好玩的小情者。長大以后，你會變成啥樣呢？”

起初她對此并沒有確切的概念，她只是想知道一些東西，這有什么奇怪的，又有什么好玩的？很快，她就發現了，她的撫育者父親不能給她解答這些問題。有一次她去問自己的理者父親，可是他完全不像撫育者父親那么溫柔。他厲聲喝道：“這有什么可問的，杜阿？”他看上去很可怕，好像杜阿犯了什么錯，他要追究到底。

她嚇得跑開了，以后再沒問過他。

可是后來有一天，其他同齡的小情者們都開始叫她“左情者”，因為那天她給她們講了一些東西——現在她已經忘了是什么——總之是一些在當時的她看來很平常的東西。聽到這個綽號，杜阿感到心里很難過，也不知道她們為什么這樣。她去問自己的理者哥哥，左情者是什么意思。他退縮著，看上去很尷尬——明顯很尷尬——支支吾吾地說：“我不知道。”其實很明顯，他一定知道。

仔細考慮過以后，她去找自己的撫育者父親，直接問道：“爸爸，我是個左情者嗎？”

他回答：“誰這么叫你，杜阿？這種話以后不許再說。”

她飄到他的身邊，靠在他的懷中，默默想了一陣，然后問道：“這是說我不好嗎？”

他只是回答：“長大以后就沒事了。”然后他故意把身體膨脹起來，把她的身體擠到外面，來回擺動，這是她平時最喜歡的游戲。不過那個時候，她卻提不起興致來。她很清楚父親根本沒有回答她。她心事重重地向外游去，盤算著父親的那句話，“長大以后就沒事了”，這么說她現在是有事，可那又是什么事呢？

即使在那時，在情者中間，她就幾乎沒有一個朋友。她們都喜歡扎成一堆唧唧喳喳，傻笑不停；而她喜歡在碎石堆上飄過，感受那粗糙而未經雕飾的美。不過，也有個別小情者對她比較友善，那都是脾氣很好的人。比如多瑞爾，雖然跟其他情者一樣傻，不過有時候她說話還是挺有趣的。（多瑞爾長大以后也組建了自己的家庭，其中撫育者是杜阿的哥哥，年輕的理者來自另外的洞穴區，說實話杜阿不是很喜歡這家伙。多瑞爾曾經很利索地連續生下小理者、小撫育者，小情者不久也降生了。她也對孩子十分關心，好像家里有兩個撫育者一樣，杜阿甚至懷疑，她家三個人是不是還能交媾……同時，崔特還不厭其煩地對她嚷嚷，多瑞爾多么盡心盡職，創造了一個多么完美的家。）

有一天杜阿和多瑞爾待在一起，她在多瑞爾耳邊問：“多瑞爾，你知道左情者是什么意思嗎？”

多瑞爾吃吃地笑了一陣，把自己縮成一團，好像要躲著別人一樣，最后說：“這個專指那些做事像理者一樣的情者；而你就像個理者一樣學習。自己想想，左伴，情者——左情者！是吧！”

杜阿馬上就明白了。只要一解釋，事情就顯而易見。其實只要她自己能往這方面想一下，馬上就會理解。

杜阿問道：“你怎么知道的？”

“大點的女孩們告訴我的。”多瑞爾的身體原地打著旋兒，杜阿覺得很不自在。“那很齷齪。”多瑞爾說。

“為什么？”杜阿問。

“因為那就是齷齪。情者就是不應該像理者一樣。”

杜阿從來沒考慮過這個可能，不過現在她知道了。她說：“為什么？為什么不應該？”

“因為——你想知道些不相干的事，這很齷齪！”

杜阿的好奇心又被激發起來，她繼續問：“為什么？”

多瑞爾沒有回答，反而猛地伸出身體，向毫無準備的杜阿彈去。杜阿可沒心情玩這個，她甩脫糾纏，說：“別鬧了。”

“你知道什么是齷齪嗎？比如，你可以滲入一塊巖石里去。”

“別瞎說，肯定不能。”杜阿說。其實杜阿這么說，并不全是心里話，因為她自己就常常從巖石表面滑過，而且很喜歡這么干。不過看著多瑞爾那張竊笑的蠢臉，她感到一陣反感，于是就張口反駁，甚至心里也拒絕同意。

“能，你能的。這叫石慰，隨便哪個情者都行。而理者和撫育者都只有在小時候才行。他們長大以后，就只能滲入彼此。”

“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瞎編的。”

“我跟你說，她們真這么干。你認識迪米特嗎？”

“不。”

“你肯定認識。她就住在3號洞穴，身體特別厚。”

“就是走起路來非常可笑的那個？”

“對，就是因為太厚。就是她。有一次她把自己全滲進石頭里去了——除了最厚那部分露在外面。后來有次她還讓她的理者哥哥去看，她哥哥就告訴了她家爸爸。你知道她吃了多大的苦頭嗎？反正以后她是再也不敢了。”

杜阿轉身離去，心中煩躁不安。過了好久，她都沒跟多瑞爾說過話，從此兩人再也沒有恢復以往的友誼。不過從此，杜阿的好奇心倒是日益增長。

好奇心？還不如說是她的理者特質。

有一天，確定了父親不在附近以后，她控制自己的身體，慢慢地滲入巖石，只進去一點。這是她告別孩童時代以來，第一次這么做，她以前從沒想過，自己敢滲入到如此之深。她的身體里流動著一種溫暖的感覺。不過當她從巖石中脫離出來以后，卻覺得渾身不自在，好像身上殘留著巖石的斑痕，別人可以一眼看穿。

后來她時常這么做，越來越大膽，快感也越來越強。不過，不用說，她怎么也不會把整個身體完全浸入石中。

最后，她還是被父親發現了，他很生氣地嚷著，掉頭而去。自那以后，她做起來更加小心了。現在她已經是大人了，對此也有了明確的認識。其實完全不必像多瑞爾那樣故作神秘，這是眾人皆知的秘密。大家都知道，所有情者都會干，有些甚至公開承認。

隨著年齡的增長，她們做的次數會越來越少。杜阿認為，一般情者在成家并且體驗了正常交媾之后，就會放棄這個習慣，而她則一直保留。甚至有一兩次，在她和奧登、崔特正常交媾結束之后，她都悄悄做過。這是她心中的秘密，從來沒跟任何人提起。（那幾次做的時候，她曾想過，要是崔特發現了會怎么樣……不管怎么說，那都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想一想都會破壞當時的興致。）

后來，雖然心中也會困惑不安，她還是給自己的行為找了個借口，起碼可以用來說服自己，也算是對所受煎熬的一點慰藉。當時“左情者”這個稱呼一直如影隨形，成了她難以擺脫的恥辱。那段時間她甚至迫于無奈，只能逃開人群，孤獨終日，過起一種隱居式的生活。漸漸地，她開始喜歡上孤獨的滋味，這又進一步加重了她的孤獨。孤獨之中，她只能在巖石間尋求安慰。石慰，不管是否齷齪，都是一種孤獨的表現，正是周圍那些人，把她推入了這種孤獨的境地。

至少，她這么跟自己解釋。

有一次，她也試圖反擊。對著那些嘲弄她的人，杜阿大聲喊道：“你們都是右情者，一群齷齪的右情者！”

她們并不回話，只是遠遠地笑著。杜阿感到無法忍受，只能跑開，心中充滿了挫折感。她們就是這樣，幾乎所有的情者到了成家的年紀，都會變得喜歡孩子，跟撫育者一樣為孩子的事牽腸掛肚。杜阿很討厭這樣，她自己從來都沒有這種感受。孩子只是孩子，照顧他們是撫育者的事。

再往后，這種關于名字的惡作劇漸漸銷聲匿跡。那時她已經出落成一個身姿曼妙、體態動人的少女，游動起來婀娜多姿，無人能及。越來越多的理者和撫育者為她傾心；而其他的情者們，發現已經很難嘲笑她了。

至于現在，沒有人敢在和她說話的時候，流露出半點不敬的意思（所有洞穴的所有居民都知道，奧登是當代最杰出的理者，而杜阿是他的伴侶）。她自己知道，不管別人怎么看，她在內心深處還是一個左情者。

她并不覺得這有什么齷齪，不過有時候她還是夢想，自己能成為一個理者。這個念頭讓她困惑不已。她想知道，是不是其他情者也有這種夢想——哪怕只是一閃念；她還琢磨，是不是因為這個夢想，她才不希望生個小情者——因為她自己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情者，也從來不曾履行好自己在家中的職責。

奧登并不在乎她是個左情者。他從來沒這么叫過——但是他喜歡她對自己生活的興趣——他喜歡她的那些問題，并樂于解答，看到她能理解，心中更是欣喜。他甚至在崔特嫉妒的時候，為她辯護——其實也不是真的嫉妒——只是在崔特頑固而簡單的世界觀中，他和杜阿的關系簡直不可理喻。

奧登常常帶她去長老洞穴，很迫切地向杜阿四處展示，看到她陶醉其中，他便喜形于色。她的確深為折服，并不全是因為他淵博的知識和高超的智慧，更是因為他開放的胸懷。（她還記得小時候向理者父親請教時，受到嚴厲的呵斥。）每當奧登向她展示自己的工作生活時，她就覺得心中愛意萌動，不可收拾——這恐怕也是她理者特質的一部分吧。

或許（她越來越多地意識到），正是因為她的理者特質，她才會與奧登接近，跟崔特疏遠。也正因為如此，她才會那么討厭崔特的頑固無理。奧登從來沒有透露過這點，可是崔特或許能感受到一些。雖然并不能完全想通這個道理，也表達不出來，但這點模糊的意識足以讓崔特氣惱。

第一次去長老洞穴的時候，她聽到兩個長老在交談。她當然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只發覺四周的空氣在快速顫動、變化，讓她覺得腦海中嗡嗡作響，很不舒服。她不得不把身體淡化，好讓震動穿身而過。

奧登告訴她：“他們在交談。”然后，遺憾地說，“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交談的。他們能彼此聽懂。”

杜阿努力集中精神，想抓住只言片語。她一向努力做到反應敏捷、理解迅速，奧登也喜歡她這樣。（他曾說過：“我見過的所有理者都有一個共性——身邊都有個沒頭腦的情者。有你，我很幸運。”她當時回答：“不過別的理者好像都喜歡白癡伴侶。奧登，為什么你與眾不同呢？”奧登也沒有對理者喜歡白癡伴侶這事提出反駁，只是說：“我也不知道，我想這個問題也沒有深究的必要。真正值得慶幸的是，有你在我身邊；而且，我為我的慶幸而慶幸。）

她問道：“你能聽懂他們說什么嗎？”

“不太真切，”奧登回答，“他們變化得太快，我抓不住。有時候我能聽清楚幾句，特別是在交合以后，不過內容還是理解不了。而且，也只是有時而已。這種感覺就像情者們常玩的一些小把戲，看在眼里，卻不甚明了；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把戲在情者之間也只能意會，無法言傳。你愿意的話，可以試試看。”

杜阿卻有點抗拒：“我不敢。長老們恐怕不太喜歡這樣。”

“噢，繼續。我很想知道。試試看，告訴我他們在談什么。”

“可以嗎？真的沒事？”

“試試嘛，萬一被他們發現了，他們要是生氣的話，我就說是我讓你干的。”

“你保證？”

“我保證。”

杜阿慢慢接近那兩個長老，心中惶惶不安。她全身放松，排除雜念，準備接受長老們的意識波動。

她說：“興奮！他們很興奮。有一個新人。”

奧登說：“他們說的或許是伊斯特伍德。”

這是杜阿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她接著說：“真好笑。”

“什么好笑？”

“我感覺到一個巨大的太陽，真的很大。”

奧登看上去若有所思：“差不多，他們說的或許就是這個。”

“怎么可能呢？”

就在這時，那兩個長老發現了他們。長老很友好地走過來，用凡人的語言跟他們打了聲招呼。杜阿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非常擔心他們是不是已經發現了她的竊聽。不過，就算他們發現了，也沒說什么。

（奧登后來告訴她，其實凡人極少有機會能看到長老們用自己的語言交談。他們一般都很尊重凡人，要是有凡人在身邊，他們往往會暫停手里的工作。“他們很喜歡我們，”奧登說，“他們都非常友善。”）

以后的日子里，奧登偶爾還會帶她去長老洞穴——通常都是崔特被孩子纏住，無暇顧及他們的時候。奧登也不會自己跑去告訴他。他如果知道了，肯定又會覺得這是對杜阿的縱容和溺愛，而這樣下去杜阿只會越來越遠離陽光，討厭進食，交媾的效果也就越來越差……跟崔特談話，五分鐘之內必定要扯到交媾上。

她自己也去過一兩次。每次她一個人到那里，心里都戰戰兢兢，盡管遇到的所有長老都很友好，總是“非常友善”，就像奧登說的那樣。不過看起來沒人把她當回事。每次她提出問題的時候，他們總是很開心，不過更像是被逗樂了——她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回答的時候，總是非常簡短，其實并不會認真解釋。“這就是個機器，杜阿，”他們會說，“具體的奧登會告訴你。”

她懷疑自己是不是見過伊斯特伍德了。她從來沒敢問那些長老的名字（除了羅斯騰以外，奧登給她當面介紹過，還給她講過許多他的事）。有時候她會感覺，她遇見的某個長老沒準就是伊斯特伍德。奧登也曾提過他，口氣無比敬仰，還有一點點嫉恨。

她后來了解到，他正從事一項最重要無比的工作，所在的洞穴也不是一般凡人能去的。

她在頭腦中慢慢整理奧登說過的話，一點點分析，最后發現整個世界普遍缺乏食物。奧登極少稱之為“食物”，他一般都說是“能量”，還說這個是長老們使用的詞匯。

太陽正在走向衰亡，但是伊斯特伍德已經發現了如何從遠方獲取能量，這個“遠方”遠遠超過太陽所在，也超過夜幕中閃爍的七星所在。（奧登曾說過那七顆星是七個遙遠的太陽，更遠方還有更多的星星，只不過太黯淡，一般都看不到罷了。崔特聽了這話，還曾經反駁說，要是那些星星都看不見，那它們的存在又有什么價值？而他根本不相信這些鬼話。奧登不想爭辯，隨口說：“算了吧，崔特。”杜阿其實也想問這事，要說出來的話跟崔特差不多，可是看到奧登的反應后，她打消了這個念頭。）

眼前這個世界，看起來好像有用不完的能量；食物完全充足——而伊斯特伍德和別的長老們，如果不能把把合成食物做得好吃一點，誰也不會碰那東西。

就在幾天前，她還跟奧登說：“你還記得嗎？很久以前，你帶我去長老洞穴，我在一邊偷聽長老們的談話，覺得他們在談論一個巨大太陽的事。”

奧登努力想了一陣，還是說：“我記不大清楚了。不過，你繼續說，后來怎么了？”

“我一直在想這事。是不是那個大太陽就是新的能量來源？”

奧登笑著點點頭：“不錯，杜阿。雖然不完全準確，不過對于情者而言，有這種推斷也很不錯了。”

現在，杜阿慢慢游動，腦海中胡思亂想，心里也亂作一團。不知不覺間，她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長老的洞穴。這時她思量著，自己是不是該就此停步，掉頭返回，趁這種竊聽行為還沒有被長老察覺。不過，回到家里，她又要面對崔特不可避免的怒氣，這時——就在她想到崔特的時候——她感應到，崔特來了。

這種感覺瞬間變得無比強烈，她開始還以為崔特在家里，自己只不過遙感到他的意識。不！他就在這兒，同她一樣，他也在長老洞穴里。

不過他來這兒干什么？來找她？難道他要在這兒跟她大吵一架？難道他蠢過了頭，要向長老告狀嗎？杜阿覺得自己幾乎無法再忍受——

這時，杜阿心中冰冷的厭惡不見了，轉而感到無比震驚。因為她發現，崔特心里壓根兒就沒有在想她。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她在附近。她能感到，他心中充滿了難以抑制的狂喜，好像還下定了什么決心，不過這喜悅之中，也夾雜了一絲恐懼，一些對自己將來行為的憂慮。

杜阿想更深入地窺視他的內心，找出更多的東西，至少，也要發現他干了些什么，為什么這么干。可是，她再往深處探索，卻什么都感覺不到了。既然崔特現在沒發現她在附近，那么她現在只想確保一件事——讓他繼續蒙在鼓里。

這時，幾乎是出于本能，她行動了。對于這種行為，就在片刻之前，她幾乎就要發誓，終生永不再干了。

或許，這是源于她的那段回憶，那段她跟多瑞爾童年談話的回憶；或者，源于她身體的記憶，那種摩擦巖石、滲入巖體的石慰經歷。（關于這種行為，還有一個復雜的成人用詞，不過她一直覺得那個詞難以啟齒，不如孩子們用的這個輕松。）

不管怎么說，她當時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正在干什么，或者說干了些什么，她只是不自覺地滲入到最近的一堵墻里。

進去了！整個身體完全滲入！

恐懼漸漸減輕，她的心中感到奇妙無比，她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崔特在身邊匆匆而過，完全沒意識到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碰到自己的伴侶。

不過此時，杜阿已經顧不上操心崔特此行的目的。按理說，如果不是為了她，崔特還能來這里干什么呢？

她已經完全忘記了崔特的存在。

她心中只剩下純粹的震驚。即使在小時候，她也未曾跟一塊巖石完全融合，也沒見過任何人做到（盡管總有不少傳言，說某人可以做到）。毋庸置疑，從來沒有一個成年情者這么做過，或者有可能做到。即使以情者的眼光來看，杜阿身體也稀薄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奧登總喜歡這么說），而且她的厭食更加劇了這一特質（就像崔特說的那樣）。

她完全滲入墻體，這足以證明她體質的稀薄，這個證據比右伴所有的責備加起來都要有力。此時，她心中不免有點愧疚，覺得對不起崔特。

然后，她心中又感到一陣更強烈的羞愧。萬一她被別人看到怎么辦？她，一個成人……

要是有長老路過，在附近閑逛——在他人注視之下，她絕對不會脫出巖石；可是她又能撐多久呢？萬一被人發現怎么辦？

即使在她驚慌思索的時候，她也能感應到長老們的存在——他們都在遠處。

她停住不動，努力平靜下來。巖石充斥她的身體，包圍著她，使她心中產生一種陰郁的平靜，不過并不難受。相反，她的感官比平時更加敏銳。她甚至能感到，崔特繼續以堅定的步伐遠去，這種感覺強烈到好像崔特就在身邊一樣。她還能感應到長老們的意識，盡管他們都遠在一個洞穴區以外。她能看到那些長老，每一個都清清楚楚，還能感到他們說話時的顫動，每一個細節都纖毫必現；連他們所說的內容，她都聽懂了不少。

此刻的感覺，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嘗到的，這滋味以前做夢都想不到。

所以，盡管四下無人，沒人能看到她的樣子，她可以安全地脫離巖石，但她卻沒有；一方面她還沒從震驚中完全恢復，另一方面她對自己理解力的飛速進步充滿好奇與驚喜，她知道自己還想更進一步。

她的思維前所未有的敏銳，她甚至馬上想到了自己可以變得如此敏銳的原因。奧登曾屢次提起，經過交媾之后，他的理解力會超出平時，盡管他從前并不知道原因。在交媾狀態下，有某種東西或形式可以使思維能力得到驚人的提高，這種東西吸收得越多，作用就越強。奧登曾說過，這種現象應該歸結到，交媾狀態下的原子密度大大超出平時。

即使是杜阿也不太明白，什么是“原子密度超出平時”，但她明白那指的是交媾狀態；她目前融入石中，不是正像交媾一樣嗎？她杜阿從前不是也跟石頭融合過嗎？

當三者交媾的時候，思維受益的只是奧登。理者會吸收其中的精華，使思維能力得到提高，而且即使在交媾結束以后，這種狀態也能持續一陣。目前杜阿交媾的對象是石頭，二者之中她是唯一有意識的。所以在“原子密度超出平時”的時候，受益的就是她了。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石慰才被視為變態？所以情者們都被禁止如此？要不就是杜阿的體質過于稀薄，只有她才能有這種體驗？難道因為她是左情者？）

杜阿平復心情，拋開種種懷疑，全身心投入這奇妙的體驗中。她不由自主地意識到崔特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從她身邊走過，正在沿著來時的路返回。她不由自主地意識到——幾乎沒帶一點驚訝——奧登，他正從長老洞穴中出來。那些長老們，就是她正感應到的那些，也正在試圖抓住她的意識，盡可能地感應她的所在。

過了很久以后，她從巖石中脫離出來。此時，她已經不再擔心自己被發現了。因為現在她對自己的感應力有絕對的自信，周圍肯定沒有人。

然后，她踏上回家的路，一路深思。

## 奧登（3）

奧登回到家中，發現崔特在等他，但是杜阿這么晚了還沒回來。崔特看上去倒是并不生氣。或者說，他只是表面上露出了生氣的樣子，可是實際上并不惱火。他的意識非常堅定，奧登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不過也沒往心里去。眼下他真正操心的是杜阿在哪里，這個念頭在他心中一直縈繞，以至于看到對面的是崔特而不是杜阿時，甚至感到有些氣惱。

這種感覺讓他吃了一驚。他內心深處非常清楚，兩個伴侶之中，與他更親密的是崔特。從理想的角度來說，一個家庭中應該三位一體，任何一個對待兩個伴侶時，都應當不偏不倚——加上自己，就是三人平等。不過實際上，奧登還沒見過哪個家庭嚴格遵循這條規律——越是公開宣稱一家三者密不可分的，越是不能相信。一個家里總會有一個人比較孤立，一般自己也都知道。

通常情況下，這個角色都由情者擔當。在家庭之外，她們會有自己的圈子，而理者和撫育者從來都沒有這種情況。諺語上說，理者有老師，撫育者有孩子——但是情者擁有所有同性。

她們都相互依賴，分享彼此的秘密，要是誰說自己被忽視了，或者說有被忽視的傾向，那么許多同性都會支持她、鼓勵她，使她變得堅強起來。而且一般來說，由于在交媾之中的特殊地位，情者在家中往往都很得寵。

不過杜阿與其他所有情者都有天壤之別。她似乎不在乎奧登和崔特有多親密；在情者們之間，她也沒有一個值得掛念的好朋友。事情顯得那么理所應當，她就是與眾不同。

她非常熱衷于左伴的工作，對此奧登很喜歡；他喜歡她的好奇心，喜歡她驚人的理解力；不過這種感情，是一種理性層面的喜歡。在他的內心深處，牽掛更多、感情更深的，則是那個倔強而笨拙的崔特。崔特總是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執著于心中的理想——穩定而平凡的生活。

不過現在奧登心里很煩。他說：“你知道杜阿在哪兒嗎？”

崔特沒有直接回答，他說：“我很忙。等會兒再說吧。我手頭還有事做。”

“孩子們呢？你剛才是不是也出去了？我怎么覺得你才從外面回來？”

崔特生氣了，他的口氣明白無誤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回答：“孩子們都很好。他們都知道自己該怎么做，大家會照顧他們。奧登，他們都不是嬰兒了。”不過，他并沒有否認自己出去過。

“對不起，我只是急著找杜阿。”

“你早該急了，”崔特說，“你總跟我說，讓她一個人待著就好。現在，你自己找她去吧。”說完，他轉身進到房間里面去了。

奧登看著右伴的背影，心里有點驚訝。要是在往日，他一定會跟進去，想辦法查明事情原委，消除心中的不安。今天崔特實在太麻木不仁了，這十分反常。他到底怎么了？

——不過，奧登此時正在等著杜阿回來，而且越來越焦急，所以也就沒管崔特太多。

焦急之中，奧登的感官也分外敏銳起來。理者們對于自己預感能力的缺失，不但不覺自卑，反而多有自負。因為這種預感能力并非來自于理性的判斷，它更像是情者的天賦。奧登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理者，更相信自己的理智，而非靈感，不過現在他卻極力發揮著潛藏的感應力，即使自己這種類似于情者的能力還遠遠不夠完善；這時他甚至想到，自己要是個情者就好了，那樣自己的感應力就會更強，伸展得也更遠。

不過這種感應力最終奏效了。他感覺到杜阿正在接近中，漸漸的，已經到了很近很近的距離以內——就在他眼前——他迫不及待地沖出屋外，迎接她的歸來。此時他遙遙地注視著她的身影，從這個距離，他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稀薄的身體。她看上去就像一團美麗的迷霧，僅此而已。

——崔特是對的，奧登心中突然涌起一陣關切。杜阿必須多吃一點，必須要交媾。她對生活的熱情應該更高。

這些念頭充斥了他的腦海時。她已經沖到近前，攏他入懷，完全不顧二人并非處于私密空間，這種親昵行為可能被人看到。她只是喃喃地說：“奧登，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學得更多——”即使此時，他也只感到兩人感情完全合拍，水乳交融，一點也沒意識到她的反常。

他小心翼翼地從她懷中掙脫，換了個方式與她再度擁在一起，好讓她感到自己并非拒絕。“來吧，”他說，“我一直在等你。告訴我你想知道什么？我會盡我所能，解釋給你聽。”

現在，他們飛快地奔回家中，幾步之間，奧登一直把自己深埋于情者游動時特有的波紋當中。

杜阿說：“給我講講別的宇宙。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宇宙？它們之間有什么區別？告訴我它們所有的一切。”

杜阿從來沒想過自己的問題會如此深入。不過，奧登卻想到了。他感到這個問題涉及了太多太多的知識量，便幾乎要開口問杜阿，她從哪兒知道關于宇宙的事，為什么突然這么好奇？

他還是把這個問題咽了回去。杜阿是從長老洞穴那個方向來的，或許羅斯騰跟她說過話，并認為不管怎么樣，奧登都會自持身份，不愿意幫助自己的伴侶。

其實不必這樣，奧登嚴肅地想。他也不會問，他只會盡力講解。

等他倆回到家中的時候，崔特對他們吼道：“你倆要是想說話，就去杜阿房間。我在這兒還有活兒要干。我得幫孩子們都洗漱干凈了，還要讓他們鍛煉。現在沒時間交合，不搞了。”

其實奧登和杜阿誰也沒想交合，不過他們也不會反抗崔特的命令。家就是撫育者的城堡，理者還有長老的洞穴可去，而情者平時都在地面上聚集。撫育者所擁有的，只有這個家。

所以奧登那時回答：“好吧，崔特。我們不妨礙你。”

杜阿也做了一個親昵的姿勢，說道：“很高興見到你，親愛的右伴。”（奧登猜想，看到崔特沒有交媾的意思，杜阿大約是如釋重負，所以才有這么友好的表示吧。即使按照撫育者的標準來看，崔特平日里也有點太熱衷于交媾了。）

在自己的房間里，杜阿注視著自己的進餐角。平時，她都假裝視而不見。

這是以前奧登的主意。當時，他知道了有這種東西，就跟崔特去說。要是杜阿不喜歡跟其他情者們一起用餐，那么不如把陽光引到自己家里來，杜阿就可以在家里吃飯。

崔特當時被嚇了一跳。他覺得這根本不可行，別人會笑話的，這會給他們家丟臉。為什么杜阿自己不本分一點呢？

“聽我說，崔特，”奧登當時說，“她目前已經不那么本分了，為什么我們不能去適應她呢？這有什么可怕的嗎？她以后就能自己進食，體質也會增強，這樣我們兩個都高興，她自己也高興了，心情一好，說不定最后也會變得合群起來呢。”

崔特答應了，甚至杜阿后來也同意了——當然還是經過了一番爭執——但她還是堅持，必須要造得簡單一點。所以目前這個進餐角非常簡單，只有兩根用作電極的桿子，由太陽光驅動，桿子中間就是杜阿進餐的地方。

杜阿平時極少用它，不過現在她卻注視著這個地方，說道：“崔特把它裝飾了一下……要不就是你，奧登。”

“我？絕對不是我干的。”

在每個電極的底端，如今都多出了一個帶著彩色花紋的套子。“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我能使用它，”杜阿說，“現在我有一點餓了。再說，要是我正在吃東西的話，崔特肯定不會來打擾我們，對嗎？”

“肯定不會。”奧登一本正經地回答，“如果他覺得世界的運行妨礙了你的進餐，他會為你停下整個世界。”

杜阿說：“好吧——我現在的確是餓了。”

奧登從她的神態中，察覺到一絲愧疚。是覺得對不起崔特，還是因為饑餓而羞愧？僅僅為了饑餓，有什么好羞愧的？是不是她干了什么耗費能量的事？她是不是感到……

他很不耐煩地打斷了自己的思緒。有時候，一個理者會思慮過多，會在頭腦中徒勞地梳理所有凌亂的思緒，想找出重點所在。不過，就眼下而言，跟杜阿談一談才是關鍵。

她正坐在電極中間，每當她把自己擠進這個空間時，她那小巧的身軀就會變得分外惹眼。奧登自己也餓了，他發現這點是因為，此時在他的眼中，那兩根電極變得比平時更明亮了，隔著這么遠，他也能嘗到陽光的滋味，非常可口。當一個人餓了的時候，食物就會變得比平時更香，香氣能夠散逸的距離也更遠……不過他還是等會兒再吃吧。

杜阿說：“親愛的左伴，你就安靜地坐下吧。給我講講，我想知道。”她的身體已經（無意中？）變成了理者的卵形，好像在表明，她其實更想成為一個理者。

奧登說：“我無法向你解釋全部內容。我指的是全部的科學知識，因為你缺乏許多背景知識。我會盡可能地說得簡單一點，你聽著就好了。等我說完了，你再告訴我哪里沒有聽懂，我會進一步向你解釋。首先，你已經知道，世間萬物都由微粒組成，這種微粒就叫作原子；而原子則由更微小的微粒所組成。”

“對，我明白。”杜阿說，“這就是我們能彼此融合的原因。”

“完全正確。確切地說，是因為我們的身體中存在大量的空隙。我們身體中所有組織都相隔很遠，你、我和崔特交媾的時候，我們所能滲入的，就是對方身體組織間的空隙。物質既然如此松散，卻又沒有完全離散在空間之中，原因在于這些微粒都在設法穿越空間的阻隔，聚合在一起。有多種引力使它們相互吸引，從而聚攏起來，其中最強的一種叫作核力。它把最基本的微粒緊緊地聚合在一起，形成粒子，然后這些基本的粒子或者彌散在空間中，或者又被弱一些的引力牽動，再進一步聚合。你能聽懂嗎？”

“只懂了一點點。”杜阿說。

“沒關系，我們等會兒再回頭講……物質有多種存在形式。它可以像情者一樣，隨意飄散，就像你，杜阿。它還可以結合得緊密一點，就像理者和撫育者。或者，還可以更緊密，比如巖石。它還可以進一步壓縮，變得更密實，比如長老們。這就是為什么他們的身體那么堅硬——他們體內物質密度極高。”

“你的意思是，他們體內沒有空隙。”

“不，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這樣。”奧登說，不知道怎么把事情解釋得更明白，他頗為頭疼，“他們體內仍然有很大空隙，但是比我們的要小很多。在我們身體每個微粒之間，都需要有一定的空隙。如果微粒之間只是具備了必需的空隙，像長老們那樣，那么外來的微粒就很難擠進去。如果要強行滲入的話，身體就會感到疼痛。這就是為什么長老們不愿意被我們碰到。我們凡人，身體之間空隙極大，遠超必須的限度，所以我們的身體可以相互滲入。”

杜阿看上去還是沒怎么聽明白。

奧登不管了，接著往下講：“在另一個宇宙中，規律就大大不同。他們那里的核力比我們這里弱很多。這就意味著微粒之間會產生更大空隙。”

“為什么？”

奧登搖著頭，“因為——因為——那些微粒個體的波動幅度更大。我只能這么解釋了。因為微粒之間的核力比較弱，所以它們就需要更大的空間，所以兩件物體之間就不可能融合，這點跟我們宇宙不同。”

“我們能看到另一個宇宙嗎？”

“噢，不能。這做不到。我們可以利用那里的基本自然法則，推導出事物的面貌。僅靠這些，長老們就已經在這方面完成了很多工作。我們可以發送過去一些物質，也可以收到一些。你看，我們可以研究收到的物質，可以建造電子通道。這點你懂，是吧？”

“嗯，你告訴過我，我們已經從這個通道里得到能量了。不過，我還不知道這跟另一個宇宙有關……那個宇宙是什么樣的呢？那里也像我們一樣，有星星，也有世界嗎？”

“杜阿，你問得太好了。”奧登已經深深陶醉于身為老師的感覺，現在他已經有長老的鼓勵，可以光明正大地暢所欲言了。（以前，給情者講這么多東西，總有點名不正言不順的味道。）

他說：“我們是看不見另一個宇宙，但是我們知道它的一些基本規律，所以就可以推理出它應該具有的面貌。你想，是什么讓我們的星星一直發光發熱呢？是一系列熱核反應，簡單的微粒逐步聚合成復雜的物質，這個過程我們稱為熱核聚變。”

“另一個宇宙中也有嗎？”

“有，不過因為那里核力比較弱，所以聚變過程也會更緩慢。這就意味著，那里的恒星必須要特別特別巨大，要不然就不會有足夠的物質進行聚變，從而使其發光。在那個宇宙中，比我們的太陽更小的恒星一定冰冷而死寂。換句話說，要是我們宇宙中的恒星比那里的大，這些恒星的聚變就會過于劇烈，馬上導致自身的爆炸。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的宇宙中就有了千萬顆微小的恒星，而他們的則大——”

“我們不是只有七個——”杜阿開口說道，不過她馬上就回過神來，“對不起，我忘了。”

奧登寬容地笑了笑。那些只能借助特殊儀器觀測的恒星，實在是太容易被忽略了。“沒關系。我說這么多，你不覺得煩吧。”

“一點都不，”杜阿回答，“我簡直喜歡得不得了。我現在吃東西都覺得更有滋味了。”她在兩根電極之間震顫著，盡情享受美味。

奧登聽了這話大受鼓舞，他以前從來沒聽杜阿夸贊過食物。他繼續往下說：“當然，我們的宇宙沒有另一個壽命長。我們這里聚變進行得太快了，百萬世紀以后，所有物質將聚為一點。”

“不是還有別的恒星嗎？”

“是，但你要知道，所有的恒星都會很快消亡。整個宇宙都在消亡。而在那一個宇宙中，恒星的數量要少得多，但體積大得多，所有聚變的反應都非常緩慢，那些恒星的壽命是我們恒星的千億倍。其實兩者很難比較，因為在兩個宇宙中，時間的運行是不同的。”他頓了一下，接著補充道，“這一點我自己也不是完全理解。這是伊斯特伍德理論的一部分，我研究得并不太深入。”

“這些都是伊斯特伍德研究出來的嗎？”

“很大一部分。”

杜阿說：“這么說，能從那個宇宙得到能量真是慶幸啊。我是說，這么一來即使太陽冷卻，也沒什么關系了。我們能從那個宇宙得到所需的一切能量。”

“對，就是這么回事。”

“但是這樣的話，就沒有什么副作用嗎？我有一種——一種不祥的預感。”

“嗯，”奧登說，“我們來回傳送物質，建立電子通道。這意味著兩個宇宙會有一點點交疊。我們這里的核力就會稍微弱化一點，所以我們太陽的熱核聚變也就慢一點，冷卻得也就快一點……不過只有一點點，而且我們以后也用不到它了。”

“不是這個，我的預感不是這個。要是核力有一點點減弱，那么原子需要的空間就更大了——是這樣吧——這樣對我們的交媾會有什么影響呢？”

“交媾會困難一點點，不過這種程度的差別，至少要到幾百萬年以后才能發覺。或許這樣下去，交媾最終會變得完全不可能，凡人們那時將全部死去。不過這個過程花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如果不使用另一個宇宙的能量，我們死得更快。”

“還不是這個，我心里害怕的還不是這個——”杜阿的聲音開始有些含糊了。她在電極之間恣意扭動著身體，奧登滿意地發現，她看起來體積增大了，也更細密了。好像奧登的話，以及光能，都在滋養著她的身體。

羅斯騰說的對！教育使她更熱愛生活；此時在奧登眼中，杜阿散發著一種誘人的情欲味道，這可是他從前幾乎未曾感到的。

她喃喃地說：“你能這么解釋給我聽，奧登，實在太好了。你真是一個最棒的左伴。”

“你還要聽嗎？”奧登問道，歡欣鼓舞，喜出望外，“你還有什么想問的嗎？”

“太多了，奧登，不過——不是現在。現在不行。噢，奧登，你知道我現在想要什么嗎？”

奧登馬上想到了，但是一時間無法啟齒。杜阿主動的欲望來得太罕見了，他幾乎不知如何應對。他絕望地想，崔特可千萬不要被孩子們纏住了，千萬不要破壞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其實崔特已經在房間里了。難道他一直就在門外，悄悄等著么？不管了，現在可顧不了那么多了。

杜阿已經從電極中間飄了出來，奧登的眼中只剩下她那炫目的美麗。她就在他倆之間，崔特就在那頭光芒閃爍，隔著杜阿看去，他的身體呈現出不可思議的色彩。

從來沒有如此奇妙。從來沒有。

奧登拼命抑制自己的沖動，讓自己慢慢進入杜阿的身體，與崔特一點一點地融合；他竭力扭曲著自己的身體，抗拒著杜阿身上驚人的引力，抗拒這種令人目眩神迷的魅力。他不想失去意識，哪怕多抵抗一秒鐘也好。終于，在最后一次歡樂中，他感到一陣爆炸般的波動在身體內回蕩，久久不絕。他放棄抵抗了。

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最成功的一次交媾。

## 崔特（3）

崔特很開心。這次交合簡直太棒了。跟這次相比，以前那些簡直不值一提。自己的行動成效明顯，他心里非常得意。不過其中的秘密他還是守口如瓶。這個還是不說出去的好。

奧登和杜阿也非常開心，崔特看得出來。連孩子們看上去都在閃閃發光。

不過最高興的還是崔特——那是當然。

他每次都聽著奧登和杜阿談話。雖然一點都聽不懂，不過沒關系。他不在乎那兩人看上去有多親密。他也有自己的樂趣，所以一直耐心地聽著、等待著。

杜阿有次問道：“那些人真的想跟我們溝通嗎？”

（崔特其實根本不知道“那些人”是誰。他覺得“溝通”這個詞好像跟“交談”是一個意思，可為什么他們不說“交談”呢？有時候他也想插話進去，不過每次他一問什么問題，奧登只會說：“行了，崔特。”而杜阿只會在一旁不耐煩地晃來晃去。）

“對，是的。”奧登說，“長老們非常肯定。他們在傳送過來的物體上找到了人為標記，他們說，通過這樣的標記，我們就可以順利地交流。事實上，早在很久以前，長老們就已經在傳送的物體上做標記，回答那些人了。我們就是通過這些標記，告訴他們如何在那端建立電子通道。”

“我很好奇，不知道那些人長什么樣子。你覺得呢？他們像什么？”

“根據基本的自然規律，我們可以推導出他們那邊恒星的樣子，這個還比較簡單。不過怎么可能猜出他們的外形呢？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他們會在交流中描述自己的樣子嗎？”

“要是我們能看懂他們的那些標記，或許能猜出一點呢。可惜我們看不懂。”

杜阿看上去頗為苦惱：“長老們也不懂？”

“我不知道。也許他們懂，不過從來沒跟我說過。羅斯騰曾說過，其實他們長什么樣并不重要，只要電子通道一直暢通，規模逐步擴大，這就夠了。”

“說不定他是嫌你煩，懶得跟你說呢。”

奧登有點生氣，“我才不會惹他煩呢。”

“噢，你知道我的意思。可能他只是不想談論那些瑣碎的細節問題。”

這時候崔特已經聽不下去了。他們已經開始爭論，長老們是不是該讓杜阿也看看那些標記了。杜阿還說，她或許能看懂里面的內容。

崔特聽了有點冒火。不管怎么說，杜阿都是個情者，連理者都不是。他開始懷疑，奧登到底該不該什么都給她講。這樣下去，杜阿的思維只會越來越可笑……

杜阿也看出來奧登有點不樂意了。開始，他還笑了幾聲，接著他就說情者做不了這么復雜的事，再后來他談都不愿意談了。杜阿不得不對他百般溫柔，過了好些天才消了他的怒氣。

還有一次，生氣的換成了杜阿——她幾乎氣瘋了。

那天一開始還算平靜。當時，他們跟兩個孩子在一起。奧登正和孩子玩，他們家的小撫育者托倫一直使勁拉扯他的身體。他已經完全喪失了平時端正的儀表，身體被拉得不成樣子。他的情緒看上去相當不錯。崔特正待在一個角落里，放松身體，對眼前的場景十分滿意。

杜阿指著奧登扭曲的身體，笑個不停。她還挑逗似的輕輕碰觸奧登的身體。她非常清楚，崔特也知道——理者的身體如果不是卵形的話，皮膚會變得非常敏感。

杜阿說道：“我一直在想，奧登……要是通過電子通道，那個宇宙的一些法則可以滲入到我們這邊，那么我們宇宙的法則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呢？”

奧登正一邊嚷著，一邊躲避杜阿的碰觸，還生怕把孩子們甩脫。他氣喘吁吁地說：“你這個壞中伴，你如果一直這么對我，我就不說。”

她隨即停住，他便說：“你這個想法非常正確，杜阿，你簡直太神奇了。你說的對，完全正確。兩個宇宙的交疊是雙向的……崔特，你把孩子們弄走，好嗎？”

不用崔特動手，孩子們就自己溜了。他們已經長大了不少，慢慢都開始懂事了。安尼斯很快就要上學了，而托倫已經開始表現出撫育者的倔強和頑固。

奧登說話的時候，崔特還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著美麗的杜阿。

杜阿說：“如果一些來自于那個宇宙的影響，可以減慢我們太陽的聚變過程，讓它冷卻下來；那么我們宇宙的影響，是不是會加快他們恒星的聚變，造成過熱呢？”

“完全正確，杜阿。你比大多數理者想得都更明白。”

“那他們的恒星會有多熱呢？”

“噢，不太熱，只比以前熱一點點，僅此而已。”

杜阿說：“可是我心中不祥的預感就在于此啊。”

“沒關系，問題在于他們的太陽體積太大了。對于我們世界中微小的太陽而言，冷一點點絲毫沒有關系。即使它們熄滅了，只要有電子通道在，我們的生活也不會有什么問題。不過對于他們那些巨大無比的太陽來說，溫度哪怕只是升高一點點，后果都是災難性的。那里每一顆太陽都包含了太多物質，熱核聚變只要有一點加速，都會導致爆炸。”

“爆炸！可是那些人怎么辦？”

“哪些人？”

“就是生活在那個宇宙里的人。”

奧登面無表情，沉默良久，終于回答：“我不知道。”

“那么，要是我們的太陽爆炸了，會有什么后果呢？”

“它不會爆炸的。”

（崔特待在一旁，很奇怪為什么他倆都那么激動。太陽怎么會爆炸？杜阿看上去更生氣了，而奧登的臉色也很差。）

杜阿說：“要是假如呢？它不會變得很熱很熱嗎？”

“我想有可能。”

“它要是爆炸，我們是不是會全死掉？”

奧登躊躇一陣，口氣冰冷地反問：“這有什么意義嗎，杜阿？我們的太陽不會爆炸，別再問這么蠢的問題了。”

“是你讓我提問的，奧登。這個當然有意義，因為電子通道的作用是雙向的。他們的存在對我們意義重大。”

奧登直直地盯著她：“我從來沒這么說過。”

“我自己能想到。”

奧登說：“你想得太多了，杜阿——”

此時杜阿已經開始咆哮了，她已經完全發狂了。崔特從來沒見過她如此。她叫道：“奧登，別轉移話題。別想蒙混過去，你以為我是白癡嗎？我是別的情者嗎？你說過我的思維更像理者，我的頭腦足以想到，電子通道的運行很依賴于對方的操作。要是那些人都滅絕了，電子通道就會停滯，我們的太陽就會更加冷卻，我們都會餓死。難道這個還不重要嗎？”

這時奧登也在咆哮了：“你知道的也只有這些。我們需要他們的協助，是因為那里能量密度太低，必須有個轉換裝置。要是他們的太陽爆炸了，能量流就會變得非常浩大；而且幾百世紀內川流不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需要任何人為轉換，直接吸收那些能量。所以我們并不需要他們，不管發生什么都無所謂——”

他們現在幾乎都臉對著臉了。崔特嚇壞了，他覺得自己該做點什么，分開他倆，跟他倆好好談談。可是他不知道如何開口。不過馬上，他就沒必要挺身而出了。

洞穴外站著一個長老。不，是三個。他們已經開口說話了，可是沒引起屋里的注意。

崔特尖聲叫道：“奧登！杜阿！”

然后他就沉默了，身體瑟瑟發抖。他心里害怕，不知道長老們來干什么。他想逃走。

不過一個長老伸出他堅固而不透明的附肢，擋住了他：“站住。”

這話聽起來非常刺耳，毫不客氣。崔特被嚇壞了。

## 杜阿（4）

杜阿胸中充滿怒火，她甚至幾乎無視眼前的長老。所有的事都讓她怒火中燒，近乎窒息。奧登無論如何不該騙她；一個滿載文明的世界無論如何不該就此毀滅；她學習起來這么容易，無論如何不該受到那么多限制。

自從第一次完全融入巖石之后，她后來又去過長老洞穴兩次。每次她都不自覺地融入巖石之中，每次都能清晰地感應到許多，學到許多，每次過后，當奧登又要給她講解一些東西時，她總能預先想出他要講的內容。

他們為什么不能自己教她呢？就像教奧登一樣不好嗎？為什么只有理者才能受教育？她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學習能力？難道只是因為她是左情者——一個反常的情者？既然這樣，他們就教她好了，一錯到底算了。反正不能讓她繼續蒙昧、繼續無知。

最后，她狂亂的思緒還是被長老們打破。羅斯騰也來了，可是開口的并不是他。站在前面的是一個陌生的長老，說話的是他。她并不認識他，其實她認識的長老本來也沒有幾個。

這長老說：“最近你們誰去過下面的洞穴，就是長老洞穴？”

杜阿挑釁似的看著他們。看來他們是發現她的石慰了，不過她不在乎。讓他們說去吧，告訴所有人也不怕。她就是這樣，我行我素。她回答道：“我去了，去過好多次。”

“一個人？”那長老平靜地問道。

“一個人，去了很多次。”杜阿大聲說。其實只有三次，不過她不在乎。

奧登嘀咕著：“我也去過，這很正常，我經常下去學習。”

那長老看上去沒把他放在心上。他轉向崔特，徑直問道：“你呢，右伴？”

崔特顫抖著回答：“我去過，尊敬的長老。”

“一個人？”

“是的，尊敬的長老。”

“多少次？”

“只有一次。”

杜阿又生氣了。可憐的崔特怎么這么沒用，竟然這樣沒來由的恐慌。真正犯了事的是她杜阿，她已經準備跟他們對質了。“找我一個人就行，”她說，“我才是你們要找的人。”

那長老緩緩轉過頭來。“你干什么了？”他問道。

“你們說什么就是什么。”面對面時，她對自己的所為還是有點無法啟齒。在奧登面前，她說不出口。

“好吧，我們會找你的。不過首先，這右伴……你的名字是崔特，對嗎？你為什么會一個人去下面的洞穴？”

“我有話對伊斯特伍德長老說，尊敬的長老。”

這時，杜阿又急切地插話進來，“你是伊斯特伍德嗎？”

那長老簡單地答道：“不是。”

奧登看上去很惱火，好像杜阿不認識這個長老，讓他也很難堪似的。杜阿才不管呢。

那長老繼續問崔特：“你從長老洞穴里拿走了什么東西嗎？”

崔特沉默著。

那長老繼續說，口氣中聽不出一絲感情：“我們知道你拿走了某樣東西。我們想知道，你究竟明不明白你自己拿了什么。那東西非常危險。”

崔特還是沒說話，羅斯騰在一邊開口了，口氣要親切得多：“請告訴我們，崔特。我們知道是你干的，我們現在也不想強迫你。”

崔特終于開口了，聲音低沉：“我拿了一個食物球。”

“啊，”最先開口的長老說道，“你拿它干什么？”

崔特突然喊道：“我都是為了杜阿。她不愿意吃東西。我是拿給她的。”

杜阿跳了起來，身體因為震驚凝成一團。

長老馬上轉向她：“你自己不知道嗎？”

“不！”

“你也不知道？”——這是問奧登。

奧登一動不動，呆若木雞：“不知道，尊敬的長老。”

好一陣子，三個人都沒說話，空氣中充滿了長老們說話時的顫動，他們在彼此交流，完全無視這三人的存在。

是不是石慰讓她的感官更敏銳，還是因為最近感情起伏劇烈？杜阿自己說不上來，也不指望以后能想明白，不過眼下她可以讀取長老的只言片語——不是詞句——而是內容——

他們前一陣子發現了東西失竊，已經悄悄地搜查了一段時間，并且已經很不情愿地意識到，嫌犯應該在凡人之間。經過調查之后，目標鎖定在了奧登家，這更讓他們難受。（為什么呢？杜阿沒找到原因。）他們想不通，為什么奧登會這么蠢，居然敢做出這種事來，他們根本就沒有考慮過崔特的可能。

后來，那個跟崔特說過話的長老，終于想起那天的事。事情本來就反常，他可能幾年也不會跟凡人說話，特別是跟撫育者。（當然了，杜阿心想。就是那天，她第一次嘗試滲入石墻之中時，就感覺到崔特路過了。要不是這回長老們說起，她早就忘了。）

這種可能聽起來太夸張了，簡直匪夷所思。但是最后，所有其它可能性都排除了，隨著時間的流逝，事情可能會失去控制，帶來未知的危險。長老們實在忍受不了，于是便來了。本來他們該找伊斯特伍德商量的，可是事情涉及到崔特，就沒辦法了。

杜阿屏息靜氣，一直讀到這里，然后轉身，直直地盯著崔特，目光中充滿不信任，充滿怒火。

羅斯騰正在焦慮地向那兩個長老解釋，目前還沒什么不良后果，杜阿看上去氣色很好，其實崔特的膽大妄為，實際上也可以算是一次有益的實驗。跟崔特說過話的長老也同意，而另一個還在表示擔心。

杜阿并沒有全神貫注地聽。她還一直死死地盯著崔特。

第一個長老開口了：“現在那食物球在哪兒，崔特？”

崔特指給他們看。

它隱蔽得很好，雖然連接的地方有點粗糙，可是非常管用。

那長老又問道：“你一個人干的，崔特？”

“是的，尊敬的長老。”

“你怎么知道方法的？”

“我在長老洞穴里，看了機器的樣子，回來以后就按原樣做了。”

“你知不知道，這樣可能會傷到你的中伴？”

“我不知道。我想不會。我——”崔特手足無措，一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后他說：“她不會受傷。我只是想讓她吃飯。我把食物球裝進進餐角，還裝飾了一下。我希望她能試試，結果她真的吃了！她已經好久沒這樣吃飯了。后來我們就交媾了。”他頓了一下，然后幾乎聲嘶力竭地喊道，“她終于有了能量，我們有了小情者。她拿到了奧登的種子，又傳給我，讓它在我身體里孕育。我身體里，現在有個小情者啊！”

杜阿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蹣跚后退幾步，然后猛地沖出門外。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幾個長老甚至沒來得及閃出路來。她先是碰上一個長老的附肢，速度卻不減，直接滲透而過，帶起一陣尖利的嘯聲。

那長老的附肢無力地垂下，表情痛苦卻沒發出聲來。奧登想繞過他去追杜阿。不過那長老吃力地說：“讓她去吧。麻煩已經夠多了。我們得小心一點兒。”

## 奧登（4）

奧登好像做了一場惡夢。杜阿已經不見了，長老們也走了。只有崔特還在身邊，一言不發。

這是怎么回事？奧登痛苦地回想。崔特怎么能自己找到長老洞穴去呢？他怎么能拿走那塊儲能電池呢？那可是電子通道的部件，會產生強度超過陽光百倍的輻射！他怎么敢……

奧登自己恐怕永遠都不敢冒這個險。可是崔特，這個笨拙無知的崔特怎么敢？難道他也是與眾不同的？在這個家里，有睿智的理者奧登，古怪的情者杜阿，難道還有個大膽的撫育者崔特？

他轉身問道：“崔特，你怎么敢這樣？”

崔特激動地反駁：“我做什么了？我只是讓她吃飽而已。你看到了，她比以前吃得好多了，而我們也終于開始孕育小情者了。我們已經等了太久，要是再這樣等下去，恐怕一輩子都不會有結果。”

“可是崔特，你不明白嗎？這樣會傷到她。這可不是普通的陽光。這是一種尚在實驗的輻射源，可能過于強烈，對身體有害。”

“奧登，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它怎么會有害呢？我在去長老洞穴以前，就嘗過這種東西了。它是很難吃，你自己也嘗過啊。但它只是難吃而已，沒什么害處。可惜也太難吃了點，杜阿絕對不會碰。后來我就找到了食物球。這個就好吃多了。我自己吃了一些，味道非常好。這么好吃的東西怎么會有害？你看見了，杜阿吃得很開心，而我們的小情者也終于要降生了。難道我這么做錯了嗎？”

奧登感到心里一陣絕望，他知道跟崔特說不清楚了，于是便說：“杜阿現在都氣昏了。”

“過幾天就好了。”

“很難說，崔特。她可不像普通的情者。正因為如此，她才這么難以相處；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一起的生活才如此美妙。這下，她可能永遠也不會再跟我們交合了。”

崔特的身體堅定而平整，沒有一點慌亂的意思。他說：“哦，這有什么？”

“這有什么？你什么意思？難道你想永遠放棄交合嗎？”

“當然不想。不過要是她不愿意，那就隨她。我已經有了第三個孩子，交不交合無所謂。凡人的歷史我都懂。從前很多家庭會再生一次，再要三個孩子。不過我不在乎，生一次就夠了。”

“可是，崔特，生孩子并不是交合的全部意義。”

“那還有什么？我記得你說過，交合以后你的思維更敏銳了，那現在無非就是腦子慢點。我才不在乎呢，反正我已經有第三個孩子了。”

奧登氣得渾身發抖，氣沖沖地轉身離去。責備崔特有什么用呢？崔特根本什么都不懂。他自己呢？他自己又懂多少？

第三個孩子就要降生了，等她長大一些以后，那個時刻就會來臨，他們將逝去。而在那個時刻，他，奧登，將不得不對大家宣告，并帶領大家毫無恐懼地踏上生命的終點。這是他們的必經之路，別無他途。在這條路上，交媾就是他唯一的慰藉，除此以外，即使是三個孩子帶來的滿足也遠遠不夠。沒有交媾，他不知道如何面對未來。

真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交媾可以消除恐懼……或許交合的感覺類似于逝去。那時候，你會有一段時間失去意識，而且并不感到恐懼。那時候你好像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而這種感覺又美妙無比。只要常常交媾，他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勇氣，坦然面對終結……

噢，太陽和諸位星辰，他們并不會“逝去”。“逝去”——這個詞聽上去那么莊嚴肅穆。他知道，還有其他詞匯可以表達同樣的意思。那個詞是大家的忌諱，只有少不更事的孩子偶爾用來嚇嚇大人，那個詞就是“死亡”。他必須毫無畏懼地面對死亡，跟杜阿和崔特一起。

可是沒有交媾……他又將如何面對……

## 崔特（4）

崔特一個人待在屋里，心中非常恐懼，非常恐懼。不過他決心堅定，毫不動搖。他已經有了第三個孩子，就在自己身體里。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

可是為什么，為什么他的內心深處會有一絲懷疑，一絲隱隱約約又揮之不去的懷疑，難道這并不是生命的唯一嗎？

## 杜阿（5）

杜阿感到羞愧難當。她過了好久才戰勝羞愧，使自己平靜下來，整理紛亂的思緒，開始思考。她急不可耐地從家里逃出，盲目往前奔，根本就沒管自己奔向哪里，認不認路，甚至連此時身處何方也茫然不知。

現在是半夜，普通人家的居民，沒人會到地面上去，哪怕是最輕佻最不安分的情者，此時也不會出來。離日出還有很長時間，對此，杜阿心中不無慶幸。太陽就意味著食物，而此時杜阿極其討厭食物，討厭崔特對她做的那些事。

周圍很冷，不過杜阿沒什么感覺。事到如今，她還會在乎冷嗎？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她已經臃腫了很多——這種臃腫，不僅指身體肥胖，也包括精神的怠惰。自從長胖以后，寒冷和饑餓的感覺就始終縈繞在她身邊。

她輕易就看穿了崔特的意識。可憐的家伙，他的腦袋幾乎毫不設防；他的所有行動都出于本能，不過他會勇敢堅決地追隨著本能，毫不遲疑——這點倒值得贊揚。那天從長老洞穴偷食物球回來的時候，他簡直膽大包天。（其實那天杜阿完全能感覺到他的存在，那時他深深沉醉于自己所做的事，幾乎都不敢去細想。要不然，杜阿一早就該看出事情的原委。而她自己，當時也沉醉在巖石中，沉醉在巖石帶來的快慰中，無暇顧及真正重要的事情。）

崔特一路順利地把它帶了回來，精心布置了這個惹人同情的圈套，還對她的餐桌雕飾一番，混淆了她的視線。后來，她就回來了，心中充滿了石慰的罪惡感、無地自容的羞愧，以及對崔特的愧疚。在這所有的羞愧感和負疚感中，她終于開口吃飯了。這直接促成了第三個孩子的孕育。

自那以后，她又恢復了平時少量的飲食，也再沒去過進餐位那里，不過那里的確也不再有什么誘惑力了。崔特也沒再逼過她。他看上去倒是很耐心（廢話），所以她也再沒有想起那些羞愧來。崔特一直把食物球放在原位，他可沒膽量把它送回去。何況，他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對他而言，最容易不過的就是把它放在原地，不再理會。

——直到他被抓住。

不過聰明如奧登，肯定已經看出了崔特的計劃，肯定已經檢查過電極的新裝，肯定已經發現了崔特的目的。可以想到，他對此只字不提。揭穿此事一定會嚇到可憐的右伴，而奧登總是對他關愛有加。

當然，奧登什么也不必說。他只需要跟在崔特身后，拾漏補缺，確保那個笨拙的計劃平穩實現。

杜阿現在已經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她其實早該嘗出食物球的味道；早該注意到它那與眾不同的滋味；早該發現自己一直在吃，卻始終沒有飽的感覺——全是因為奧登，他一直在跟她交談，完全占據了她的頭腦。

他們兩個聯手締造了這個騙局，不管崔特有沒有意識到這點。她當時怎么會那么相信奧登呢？他突然就變成了一個細致耐心、孜孜不倦的老師。她怎么就沒發現，事情背后那不可告人的動機呢？他們對她的關心，僅僅是為了完成下一代的繁衍，這同時也意味著，在他們心中，她本身不值一提。

好吧——

她已經停在原地很久了，開始感到身體的困乏和疲勞。于是她設法擠進一條巖縫，躲避呼嘯而來的冷風。她的視野中，有七星中的兩顆，她茫然注視星辰，設法使外部感官聚集于身邊的瑣事，而內心奔騰的思緒漸漸聚攏起來。

她從迷夢中醒來。

“背叛，”她對自己喃喃地說，“他們背叛了我。”

他們難道只會考慮自己嗎？

在崔特心中，就算整個世界都毀滅了也無所謂，只要他和自己的孩子都安然無恙就好。他有這樣的想法簡直天經地義，他就是一只靠本能活著的動物，可是奧登呢？

奧登會思考，這是不是意味著，為了實踐那些思考，他寧愿背棄一切？這些思考的全部意義，就是給自己的行為找借口——不管代價如何。因為伊斯特伍德發明了電子通道，它就一定要投入使用，從而把我們這個長老和凡人共同棲身的世界，都置于它的庇佑之下，也置于另一宇宙的人類的手中嗎？要是那些人關閉了這個裝置，如果這個世界失去了電子通道，只剩下一個漸漸死去的太陽，我們又會怎樣？

不，他們不會關閉。既然他們已經被勸服，開啟了這個裝置，那么他們也會被勸服，一直維護裝置的運行，直到他們毀滅自己為止——那時他們已經失去價值，對長老、對凡人都一樣——就像現在的她，杜阿，已經失去了價值，很快將會逝去了。

她，和那個宇宙的人類一樣，被背棄了。

無意之中，她已經在巖石間越陷越深。她將自己掩藏起來，遠離星辰的光輝，遠離風的呼嘯，遠離整個世界。她只剩下純粹的精神在泛動。

她最恨的是伊斯特伍德。他就是自私與頑固的化身。他發明了電子通道，還將毫無道德地摧毀一個千萬人的世界。他無比怯懦，從來不敢現身；但他又無比強大，即使是其他長老們都對他心懷畏懼。

好吧，現在她已經決定了，她要同他斗爭。她要阻止他。

通過某種方式的交流，那個宇宙的居民已經幫忙建立了電子通道。奧登曾經提過這點，而這種交流一般在哪兒進行呢？又是什么樣子呢？要想進一步通信，他們還能做什么呢？

值得慶幸的是，她的頭腦如此清晰。非常慶幸。這給了她有力的支持，使她能以頭腦戰勝那些善用腦子的家伙。

他們無法阻止她，因為她可以到達的地方，長老們永遠無法觸及，理者或者情者也不行——其他所有的情者都不行。

她最終一定會被抓到，不過當前她還不擔心。她會殺出一條路來——不惜代價——不惜一切代價——盡管她將不得不穿越巖石，在巖石中生活，游走于長老洞穴之中，必要時從儲能電池中得到補給，可能的時候，還要跟其他情者擁擠在陽光之下進食。

不過最終她將給他們所有人一個教訓，然后，就讓他們隨意處置吧。她甚至做好準備逝去——不過那時已經……

## 奧登（5）

小情者降生的時候，奧登就在一旁，日夜守候。不過，時至今日，他對這個孩子已經失去了以往的激情。但崔特仍舊一直心無旁騖，把全部熱情都傾注到孩子身上，這是撫育者的本分。

已經過了很久，杜阿還沒有回來，她仿佛憑空消失了一般。她肯定還在人世。凡人逝去的時候，必定是三個一起；不過她此時不在他們身邊。她沒有逝去，卻消失了。

奧登曾經見過她一次，只有一次。那是她得知自己孕育了新的孩子，情緒失控、反抗出走后不久。

那天，他在一群陽光下的情者們中間走過，抱著略顯愚蠢的念頭，想要找到她。一個理者走到情者群附近，一定會招來情者們的嗤笑。這些愚蠢的情者們還紛紛淡化身體，做出撩人的姿態。她們并沒有什么確切的目的，只是簡單地想表明自己是情者而已。

奧登心里對她們頗為不屑，一路過去，沒作出任何一點回應的姿態。他心里只有杜阿，她是那么與眾不同，跟這堆蠢貨毫無共通。杜阿不會為任何原因消散身體，除非她自己愿意。她從來沒想過吸引某人的注意，這更讓她卓爾不群。如果她此時混在這群沒腦子的蠢貨當中，一定會很好辨認，（他敢肯定）她不但不會消散身體，甚至還可能收縮起來，只要周圍的人都消散的話。

一邊想著，奧登一邊掃視人群，真的發現有一個人沒有消散。

他趕忙停住，轉身沖到近前，沿途完全無視任何異性的存在，無視她們尖叫避讓，躲出一條路來，生怕撞到他身上，或是與別的情者倒在一起，混成一團——至少不能當眾如此，如果被一個理者看到，實在顏面無存。

那正是杜阿。她并沒有逃避的意思。她停在原地，保持沉默。

“杜阿，”他溫柔地說，“你怎么不回家呢？”

“奧登，我沒有家，”她平靜地回答。沒有怒火，沒有仇恨——這個樣子才真正可怕。

“你怎么能怪崔特呢？杜阿，你知道這個可憐的家伙根本不會思考。”

“可是你會，奧登。在他設法填滿我身體的時候，你拖住了我的思維，不是嗎？你想一想就會明白，比起他的小伎倆，你的話更讓我深陷其中。”

“杜阿，不！”

“不？不什么？你的戲演得真棒，好像真的在給我上課，真的在教我知識。”

“我是這么做了，可我沒有演戲，那都是真的。那跟崔特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關系。我根本不知道崔特做了什么。”

“我不相信。”她毫不遲疑地游走了。他緊隨其后。過了一會兒，兩人走了一段后，直到四下無人，他們才面對彼此，太陽正在遠方緩緩落下。

她面對著他：“我再問你最后一個問題，奧登。你為什么要教我呢？”

奧登回答：“因為我想要教你。因為我喜歡講解的過程，這是我最大的樂趣——除了學習以外。”

“當然，還有交媾……無所謂了。”她補充道，打斷了他插話的企圖，“不要說你這是出于理智，而不是出于本能。要是真的如你所說，你只是喜歡講解；要是我對你還有一點信任的話，或許你就能理解我，理解我將要告訴你的話。

“離開你以后，我想了很多很多，奧登。你別管我是怎么想的。我的確想了。現在的我，除了生理結構以外，已經完全不再是一個情者。在我內心深處，在那些真正有價值的領域，我已經完全是一個理者了，只有一點除外——我希望自己不像理者一樣自私，還記得為他人著想。還有一件事，奧登，我已經明白了我們真實的面目。我們，不只是你我和崔特，是指這個星球上所有的家庭，千百年來在面具下掩藏起真實的臉孔。”

“那是什么？”奧登問道。他已經做好準備，聽多久都可以，一句也不會反駁。只要杜阿說完以后，能跟他回家，那什么都無所謂了。他愿意懺悔，愿意做任何事來贖罪。只要她回家——即使此時，他心中還有一點模糊而陰暗的念頭，她注定要主動回去。

“我們是什么，怎么說？什么都不是，真的，奧登。”她輕描淡寫地說，臉上幾乎還帶著笑意，“聽起來很奇怪嗎？在這個世界上，長老才是唯一的生物。他們沒告訴過你嗎？生命只有一種，因為你、我、崔特，以及所有的凡人們，根本就沒有生命。我們只是機器，奧登。只因為長老的需要，我們才會存在。他們沒告訴過你嗎？奧登。”

“可是，杜阿，這毫無道理啊。”奧登一臉茫然。

杜阿驟然提高了聲調。“機器，奧登！我們都是長老們制造的機器！用完就會消滅的機器！他們是有生命的，那些長老們。只有他們。他們自己不會什么都說。他們根本沒必要開口，因為彼此都心知肚明。可是我，已經學會了思考，從手頭零碎的線索中，我找到了答案。他們的生命如此漫長，但是最后還是要死。他們現在生不出新的孩子，我們的太陽能量已經太微弱了。即使他們很少會有死亡，可是在永無新生的情況下，總數還是在緩慢地減少。沒有新生，他們的族群就缺乏新鮮的血液，缺乏新鮮的思想，所以那些老朽而長壽的長老們非常苦惱。奧登，你猜他們接下來會干什么？”

“什么？”奧登似乎被某種魔力吸引，不得不聽下去。那是一種陰暗的魔力。

“他們制造了像機器一樣的孩子們，當作他們的學生。奧登，你自己也說過，除了學習以外，最大享受就是教別人——當然，還有交媾。理者就是長老自己的翻版，長老們不會交媾，他們每個人都學識淵博，很難再學更多東西了。他們的樂趣就只剩下了講授。為了滿足這種欲望，他們創造了理者。而情者和撫育者的存在，完全只是為了種群的繁衍，為了產生新的理者。當理者長到一定年齡，長老們覺得沒什么可教了，新的理者就會誕生，取代他的位置。這時那些老理者們已經無可再學，很快會被消滅。這個毀滅的過程還被粉飾成‘逝去’，來安撫他們被愚弄的感情。當然，情者和撫育者也會一同逝去。他們已經生下新的孩子，孩子們組成新的家庭，他們自己已經完全失去價值。”

“杜阿，這全錯了。”奧登努力抗辯。他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證據，無法駁倒杜阿噩夢般的理論。但是他心里確信無誤，她肯定是錯了。（或許，這確信深處還帶有一點點懷疑，難道他真的被人洗腦了，他的知識都是被人故意灌輸的謊言？——不，肯定不會，要不然就是杜阿被人洗腦？不，也不會——難道她是個培養失敗的情者，失去了——噢，他在想什么啊。他幾乎跟她一樣瘋狂了。）

杜阿說話了：“奧登，你看起來很苦惱。你真的確信是我錯了嗎？當然，他們現在已經有了電子通道，有了所需的能量，或者說，即將得到。很快他們就又能生孩子了。說不定他們現在已經可以了。然后他們就不再需要我們，不再需要任何凡人作玩具。我們會被全部消滅。我再說一遍，我們都將逝去。”

“不，杜阿，”奧登極力反駁，一半是為了反駁杜阿，一半也是為了說服自己，“我不知道你怎么會冒出這些念頭，可是長老們不會這樣的，我們不會被消滅。”

“別騙你自己了，奧登。他們就是這樣的。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準備摧毀整個世界，消滅那里所有的生物；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甚至會毀掉整個宇宙。你說他們會可憐幾個小小的凡人，忍住不消滅我們嗎？——不過他們還是犯了一個錯誤。不管怎么說，他們的機制出了點問題，一個理者的思想進入了一個情者的身體。我是個左情者，你還記得嗎？從我小時候起，她們就這么叫我，其實她們是對的。我具備了理者的思考能力，但還保留了情者的感情。我將以我的特質為武器，跟長老們抗爭到底。”

奧登覺得一陣狂躁。杜阿一定是瘋了，可是他不敢說出口。他必須要哄著她，把她帶回家。他真摯地說：“杜阿，在我們逝去時，并沒有被消滅。”

“沒有？那你說是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我想我們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更美好更快樂的世界，就像——就像——算了，反正比我們現在要好。”

杜阿笑了：“你從哪兒聽來的？長老們告訴你的？”

“不，杜阿。我敢肯定，這是我自己腦子里的想法。自從你離開以后，我也想了很多很多。”

杜阿說：“那就少想一點吧，想得越多就越蠢。可憐的奧登，再見了。”她再次轉身離去，輕盈無比，卻帶著一種說不出的疲倦。

奧登喊道：“可是，等一下，杜阿。你一定想看看小情者吧。”

她沒有回答。

奧登大叫：“你什么時候回家？”

她沒有回答。

他沒有再追，只是注視著她漸漸遠去的背影，悲哀無比。

回去后他并沒有告訴崔特。那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也再沒見過杜阿。后來他常常四處尋覓，總是找到情者們聚集的地面，去得多了，有時候一些撫育者都產生了無比愚蠢的疑心，開始監視他。（跟大多數撫育者相比，崔特簡直就是智慧超人的天才。）

奧登心中對杜阿的思念與日俱增。每一天結束的時候，他都能感到心中有莫名的恐懼在滋長。杜阿還是沒有回來，他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

有一天他回到家中，發現羅斯騰在等他，神色嚴肅但不失禮貌。崔特正把小情者抱給他看，手忙腳亂的，生怕孩子碰到長老身上。

羅斯騰說：“孩子真漂亮，崔特。它叫迪瑞拉？”

“迪若拉，”崔特糾正道，“我不知道奧登什么時候回來。他老是出去……”

“我回來了，羅斯騰。”奧登草草接過話來，轉頭又對崔特說，“崔特，帶孩子離開一會兒，我們有正事要談。”

崔特照做了，羅斯騰轉過身來，好像卸下千斤重負，對奧登說道：“你一定很高興吧，家庭終于圓滿了。”

奧登本想作出禮貌得體的回答，轉念一想，旋即作罷，只是低頭不語。他最近跟長老們建立起了一種伙伴式的關系，隱約間已經平起平坐，所以說起話來完全不必客套。不過杜阿發瘋的事，對這種關系也不免有一些影響。奧登知道她肯定錯了，后來他還按照慣例找過一次羅斯騰。多年來他的習慣從未更改，那些年里，他還把自己當作低賤一級的生物，就像——機器？

羅斯騰說：“你見過杜阿嗎？”他問得相當直接，毫不遮掩。奧登很容易就聽出來了。

“只見過一次，尊——”他差一點叫出“尊敬的長老”來，這是孩子們和撫育者用的稱呼，“只有一次，羅斯騰。她不愿意回家。”

“她必須回家。”羅斯騰輕輕地說。

“我不知道該怎么做。”

羅斯騰眼神陰郁地看著他，“你知道她現在正干什么嗎？”

奧登不敢直視他的目光。難道他已經發現了杜阿那些瘋狂的念頭？他們會怎么處置她？

他沉默地搖搖頭，并沒開口。

羅斯騰說：“奧登，她真的是最不平凡的情者。這點你知道，是吧？”

“是的。”奧登嘆了口氣。

“你同樣杰出，而崔特也遠非泛泛。我想不出這世上還會有哪個撫育者，能想到而且敢于偷竊一個儲能電池，最后還能像他這樣濫用。你們三個組成了有史以來最不平凡的家庭。”

“謝謝。”

“不過，你們的出眾也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這是我們的疏忽。我們一直以為，你對杜阿的教導相當有益，不管是引導也好，哄騙也好，最后總會讓她主動履行自己的職責。我們沒料到，崔特那時會有如此瘋狂的舉動。而且，跟你說實話，我們也沒料到，當她發現另一個宇宙必將毀滅之后，居然會有那么激烈的反應。”

“這是我的責任，我回答她問題的時候，本該小心一點的。”

“那也沒用。她自己終究會發現。這點也是我們的失職。對不起，奧登，可是我必須要告訴你——杜阿現在已經變得非常危險，她想破壞電子通道。”

“可是她怎么能做到呢？她根本到不了那里，即使她去了，她也什么都不懂，怎么能破壞呢？”

“不，她能到那兒。”羅斯騰猶豫了一下，還是說道，“她如今能完全隱藏在巖石中，我們對她毫無辦法。”

過了半天，奧登才明白過來老師的意思。他說：“不可能，沒有哪個成年情者能——杜阿絕對做不到……”

“她可以。她已經這么做了。不必浪費時間討論這個……她現在可以潛入到洞穴的任何一處，什么也瞞不過她的眼睛。她肯定已經研究過了平行宇宙發來的通信記錄。我們并沒有明確的證據，可這是唯一的解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發生的事。”

“噢，噢，噢。”奧登搖搖晃晃，站立不穩，他的身體因為羞愧和悲傷，變得灰暗凝滯，“伊斯特伍德知道這件事了嗎？”

羅斯騰神色冷峻地回答：“目前還沒有；不過他終究會發現。”

“可她拿那些通訊記錄干什么呢？”

“她研究其中的規律，然后就可以自己發出一些東西。”

“可她根本就不懂如何破譯，也不懂怎么發送啊。”

“她都在學，破譯和發送。她現在對那些通信記錄的研究，甚至比伊斯特伍德還要深。她太可怕了，作為情者竟然懂得學習，而且已經完全失控。”

奧登不由得渾身顫抖。失控？這話聽起來好像在說機器！

他說：“事情不會那么糟吧。”

“會的。她已經自己發出了一些信息，我怕她是在警告那邊的生物，要他們關閉通道的端口。要是他們在太陽爆炸以前真的關閉了，我們就完了。”

“可是那時——”

“我們必須制止她，奧登。”

“可——可是，我們該怎么做呢？難道你們要炸——”他的聲音戛然而止。他隱約知道一點，長老們有一種裝置，可以在巖石上挖掘洞穴。這種裝置自從多年前人口開始減少以后，就再也沒有用過。難道他們要確定杜阿在巖石中的位置，然后把她和巖石一起炸掉嗎？

“不，”羅斯騰堅定地回答，“我們不會傷害杜阿。”

“可伊斯特伍德會——”

“伊斯特伍德也不會。”

“那你們要干什么？”

“是你，奧登。只有你才能做到。我們束手無策，所以我們必須依靠你的幫助。”

“靠我？可我又能干什么呢？”

“自己想想，”羅斯騰說，神情急切，“好好想想。”

“想什么？”

“我只能說這些了，”羅斯騰回答，明顯有點生氣了，“想啊！我們已經沒時間了。”

他轉身離去，行色匆匆，完全不見長老的儀態。好像他已經后悔了，好像他覺得自己本不該來，不該說這么多話。

奧登只是呆呆地望著他的背影，心中一片茫然。

## 崔特（5）

崔特現在忙得不可開交。孩子正需要照顧，一般來說，兩個小理者和兩個小撫育者加在一起，都不如一個小情者麻煩，而迪若拉可不是一般的孩子。崔特必須寸步不離，哄她安靜下來，好好睡覺，要不然她會四處亂晃，融入身邊的任何物體。

他很久沒見過奧登了，其實他也不在乎。迪若拉已經占據了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不過有一天他看見奧登待在自己房間的角落，光芒閃爍，顯然正在思考什么。

崔特突然想起前陣子的事，于是走過去問道：“羅斯騰是不是生杜阿的氣了？”

奧登轉過身來：“羅斯騰？——是，他是生氣了。杜阿現在非常危險。”

“她該回家了，不是嗎？”

奧登盯著崔特。“崔特，”他說，“我們得去勸杜阿回來。首先，我們要找到她。你能做到。有了迪若拉以后，你作為撫育者，天生的感應力已經非常強了。你能用感應力找到杜阿。”

“不，”崔特好像吃了一驚，“那是對迪若拉用的。要是我用來找杜阿，肯定不對。再說，既然她這么狠心，把小情者拋在家里不管——她自己以前還是個小情者呢——那我們也不要管她，沒她一樣過。”

“可是，崔特，難道你就不想交合了嗎？”

“唔，我們家已經圓滿了。”

“可交合并不完全是為了生孩子。”

崔特說：“可我們要去哪兒找她呢？小迪若拉離不開我。她這么小，我可不能拋下她不管。”

“長老們會想辦法照顧迪若拉的。我們倆要趕到長老洞穴去，找到杜阿。”

崔特想了一陣。他并不關心杜阿，他其實連奧登也不怎么關心。如今他的世界里只有迪若拉。他說：“改天吧。再等一陣子，等迪若拉長大一點。現在可不行。”

“崔特，”奧登急火攻心，“我們必須現在就找杜阿。要不然——要不然他們會把迪若拉帶走的。”

“他們是誰？”

“是長老們。”

崔特沉默了。他說不出話來，他從來沒聽說過有這回事，也根本想不到。

奧登說了：“崔特，我們必須要逝去了。現在，我已經知道原因了。我想了很久，自從羅斯騰——算了，這無所謂。杜阿和你也必須逝去。現在我知道為什么了，你也會知道，我希望——我想——杜阿也會知道的。我們必須馬上逝去，因為杜阿正在毀滅這個世界。”

崔特漸漸后退：“別這么看著我，奧登……你在騙我……你一定在騙我。”

“我沒騙你，崔特。”奧登悲哀地說，“我說的都是實話，你必須……不過，我們要馬上找到杜阿。”

“不，我不去。”崔特痛苦不堪，竭力抗拒。奧登身上仿佛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可怕的東西，而他們都要無可避免地消亡了。以后不會再有崔特，也沒有小情者。別的撫育者都會把自己的小情者養大，而崔特馬上就要永遠失去她。

這不公平。噢，這太不公平了。

崔特喘著氣說：“都是杜阿的錯，讓她先逝去吧。”

奧登看著他，帶著死一般的沉靜，“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必須一起……”

崔特知道是這樣的——是這樣的——是這樣的……

## 杜阿（6）

杜阿感到渾身虛弱而冰冷。自從那次被奧登發現以后，她就不再去曠野之中吸收陽光了。而她又不能隨時去長老們的電池那里進食。她不敢長時間暴露自己，只有巖石中才真正安全，所以她每次只敢出來吃一小點兒，根本就不夠。

她一直處于饑餓之中，心煩意亂，在巖石中幾乎待不下去了。這好像是一種報應，以前自由的日子里，她總是在日暮時分出來游蕩，從不好好吃東西。

要不是為了現在的信念，她一定忍受不了這種疲勞和饑餓。有時候她甚至期望長老們抓到她、消滅她——不過那要在她達成目的之后。

只要躲在石頭里，長老們就拿她沒辦法。有時候她能感覺到，他們就在石頭外面，滿心惶恐。有時候她會以為他們在害怕她，不過沒道理啊，她有什么可害怕的，難道是害怕她餓死？害怕她在巖石中耗盡精力，悄然逝去嗎？即使要害怕，也只能是因為她這臺機器失去了控制，不再按照他們的設計運行了。這個奇跡讓他們膽戰心驚，惶惶不可終日。

她一直小心躲避著他們。她隨時都能感覺到他們的位置，所以誰都抓不到她。

他們不可能處處都監視到。她想，他們的感應力實在太差了。

她曾浮出巖石，仔細研究那些通信記錄的副本，研究另一個宇宙中人類的符號。他們不知道她要找的是什么。不管他們把這些東西藏在哪兒，她都能找到。就算他們都銷毀掉，也沒什么關系。她已經都印在腦子里了。

開始的時候，她一點都看不懂。不過在巖石中待得久了，她的感官越來越敏銳，即使看不懂，她也能感覺到一些。不用看懂那些符號的含義，只要看到，就會引發她內心的一些感受。

她選出一些標記，附在即將發送到另一個宇宙的物體上面。這幾個標記是：F-E-E-R。她并不知道這幾個標記的含義，不過它們的形狀讓她心生恐懼，于是她就盡可能地用這些標記，把自己的恐懼表達出來。或許那個宇宙中的生物看到這些標記的時候，也會有恐懼的感覺吧。

當收到回復的時候，她讀到了其中蘊含的激動情緒。她并不是每次都能親自收到回復，有時候那些回復會先落到長老手中。可以肯定，長老們已經發現了她的行為，不過他們一定看不懂那些訊息的含義，甚至連其中蘊含的情緒都讀不到。

所以她不怕。他們無法制止她，直到她最后達成目標為止——管他們發現什么。

她一直在等待一個能反映她情緒的信息。后來，她等到了：通道壞。

這個標記完全反映出她心中的恐懼和仇恨。她將其擴大幾倍發了回去——恐懼更強——仇恨更深——現在那邊的人應該能懂了吧，現在他們會關掉通道了吧。長老們也會想出別的辦法，找出其他能源；他們本不應該為了自己的生存，就毀滅掉另一個宇宙中的千萬生靈。

她已經在巖石中休息了太久，身體越來越虛弱，神志也近乎昏迷。現在她非常渴望進食，也一直在等待機會浮出巖石。不過，雖然她近乎瘋狂地需要那些儲能電池，但她更希望把那些電池永遠毀掉。那時她將會貪婪地吮吸最后一絲殘存的能量，直到它徹底耗盡。到時，她的使命就徹底完成。

最后她還是浮出了巖石，不顧危險，趴到一個電池前不顧一切地吸食。她想把它吸干，吸到完全暗淡——可惜它的能量無窮無盡——無窮——無盡。

她驚懼地后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電子通道還在運行，難道她的信息沒有發送過去嗎？要是那些生物已經收到，為什么沒有關閉通道呢？難道他們沒有體會到其中的警示嗎？

她必須要再試一次。她必須要使其盡可能淺顯易懂。她會用到所有標記，所有她能感到危險和恐懼的標記；所有能讓人聯想到“停止”的標記。

她絕望地拼盡全力，把那些標記銘刻在金屬上。她毫不吝嗇地揮霍著剛剛從電池里汲取的能量，直到身體虛弱不堪，那些信息完全浮現出來：通道不停不停我們不停通道你們停請停你們停所以我們停請你們停危險危險危險停停你們停通道……

她已經竭盡所能。現在她只感到痛苦難捱。她把信息放到發送位置上，她已經等不及由長老們發送了。盡管渾身難受，幾乎無法自抑，她還是努力回憶長老們操縱通道的樣子，找到能量來源，打開了這個機器。

那些信息馬上消失了，整個洞穴彌漫著一陣令人目眩的紫色光芒。她正在逝去——失去意識——燈盡油枯。

奧登——崔——

## 奧登（6）

奧登來了。他一路飛奔，有生以來他從未游得這樣飛快。有了迪若拉之后，崔特的感官極度敏銳，一路上他都緊隨崔特的指引；可是現在，即使以他自己遲鈍的感應力，都能輕易察覺到杜阿的氣息。他自己完全能發現，杜阿已經氣若游絲、命懸一線了；他拼命向前沖，崔特在他身后氣喘吁吁，竭力呼喊：“快點，快點——”

當他趕到時，杜阿已經處在崩潰的邊緣，只剩下最后一點生命力在掙扎，身體也極度萎縮——奧登從來不知道，一個成年情者可以這么微小。

“崔特，”他喊道，“把電池拿過來。別——別——別搬她。她已經太淡薄了。快點！要是她沉入地面以下——”

長老們從四面聚集過來。當然，他們來晚了，他們根本就不可能遙感到其他生物。如果只是靠他們的話，杜阿早就完了。她將不會逝去，她只會被真正地毀滅——而且——而且比她所知的毀滅更可怕。

現在，她正在慢慢吸收電池的能量，漸漸恢復元氣。長老們佇立一旁，默默地看著他們。

奧登站了起來：一個全新的奧登，一個對所發生的一切完全了解的奧登。他惱怒地揮揮手，將長老們驅散——他們便離開了，一言不發，完全沒有抗拒。

杜阿動了一下。

崔特問：“她還好吧，奧登？”

“安靜，崔特，”奧登轉過頭，輕輕地呼喚：“杜阿？”

“奧登？”她又動了動，輕聲低語，“我想我已經在逝去了。”

“還沒有，杜阿，還沒有。不過現在你必須先吃東西，還要好好休息。”

“崔特也在這兒嗎？”

“我在這兒，杜阿。”崔特應聲。

“別想把我帶回去，”杜阿說，“一切都結束了。我已經做了想做的事。電子通道很快——很快就要停了，我敢肯定。長老們以后還會需要凡人，他們會照顧你倆，至少也會照顧孩子。”

奧登什么都沒說。他制止了崔特開口，把輻射能量緩緩傾入杜阿體內，小心翼翼。他還不時略作停頓，讓她緩一緩，然后再繼續傾倒。

她開始咕噥：“夠了，夠了。”她的身體開始翻騰。

他并沒停下。

最后，他開口了。他說：“杜阿，你錯了。我們不是機器，我現在已經完全知道了我們的身份。要是我早點想到就好了，我應該早點來制止你。可是我一直都沒想到，直到羅斯騰去求我。現在我已經明白了，很艱難，可是即使到現在，我的醒悟也還是太早了一些。”

杜阿呻吟了一聲，奧登便停下了片刻。

然后他繼續說：“聽著，杜阿。這世界上的確只有一種生命。長老們的確就是這世上唯一的生命。這點你已經想到了，到此為止你都是正確的。可是這并不意味著凡人就不是生命，這只說明，我們也是這種唯一生命的一部分。凡人就是長老的幼年形態。我們生下來是幼年凡人，然后成長為成年凡人，最后變成長老。你明白了嗎？”

崔特眼神迷茫：“什么？你說什么？”

奧登說：“別著急，崔特。你以后也會明白的，不過我現在是給杜阿講解。”他看著杜阿，她的身體正在恢復光澤。

他說：“聽著，杜阿。我們在交媾的時候，所有家庭在交媾的時候，都會變成一個長老。長老是三位一體的，所以身體會很堅實。在交媾中，我們會喪失意識，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以長老的形式存在。不過這只是暫時的，交媾結束后，我們什么也記不起來。我們不可能長久保持長老形態，過一段時間后必定會醒來。但是我們一生之中都在不停進化，這個過程可以劃分成幾個階段。每個孩子的降生都標志著一個階段的到來。等到生下第三個孩子以后，我們就走到了最后的階段。這時理者的意識就會獨自覺醒，完全不依賴那兩個伴侶，他會想起身為長老時的記憶片斷。這時候，也只有到這時候，他就可以引導伴侶，進行最后一場完美的交媾，在這場交媾中，他們將永遠融為一體，成為長老。從此這個家庭將開始一種全新的一體生活，完全達到更高的層次。我以前就跟你說過，逝去就像重生。那時候，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也在摸索當中。可是現在，我已經完全醒悟。”

杜阿看著他，努力想擠出個笑容來。她說：“奧登，你怎么還在欺騙自己呢？要是事情真是這樣，為什么長老們不早點告訴你，也不告訴我們呢？”

“他們不能，杜阿。在很久很久以前，對我們而言，交媾只是身體微粒的簡單融合。后來，我們的意識才在歲月中慢慢進化。聽著，杜阿，交媾已經不只是物質的融合，我們的意識也在融合。不過，意識的融合要更困難，更精密微妙。而要把意識完全精準地永遠融合起來，理者必須要進化到特定的高度。只有等他完全憑借自身的力量，發現進化的真相以后，才能確保達到那個高度。只有在這時候，他的意識才最終變得清晰完整，才會記起在交媾時發生的事。要是在此之前，有人預先告訴他這些事，自然進化的過程將被打斷，他們也就無法完成最后、最完美的那次交媾。這樣一來，他們最終就沒法順利融合成長老。其實羅斯騰來告訴我的時候，還冒了很大的風險。即使他那么隱諱，弄不好也會——我不敢說——

“我們家更是這樣，杜阿。好多年以來，長老們挑選家庭的時候都慎之又慎，盡量做到最優化搭配，最后才能融合出完美的長老。我們家就是有史以來最杰出的家庭，特別是你，杜阿。羅斯騰就是你的父母融合成的，你的撫育者父親也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他非常了解你。是他把你帶來，帶給了我和崔特。”

杜阿坐了起來。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奧登，你是不是編這些東西來騙我？”

崔特插話進來。“不，杜阿。我也能感覺到。雖然我想不太清楚，可是我能感覺到。”

“他說的對，杜阿。”奧登說，“你也會感覺到的。現在你是不是開始回憶起變成長老的片斷了？你現在不想交媾嗎？最后的交媾？最后一次？”

他把她扶了起來。她身體微微發熱，似乎因興奮而顫抖。盡管有點掙扎，她還是淡化了身體。

“要是你說的是真的，奧登，”她喘著氣，“要是我們將組成一個長老，按你的說法，我們會組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是嗎？”

“是最重要的。我們將是歷史上最優秀的長老。我是說……崔特，到那兒去。這不是告別，崔特。我們將永遠合為一體，實現長久以來的夢想。還有你，杜阿——我們將永遠融合。”

杜阿說：“我們會讓伊斯特伍德知道，電子通道必須關掉。我們要逼他……”

融合開始了。一個接一個，長老們陸續回到房間中，目睹著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奧登看不清他們，因為他已經開始融入杜阿體內。

這次跟以往不同；沒有鮮明的快感，只有一種安詳的、平靜的、完全和煦的運動。他能感到自己好像成了杜阿，整個世界都在鮮活地跳躍，沖擊著自己敏銳的感官。電子通道還在運行——他，她能感到——為什么它還沒停下呢？

他現在也是崔特了，他，她，他的心中充斥著一陣難抑的酸楚。噢，我的孩子們——

他叫了出來，這是奧登最后的聲音，也是杜阿最后的聲音。“不，我們沒法阻止伊斯特伍德。我們就是伊斯特伍德。我們——”

這聲既是杜阿又不是杜阿的呼喊，戛然而止。從此以后，杜阿再也不會回來了。世上再不會有杜阿，不會有奧登，不會有崔特。

## 伊斯特伍德（7）

伊斯特伍德邁步向前，掃視周圍聚集的長老們，悲哀地說：“以后我會永遠跟你們一起了。走吧，還有很多事要做……”

# 第三章也緘口不言

## 1

賽琳娜·琳德斯托姆笑容可掬地穿行于旅客之間。她腳步輕輕彈起，輕盈飄逸，游客們開始都頗為驚訝，不過很快便流露出欣賞和羨慕的神情。

“現在是午飯時間，”她熱情地說，“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午餐都是當地特產。你們或許會有點吃不慣，可是這些都很有營養……您的位子在這兒，我想您不會介意坐在女士們旁邊……請稍等。每個人都有座位……對不起，大家等會兒可以選擇飲料，不過主食都是一樣的。我們會吃小牛肉……噢，不，不，都是人工合成的，肉和調料都是，不過嘗起來相當不錯。”

安頓好大家，她自己坐了下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職業性的微笑稍稍凝滯片刻。

有個人從旅團中走了出來，坐到她對面。

“你不介意吧？”他問道。

她抬起頭，迅速掃視一眼，目光銳利。她一向都有迅速鑒識人物的本領，當然，對面這人看起來不錯。她回答道：“沒關系，不過你不跟同伴一起嗎？”

他搖搖頭：“不，我一個人來的。還有，盡管算不上理由，不過我一向都不喜歡地球佬。”

她又打量了他一遍。他看上去五十多歲，神情憔悴，只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閃爍著好奇的光芒。他身體結實，一看就久經重力摧殘，百分之百是地球人。她說：“‘地球佬’是月球方言，而且也不是什么好話。”

“我從地球來，”他說，“所以我希望自己這么說，還不算無禮。當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賽琳娜聳聳肩，意思是“隨你的便”。

她像許多月球女孩一樣，長著一雙東方人的黑眼睛，不過頭發卻是蜜色，而且鼻梁高聳。雖然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美人，不過不可否認，她堪稱魅力十足。

那個地球人一直盯著她左胸前的銘牌，隱在銘牌后面制服上衣中的是高聳而并不夸張的乳房。她判斷那人看的是銘牌，而不是她的胸部。雖然她的上衣是半透明質地，如果光線合適、角度恰當，很容易看透，而且她里面沒穿內衣。

他說：“這里是不是有很多賽琳娜？”

“對，我想，有幾百個吧。還有很多辛茜婭、黛安娜和阿耳特彌斯。叫賽琳娜其實真有點麻煩。我認識的賽琳娜中，有一半被叫作‘賽琳’，而另一半都叫‘琳娜’。”

“那你呢？”

“兩個都不是。我就叫賽琳娜，三個音節都讀全——賽-琳-娜，”她解釋著，特地重讀第一個音節，“對那些不帶姓只叫我名字的人，都得這么強調。”

地球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看上去好像倒是有點不太自然，他說：“賽琳娜，是不是每個人都問你到底‘賣’①什么？”

“沒有人敢問第二次！”她鎮定地回答。

“這么說真有人問了？”

“世界上總有些蠢貨。”

一個女招待走到他們桌前，把午餐擺在桌上，動作輕快流暢。

地球人明顯露出了贊嘆的神色。他對女招待說：“你好像讓這些東西飄了下來。”

女招待微微一笑，轉身離去。

賽琳娜說：“你可別想學她。她完全適應這里的重力，能搞得定。”

“要是我來做，恐怕會把所有東西都打翻，是吧？”

“翻得非常絢爛。”她說。

“好吧，那我就不試了。”

“很快就會有人試，到時候盤子就會飄落到地板上，他們就會去撿，然后再脫手，最后肯定會從椅子里飛出來。我從一開始就警告過他們，可是從來都沒用，事情只會越來越亂。別人一定會笑成一團——我指那些游客們，因為我們都看過太多回，早就習以為常了，而且最后還得打掃。”

那地球人小心地拿起自己的叉子：“我想我明白了。在這里最簡單的動作都可能出差錯。”

“事實上，你很快就會習慣，至少能應付像吃飯這樣的小事。走路要難一點，我從沒見過哪個地球人可以正常走出這里。沒有人可以步伐穩定。”

接下來，他們悶頭吃了一會兒。然后，他又說：“這個‘L’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盯著她的銘牌看，上面寫著“賽琳娜·琳德斯托姆·L”。

“是露娜還是月亮的意思，”她口氣冷淡，“這個詞說明我不是地球移民。我出生在這兒。”

“真的？”

“這沒什么可奇怪的。我們這兒的社會規模，大半個世紀以前就形成了。你沒想過孩子也會在月球出生嗎？我們這里有些月生居民，都已經是祖父輩了。”

“你多大了？”

“三十二歲。”她回答。

他看上去吃了一驚，繼而咕噥：“對，當然了。”

賽琳娜揚了揚眉毛：“你的意思是，你能理解？大多數地球人可都想不通呢。”

那地球人說：“我對此還有些了解。我知道大多數衰老的表現，都是因為身體組織無法抗拒重力的作用——比如臉頰松弛、乳房下垂等。既然月球上的重力是地球上的六分之一，所以月球人看起來更年輕，也就沒什么奇怪的。”

賽琳娜說：“也只是看起來而已，我們并非長生不死。我們的壽命跟地球上的人也差不多，不過一般來說年老以后不會那么辛苦。”

“那就已經很好了……當然，我想月球生活也有缺陷的吧。”他此時才吸了第一口咖啡，“你們就不得不喝這些——”后半句說不出來了，看來他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匯來表述，所以索性打住。

“我們也可以從地球上運來食物和飲品，”她笑了，“不過這種運輸量很小，只夠維持一小部分人短時期的生活。這樣的話，如果我們進一步開拓空間，補給就跟不上了。相較而言，我們不如適應這些爛貨……要是你來形容，是不是會說得更難聽？”

“至少咖啡還可以，”他說，“我得說它比食物強多了。不過那些爛貨……對了，琳德斯托姆小姐，一路過來，我怎么從沒聽人說起過質子同步加速器的事，我們什么時候參觀它？”

“質子同步加速器？”她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掃視四周，好像在算計，什么時候那些四處亂飛的游客能停下來。“那東西是地球的財產，不對游客開放。”

“你的意思是，月球人不可以隨便到那兒去？”

“噢，不是，沒這回事兒。操縱它的大部分職員都是月球人。只是地球政府定下了這個規矩：游客禁入。”

“我還真想看看它。”他說。

她說：“我肯定你能看到……你已經給我帶來挺好的運氣，你看，食物沒亂飛，也沒哪位女士或者先生撞到地板上。”

她站起身來，說道：“女士們先生們，我們十分鐘以后就要出發了。請把餐盤放在原位。洗手間在那邊。過一會兒我們將參觀食品加工廠，我們剛才吃的午餐就是從那里來的。”

## 2

賽琳娜的宿舍非常小，當然，雖然空間緊湊，內部設置倒是復雜完備。窗戶是全景式的，模擬的星空慢慢變化，圖像隨機不定，不過跟真實星空一點也不搭邊。如果賽琳娜愿意的話，三個窗戶都還可以隨意放大縮小圖像，好像望遠鏡的倍率在來回調節。

巴倫·內維爾對此深惡痛絕。他每次都會粗暴地把它關掉，還說：“你怎么受得了？你是我認識的人里面，唯一一個還喜歡玩這東西的。那些星云星團看上去一點都不真實。”

賽琳娜這時就會冷漠地聳聳肩，回答：“那什么才是真實的？你怎么知道天上的星星真的存在？這些圖片至少給我一種自由和運動的感覺。再說了，我在自己的房間里搞什么，用你操心嗎？”

這時內維爾就會嘟嘟囔囔的、很不情愿地啟動開關，要把窗戶恢復原狀。而賽琳娜則就會說：“算了，就這樣吧。”

屋里所有家具都棱角光滑，墻也設計得抽象簡潔，色調平實，毫不花哨。整個屋里，沒有一件物品能讓人聯想到一點生命的跡象。

“只有地球上才有生物，”賽琳娜會說，“月球上可沒有。”

現在，當她邁進屋內的時候，又看見了不請自來的內維爾。這家伙躺在松軟的沙發里，一只腳上還掛著拖鞋，另一只鞋掉在旁邊。他的肚子上有道紅印，就在肚臍上方，大概是他無意識間自己撓的。

她說：“給咱們煮點兒咖啡，好嗎，巴倫？”說著，她如釋重負地呼了口氣，身體輕盈曼妙地扭動幾下，制服無聲無息滑落下來，然后腳尖一挑，衣服就被她踢到角落里去了。

“總算是脫下來了，”她說，“這工作最倒霉的部分，就是得穿得像地球佬一樣。”

內維爾這時在廚房角落里。他并沒搭腔，這話早就聽膩了。他只是說：“你家的供水怎么了？又停了？”

“是嗎？”她問，“噢，我的配額好像用超了。耐心點。”

“今天有什么麻煩嗎？”

賽琳娜聳聳肩。“沒。一點都沒有。像往常一樣，看著那些人一邊搖搖晃晃，一邊還裝作不討厭我們的食物。他們心里肯定想著，什么時候他們會被要求脫光衣服，我早就習慣了……就是這么齷齪。”

“你沒一直假裝正經？”他端來兩小杯咖啡，放在桌上。

“干這行必須得裝。那些人滿臉皺紋、皮膚松弛，挺著大肚子，渾身細菌。我不管檢疫制度有多嚴，他們就是渾身細菌……你那邊有什么新鮮事？”

巴倫搖搖頭。作為一個月球人而言，他身體十分結實，眼睛很細，看上去總是神情陰沉。不過總的來說，他的外表還算是相當英俊，賽琳娜心想。

他說：“沒什么新奇的。我們還在等新舊專員交接。這回還要好好看看，這個戈特斯坦到底是個什么人。”

“他會給你們找麻煩？”

“至少不會比現在多。再說了，他們能干什么？他們畢竟不能滲透到我們內部來，誰也沒法把一個地球人偽裝成月球人。”話雖如此，他的表情看起來并不輕松。

賽琳娜呷了一口咖啡，目光炯炯地看著他。“有些月球人骨子里其實還是地球人。”

“對，我一直都想把他們找出來。有時候我都不敢信任……噢，算了。我在同步加速器上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沒一點收獲。我大概是沒這個命吧。”

“或許他們根本不信任你，當然這也不怪他們。誰叫你總像個間諜一樣，心懷鬼胎地四處游蕩。”

“我可沒有。要是我能離開同步加速器實驗室，永遠不用回去，我會高興死的。不過這樣的話，他們一定會懷疑我……你的用水配額都花到哪兒去了？我看連第二杯都不夠了。”

“不，我們不能。不過要是說到水的話，你不是一直在幫我浪費嗎？這周你在我這兒都洗過兩次澡了。”

“我會給你張水卡的。沒想到你居然還計較這個。”

“我不計較，可我的水表計較。”

她喝完自己杯里的咖啡，看著空杯子若有所思。她說：“他們總是對著杯子齜牙咧嘴，就是那些游客。我搞不懂他們。這咖啡嘗起來不錯啊，巴倫，你喝過地球上的咖啡嗎？”

“沒。”他簡單地回答。

“我喝過。只有一次。有個游客偷偷帶了一點，據說那玩意兒叫速溶咖啡。他讓我嘗了一點，然后就想跟我——就是做那種事。他好像覺得這種交易還挺平等。”

“于是你就嘗了？”

“因為我很好奇。不過那東西喝起來又苦又澀，難喝死了。然后我就告訴他，異族之間發生性關系有違月球人的道德觀。這次就輪到他一臉苦澀了。”

“你以前沒跟我說過。他后來就沒再糾纏？”

“這關你什么事。不過，他倒的確沒糾纏了。要是他敢動什么歪腦筋，在這樣的重力環境下，我能把他從這兒踢飛到一號通道去。”

她接著說：“噢，我想起來了。我今天碰到一個地球人，他非要坐到我的旁邊。”

“這回他又拿出什么好東西，引誘你干‘那種事’了？”

“他就坐那兒，什么都沒干。”

“只是盯著你的胸部看？”

“就算看也不犯法，而且他也沒看。他只是看我的銘牌而已……再說了，別人的幻想關你什么事？每個人都有幻想的自由，我又不會讓他們美夢成真。你難道在懷疑我？懷疑我想跟一個地球男人上床？跟一個連重力場都沒有適應的人搞在一起？我不敢說這事前無古人，但我可沒試過，而且我也沒聽說這么搞有什么好處。怎么樣？我解釋得夠清楚嗎？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回去找那個地球人了？找那個快五十歲的老男人？那個就算年輕時候也跟英俊不沾邊的家伙？……雖然我不得不同意，他長得比較有特點。”

“好了好了。我再也不敢惹你了。他都干了些什么？”

“他向我打聽質子同步加速器的事。”

內維爾猛然站起身來，身體略微搖晃了一下。在低重力環境中，動作過猛就會有這樣的反應。“質子同步加速器？他具體問了什么？”

“也沒什么。你這么激動干嗎？你跟我說過，如果哪個游客有什么不同尋常的舉動，都要告訴你。這次的確看起來比較反常啊。以前從來沒人跟我問起質子同步加速器的事。”

“好吧。”他頓了一下，語氣恢復正常，“為什么他會對質子同步加速器感興趣呢？”

賽琳娜說：“我說不準。他只是問了一句，他有沒有機會去參觀。或許他只是個對科學稍感興趣的普通游客呢。就我而言，對他的興趣僅限于職業要求。”

“我想也是。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沒問他。”

“為什么不問？”

“因為我對他根本不感興趣。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再說了，他這么問，也正說明他是個游客。他要是個物理學家，根本就不用問，早就自己去了。”

“我親愛的賽琳娜，”內維爾說，“讓我給你好好解釋一下。在當前的環境下，任何一個要求去看質子同步加速器的人，我們都得查清楚。他為什么要問你呢？”他在房間里快速地踱著步子，仿佛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最后，他說：“你是看人的專家。你是不是對他還有點興趣？”

“性趣？”

“你知道我在說什么。別跟我鬧了，賽琳娜。”

賽琳娜勉勉強強地回答：“他的確挺有意思的，甚至有點讓人不安。可是我卻說不出理由。他什么也沒說，什么也沒做。”

“有意思，讓人不安，是嗎？那你該回去找找他？”

“找他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這是你的事。查出他的名字，他的一切資料，你能找到多少就找多少。你有點天賦，那就發揮出來，好好做點事。”

“呵，不錯，”她說，“你還真像大領導。好吧。”

## 3

僅從大小上看，專員官邸與月球上其他的宿舍毫無區別。月球上缺乏空間，即使是殖民官員，在這方面也毫無特權。他們絲毫不能擁有一點奢侈的空間，哪怕他們作為母星的代表也不行。因為無論怎樣，月球的自然條件都無法改變——人們只能生活在地下，生活在低重力環境中——即使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也無法改變這一點。

“人類還真容易被環境所左右。”路易斯·蒙特茲嘆了口氣，“我已經在月球上待了兩年了，我也曾經試著想多留幾年，可是——我的身體已經不允許了。我剛過五十歲，要是我還想在地球上終老的話，現在該走了。再老幾歲的話，我大概就再也適應不了正常重力了。”

科納德·戈特斯坦只有三十四歲，而且看上去還要更年輕一些。他臉膛寬闊豐滿，比常人大了不少。月球人從來都不會有這種大臉，倒是在他們的漫畫里，地球人的形象往往如此。不過他并不胖——把地球胖子送來任職，可不是什么明智之舉——只不過與身體相比，他的臉盤大得不成比例。

他說（說起地球標準語來，他的口音跟蒙特茲差別很大）：“聽起來你好像心里沒底。”

“是的，沒錯。”蒙特茲說。要是說戈特斯坦那張臉算和藹可親的話，那么蒙特茲這張又長又瘦的臉上則是一臉的苦相。“從各方面來說，我都有點不踏實。一想到馬上就要離開月球，我心里就有點難受，這個地方的確很有魅力。想到自己居然真的開始留戀，我就更難受了。而且，我還要重新適應地球生活——重力和其他一切。”

“對，我能想到，重新撿回那其余六分之五的重力，的確很辛苦，”戈特斯坦說，“我只在月球上住了沒幾天，已經覺得六分之一的重力相當愜意了。”

“當你開始便秘的時候，感覺就沒那么好了，那時你得靠潤滑油過日子，”蒙特茲又在嘆氣，“不過這些都會過去的……但是別以為身體輕盈了，就可以模仿瞪羚。行動也很需要技巧。”

“我明白。”

“你只是自以為明白了，戈特斯坦。你還沒見過袋鼠跳，是吧？”

“電視上見過。”

“那個沒用，并不能給你真實的感覺，你得自己嘗試才行。想在月面上快速前進，只能這么走。雙腳一起向后蹬，就好像在地球上做一次普通的跳躍一樣。當你在空中的時候，雙腳前伸，在落地之前，就要預先做出蹬腿的動作，這樣再次跳出，循環往復。以地球上的標準來看，這個動作好像很緩慢，因為只有很小的重力把你往下拉，可是每跳一次，你都能跳出二十英尺的距離，而且，你跳躍所需的肌肉能量很小很小。這種感覺就像在飛——”

“你試過嗎？你能做到嗎？”

“我試過，不過沒有一個地球人能真正做好。我一次能連跳五下，已經開始找到感覺；這種程度還會讓我躍躍欲試，嘗試更進一步。不過接下來就會不可避免地失誤，步子會亂，然后就會摔倒，滑出四分之一英里遠去。月球人都很有禮貌，從來不會當面嘲笑你。當然，他們做起來就容易多了。他們從小就這樣跳，個個都像袋鼠。”

“這是他們的地盤，”戈特斯坦笑出聲來，“想想他們到地球上會怎樣吧。”

“他們永遠不會到地球上去。他們做不到。好歹我們還有這點優勢。我們可以同時在兩邊生活，而他們卻只能生活在月球上。不過這點在日常生活中沒意義，因為我們很難分清土著月球人和新人。”

“和誰？”

“他們把地球移民叫作新人——就是那些差不多已經在月球上定居，但是卻在地球上出生長大的人。當然，這些移民可以返回地球，而那些真正的月球人卻不行了，他們的肌肉和骨骼都已經承受不了地球重力。在月球人的早期歷史中，曾發生過幾次這方面的悲劇。”

“哦？”

“嗯，就是這樣。有人曾經帶著自己生于月球的孩子返回地球。我們總是會淡忘這些事。地球人歷經的浩劫，20世紀末期的大戰以及后來的種種都讓人念念不忘，與此相比，幾個孩子的生命顯得微不足道。可是在月球上，每個死于地球重力的孩子都被銘記在心……這也助長了他們的分離意識，我想。”

戈特斯坦說：“我還以為來之前已經充分了解情況了，不過現在看起來，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站在地球上，你不可能學到月球上的一切，所以我給你留下了一份詳細的全面報告，我的前任就是這么做的。你會發現月球生活妙不可言，不過從另一些方面來說，也可以說是苦不堪言。我不知道你在地球上的時候，有沒有嘗過月球食品，如果你只是聽過他人的描述，那么你的心理準備還遠遠不夠充分……不過你必須學著喜歡它。從地球往這里運送食品很不劃算。我們必須要適應這里的飲食。”

“這兩年你都撐過來了，我想我大概能堅持住吧。”

“我也沒有自始至終地堅持下來。一直都有定期的休假，我能常常回到地球上。這些休假是強制性的，不管你愿不愿意。他們肯定跟你說過吧，我確信。”

“是的。”戈特斯坦說。

“不管你在這兒做了多少體能鍛煉，你都必須時常回到標準重力環境中，讓你的骨骼和肌肉保持正常的記憶。當你回到地球時，就可以吃到普通食物。還有，有時候也會有些走私的食物過來。”

“我來的時候，行李都經過了仔細的檢查，不過你看，現在我大衣口袋里還有一個牛肉罐頭，我自己都忘了，看來他們也沒注意。”

蒙特茲微微一笑，略帶躊躇地說：“我想你大概不舍得與我分享吧。”

“怎么會？”戈特斯坦皺著碩大的鼻子，通情達理地說，“我最擅長的就是慷慨悲壯，‘蒙特茲，拿去吧，你比我更需要它！’”他說得有點磕巴，還是用不慣母星語言中最傳統的第二人稱單數。

蒙特茲臉上掠過一絲明朗的笑容。他搖搖頭，“不用了。再過一星期，我就能天天吃到地球的美食了，而你卻做不到。在接下來的幾年中，你都沒有什么口福了，對今天的慷慨之舉也會越來越后悔。你自己留著吧……我不會要的。我可不想以后被你記恨。”

他說得一本正經，不像是開玩笑。他一手搭著戈特斯坦的肩膀，四目相交。“另外，”他說，“我還有件事沒有完成，因為我不知道如何下手，跟這事一比，食物的問題根本不值一提。”

戈特斯坦馬上把罐頭扔在一邊。他不知道該擺出什么樣的表情，來回應蒙特茲的嚴肅。他壓低嗓音，盡量表現得堅定一點。“這事是不是不能寫進報告，蒙特茲？”

“我一直想寫進報告，戈特斯坦，可是我找不到合適的措辭，而地球方面又聽不懂我的弦外之音，所以這個問題就擱置了下來，沒有再往下推動。我相信你做得會比我好。我希望你能。這次我沒有要求延長任期，一方面也是因為事情無法推進，而我又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你說得好像非常嚴重。”

“我希望能引起你的重視。坦白地說，我的想法聽起來很傻。月球殖民地上只有一萬來人。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土生月球人。他們缺乏資源，空間緊張，生活條件嚴苛，還有——諸如此類。”

“這又怎么了？”戈特斯坦饒有興趣地問道。

“這里有什么事情在發生——我具體也說不上來是什么——不過可能非常危險。”

“為什么會危險？他們能干些什么？難道要跟地球開戰？”戈特斯坦語音顫抖著，強忍著不笑出聲來。

“不，不是的。沒這么嚴重。”蒙特茲抹了一把臉，又揉揉眼睛，顯得情緒有些激動，“我說實話吧。地球正在失去本身的活力。”

“這是什么意思？”

“嗯，我該怎么說呢？月球殖民地建立起來不久，地球上就爆發了大戰，這個不用我告訴你吧。”

“當然，當然不用。”戈特斯坦不耐煩地回答。

“然后人口就從當時的六十億降到現在的二十億。”

“這個數目對地球來說應該更合適吧。”

“哦，這倒是。盡管對于這種削減人口的方式，我還不是太認同……不過，大戰徹底摧毀了我們的科技，使剩下的人產生了巨大的惰性。因為害怕任何副作用，沒人愿意嘗試新東西。沒人再會為了偉大的追求而獻身，一想到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所有人都甘愿放棄探求新知，不敢奢望成功。”

“我明白了，你說的是遺傳工程。”

“那只是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可并不是唯一一個。”蒙特茲沉痛地說。

“說實話，對遺傳工程的放棄，我倒不覺得有多遺憾。那些人經歷了一連串的失敗。”

“可我們失去了找到直覺感應的機會。”

“從來都沒有證據可以表明，直覺感應會受到人類歡迎，正相反，很多跡象可以表明，直覺感應倒是很惹人討厭……不過月球殖民地本身又怎么樣呢？這里肯定沒經過地球上那種停滯和倒退。”

“正是如此，”蒙特茲神采奕奕地說，“月球殖民地正是一個孤島，戰前地球文明碩果僅存的孤島；在人類文明的大幅倒退中，這里是最后一個前進的箭頭。”

“太浪漫了吧，蒙特茲。”

“我可不這么想。地球正在倒退，人類正在倒退，只有月球人還在前進。月球殖民地不只是人類可活動空間上的邊疆，也是我們人類心靈的邊疆。這里沒有成片的生靈等著我們去屠殺，沒有復雜的生態系統可以被破壞。在月球上，我們使用的一切都是人造的。月球是一個由人類一手締造的世界。它沒有過去。”

“那又怎么樣？”

“在地球上，我們總是顧慮重重，總是渴望回到過去，回到那個并不存在的田園牧歌時代；就算它真的存在，我們也永遠不可能回去了。從某些方面來說，地球的生態系統在大戰中受到嚴重的破壞，我們不得不細心地呵護殘存的部分，所以我們總小心翼翼，顧慮重重……而在月球上，根本就沒有什么過去，我們無從懷念，無從幻想，只有一路前行。”

蒙特茲好像被自己的語氣感染了。他繼續說道：“戈特斯坦，我已經觀察了兩年；你至少還要再觀察同樣長的時間。在月球上，有一團火焰在熊熊燃燒，經久不息。他們在每個領域都開拓進取。在地理上，他們不斷擴展。他們的邊境每個月都在向四周擴張。他們可以找到新的建筑材料、新的水源、新的特種礦脈。他們在擴展太陽能電池陣，擴建他們的電廠……我想你應該知道，就是這只有一萬人左右的月球殖民地，已經成為了地球上微電子設備和精密生化產品的主要供貨地。”

“我只知道這里是個重要產地。”

“地球人一直都在自欺欺人。月球已經是主要產地。按照目前的速度，用不了多久，這里恐怕會成為唯一的產地……這里的知識結構也在進步。戈特斯坦，我想地球上所有有志于為科學獻身的年輕人，都會悄悄——或許不必那么隱秘——夢想著，有朝一日到月球上發展。地球的科技一直在倒退，只有在月球上，才有施展抱負的空間。”

“你想說質子同步加速器吧？”

“那只是一個例子而已。地球上最后一個同步加速器是多少年前建成的？但那只是最大最顯眼的標志而已，遠不是最重要的。你想知道嗎？月球上最重要的科學設施是什么？”

“是不是高級機密，我從來都沒聽說過？”

“不，因為太明顯，所以所有人都忽略了。是這里的一萬個頭腦。這里匯集了人類最聰明的一萬個頭腦，這一萬個頭腦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為著一個目的相同的科學抱負。”

戈特斯坦手里忙活著，想把椅子調高。不過椅子是固定在地面上的，不能移動。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戈特斯坦發現自己滑出了椅子之外。蒙特茲伸出一只胳膊，幫他穩定身體。

戈特斯坦臉上一紅：“不好意思。”

“以后你會適應重力的。”

戈特斯坦說：“你剛才說的那些想法未免也太悲觀了。地球人再怎么說，也不至于蠢到一無所知。我們不是還開發了電子通道嗎？這可全是地球人的功勞。完全沒有一個月球人參與啊。”

蒙特茲搖搖頭，嘴里咕噥出幾句西班牙語——他的母語。從語氣上聽，不像是什么好話。他說：“你有沒有見過弗里德里克·哈蘭姆？”

戈特斯坦笑了：“見過，說實話，他是電子通道之父嘛，我想他大概把這幾個字都文到自己胸口上了。”

“你剛才笑了，這也正佐證了我的觀點。你捫心自問：像哈蘭姆這樣的人，有可能一手開創電子通道嗎？對盲從的大眾而言，有個傳奇故事就夠了，可是事實上——你只要認真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電子通道之父。發明者是那些平行人類，那些住在平行宇宙中的人，不管他們是誰，或是什么樣子。哈蘭姆正好充當了他們的工具而已。整個地球都是他們手中的工具。”

“雖然是他們先啟動的，不過我們也不傻，也能從中得利啊。”

“對，就好像母牛也不傻，也會吃主人喂到嘴邊的干草一樣。電子通道不是進步，并不能說明人類在開拓進取。恰恰相反。”

“如果說電子通道是種倒退的話，那我寧愿倒退。我可不想失去這樣的好東西。”

“誰舍得？可是問題在于，它恰好滿足了現階段人類的心理。毫無代價地得到無窮的能源，唯一要做的只是維護保養現有設施，而且沒有一點污染。不過在月球上，還沒有電子通道。”

戈特斯坦說：“我想，大概是他們用不著吧。太陽能電池提供的電能應該已經夠了。‘毫無代價地得到無窮的能源，唯一要做的只是維護保養現有設施，而且還沒有一點污染’……聽著怎么像禱告呢？”

“對，的確很像，不過太陽能電池是完全由人類制造的。這正是我要強調的。還有，月球上也曾經計劃建造電子通道，而且已經實驗過了。”

“結果呢？”

“失敗了。平行宇宙那邊沒有接受我們的鎢。什么都沒發生。”

“我從沒聽說過。為什么呢？”

蒙特茲聳聳肩，揚揚眉毛。“誰知道呢？我們只能猜測，比如說，那邊的人類居住的星球，是沒有衛星的——或者他們不能理解，同一種族的人為何住在彼此分離的世界，各自生活；或者電子通道只需要一處，不需要再找第二處了。誰知道呢？——問題在于，那邊的人要是不配合，我們自己根本無法建立通道。”

“我們自己，”戈特斯坦重復道，“你是指我們地球人嗎？”

“是。”

“月球人呢？”

“不包括他們。”

“他們不感興趣嗎？”

“我不知道。這點我不敢確定——而且很不安——這才是關鍵。這些月球人——特別是那些土生月球人——跟地球人很不一樣。我不知道他們的計劃，不知道他們的打算。我查不出來。”

戈特斯坦看上去若有所思。“可他們又能干些什么呢？你有什么證據可以說明，他們對我們圖謀不軌嗎？或者他們要對地球進行什么破壞？”

“我沒辦法回答。他們是一群頗具魅力而且非常聰明的人。我想他們的世界里缺乏真正的仇恨，或者真正的憤怒，甚至恐懼感。或許這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最大的困擾就在于，我根本對他們一無所知。”

“我一直以為，月球上的科學設施都是由地球操縱的。”

“對，質子同步加速器就是。地月之間的無線電通信也是由地球管理的。三百英寸口徑的天文望遠鏡也……凡是大型的裝備都是，它們都運行超過五十年了。”

“那在這五十年里呢？”

“地球人停滯不前。”

“月球人呢？”

“我不敢肯定。他們的科學家平時都在大型機構任職，不過有一次我曾查過他們的日程表。其中有漏洞。”

“漏洞？”

“有大量的時間，他們并不在機構里。他們好像有自己的實驗室。”

“如果他們只是為了制造微電子設備，以及生物藥品，豈不是值得鼓勵嗎？”

“當然，可是——戈特斯坦，我不知道。如果一直一無所知，我就很害怕。”

兩人都沉默了一陣。戈特斯坦抬頭說道：“你告訴我這些，就是為了讓我提高警惕，讓我查出月球人在搞什么名堂嗎？”

“算是吧。”蒙特茲顯得有點不太高興。

“但是你其實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做什么。”

“我感覺到他們在做。”

戈特斯坦說：“另外，還有件事。先不談你的那些神神秘秘的憂慮，我得跟你講講這件事，真的有點反常。”

“什么事？”

“在我來月球時，同一艘飛船上還有很多別人。我是說，還有一個很大的旅行團。不過其中有一張面孔似曾相識。我沒跟他說話——沒找到機會——后來我就把這事忘了。不過跟你說了這么半天，我忽然想起來了——”

“怎么了？”

“從前我曾在一個有關電子通道的部門任職，負責安全問題。”說到這里，他笑了笑，“你肯定又會說，地球已經失去活力。我們總是對所有東西提心吊膽——這也不見得是壞事，見鬼，管它什么活力不活力。一提到安全，我不由自主就胡思亂想。言歸正傳，我以前曾經見過船上的那個人，我敢肯定。”

“這事很重要嗎？”

“我不敢肯定。不過那張面孔讓我聯想到一些麻煩事。要是好好想想，一定能想起什么來。不管怎么說，我都要先弄份乘客名單，看看能不能認出他的名字。事情不妙，蒙特茲，不過多虧你的提醒。”

“還不算太糟，”蒙特茲說，“很高興能引起你的重視。說不定那個人只是一個普通游客，待兩周就會離開。不過很高興，你能提高警覺——”

戈特斯坦好像并沒留心他在說什么。“他是個物理學家，或者其他什么專業的科學家，”他喃喃自語，“我敢肯定，而且他很危險——”

## 4

“你好。”賽琳娜愉快地打著招呼。

地球人轉過頭來。他一下子就認出了面前的姑娘。“賽琳娜！我的發音對嗎？賽琳娜！”

“對了！完全正確。你玩得開心嗎？”

地球人嚴肅地回答：“非常開心。這次旅程讓我意識到，我們的時代如此奇妙。不久以前，我還在地球上，厭倦了那個世界，也厭倦了自己。當時我想：要是我生活在一百年以前，想要擺脫這世界，只能選擇去死；而如今——我可以到月亮上來。”他微笑著，可是眼中卻沒有真正的笑意。

賽琳娜說：“來到月球以后，你是不是開心一點了？”

“一點點吧。”他四處張望一下，“今天你不用帶游客嗎？”

“今天不用，”她說，非常開心，“今天我放假。誰知道呢，也可能要放兩三天吧。這工作可真夠無聊的。”

“你也太倒霉了，輪到休假了，居然又碰上我這個游客。”

“我不是碰上你的，我是專門來找你的。找你也真夠費勁的，你不該自己四處亂逛。”

地球人饒有興致地看著她：“找我干什么？你對地球人很感興趣嗎？”

“不是，”她坦白說，“我其實很討厭。我本身不喜歡地球人，但因為工作的原因，我不得不與他們相處，這只能讓我的厭惡加劇。”

“可是你卻專程來找我，而我自認為已經不算年輕英俊了。”

“就算你英俊也沒用。我對地球人沒興趣，大家都知道，除了巴倫那家伙。”

“那你來找我干什么？”

“興趣也分為很多方面，這次是因為巴倫對你有興趣。”

“巴倫是誰？你的小男朋友？”

賽琳娜笑了：“巴倫·內維爾。他可不是小男孩，也不只是朋友。情緒對了，我們也會做愛。”

“哦，我也就是這個意思。你有孩子嗎？”

“一個男孩，十歲了。他多數時間都待在男孩營區。你不用往下問，他不是巴倫的。我或許會給巴倫生個孩子，只要我懷孕的時候，我倆還沒分手就行——我還得拿到二胎證——我想我會的。”

“你很坦誠。”

“對于那些我認為不算秘密的事？當然……現在你想要做點什么嗎？”

他們沿著一條隧道慢慢走著，四壁都是乳白色的巖石，光滑平整的石壁上還鑲嵌著一些光澤暗淡的所謂的“月球寶石”，其實這些“寶石”在月面上撒得到處都是。她穿著一雙涼鞋，走路如蜻蜓點水；他卻穿一雙沉重的厚底靴子，是灌了鉛的，這樣才能勉強走路。

隧道是單行道。偶爾有一輛小電瓶車悄聲無息地駛過他們身旁。

地球人說：“我想做什么？這個問題可太寬泛了。你是不是該設定限制條件，以免我的回答無意中冒犯了你。”

“你是個物理學家？”

地球人猶豫了一下，“為什么這么問？”

“只是想看看你的反應。我知道你一定是。”

“你怎么知道？”

“只有物理學家才會說‘設定限制條件’。而且你來月球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看看質子同步加速器。”

“你就是為了這個來找我的？就是因為我看起來像物理學家？”

“這是巴倫叫我來的理由，因為他就是個物理學家。而我自己的原因是，你看起來不像個普通的地球人。”

“怎么不像？”

“也不是什么太值得驕傲的事——如果你想聽贊美的話。你只是看上去不太喜歡地球人。”

“為什么會這么說？”

“在飛船上的時候，我留意過你，注意到你看周圍旅客的眼神。再說，我有鑒別人物的能力。只有那些不喜歡地球佬的地球佬才會選擇留在月球。讓我們言歸正傳吧……你下一步想干什么？我會設定限制條件。我的意思是，在觀光期間。”

地球人看著她，目光銳利。“賽琳娜，你的行為很反常。今天是你的假期。你平時的工作非常無聊，非常煩人，所以你天天都盼著休假，休得越多越好。可是就在這難得的假期里，你卻主動撿起平時的工作來，僅僅是因為我有點與眾不同……僅僅是因為對我有一點興趣。”

“是巴倫對你有興趣。他現在很忙，我覺得在他抽出時間之前，跟你消遣消遣也沒什么壞處……再說了，這是兩碼事。你明白嗎？在我工作的時候，我得像趕鴨子一樣指揮二三十個地球佬——你不介意我使用這個字眼吧？”

“我自己也用。”

“你是地球人。要是一個月球人這么說，一些地球人會覺得這是嘲諷，會很生氣的。”

“你是說月球佬說這話不合適？”

賽琳娜的臉上掠過一片紅云。她回答：“是的，就是這個意思。”

“行了行了，我們都不要再咬文嚼字了。你繼續往下說，剛才你講到自己的工作。”

“我上班的時候，得小心照看那些地球佬，要不然他們說不定會把自己整死。我得領著他們東奔西走，不停地告誡呵斥，確保他們都按照書上教的方法吃喝拉撒。他們目光短淺，行為愚蠢，而我卻不得不做到萬分禮貌，像個保姆一樣。”

“可怕。”地球人說。

“可是跟你在一起，我想干什么都可以。我也希望你能隨便一點，不要讓我總擔心說錯話。”

“我說過，你可以隨便叫我地球佬。”

“那好吧。那我可要好好享受一下空乘人員的假期了，你呢？你想干點什么？”

“很簡單，我想看看質子同步加速器。”

“那可不行。不過等你見到巴倫以后，說不定他可以安排一下。”

“好吧。既然現在不能去看加速器，那我也不知道該做點啥了。我知道射電望遠鏡在月球另一面，它也沒什么稀奇的，還有……還是你告訴我吧，一般的游客來月球都干些什么？”

“事情還真不少。比如去看藻類培養基地——不是看你先前見到的，那種經過防腐處理的蔬菜——而是去看農場。不過，那兒的氣味太大了，我可不覺得一個地球佬……地球人……看了以后，會胃口大開。地球……人來了以后，對食物都很不適應。”

“那你覺得很奇怪嗎？你有沒有嘗過地球食物？”

“沒真正嘗過。我大概也吃不慣吧。飲食這東西，全看個人習慣了。”

“我想也是，”地球人嘆了一口氣，“你要是吃過真正的牛排，那些人造脂肪和纖維一定會讓你難以下咽。”

“我們可以去郊區，你會看見新的隧道正在巖床中延伸，不過你得穿上特制的防護服。還有工廠……”

“你來決定就好，賽琳娜。”

“好吧。不過你要老實回答我的問題。”

“至少我要先聽到問題。”

“我曾說過，那些不喜歡地球佬的地球佬都想留在月球上。你沒搭腔。現在我問你，你打不打算在月球上定居？”

地球人盯著自己重靴的鞋尖。他說：“賽琳娜，我來月球的時候，簽證就很難辦。他們說我太老了，身體恐怕承受不了這樣的旅程，要是我在月球上待得稍微久一點，身體結構變化了，那我就再也回不了地球了。所以我告訴他們，我想在月球上永久定居。”

“你騙他們？”

“當時我自己心里也拿不準。不過現在，我已經決定留下了。”

“我還以為，你越是那么說，他們越不會放你過來呢。”

“為什么？”

“一般來說，地球政府不愿意把物理學家送到月球上定居。”

地球人嘴唇顫抖了一下。“我倒是沒有這方面的麻煩。”

“那么，如果你想成為我們中一員的話，我想你應該去看看我們的體育場。地球佬都想去，可是我們一般不鼓勵他們這么干——盡管也沒有完全禁止。不過對移民來說，就沒這回事了。”

“為什么？”

“嗯，只有一個原因。我們鍛煉的時候是裸體的，至少是半裸。為什么不呢？”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耐煩，好像這是她第一萬次重申這個自衛式的立場，“溫度一直都調得非常舒適，環境非常清潔。但是，有了地球佬出現，裸體就會變得很不自然。有些地球佬看了以后很震驚，有些就情欲勃發，還有些人兩種反應都有。我們不想因為他們出現就穿上衣服，也不想跟他們打交道，于是一般就不讓他們進去。”

“但移民就沒關系？”

“他們早晚得習慣。而且時間長了，他們會更討厭穿衣服。他們會比土著月球人更需要體育館。”

“我得跟你說實話，賽琳娜。要是我看到異性的裸體，也會有反應的。我還沒老到無動于衷的地步。”

“沒關系，盡管興奮，”她不置可否地說，“一個人興奮，沒人管你。怎么樣？”

“我們是不是也得脫衣服？”他饒有興致地看著她說。

“作為觀眾？不用，我們可以脫，但不是必須脫。你要是第一次就脫光衣服，肯定會感到不自在，而且對我們而言，你的身體也不見得有多好看——”

“你可真直白！”

“不是嗎？我只是實話實說。至于我嘛，我可不想讓你過于興奮，又不得不強行壓抑。所以咱們都還是穿著衣服吧。”

“會不會有人阻攔？我的意思是，像我這樣一個不怎么好看的地球人，會不會被人攔下來？”

“跟著我就不會。”

“再好不過了，那么，賽琳娜，還遠嗎？”

“我們已經到了，穿過那扇門就是。”

“啊，這么說，你早就計劃好來這里了。”

“我想你可能會比較感興趣。”

“為什么？”

賽琳娜突然笑了笑：“我就是這么想。”

地球人搖搖頭：“我現在覺得，你不只是隨便想到的。讓我猜猜。要是我想在月球定居，那就一定要時常鍛煉，保持肌肉、骨骼和身體各個器官的活力。”

“完全正確。我們都得這么干，特別是地球移民。以后你就會明白了，健身房將成為你每天的噩夢。”

他們走過那扇門，地球人驚訝地四處張望。“這是我來月球以來，第一次看到跟地球類似的環境。”

“怎么說？”

“因為這里的面積。我從來沒想到，月球上還會有這么大的房間。還有辦公桌，辦公設施，已經坐在辦公桌后邊的秘書小姐——”

“露著乳房的小姐。”賽琳娜低聲說。

“這點不像地球，我承認。”

“我們自己還有滑道，另外也有給地球佬用的升降機。有很多層……稍等一下。”

她走到旁邊一個桌子跟前，跟坐著的小姐快速低聲交談，地球人只是好奇地望向四周。

賽琳娜回來了。“沒問題。我們今天還趕上一場混戰。非常過癮，我知道那支隊伍。”

“這地方真讓人印象深刻。真的。”

“你說的是這里的面積？它還不夠大呢。我們有三個體育館，這個是最大的。”

“我很高興能看到，在月球基地這么嚴酷的自然條件下，你們還能浪費這么大空間，搞這種消遣節目。”

“消遣？！”賽琳娜好像生氣了，“你怎么會認為這是消遣呢？”

“混戰啊？不是一種比賽嗎？”

“你可以稱之為比賽。在地球上，你們做這些事是為了體育比賽，場內十幾個人參與，場外有幾萬觀眾。月球上可不是這樣的，那些你們看起來是游戲的東西，對我們而言卻是必須的……走這邊，我們坐電梯，不過要先等一小會兒。”

“我沒想惹你生氣。”

“我也沒真生氣，可你總得講道理啊。自從兩棲動物上岸以來，你們地球人從祖先到現在已經適應重力環境三億年了。就算你不鍛煉，也沒關系。我們可沒時間慢慢調整，花上幾千萬年來適應月球的重力環境。”

“你們看上去已經改變很多了。”

“如果你在月球的重力下出生、長大，那你的骨骼和肌肉自然會比較纖細，肯定不能像地球人那樣結實粗壯。不過這種差異只是表層的。跟地球人相比，我們的身體并沒有什么特異功能，一點都沒有。不管是消化系統，還是激素分泌，我們都沒有因重力的改變而變異，也不需要搞什么特別的大負荷身體訓練。要是我們能為了娛樂消遣的目的，設計一些訓練項目的話……電梯到了。”

地球人猶豫了一下，沒敢邁步，看來是有點害怕。不過賽琳娜有點不耐煩了，可能因為他又得作出千篇一律的解釋。“我想你是不敢坐吧，這玩意兒看起來就像樹枝編的一樣。每個坐過的地球人都這么說。不過在月球的重力條件下，也沒必要造得那么結實。”

升降機緩緩向下移動。只有他們兩個乘客。

地球人說：“看起來這電梯沒什么人用的樣子。”

賽琳娜又笑了：“你說對了。我們都用滑道，那也更好玩一點。”

“什么滑道？”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們快到了。再往下兩層就是……滑道就是根垂直的管子，我們可以從里面滑下去，還有扶手。不過我們一般不鼓勵地球人使用。”

“因為太危險？”

“本身不危險，我們也可以當作梯子一步步爬下去。不過總有一些年輕人喜歡高速滑行，而地球人都不知道怎么躲開他們。撞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不過你早晚會習慣的……事實上，你將要看到的也是一種大型的滑道，專為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們設計的。”

她把他領到一個環形場地的欄桿前，有些人正靠著欄桿聊天。所有人都幾乎一絲不掛。大家都穿涼鞋，肩膀上多半掛著一個挎包。有些人穿著短褲。有人從一個罐子里拿出些綠色的東西，放在嘴里嚼著。

地球人走過他們身邊，微微皺著鼻子。他說：“牙齒問題在月球上一定很嚴重。”

“的確不太妙，”賽琳娜表示同意，“要是能選擇的話，我們寧愿做無齒類動物。”

“不要牙齒了？”

“也不一定完全不要。我們或許會保留門牙和犬齒，為了美觀，偶爾也能用兩下。那幾顆也好刷。可是我們要臼齒有什么用？只能當作對地球生活的一種懷念。”

“那你們沒在這方面做些研究嗎？”

“沒有，”她面無表情地回答，“遺傳工程是非法的。地球方面明文禁止了。”

她把身子靠在欄桿上。“他們把這里叫作月球的競技場。”

地球人往下看去。他面前是個巨大的圓形大坑，粉紅色的洞壁光可鑒人，上面插著無數個金屬橫桿，看上去高低不一，隨機排列。短些的橫桿一頭插在墻里，一頭露在外面；長的就橫貫而過，兩頭都插在墻里。大坑大概有四百到五百英尺深，五十英尺寬。

看上去，沒人關心這個競技場或是旁邊的地球人。當他走過的時候，有些人漠不關心地看了他兩眼，好像估算了一下他全身行頭的重量，又看了看他臉上的表情，然后就轉身離開。有人在離開前，對著賽琳娜的方向做了個手勢，不過他們還是全離開了。能看得出來，大家雖然都沒什么明顯的表示，可對他們絕對是毫無興趣。

地球人湊到坑口前。競技場的底部有些纖細的身影在移動，從頂上看下去，像是一些扁平的玩偶。有些人身上掛著藍色的飾物，另外一些人是紅色的。他認出來了，這是兩支隊伍。那些飾物明顯起的是保護作用，他們都戴手套、穿便鞋，還有護膝和護肘。有些人裹著胸前，有些人則只在腰間圍著布條。

“喲，”他嘟囔著，“還有男有女。”

賽琳娜說：“對！男女選手不分性別，平等參與比賽。那些布條只是為了固定身體上某些部件，甩來甩去會影響平衡，影響下落速度。性別差異還是存在的，包括對疼痛的忍耐力。這不是謙虛。”

地球人說：“我好像記得自己以前讀到過相關報道。”

“或許吧，”賽琳娜不置可否，“不過這方面的消息很少流傳到地球上去。不是我們有什么限制規定，而是地球政府一般都把來自月球的消息封鎖起來。”

“為什么，賽琳娜？”

“你是地球人，這得你告訴我……月球上的說法是，地球方面覺得我們很棘手。至少地球政府是這么想的。”

此時在洞窟下面，有兩個人正在飛速上升，體育場里響起輕快的鼓點。剛開始，兩人攀爬橫桿，好像在一級一級地爬梯子；后來他們速度越來越快，等到了中間的時候，他們幾乎已經在奮力跳躍，每一步都故意發出震耳的噪音。

“在地球上玩這個的話，可做不到這么優美，”地球人羨慕地說。“或者說根本做不了。”他自己糾正。

“也不只是低重力那么簡單，”賽琳娜說，“你自己試試就知道了。這還得靠艱苦的訓練。”

說話間，兩位選手已經上到洞口，他們抓著欄桿，做了個倒立動作。然后同時翻了個筋斗，開始自由落體。

“只要他們想干，動作還真夠敏捷的。”地球人說。

“嗯，”賽琳娜一邊說，一邊還在鼓掌，“我懷疑那些地球人——我指那些純粹的地球人，從沒來過月球的那種——想到在月球上的行走方式時，腦子里還是荒涼的月面以及太空服之類的東西，還會覺得我們一定走得極其緩慢。以為我們平時都穿著太空服，體態臃腫，動作笨拙，為了克服低重力而費力不堪。”

“完全正確，”地球人回答，“我看過關于早期宇航員的老電影，每個學校里都會放給學生看，那里面宇航員的移動就像在水里一樣。這個形象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即使現在實際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

“要是現在去看，你就會明白我們在月面上可以跑多快了，即使穿著太空服，”賽琳娜說。“而在這兒，在地下的話，我們不用穿太空服，走起路來就可以跟地球人一樣快。我們那種緩慢的步伐，只是為了更高效地利用肌肉。”

“可你的確也會那種步子。”地球人嘴里說著，眼睛卻一直盯著那些選手。他們上來的時候迅捷無比，可是下落的時候，卻故意把速度放得很慢。他們好像在水中下沉，還會伸手在橫桿上借力，不過這次不是為了加速，而是減速。他們一落到坑底，馬上就有另外兩個人補上，再次躍起。然后又是兩個，兩隊人依次成對躍起，一對一的較量，比試誰的技藝更精湛。

每一對選手都動作和諧統一，大家都以更花哨的姿勢上升下落。有一對選手面對面躍出，在空中畫出兩道優美對稱的拋物線，落到對手剛剛離開的橫桿上。二人在空中擦身而過，卻絲毫沒有接觸。他們的精彩表演引發了觀眾們熱烈的掌聲。

地球人說：“我想我自己還是沒經驗，看不出這項運動最精妙的魅力在哪兒。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月球人嗎？”

“一定是的，”賽琳娜說，“這個體育館對所有月球公民開放，移民也玩得很好。可是要玩這種高難度的東西，還得靠那些在月球上孕育成長的孩子們。他們的生理機能更適應環境，至少比地球移民強很多，而且他們從小就受到了正規訓練。其實場上的選手們多半都不到十八歲。”

“我猜這項運動一定很危險吧，就算在月球的重力條件下也一樣。”

“經常有人骨折。我倒是沒聽說過有誰因此喪命的，不過至少有過一個摔斷脊柱而導致癱瘓的。那次可真嚇人，當時我就在旁邊看著——噢，稍等，下面開始自選動作了。”

“什么？”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都是規定動作。他們的表演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來的。”

周圍的鼓聲漸漸寂靜了下來，一位選手突然拔地而起。他單手抓住了一根橫桿，做一個回環，然后向上飛去。

地球人看得屏息靜氣。他說：“了不起。他像個長臂猿，飛來飛去。”

“什么？”賽琳娜問。

“長臂猿。一種類人猿，事實上是最后一種野生的類人猿。他們——”他注意到賽琳娜的表情，于是說，“我沒有不敬的意思，賽琳娜，長臂猿是優雅的生物。”

賽琳娜皺著眉說：“我以前看過類人猿的照片。”

“你大概沒見過運動中的長臂猿……大概，有些地球佬稱月球人為‘長臂猿’，而且心存不敬，就像你們叫他們‘地球佬’一樣。不過我的確沒那個意思。”

他把兩個手肘都靠在欄桿上，專心地看著那選手的動作。那簡直就是空中的舞蹈。他說：“你們是怎么對待那些地球移民的，賽琳娜？我指那些想終生定居于此的人。他們沒有一個真正月球人具備的能力——”

“這沒關系啊。移民也是公民，這里不存在歧視，至少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視。”

“什么意思？沒有制度上的歧視？”

“你自己也說了，有些事他們是做不到的。差別的確存在。他們的身體結構跟我們有差異，而且他們往往沒我們健康。要是一個移民等到中年以后才搬來，那他看上去就會更老一些。”

地球人避開她的視線，有點尷尬。“雙方可以通婚嗎？我是說，移民和土生月球人之間。”

“當然。毫無疑問，雙方可以結婚。”

“哦，這正是我想問的。”

“當然了。移民也有權利留下自己的后代。老天啊，你怎么這么問，我父親就是個移民，而我母親則是土生月球人。”

“我想你父親來月球時，一定還很——噢，上帝啊——”他身子貼在欄桿上，發出一聲驚呼，“我還以為他會失手呢。”

“不會的，”賽琳娜說，“那是馬克·福爾。他就喜歡玩刺激的，不到最后不伸手。實際上，這不是什么好習慣，真正的冠軍從來不這么做。繼續往下說，我父親來月球的時候，大概二十二歲。”

“我猜就是這樣。那么年輕，還有足夠的時間去適應，也沒有對地球那種復雜的情感。從一個地球男人的角度來說，我猜想這種性關系一定相當美妙——跟一個……”

“‘性關系’！”賽琳娜嚇了一跳，旋即又笑了，“你不會以為，我父親會跟我母親做愛吧。要是我媽聽到這話，一定馬上把你轟走。”

“可是——”

“為了安全起見，還是人工授精的更好。哼哼，跟一個地球人做愛？”

地球人表情凝重：“我記得你說過，這里沒有歧視。”

“這不是歧視，是自然現象。一個地球人無法完全掌握這里的重力場。不管他經過多少訓練，在本能的驅使下，他都會恢復本性。我可不敢冒這個險。搞不好那個男人會折斷自己的手腳，要不就更慘，折斷我的。基因融合是一回事，性愛是另一回事。”

“對不起……難道人工授精不違法嗎？”

她此時又被場內的情況吸引了。“那又是馬克·福爾。只要他別耍那些沒用的花招，水平還是很不錯的；他姐姐的水平不比他差。要是他們兩個聯手，那簡直無人可以匹敵了。好好看著。他們要一起上場了，然后就會完成同樣的動作，默契得像同一個人一樣。他的動作有時候是有點花哨，不過沒人敢懷疑他的技巧……對了，人工授精的確違法了地球法律，可是只要醫學上確實有需要，也可以破例，當然，有時候破例的也太多了，據說是這樣的。”

此時所有的選手都上來了，在欄桿下排成整齊的環形；紅的一邊，藍的一邊。他們向觀眾們一齊揮舞手臂，掌聲經久不息。此時欄桿邊上已經擠滿了人。

“你該買坐票的。”地球人說。

“根本沒有。這不是演出，只是訓練而已。我們不鼓勵大家只做觀眾，每個人都該參與進去。”

“你的意思是，你也可以完成這樣的動作嗎，賽琳娜？”

“隨大流而已，所有的月球人能做到。我做不到他們那么漂亮的動作。我也沒加入任何一支隊伍——現在要開始混戰了，人人都可以參與。這才是真正危險的節目。所有十名選手都會同時跳到空中，雙方都要設法把對手擊落。”

“真的摔下去嗎？”

“千真萬確。”

“是不是常有人受傷？”

“經常有。從理論上講，這個節目也不是完全名正言順。很多人認為它太囂張，而且我們的人口本來就不多，萬一造成無謂的犧牲就更不值得了。不過，混戰還是很受歡迎，公決的時候，我們湊不到足夠的票數來廢止它。”

“你會把票投給那邊呢，賽琳娜？”

賽琳娜臉上一紅：“哦，無所謂。你看那邊。”

鼓聲突然間爆發出來，如雷鳴一般。所有選手都如離弦之箭，彈射出去。空中一片混亂，可是當他們再次分開的時候，每個人都穩穩地站在一根橫桿上。然后就是令人窒息的等待。一個率先發動，其余人紛紛跟上；空中又一次人影憧憧。如此循環往復，過了許多回合。

賽琳娜說：“記分規則很復雜。每次起跳都會得一分；每次觸到對手得一分；造成對手撲空得兩分；擊落對手得十分；還有很多種罰分的情況，分別對應多種犯規。”

“誰在記分？”

“有裁判在一邊，他們會根據場上情況做出初步裁決；如果對裁決不滿，可以通過電視錄像追查上訴。可是這些是非，經常連錄像帶也給不出明確的答案。”

觀眾中間突然爆發出一陣歡呼，原來是場內一個藍隊的女孩得分了，她在掠過一個紅隊男孩身邊的時候，響亮地拍了一下他的側腹。那男孩當時已經在躲閃了，可惜還是沒躲過。最后他勉強抓住了墻上一根橫桿，不過已經失去了平衡，膝蓋很狼狽地撞到墻上。

“他眼睛長哪兒去了？”賽琳娜憤怒地嚷道，“他都沒看見她過來。”

場內的氣氛越來越火爆，地球人看得眼花繚亂。有時候，有的選手跳起來，觸到了橫桿，卻沒有抓住。這時候，所有的觀眾都俯身在欄桿上，好像都要跳出去救他一樣。有一次，馬克·福爾的手腕被人打到，有人大喊：“犯規！”

福爾失手落下。在地球人的眼里，由于重力的原因，他下落得非常緩慢。福爾的身體在空中掙扎著，努力伸手去夠身邊的橫桿，可是都失敗了。所有人都全神貫注地盯著他，大家的心都在隨他一起下落。

福爾下墜得越來越快。盡管他有兩次差點抓到橫桿，并成功地降低了速度。

眼看就要落地了，他忽然疾伸右腿，生生鉤住一根橫桿。然后他頭朝下懸在空中，悠悠蕩蕩，頭頂離地只有十英尺高。他展開雙臂，向歡呼的觀眾們致意；然后他屈身而上，再次躍起。

地球人問道：“有人犯規了嗎？”

“要是王珍真的拽了馬克的手腕，而不是推的話，那她就犯規了。不過裁判卻判了合理沖撞，我想馬克也不會上訴的。他以前就這么玩過，不過沒這次驚險。他就喜歡玩這種千鈞一發的游戲，總有一天他會失手傷著自己的……噢，噢。”

地球人抬起頭看著她，不過賽琳娜的眼睛卻沒在他的身上。她說：“有個專員公署的人來了，他一定是來找你的。”

“為什么——”

“我想不出他來這兒還能找誰。你畢竟與眾不同。”

那信使有一張地球人的臉孔，至少是個地球移民。他好不容易穿過二三十個裸體的觀眾，在漠然而藐視的目光中，直接朝他走了過來。

“先生。”他開口，“戈特斯坦專員想請你跟我——”

## 5

巴倫·內維爾的寢室比賽琳娜的簡陋得多。他的書四處亂丟，電腦顯示器也沒罩子，就扔在一個墻角。大號書桌上一片狼藉，墻上的窗戶空空如也。

賽琳娜走進屋里，抱起胳膊，說道：“巴倫，要是整天住在豬窩里，思想怎么還會干凈呢？”

“我會收拾的。”巴倫沒好氣地回答，“怎么回事？你怎么沒把那地球人帶來？”

“專員先派人來把他帶走了。那個新專員。”

“戈特斯坦？”

“對，就是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得先查到那地球人的資料。我可不會閉著眼瞎干。”

賽琳娜說：“現在好了，你查完了，我們也只能等著。”

內維爾啃了一口大拇指的指甲，然后認真地檢查了一下戰果。“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該喜歡這兒的環境……你看他這人怎么樣？”

“我挺喜歡他的，”賽琳娜明確地說，“作為一個地球人，他已經相當不錯了。他讓我領他四處逛逛，對周圍的東西很感興趣，不過從不妄下評論。他毫無傲氣……當然，我也沒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惹他生氣。”

“他后來又問起質子同步加速器了嗎？”

“沒，他也不用問了。”

“為什么？”

“我告訴他，你會見他，我還說你也是個物理學家。所以我猜等他見到你時，肯定會把腦子里的問題一股腦兒提出來。”

“他不覺得奇怪嗎？他面前的女導游碰巧認識個物理學家。”

“有什么奇怪的？我說你是我的性伴侶。職業跟性愛無關吧，一個高貴的物理學家也會跟低賤的導游做愛。”

“閉嘴，賽琳娜。”

“噢——你看，巴倫，我覺得如果他只是想設個圈套，如果他只是想通過我來接近你，他一定會顯得有一點迫切。那個圈套越復雜、越神秘，那么就一定越危險，他表現得肯定就越急不可耐。我故意裝作毫不在意的樣子，我跟他東拉西扯，就是不談同步器的事。我還把他帶去看了一場體育表演。”

“他呢？”

“他表現出很大的興趣。他很放松，看得很帶勁兒。不管他腦子里裝著什么，那時候他的表現都非常單純。”

“你肯定？專員已經搶先一步找到他了，你覺得這樣好嗎？”

“有什么不好的？再說了，專員的信使當著二三十個月球人的面，公開向他發出邀請，也不會有什么陰謀吧。”

內維爾雙手搭在頸背上，身體往后一仰：“賽琳娜，我還沒問呢，你不要急著下結論，這樣只會讓我們吵架。首先，那人不是個物理學家，他跟你講了嗎？”

賽琳娜沉默了半晌，努力回憶當時的情景。“我叫他物理學家，他也沒反駁，不過他好像自己也從沒說過自己就是。不過——不過我感覺他肯定是。”

“他算是撒了個無關緊要的謊吧，賽琳娜。或許他在心里把自己當作了一個物理學家，不過他從來沒搞過物理專業。他受過科學訓練，我承認這點，可是他從來沒做科研方面的工作。他根本就沒機會。在地球上，沒有一個實驗室會接受他。他曾經上過弗里德·哈蘭姆的黑名單，而且在很長時間里，都是名單上的榜首人物。”

“你敢肯定？”

“相信我，我查過了。你不是還怪我花了太長時間嗎……總算沒白干，找著點好東西。”

“什么好東西？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

“你沒想到嗎？我們可以信任他。不管怎么說，他對地球方面一定很不滿。”

“只要你的資料準確，這么判斷倒是沒錯。”

“噢，我的資料盡可相信，至少這些都是我自己發掘到的，而不是自己送上門來。不過關于這點，我們可能有分歧。”

“巴倫，這不是一回事。你為什么總是覺得事事都有陰謀？本可不像——”

“本？”內維爾諷刺地反問。

“本！”賽琳娜堅定地重復，“本就不像是個滿腹牢騷的人，也并沒有故意對我表現出很多不滿。”

“他是沒有，不過他只是為了取悅你。你自己都說過，你喜歡他，是不是？還特地強調了？說不定這正是他的目的。”

“我不是傻子，沒那么好騙，你知道的。”

“好吧，等我自己見到他就明白了。”

“你去死吧，巴倫。我每天都在跟各種各樣的地球人打交道，那是我的工作。不管怎么說，你都不該懷疑我的判斷力。你無論如何都該百分之百相信我。”

“好吧，我們以后再看，你別生氣啊。我們再等等就是了……在等待的時間里，”他輕盈地站起來，“猜猜我在想什么？”

“我不猜。”賽琳娜也輕盈地站起身，腳步難以察覺地向外滑動了一點，拉開兩人之間的距離，“自己猜，我沒心情。”

“你生氣了，是不是因為我懷疑你的判斷？”

“我生氣是因為——噢，見鬼，你怎么就不能把屋里收拾干凈呢？”說完，她轉身離去。

## 6

“我本來應該，”戈特斯坦說，“拿一些地球上的好東西來款待你，博士，不過按照規定，我也不允許帶任何東西上來。月球上的好人們一直都對這種人為設置的障礙恨之入骨，可是地球上來的人還是要接受特別檢查。為了撫慰他們的情緒，我盡量事事都模仿他們的習俗，可是我的步伐還是會露餡。適應他們的重力可太難了。”

地球人說：“我也一樣。在此我要對您的上任表示祝賀——”

“還沒交接完，先生。”

“一樣，同樣恭喜。不過，我一直想知道，您為什么想要見我。”

“我們曾是旅伴。前不久，我們乘同一艘飛船而來。”

地球人沒有說話，很有禮貌地等著他繼續說。

戈特斯坦說：“但其實，我們很早以前就認識了。我們——大概——在幾年前就見過面。”

地球人平靜地回答：“恐怕我有點記不起來——”

“這沒什么奇怪的，你沒理由會記得。我曾經做過巴特議員的下屬，他曾經主持——現在還在主持——科技與環境委員會。有一陣子，他曾極力想查辦哈蘭姆——弗里德里克·哈蘭姆。”

地球人忽然坐直了身體：“你認識哈蘭姆？”

“自從我來月球以來，你是第二個這么問的。是的，我認識他，但沒什么交情。我還認識他周圍的一些人。很奇怪，他們的看法大多跟我相同。作為一個已經被整個世界奉為神明的人，哈蘭姆在他周圍的人當中，卻沒多少人緣。”

“沒多少？我想是根本就沒有。”地球人說。

戈特斯坦沒理會他的插話，繼續說：“在當時，我的工作——或者說議員交給我的任務——就是審查電子通道項目，看看這些設施的建造和運轉過程中，有沒有不合理的浪費，是不是有人從中牟取私利。作為一個監管部門，這種擔心合情合理。不過我們的議員卻很有想法，他一直希望能從中查出點對哈蘭姆不利的證據。他想證明，哈蘭姆在從這些科學設施建設工程中牟利，從而將哈蘭姆置于死地。不過，他失敗了。”

“很顯然，現在哈蘭姆的地位如日中天。”

“不過當時有件事引起了我的興趣，可惜我沒能追查下去。我發現在所有指責哈蘭姆的人當中，有一個人針對的不是他一手遮天的權勢，而是電子通道本身。我當時準備去找他，可是沒能成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人就是你，對嗎？”

地球人謹慎地說：“我記得你所說的事，可我對你還是沒什么印象。”

“我當時很不理解，怎么還會有人從科學角度，對電子通道提出質疑呢？你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當我在飛船上看到你時，覺得似乎有點印象；最后，我終于把這事完全想起來了。我還沒拿到乘客名單，讓我從大腦里找找你的名字……你是本杰明·安德雷·狄尼森博士吧？”

地球人嘆了口氣：“是本杰明·阿蘭·狄尼森。是我。不過為什么你現在要提這些呢？事實上，專員先生，我不想再糾纏往事。我現在已經來到月球，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如果有必要，我會拋棄一切，重新來過。見鬼，我怎么忘了把名字改掉。”

“沒用的。我認出的是你的臉孔。狄尼森博士，我不想干涉你的新生活，但是出于一些與你無直接關系的理由，我不得不先問個明白。我有點記不清楚了，你不是提出過對電子通道的質疑嗎？能不能再給我講講？”

狄尼森偏著頭，一直沉默。未來的專員也沒有開口，甚至嗓子發癢了，他都沒咳一聲。

狄尼森終于說：“事實上，也沒什么。那只不過是我個人的猜測；我只不過是擔心，強作用力的強度改變會導致不良后果。其實沒什么！”

“沒什么？”戈特斯坦終于咳了出來，“希望你不要介意，我還是想把事情弄明白。我說過，當時我就對你的理論很感興趣。我那時沒能持續追蹤下去，現在再想從故紙堆里翻檢出來，恐怕是不太現實了。整個事件都是機密的——議員當時并未給予太多關注，也不想把此事曝光。還有，我又想起點兒來。你是哈蘭姆的同事，你不是物理學家。”

“很對。我是一個放射化學家，他也一樣。”

“要是我哪里記錯，請你隨時打斷糾正。我記得你早期的工作記錄相當優秀。”

“事實如此。不是我往自己臉上貼金，當時我的確干得非常漂亮。”

“太奇妙了，我都想起來了。哈蘭姆當時卻好像干得不怎么樣，是吧？”

“還不差吧。”

“后來，你的運氣就不太好了。我記得，當我們跟你見面的時候——我想是你主動提出要跟我們見面的——你已經轉行到玩具業了——”

“化妝品，”狄尼森說，口氣壓抑，“男性化妝品。聽起來的確沒那么好聽。”

“恐怕是的，很遺憾。你后來一直經商。”

“商務主管，我干得一樣出色。在辭職來月球以前，我已經成了公司的副總。”

“在這件事上，是不是哈蘭姆的緣故，我指的是你離開科學界這件事。”

“專員，”狄尼森說，“求求你了！事情早就過去了。當哈蘭姆第一次發現鎢的置換時，我是在場的。那就是電子通道被發現的起點。要是當時我不在場，歷史會不會有什么改變，我不敢說。說不定哈蘭姆和我，都會在一個月以后死于輻射污染，或者六周以后死于核爆炸什么的。這個沒準。但當時我正好在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哈蘭姆才有了今天；而且也正是因為我涉及其中，我也才有了我的今天。管它當時具體發生了什么。你滿意了嗎？事實已經是這樣了。”

“我想我滿意了。這么說，你對哈蘭姆懷有私怨？”

“當年，我一點都不喜歡他。而現在，我還是不喜歡他。”

“可不可以說，你對電子通道的質疑，出于你對他的仇恨？”

狄尼森說：“我不喜歡你這種假設。”

“怎么？我提這些問題不是想反對你。我只是出于自己的興趣，我很關注電子通道，以及相關的一些事。”

“噢，然后你就無端地隨意聯想。想到既然我不喜歡哈蘭姆，那么我就一定會認為他只是沽名釣譽之徒，成就都是假的。于是我就把眼光投向電子通道，想找出點漏洞。”

“于是，你找到了嗎？”

“不，”狄尼森一拳砸在椅背上，身體明顯一震，“沒有‘于是’。我找到了他的漏洞，至少在我看來是漏洞。但我并不是僅僅為了搞垮哈蘭姆，憑空捏造了這個漏洞。”

“博士，我相信你沒有捏造。”戈特斯坦溫和地說，“我從來沒這么想過。我們都知道，如果想檢驗證明任何一種新事物，我們必須要作出某種假設。既然是假設，它就必然有某些部分是沒有根據的，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攻擊它缺乏根據的部分。這種攻擊行為本身是正當的，但其動機可能是出于私怨。你提出自己的假設，對哈蘭姆的假設進行攻擊，或者動機只是為了私人恩怨。”

“先生，這么說就沒意思了。當時，我手里有充足的證據。可是，我不是一個物理學家，而只是一個——放射化學家。”

“當時哈蘭姆也只是一個放射化學家，可如今他已經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了。”

“他還是個化學家，一個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化學家。”

“而您不是。您至少還努力學習，想成為一個物理學家。”

狄尼森憤憤地說：“調查得還很仔細嘛。”

“我告訴過你，你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自己都很驚奇居然還記得你。不過現在，我想談點別的事。你知道一個叫彼得·拉蒙特的物理學家嗎？”

狄尼森語氣勉強：“我見過他。”

“你是不是也覺得他非常聰明？”

“我對他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我不喜歡妄下評語。”

“盡管有太多對他不利的傳言，不過我還是覺得，他十分聰明。”

專員很小心地往后靠了靠。他的椅子纖細輕盈，以地球標準來看，根本不夠支撐他的重量。他說：“你愿不愿意告訴我，你是怎么認識拉蒙特的？因為他的名聲？你們見面了？”

狄尼森說：“我們直接交談過。他本來是要寫一寫電子通道的發展史，包括它的誕生，以及所有那些與之相關、流傳甚廣的種種傳說之類。我很高興他能找到我，他好像已經查出了些東西，是與我相關的。見鬼，專員，我居然很高興他知道我的存在。可是我卻不能跟他說太多。有什么用呢？我已經遭到了太多冷眼和嘲笑，已經厭倦了，厭倦了思索，厭倦了自責。”

“你知道就在近幾年里，拉蒙特做了些什么嗎？”

“什么意思，專員？”狄尼森謹慎地問道。

“大約在一年前，或許還要更早一點的時候，拉蒙特找到巴特那里去了。我那時已經不再是議員的幕僚，不過相互之間還一直保持聯系。他把這件事告訴了我，表示他很關心。他覺得拉蒙特手里攥著有力的證據，足以挑戰電子通道存在的合理性。可是他不知道如何著手操作。我也很關心——”

“你倒是事事關心。”狄尼森諷刺地說。

“不過現在，我懷疑要是拉蒙特先前見過你，那么——”

“打住！專員，別往下說了。我知道你又要作出什么推斷，而我并不贊同你的想法。要是你覺得拉蒙特剽竊了我的想法，而我又一次被出賣了，那么你錯了。你聽著，我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你，當年我的確曾經有過非常有力的觀點，不過那只是一個猜想。我為此深感憂慮，于是就公之于眾；但是沒人相信我，于是我就氣餒了。因為我無法證明那個觀點，所以我放棄了。在我跟拉蒙特的交談中，我沒有提及這個問題。我們從來沒談到過電子通道的早期。至于他后來提出了什么，不管跟我的觀點如何接近，也是他獨立想到的。而且他的論斷要比我的更令人信服，有著更嚴格、更規范的數學基礎。在這個問題上，我毫無專利之心。”

“你好像知道拉蒙特的理論。”

“最近它已經流傳開來。雖然沒人敢公開出版，也沒有人當真，但是通過地下途徑，它流傳甚廣。連我都聽說了。”

“我也見過，博士，不過我是認真的。這對我來說已經是第二次了，你明白的。你的那份報告是第一次——但它從未到達議員那里。因為他一心想查出些經濟問題，根本不會理會別的東西。除了我以外，在那些專職調查人員的腦子里——你的報告——不好意思——簡直是異想天開。但我不這么認為，所以當我第二次看到此事時，非常憂慮。我當時就想去找拉蒙特，可是很多物理學家都——”

“包括哈蘭姆？”

“沒有。我沒見哈蘭姆。我先咨詢過一些物理學家，他們都勸我，說拉蒙特的東西毫無根據。盡管如此，直到我來此任職之前，我還在考慮著什么時候見他一面。后來，我就來了這里，遇到了你。所以，我特別想見見你。在你看來，你和拉蒙特的理論到底價值何在呢？”

“你指的是什么？是我們對電子通道危機的預測？說它可能會導致太陽的爆炸，并最終毀掉整個銀河？”

“是，我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怎么知道呢？我所有的理論不過是猜測而已，只是猜測。而至于拉蒙特的理論，我也沒有進行詳細的研究，它根本就沒有公開出版。即使我哪天看到了，恐怕其中的數學理論也超出了我的知識范圍……再說，這又有什么意義呢？沒有人會相信拉蒙特。哈蘭姆已經毀掉了他的科研生涯，就像當年毀掉我的一樣。就算他比哈蘭姆聰明，他的理論更正確，公眾也不會相信。公眾只會覺得他的理論違背了大家的眼前利益。他們不想放棄電子通道，所以他們只會拒絕細想拉蒙特的理論，這可比承認問題再設法改正容易多了。”

“可是你還在一直考慮保持關注，不是嗎？”

“因為我認為這樣下去，我們都會滅亡。我可不愿意看到這個結局。”

“所以你現在來到了月球，想有所作為。在這里，你的老對頭哈蘭姆就不能阻止你了。”

狄尼森慢慢地說：“你，真的很喜歡猜測。”

“是嗎？”戈特斯坦語氣平淡地說，“說不定我也很聰明。我猜對了嗎？”

“或許吧。我心中從未放棄科學理想。只要能消除人類滅絕的陰霾，我愿意做任何事。不管我得到什么證明結果，無論是這樣的擔憂并無必要，還是危險確實存在而且必須解決，都是有價值的。”

“我明白。狄尼森博士。還有一件事，我的前任，即將退休的專員，蒙特茲先生告訴我說，月球的科學發展走在了人類的前頭。他覺得月球人的智慧跟他們的人數已經不成比例。”

“他說不定是對的。”狄尼森說，“我不知道。”

“很可能，”戈特斯坦認真地贊同，“這樣的話，你不覺得會給你的計劃帶來麻煩嗎？不管你做什么，人們都會以為，你的成功全靠了月球的科學環境和設施。你個人并不會因此而收貨多少聲譽，盡管你的成就……這個，對你很不公平。”

“戈特斯坦專員，我早就厭倦了追名逐利的生活。我想找到生命的真正樂趣，這種樂趣要遠遠超過做‘超音速迪培爾’的副總裁所能得到的。我想回到科研領域。如果能用自己的雙眼和雙手，找到一些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我就完全滿足了。”

“好吧，你個人對聲名毫不在意。不管人們給你什么樣的評價，你都會接受；但是從我的角度來說，作為地球政府派駐月球專員，我完全可以把你所做的一切傳達到地球上去，讓你得到那些本屬于你的東西。你是再正常不過的人，完全有權要求你應得的一切。”

“多謝你的好意，不過你要什么回報呢？”

“不用這么直接吧。不過你說對了，我的確需要你的幫助。前任專員蒙特茲先生對月球科學研究的現狀毫無把握。地球人和月球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么理想，如果雙方能合作的話，對兩個世界都有好處。我想大家都知道，隔閡的確存在，但是如果你能幫助我們打破雙方的猜疑，你的貢獻將不僅僅停留在科學領域。”

“我想，專員，你不能指望我是一個大公無私的完人，現在還對‘公正嚴明’的地球科學界無限忠誠，會心甘情愿為他們去監視月球人。”

“狄尼森博士，你不要把一個心胸狹隘的小人，看作整個地球科學界的代表。我們不妨這么想：我個人對你的科學研究抱有濃厚興趣，希望能隨時得知你的研究進展，從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可是為了能更好地理解你的成果——請記住我個人并不是專業的科學家——最好你能捎帶著講解一下月球目前的科研狀況，這樣就方便多了。怎么樣？”

狄尼森說：“恐怕很難做到。我不會過早地下結論，不會發布未成熟的結果。不管是出于粗心還是過分激動，這樣的行為都會對下一步的研究帶來惡劣影響。在我找到最終的答案以前，我不會對任何人透露任何事。早年跟你們那個委員會的合作經驗，也令我不得不慎之又慎。”

“我非常理解。”戈特斯坦熱情不減，“你完全可以自己來決定，什么時候通知我最終的成果……不過現在，我已經耽誤你太多時間了，你一定也困了吧。”

聽到了逐客令，狄尼森起身告辭，戈特斯坦望著他遠去的背影，陷入了沉思。

## 7

狄尼森伸手拉開房門。他知道有個開關可以自動把門打開，不過他睡眼朦朧，摸不到位置。

門外的黑發男子臉色有些難看，好像也沒有睡醒：“不好意思……我是不是來得有點早？”

狄尼森嘴里重復著他的最后一個字，試圖整理自己混沌的思維，“早？……不，我……是我起得晚了，我想。”

“我打過招呼，我們預約過了……”

現在狄尼森終于清醒過來了。“對，你是內維爾博士。”

“是我。可以進去嗎？”

一邊問著，他就邁步進入了狄尼森的房間。這個房間很小，大部分空間被一張皺巴巴的床占據。空調在輕輕地運行著。

內維爾隨口客套：“睡得好嗎？”

狄尼森低頭看看自己的睡衣，伸手梳理了一下亂糟糟的頭發。“不，”他生硬地回答，“非常糟糕。請允許我可以暫離片刻，稍微洗漱一下。”

“當然。在你洗漱的時候，不介意我準備一下早餐吧？你大概都不認得那些餐具。”

“非常感謝。”狄尼森說。

二十分鐘以后他回來了，梳洗完畢，胡子也刮干凈了，穿著一條褲子和一件汗衫。他說：“我敢肯定沒把淋浴弄壞，可它突然就沒水了，然后我怎么也弄不開。”

“水是定量配給的，你已經用完了自己的配額。博士，這里是月球。不知道這些合不合您的口味，我準備了兩人份的煎蛋和熱湯。”

“這是煎蛋——”

“我們都這么叫。我猜地球人或許會有不同看法。”

狄尼森叫道：“噢！”他坐下來，食欲不振。然后他拿起刀叉，嘗了嘗面前那團糊狀黃色物體，也就是所謂的煎蛋。剛一入口，他的臉差點抽筋，不過最終還是強行忍住。他努力把那塊東西咽了下去，然后又舉起叉子，準備再來一口。

“你會慢慢習慣的，”內維爾說，“它很有營養。不過我得警告你，這東西含高蛋白，再加上低重力環境，以后你很少會感到餓的。”

“沒關系。”狄尼森清了清嗓子，說道。

內維爾說：“賽琳娜告訴我，你今后想在月球定居？”

狄尼森說：“我以前是這么想的。”他揉了揉眼，“可是在經歷了一整晚的煎熬以后，我的決心有點動搖。”

“一晚上你從床上掉下來幾次？”

“兩次……我總是把這里當作正常重力環境。”

“對地球人來說，這不可避免。醒著的時候，你還會一邊走路，一邊提醒自己這里是月球。可是在睡夢中，你會像在地球上一樣翻身。不過話說回來，在低重力環境中，摔一下也并不疼。”

“第二次掉下來以后，我都沒醒，一直在地上睡了好一會兒。醒了以后我還一片茫然，根本不記得什么時候掉下來的。你們平時都怎么對付這個？”

“你必須要定期體檢，檢查你的心率、血壓等等，以檢驗重力的改變是不是給你的身體造成過度損傷。”

“早就有人跟我說過了，”狄尼森不以為然地說，“事實上，我已經預定了下個月的體檢。還準備了一些口服藥。”

“不錯，”內維爾松了口氣，或許他本來就不想在這些瑣事上糾纏，“再過一周你就沒事了……還有，你需要合適的衣著。這兒沒人穿這種褲子，這種松松垮垮的上衣也不怎么合適。”

“我覺得肯定有賣衣服的地方吧。”

“當然。讓賽琳娜陪你去，要是她不上班，肯定很樂意去，我敢肯定。她還告訴過我，你比較適合正裝。”

“我非常高興她能這么想。”狄尼森努力咽下一匙湯，滿臉愁容，看來是不知道如何處理剩下的那些。

“她把你當作一個物理學家，不過毫無疑問，她錯了。”

“我曾經的專業是放射化學。”

“博士，放射化學你也沒干太久。我們這里信息很閉塞，但是還不至于一無所知。你也是哈蘭姆的受害者之一。”

“聽你的口氣，他的受害者好像還有一大幫人？”

“不是嗎？整個月球全都為哈蘭姆所害。”

“月球？”

“可以這么說。”

“我不理解。”

“我們月球上沒有電子通道站，無論如何也建立不起來，因為平行宇宙那邊對我們的努力根本沒有回應。我們無法做到鎢的置換。”

“這樣啊，內維爾博士，你不會認為這是哈蘭姆在搗鬼吧。”

“可以說是消極阻礙吧。為什么只有平行宇宙那邊的人，才能開通一個電子通道？為什么不是我們呢？”

“就我所知，我們缺乏必要的知識，不知道如何開通電子通道。”

“如果我們永遠被禁止研究的話，那么就永遠也得不到必要的知識。”

“禁止？”狄尼森問道，明顯很驚訝。

“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事實上就是被禁止了。因為如果在這個方向上深入研究的話，那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優先使用質子同步加速器或者其他大型科學設施——這些設施都掌握在地球人手里，都在哈蘭姆的影響能波及到的范圍之內。不提供這些東西，從效果上就制止了研究的開展。”

狄尼森又揉了揉眼，“我想我過一會兒還得再補一覺……對不起，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打攪了我。不過還是請問，電子通道對月球來說有那么重要嗎？目前太陽能電池運轉良好，也完全夠用了。”

“博士，為了靠近那些電池，我們不敢遠離陽光，不得不留在地表附近。”

“也對——可是為什么哈蘭姆要從中作梗呢？這點你怎么看，內維爾博士？”

“你應該比我更清楚。認識他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他根本就不愿意讓公眾知道，我們的電子通道完全來自于那個宇宙，是那邊的人一手建立了這個裝置，而我們只是在配合，就像他們的仆人。如果我們在月球上開展了進一步的研究，最后找到了開啟通道的鑰匙，那么這種真正的電子通道，就要記到我們月球人的名下，他只能靠邊站了。”

狄尼森說：“那你為什么要告訴我這些呢？”

“因為我不想浪費時間。一般來說，我們一直歡迎來自地球的物理學家。在地球政府的孤立主義政策影響下，我們與世隔絕，相當閉塞，如果能有物理學家來訪，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至少他能讓我們覺得，我們與地球世界還有聯系。要是物理學家能移民來此，那作用就更大了，我們非常愿意給他介紹我們的環境，并邀請他與我們一起工作。很遺憾，怎么說你都算不上物理學家。”

狄尼森不耐煩地回答：“我從來都沒說過我是。”

“你當時說想去看質子同步加速器。為什么呢？”

“你就是擔心這個嗎？親愛的先生，讓我來好好解釋一下。我的科學生命早在半輩子之前就毀掉了，我已經決定一切重新開始，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在一個盡可能遠離哈蘭姆的地方——就是這里，月球。我曾經的專業是放射化學，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要永遠受其束縛，遠離其他領域。如今，平行空間物理已經是一門大學科，而我一直在努力自學，希望在這個領域內，重新開始我的科學生涯。”

內維爾點點頭：“我明白了。”話雖如此，可他的口中明顯透露出幾分懷疑。

“還有，既然你提到了電子通道——那么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叫作彼得·拉蒙特的人，以及他的理論？”

內維爾瞇著眼睛，看著對面的人：“不，我想我從沒聽說過。”

“對，他并不出名。或許他一輩子都不會出名了，就像當年的我。他也反對哈蘭姆……他的名字直到最近才開始為人所知，他的理論也部分得益于我。昨晚上，在我翻來覆去睡不著的時候，腦子里還一直想著這件事。”說著，他打了個哈欠。

內維爾不耐煩地問道：“是嗎，博士？他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彼得·拉蒙特。他對平行宇宙理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他相信電子通道如果繼續使用下去，那么太陽系內部的強作用力就會慢慢增強，然后太陽就會越來越熱，到了某個臨界點以后，就會發生質變，也就是爆炸。”

“一派胡言！人類在自己渺小的世界里，無論怎么濫用那些通道，也不會對廣闊的宇宙空間造成什么影響。即使你只自學過一點物理，你也應該清楚地看到，在整個太陽系壽終正寢之前，電子通道對整個宇宙帶來的影響根本微不足道。”

“你這么認為？”

“當然，難道你不是嗎？”內維爾反問。

“我不敢確定。拉蒙特的觀點中確實含有私人情緒。我以前曾跟他有過一面之緣，看上去他是個容易激動、非常情緒化的人。想想哈蘭姆對他做的那些事，他的行為很可能完全被怒火左右。”

內維爾皺起眉頭，他說：“你敢肯定，他也受到哈蘭姆的打擊嗎？”

“他就像從前的我。”

“你有沒有想過，他提出的這種懷疑——通道非常危險——只不過是另一種手段，還是為了阻止月球建造自己的通道？”

“僅僅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就不惜在全世界散布警告和失望的情緒？絕對不會。這就好像用高射炮打蚊子。肯定不會的，我確信拉蒙特說的都是真心話，其實從前我自己也得出過這個結論。”

“那是因為你也被哈蘭姆陷害，你也恨他。”

“我不是拉蒙特。我想我的反應沒有他那么激烈。事實上，我還曾想過到月球以后，能擺脫哈蘭姆的阻礙，遠離拉蒙特的仇恨，從而比較客觀公允地調查這件事。”

“在月球上？”

“就在月球上。我想或許可以借助同步加速器。”

“這就是你的興趣所在？”

狄尼森點點頭。

內維爾說：“你以為自己會有機會用同步加速器嗎？你知道在你之前，排隊申請已經堆多高了嗎？”

“我想，或許一些月球的科學家可以幫助我。”

內維爾笑著搖搖頭：“我們的機會并不比你多……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另一個辦法。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我們還可以為你準備些小型設備。至于有多大用處，我不敢說，但是你可以試試，能否做出點事來。”

“你是說，我能在此繼續研究平行宇宙理論，并利用一切可行手段觀測平行宇宙？”

“這要看你自己了。你是不是想證明那個人的觀點——就是拉蒙特？”

“或者證偽。”

“你一定會證偽，我敢肯定。”

狄尼森說：“你很清楚，我不是物理學家。為什么你這么痛快就接受了我的想法，還給我提供個工作？”

“因為你來自地球，我們這里很看重這個。或許你自學的物理知識還會有點作用。賽琳娜也擔保你一定行，她的意見有時候或許比我的重要得多。我們都是哈蘭姆的受害者，如果你想要重起爐灶，我們會幫你的。”

“不過恕我冒昧，你想從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你的幫助。在地球和月球的科學家之間存在很多誤解和猜疑。你來自地球，并且自愿定居月球，你可以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梁，這對大家都好。你已經跟新任專員建立了聯系，或許以后的日子里，你在找回自己的同時，可以重建我們的將來。”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的研究成功地削弱了哈蘭姆的影響，也會對月球科學界有所幫助？”

“不管你做什么都有好處……不過現在我該告辭了，你也該再補一覺。過兩天再聯系我吧，到時候我會給你安排個實驗室。而且，”——他左右看了看——“再給你找個好點的住處。”

兩人握了握手，內維爾便起身離去。

## 8

戈特斯坦說：“我猜，雖然這個位置你早就待夠了。不過今天要告別，心里還是會有點傷感吧。”

蒙特茲聳聳肩：“非常傷感，只要我一想到地球的重力。那意味著呼吸艱難、雙腳疼痛，還有渾身臭汗。我得堅持洗澡，以免汗臭。”

“早晚有一天，我也會追隨你的腳步。”

“千萬記住我的經驗。至少兩個月就得回去一次。我不管醫生是怎么跟你說的，也不管他們讓你接受了什么樣的鍛煉——一定要每六十天回一次地球，每次至少待一星期。你不能忘記重力的感覺。”

“我會謹記在心……噢，我已經跟那個朋友聯系上了。”

“哪個朋友？”

“就是跟我坐同一艘飛船來的那個。我對他有印象，結果的確認識。他的名字叫狄尼森，是一個放射化學家。我對他印象深刻，可不是平白無故的。”

“哦？”

“我想起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怪事，關于他的，于是就想探探他的口風。不夠他很滑頭，躲閃過去了。聽起來他的解釋合情合理，不過太合理了，以至于有點不可信。他的那些理論其實很瘋狂，湊在一起卻又有一種奇異真實的合理感。像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他早就習慣了。”

“噢，先生，”蒙特茲有點頭大，“我好像沒太聽懂。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在你這里小坐片刻，檢查一下我的行李，看看有沒有遺落什么東西。一想到地球的重力，我就感到呼吸困難……你說的那是什么怪事？”

“他想給我解釋，電子通道的使用存在隱患。他認為那玩意兒會炸掉我們的宇宙。”

“真的？會嗎？”

“我希望不會。不過出于一些很遺憾的原因，當年他的研究并沒有進行下去。一般來說，當科學家們研究一個事物時，由于條件所限而遲遲沒有結果的時候，他們往往會焦躁不安，你懂的。我以前認識一個心理學家，他把這個稱為‘天知道’現象。如果你竭盡全力，想方設法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結果，最后你就會放棄，說一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此放棄科學推理，想象一個結論出來。”

“我理解，可是如果物理學家們都這樣，或者哪怕只是有幾個這樣，那么就……”

“他們不會的，至少不會公開承認。這里涉及有關科學責任感的問題，而且那些學術刊物都很謹慎，不會輕易刊載些無稽之談……或者他們認為是無稽之談的東西。事實上你看，我朋友擔心的問題又被人重新提了出來。有個叫拉蒙特的物理學家，找到巴特議員那里。他還找了那個自以為是的救世主——陳，以及其他一些人。他還堅持說，宇宙快要爆炸了。沒人相信他，不過他的理論倒是流傳開來，而且越傳影響越大。”

“現在月球上的那個人也相信這個理論？”

戈特斯坦笑了，“我猜他相信。倒霉，我昨晚一直沒睡好——我老是掉到床外，對了，還有——我自己也相信。他還想通過測試檢驗一下，就在這兒。”

“是嗎？”

“是的，讓他去做吧。我暗示他，我們愿意提供幫助。”

蒙特茲搖搖頭，“這很冒險。我不贊同對那些妄想狂提供官方支持。”

“你看，他們也不見得都是瘋子，不過這不是重點。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是能讓他在月球上開展工作，那么通過與他接觸，我們就能摸清月球人的底細。他現在急于重新開始科學生涯，而我已經向他暗示，這得靠我們的幫忙……對了，我還要祝你一路旅途愉快。這是作為朋友的祝愿，你知道的。”

“謝謝，”蒙特茲回答一聲，“再見了。”

## 9

內維爾火氣十足地說：“不，我根本不喜歡他。”

“為什么呢？只因為他是個地球佬？”賽琳娜從制服右胸前撣下一撮絨毛，伸手抓住，打量著說，“這不是我身上的東西。我告訴過你，這里的空氣循環器早壞了。”

“這個狄尼森根本沒用，他根本就不是平行空間物理學家。他在這個領域只不過自學過點東西，他自己說的，來月球就是為了檢驗他那些固有的混蛋理論。”

“什么理論？”

“他覺得，電子通道會把宇宙炸掉。”

“他是這么說的？”

“他是這么想的……噢，我早就知道這個爭論。我聽說的夠多了。不過這并不是事實，僅此而已。”

“說不定，”賽琳娜，“只是你不愿意相信而已。”

“你又開始了。”內維爾說。

兩人沉默了片刻。賽琳娜先開口說：“那么，你要怎么對付他？”

“我準備給他間實驗室。作為科學家，他可能一點用處也沒有，不過他在其他方面還是有用的。他的地位有點特別，專員都找他談過了。”

“我知道。”

“他的經歷很傳奇，一個前途被毀的科學家要重新開始。”

“真的？”

“真的。我保證你一定會喜歡。要是你自己問他，他肯定會講給你聽。這就對了。我們現在手里有個從地球來的傳奇人物，他要在月球上開展一項匪夷所思的研究。這事本身就非常傳奇，專員已經被吸引住了。他就是我們的煙霧彈，一個騙人的擺設。甚至我們還能通過他，打探一點地球方面的動向，誰知道呢……你還是要跟他保持密切的關系，賽琳娜。”

## 10

賽琳娜放聲大笑，聲音傳到狄尼森的耳機里，很有金屬感。她窈窕的身材掩藏在寬大的太空服里，不見了平時的風韻。

她說：“來啊，本，沒什么可怕的。你已經是個老鳥了——你都待了一個月了。”

“二十八天。”狄尼森嘟囔著。在厚厚的太空服里，他感到呼吸困難。

“一個月，”賽琳娜堅持，“自從你來以后，月球已經繞過半個地球了，這可以叫作剛好‘半地’。”她的手指向南方的天空，地球優美的弧線在空中無比燦爛。

“好吧好吧，不過還得等等。我一到月面上來，膽子就不像在地下那么大了。我要是摔倒怎么辦？”

“摔倒又怎樣？以你的標準來說，這里的重力很弱，腳下的月面也很柔軟，而你的盔甲夠結實。要是摔倒了，你只要順勢倒下，打個滾就行了。其實那也很好玩。”

狄尼森懷疑地望著她。在地球幽冷的光芒中，他記起一周前參觀太陽能電池的時候，正是白天。雨海底部一望無際的電池板映照在耀眼的陽光中，絲毫沒有溫柔的觸感。而相比之下，因為沒有白天強烈的光線對比，夜晚暗淡的月面看起來非常美麗；地光所到之處，盡是一片柔和而晶瑩的白色。而陰影部分更不見了白日里強烈的反差，溫和得沒有一絲棱角。天空中星光璀璨，而地球——那個迷人的巨大球體——海洋藍色的基調上白云繚繞，時不時還會有一角褐色的陸地悄悄顯露。

“好吧，”他說，“我得抓著你點兒，不介意吧？”

“當然不。我們也不會一直上坡。這個坡面比較合適初學者。看好了，我要慢慢起步了。”

她每一步都邁得很遠，動作緩慢，搖搖晃晃。他極力和她保持步調一致。他們腳下的上坡路積滿灰塵，他每邁一步，塵土都會四散飛揚，不過馬上又在真空中沉淀下來。他努力地跟在她后面，亦步亦趨。

“好，就這樣，”賽琳娜一邊說，一邊抓著他的胳膊，幫他保持平衡，“你做得相當不錯，作為一個地球佬——不對，我該叫你新人才合適——”

“謝謝。”

“其實也沒好多少。把移民叫作新人，跟把地球人叫作地球佬是一樣的。或者我應該說，你干得很漂亮，相對于你的年齡而言。”

“別！這更難聽。”狄尼森氣喘吁吁地說，他覺得額頭上已經冒汗了。

她說：“在你的一只腳將要落地的時候，另一只腳也要稍稍用點力，這樣你的步子會更穩，走起來更輕松。不，不對——看著我。”

狄尼森松了口氣，停下步子，看著賽琳娜。即使在厚厚的太空服包裹之下，她的步態也一樣輕盈優美。她慢慢起步，節奏分明地向前跳出。幾步走完她便轉回來，跪在他的腳邊。

“你先慢點，往前邁，本。什么時候該用力，我會推你的腳。”

他們試了幾次，狄尼森說：“這比在地球上還累，我得歇會兒。”

“好吧。這是因為你的肌肉還不適應這種動作，缺乏協調性。你要知道，你的敵人是你自己，而不是重力……好了，坐下來調整一下呼吸，我們不會再走這么遠了。”

狄尼森問道：“要是我躺下來，會不會把背包壓壞？”

“不會，當然不會，不過最好不要試，至少別直接躺在地面上。這里的絕對溫度只有120開氏度，或者說零下150攝氏度。要是你非要躺下的話，盡可能減少與地面的接觸面積。如果是我，只要坐下就好。”

“這樣啊。”他嘴里咕噥著，也坐了下來。他故意面向北方，背對著地球，“你看，那些星星！”

賽琳娜坐在他對面，身體側對著他。在地光的照射下，透過面罩，他可以不時看到她的臉龐。

她說：“難道你在地球上看不到嗎？”

“沒這么清楚。即使在晴天，地球的大氣層也吸收了很大一部分光線。由于大氣溫度的不均衡，它們都像在閃爍；還有城市的燈火，即使遙遠，也會將星光淹沒。”

“聽起來好像挺沒勁的。”

“你喜歡出來嗎，賽琳娜？到月面上來？”

“不算特別喜歡，不過也不反對。其實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總得帶一些游客上來。”

“現在你不得不帶我上來了。”

“本，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這是兩碼事。導游要做的只是安排好的項目，非常無聊，一點意思都沒有。你總不會以為我還會帶他們散步吧？散步是月球人——還有新人的事。其實，主要是新人。”

“好像沒多少人喜歡，你看周圍只有我們兩個人。”

“噢，你不知道，出來也是分日子的。你以后會看到，到了競賽日那天，這里就大不一樣了。不過，那種場景你也不會喜歡的。”

“現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說。從事滑行這項運動的，是不是主要都是新人？”

“應該是。一般的月球人都不太喜歡上來。”

“內維爾呢？”

“你想問，他對地表有什么看法嗎？”

“是。”

“說實話，我好像從沒見過他上來。他是個真正的都市男孩兒。你為什么這么問？”

“也沒什么，只是我向他提出參觀太陽能電池的時候，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可是自己卻不愿陪我一起去。我還是盛情邀請他，因為得找個懂行的人回答我的問題，不過他怎么都不肯去。”

“我猜你還是找到個人陪你。”

“對，也是個新人。照你的說法，也就不難理解內維爾博士對電子通道的態度了。”

“你的意思是？”

“這么說吧——”狄尼森身體往后仰著，雙腿輪流踢起，懶洋洋地看著它們緩緩地起起落落，“你看，挺好玩的，看啊，賽琳娜——我的意思是，在太陽能電池完全夠用的情況下，內維爾依然無比執著，一定要在月球上建立電子通道。我們在地球上根本無法如此使用太陽能電池，因為在大氣層包裹之下，太陽輻射遠沒有這么強烈，這么光芒奪目，這么持久不衰。在太陽系的所有天體中，月球是最適合太陽能電池應用的一個。盡管有如此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這種對太陽能電池的依賴，又把我們緊緊地拴在月表附近，而如果你又討厭月表的話——”

賽琳娜猛地站起身來，說道：“好了，本，我們休息得夠多了。起來！起來！”

他掙扎著站起身來，繼續說道：“如果電子通道一旦建立，那就意味著那些不喜歡月球表面的居民，從此可以遠離月表。”

“我們要往上走了，本。我們要走到那上面去。你看見了嗎？就是遠處明暗交界的地方。”

他們默默地向上走去，爬上最后一道斜坡。在狄尼森眼前的是一個光滑的下坡，寬闊的坡道上沒什么灰塵。

“對一個新手來說，這坡有點太光滑了，不利于循序漸進，”賽琳娜說，正回答了他心中的問題，“不要急于冒進，我還是先讓你看一個袋鼠跳吧。”

說著，她就馬上一個袋鼠跳，向上飛起。快要落地時，她回過頭來說：“就這樣。你坐下來，我會調節一下——”

狄尼森坐了下來，面對下山的方向。他往下看去，心里惴惴不安。“我們真能滑下去嗎？”

“當然。月球上的重力比地球上弱得多，所以你對地面的壓力也小得多，這就意味著摩擦力也小得多。月球上所有東西都比地球上更滑。這就是為什么，你在月球上的走廊和宿舍里走起路來都很困難。要不要聽我的導游課，就是我給游客們講的那種？”

“不用了，賽琳娜。”

“再說，我們還有必備工具，滑翔器。”她把一個小氣筒塞到他手里。上面有個夾子和一對小管。

“這是什么東西？”本問道。

“只是個小儲氣罐。它會在你的鞋底噴射出一種氣體。這種薄薄的氣墊會滯留在你鞋底和地面之間，使摩擦力減少到近乎為零。它可以讓你幾乎飛在空中。”

狄尼森不安地說：“我不太贊成。在月球上，這么浪費燃氣可不大好。”

“噢，行了吧。你以為這個滑翔器里裝的是什么氣體？二氧化碳？還是氧氣？不，都是廢氣，是氬氣。它來自月球的土壤，用之不竭。它是在億萬年中由鉀－40分解而來……本，這其實就是我導游課的部分內容……在月球上，氬氣的作用也不大。要是只用來做滑翔器的話，一百萬年也用不完……好了，你的滑翔器裝好了。等我一會兒，我得裝好我自己的。”

“怎么用？”

“都是自動的。你只要開始滑行，就會觸發開關，氣墊就會噴射出來。你的氣罐只有幾分鐘的儲量，不過這也足夠你用了。”

她站起身來，又把他拉起來。“面對山下……來吧，本，這是緩坡，看著它，它就像平地一樣。”

“不，不對，”狄尼森怏怏地說，“對我來說，它就像懸崖。”

“胡說。現在聽好了，記住我說的話。先是雙腿分開，大概六英寸遠，一只腳稍稍靠前，哪只都行。然后雙膝彎曲。不要怕被風吹歪，這里根本就沒風。不要往上或者往后看，要實在忍不住，可以往兩邊看看。最重要的是，等你最后滑到平地的時候，不要急著剎車——你的速度遠比你想象的要快。只要等你的氣罐耗盡，摩擦力最終會讓你慢慢停下來的。”

“這么多，我怎么記得住？”

“行了，你能記住。我會一直在你身邊看著你的。萬一你摔倒了，而我又沒有抓住你的話，千萬不要亂動。只要放松身體，順勢翻滾或者滑行就好。這里沒有什么石頭，不會撞傷的。”

狄尼森咽了口唾沫，向前看去。斜坡一直向南延伸出去，在地光下閃爍著微冷的光芒。幾處微小的崎嶇反射出稍稍顯眼的亮光，使長長的坡道上平添了幾處模糊的斑紋。地球半圓的輪廓劃過漆黑的天幕，正懸在頭頂。

“準備好了嗎？”賽琳娜問道。她的雙手交叉在胸前。

“好了。”狄尼森有氣無力地回答。

“出發吧。”說完，她一把推在狄尼森背上，他感到自己開始滑動。起初，他動得非常緩慢。他回頭望向她，晃晃悠悠的，她說：“別怕，我就在你身邊。”

開始，他還能感到腳下的月面——然后，感覺消失了。滑翔器啟動。

過了一陣，他覺得自己好像靜止住了。耳邊沒有風聲掠過，也看不出身邊的景物變化。但是當他回頭望向賽琳娜的時候，發現光線和陰影都在向后移動，速度越來越快。

“眼睛盯住地面，”賽琳娜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直到速度加起來為止。速度越快，身體就越穩定。雙膝彎曲……本，干得真不錯。”

“對一個新人而言。”狄尼森在喘著粗氣。

“感覺如何？”

“像飛一樣。”他說。身體兩側光影斑駁，都在急速后退。他先看看一邊，再看另一邊，想從后退的景物中，找到飛速前進的感覺。還沒等他確定找到，就感到一陣頭暈，不得不馬上向前看，盯住地面，這才又找回身體的平衡，“不過，這個比喻對你而言并不恰當。因為你并不知道在地球上飛是什么感覺。”

“現在我知道了。飛一定就像滑行一樣——我比較清楚滑行的感覺。”

她毫不費力地跟在他身后。

狄尼森的速度已經夠快了，即使一直向前看，他也能感到飛馳的滋味。月面的景物正向他飛速迫近，又從身體兩側瞬間劃過。他說：“滑行的時候，你們一般有多快？”

“一場高水平的競速比賽中，”賽琳娜回答，“記錄時速可達一百英里——當然，那時的坡道也比這個陡得多。你現在的時速大概有三十五英里左右。”

“我怎么感覺還要快一些。”

“沒有，沒那么快。我們現在已經到平地了，本，你一直都沒摔倒。堅持住，氣罐要耗盡了，你馬上就能感到摩擦力了。什么都不要做，繼續往前滑。”

賽琳娜話音未落，狄尼森的雙腳就突然感到一陣壓力。這時他猛然體會到了自己的速度。他牢牢攥住拳頭，努力控制雙臂，不讓它下意識地上擺。他知道，只要胳膊一抬起來，他就會不由自主地向后摔倒。

他瞇起眼睛，屏住呼吸，直到肺快要憋爆，然后他就聽到賽琳娜說：“干得漂亮，本，干得漂亮。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新人在首次滑行中，居然可以不摔倒。其實你摔倒了也無所謂，大家都會摔跤的。沒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可不想摔跤。”狄尼森輕輕咕噥著。他長長地呼出了一口氣，睜大眼睛。地球還是那樣靜靜地掛在天邊。他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來——慢慢地——慢慢地——

“我現在停下來了嗎，賽琳娜？”他問道，“我不敢肯定。”

“你已經停住了。現在別動，在我們返回之前，你得休息一下……見鬼，來的時候，我把東西丟在半路上了。”

狄尼森狐疑地看著她。他們不是一路在一起嗎？她跟他一起爬上山，又一起滑下來。不過還沒等他從高度緊張中回過神來，她已經幾個長距離的袋鼠跳，飛出一百碼開外。她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在這兒！”從耳機里聽，她的聲音很大，好像就在他身邊一樣。

沒多久她就回來了，懷里夾著一個嚴嚴實實的塑料包裹。

“記得嗎？”她說，“在我們往上爬的時候，你問過我這是什么，我當時告訴你，我們回去的時候用得著。”她揭開包裹，把它放在滿是灰塵的月面上。

“它的全名叫月球躺椅，”她說，“不過我們一般都叫它躺椅，因為在這兒，月球兩字是理所當然的，不必時時掛在嘴邊。”說著，她把一個氣筒塞了進去，打開一個閥門。

那東西開始充氣。狄尼森心里老覺得應該有“咝咝”的聲音，不過周圍沒有空氣，當然也就不會有任何聲音。

“你不用問了，我直接告訴你吧，”賽琳娜說，“這還是氬氣。”

那東西現在已經充足了氣，變成一個結實的氣墊，有六條腿。“你躺上去，”她說，“它跟地面的接觸面積非常小，你躺上去以后，周圍都是真空，身體的熱量就不容易流失。”

“別告訴我這玩意兒是熱的。”狄尼森驚訝地說。

“氬氣在注入的時候已經加熱了，不過也只是相對比較熱而已。大概最后絕對溫度能達到270開氏度，差不多能融化冰。足夠了，躺在上面，你的太空服熱量流失速度就不會超過限度。過來吧，躺下。”

狄尼森照做了，感到非常愜意。

“太棒了！”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賽琳娜算無遺漏。”她說。

她從他身邊掠過，繞著他輕盈地滑行。她的雙腿優美地舞動著，仿佛在滑冰一樣。然后她又飄然飛起，雙腳在空中劃過一道優雅的弧線，最后一肘點地，盤坐著落在他的身邊。

狄尼森叫了起來：“天哪，你怎么做到的？”

“熟能生巧啊！你可不要這樣嘗試，會把胳膊摔斷的。我先跟你說一聲，我要是感到太冷了，就得到墊子上跟你擠擠。”

“沒關系，”他說，“這玩意兒很結實，能躺兩個人。”

“噢，他們會說我不檢點的……你現在感覺怎么樣？”

“很好啊，我想。太刺激了。”

“刺激？你剛才一直沒摔倒，很了不起的記錄啊。你不介意我回去四處宣揚吧。”

“不，我這人就愛聽表揚……你不指望我還能再來一次，是嗎？”

“現在嗎？當然不。我自己都做不到。我們再休息一會兒，等你的心跳恢復正常了，我們就往回走。要是你現在把腿伸給我，我可以把滑翔器給你解下來。下次，我會教你自己操作。”

“誰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次。”

“當然會有了。難道你玩得不開心嗎？”

“不只開心，也很恐怖。”

“下次就沒這么可怕了。越往后，恐懼就會越來越少，最后就會完全消失，只剩下樂趣。到那時候，我們來一場比賽吧。”

“不，我不干。我太老了。”

“在月球上，你不算老，你只不過看起來老一點而已。”

狄尼森躺在月面上，無邊的寂靜一點點滲入體內。現在，他就面對著地球。它懸在半空，巋然不動。剛才滑行的過程中，只有看著它，心里才有足夠的安全感，他才能一路平穩地滑下來。對此，他深懷感激。

他開口問道：“賽琳娜，你經常到上面來嗎？我是說，你自己一個人，或者跟一兩個朋友一起，在節日以外。”

“應該一次都沒有。除了陪很多人一起，你知道，這是我的工作。不過現在我卻跟你一起上來了，想想自己都奇怪。”

“唔。”狄尼森隨口應了一聲。

“你不感到奇怪嗎？”

“有什么奇怪的？我個人以為，每個人做一件事都不外乎兩個理由，要么是他愿意做，要么是他不得不做。但是不管出于哪個原因，我認為都是個人選擇，別人無權干涉。”

“謝謝你，本。很高興你也這么想。你知道嗎？你的優點之一，作為一個新人，是你從不企圖干涉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是生活在地下的種族，我們月球人，是穴居人類。可這有什么錯嗎？”

“一點沒有。”

“但地球佬們可不這么想。我是個導游，天天都得聽他們的屁話。他們嘴里的每一句廢話，我都聽過幾萬遍了，無非就那幾句。不過在所有這些垃圾語言中，我聽得最多的就是，”她開始模仿地球人說話，一口標準的地球語，“‘可是，親愛的，你們這些人怎么能永遠住在地洞里呢？你難道就不會得幽閉癥嗎？你們從來就沒想過，看看藍天、綠樹和大海嗎？沒想吹吹風，聞聞花香嗎——’

“噢，本，我還能一直說下去。他們還會說，‘不過我想你從來沒見過藍天綠樹，所以也不會想念’……這么說，好像我們根本收不到地球的電視節目，接觸不到地球的文學作品，完全不知道地球的畫面和聲音，以及味道。”

狄尼森被逗樂了。他說：“你們一般的正式回答是什么？”

“也沒什么。我們只是說，‘我們習慣了，女士。’對方要是個男人，就說‘先生’。不過一般都是女人。男人們都在盯著我們的衣服，腦子里想著我們什么時候會脫光。你知道我心里真正想跟那幫白癡說什么嗎？”

“告訴我。只要你穿著制服一天，這話都得憋在心里，不過至少你今天可以說出來。”

“有意思，說得好……我想告訴他們，‘聽著，女士，為什么我要喜歡你們那個狗屁世界？我們不想掛在任何星球的表面，等著刮風下雨。我們不想感受天然的氣流，也不想那些天然的臟水濺到身上。一想到你們渾身細菌，我就惡心；我討厭你們那難聞的青草、無聊的藍天，還有那什么破白云。只要我們愿意，隨時都能從自己的天空中看到地球，不過我們一般都不愿意。月球就是我們的家，是我們一手創造了它；完全是我們。我們擁有這個家園，我們開發了自己的能源，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本不需要你們假惺惺的同情。滾回你們的世界，讓你們的重力把你們的奶子拽到膝蓋底下去吧。’這就是我要說的。”

狄尼森說：“真不錯。不過要是哪天你實在憋不住了，來找我說一遍，心情一定會好很多。”

“你知道嗎？老有一些新人建議，在月球上建個地球公園，從地球上帶來點種子樹苗之類，種點花花草草，說不定還可以搞點動物，帶來一點家的感覺——他們一般都這么說。”

“我知道你一定會反對。”

“當然，我當然反對了。家的感覺？誰的家？月球就是我們的家。要是哪個新人想家了，他最好回去。有時候新人比地球佬還討厭。”

“我會記住你這句話的。”狄尼森說。

“不是說你——你瞎想什么？”賽琳娜說。

他們沉默了一陣。狄尼森在想，是不是該回城區了？賽琳娜什么時候會叫他回去呢？從一方面來說，他的身體也有點累，他已經開始懷念宿舍的舒適了。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從來都沒感到過如此身心放松。他開始考慮背后的氧氣還能撐多久。

這時，賽琳娜開口了：“本，我想問你個問題，不介意吧。”

“完全不。如果你對我的私人問題感興趣，那么我將毫無保留。我身高五尺九寸，在月球上重二十八磅，曾經結過一次婚，已經離了，有一個孩子，女兒，已經長大并結婚了。我讀過的大學是——”

“不，本，別開玩笑，我是認真的。我能問問你的工作嗎？”

“當然，賽琳娜。盡管我不知道有多少可講。”

“好吧——你知道巴倫和我是——”

“是，我知道。”狄尼森直接打斷。

“我們一起談過。他告訴我一些事。他說，你認為電子通道會讓我們的宇宙爆炸。”

“是宇宙中我們這一部分。它可能把我們銀河的一截旋臂轟成類星體。”

“真的嗎？你真的這么想？”

狄尼森說：“在我剛到月球的時候，我還不敢確定。不過現在我有把握，我個人確信這一定會發生。”

“那你認為，它什么時候會發生呢？”

“我不知道確切時間，或許是幾年以后，也可能是幾十年。”

兩人又短暫地沉默了一陣。賽琳娜突然抬頭說道：“巴倫不相信你。”

“我知道他不信，我也沒想說服他。你不可能通過一次正面進攻就顛倒乾坤，變拒絕為相信。這是拉蒙特的失誤。”

“誰是拉蒙特？”

“對不起，賽琳娜，我在自言自語。”

“不，本，告訴我，我很感興趣，求你了。”

狄尼森轉過頭來，面對著她。“好吧，”他說，“我沒什么可保密的。拉蒙特是個地球上的物理學家，他以自己的方式警告全世界，指出了通道的危險。他失敗了。地球人需要那個通道，他們渴望免費的能源。這種渴望極其強烈，已經變成一種依賴，他們現在已經離不開那個通道了。”

“但是如果通道意味著毀滅，那他們為什么還不肯放棄呢？”

“他們只要拒絕相信就行。面對難題，最容易的對策就是拒絕相信它的存在。你的朋友，內維爾博士，就是這樣的。他不喜歡月面，所以他就強迫自己相信，太陽能電池不好——即使稍微有點公允之心的人，都能看出太陽能電池就是月球最合適的能源。他想要得到電子通道，這樣他就可以永遠待在地下，所以他拒絕相信通道的危險。”

賽琳娜說：“我不認為巴倫會拒絕相信客觀的實驗數據。你手里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我認為有。賽琳娜，它非常奇妙。我想要的東西，完全都是微觀層面的，基于一個一個夸克的交互作用。你能聽懂嗎？”

“你不用詳細解釋。我跟巴倫談了很多，這方面的內容我大致明白。”

“好吧，我開始認為想要達到我的目的必須要借用月球的質子同步加速器，它有二十五英里長，由超導體構成，可以處理兩萬億電子伏以上的電流。后來我才明白，你們月球人制造出了一種設備，管它叫介子儀，它的功能不亞于同步加速器，可體積卻小得多。月球在高科技方面，的確走在了前頭，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謝謝，”賽琳娜有點得意，“代表月球。”

“好了，然后呢，我用你們的介子儀得出的數據，表明微觀領域內強作用力正在增強。這種增強正好印證了拉蒙特的理論，推翻了傳統理論。”

“你給巴倫看了嗎？”

“沒有。即使我拿給他看，我想他也不會接受。他會說這個結果毫不重要，他會說我的實驗出錯了，他會說我沒有把所有因素考慮在內，他會說我的操作程序不對……不管他說什么，他的本意就是不想放棄電子通道。”

“那你的意思是毫無辦法了？”

“當然有，不過不能硬來，不能像拉蒙特那樣。”

“什么辦法？”

“拉蒙特的解決方案是強制放棄通道，但是誰都不愿意倒退。你不能把小雞趕回蛋里去，也不能把紅酒變回葡萄，或者把孩子塞回娘胎。如果你想讓孩子聽你的話，那么你不必非得強迫他做這做那——你應當給他適當的引導，通過他自己的興趣來引導。”

“什么意思？”

“啊，具體細節我也說不上來。我只有一個想法，一個簡單的想法——或許過于簡單了，操作起來很有難度——它基于這樣一個事實：為什么會是兩個？沒道理啊。”

兩人都一言不發，還是賽琳娜先開口了，她一字一句地說：“讓我來猜猜，猜猜你這話的含義。”

“我都不知道自己說的究竟有沒有含義。”狄尼森說。

“先別說這個，讓我猜猜吧。我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宇宙中，也只能直接感受到這么一個，所以我們理所當然地以為，這就是而且也只能是唯一的宇宙。但是，某天我們找到了證據，證明還有另外一個宇宙存在，我們把它稱為平行宇宙。這時候我們就會以為有兩個，而且也只有兩個宇宙。這個想法其實毫無道理。如果存在第二個宇宙，那么第三個、第四個……第無窮個宇宙也可能會存在。宇宙的數目不是一，也不會是二，甚至不會是一到無窮之間的任何一個數字，它超出了我們的理解范圍，并非此時的人類可以把握。”

狄尼森說：“這正是我的理——”沉默，又是沉默。

狄尼森坐了起來，看著面前在太空服內的姑娘。他說：“我想我們該回去了。”

她說：“剛才我說的只是猜測而已。”

他回答：“不，不只是。不管它是什么，但絕不只是猜測。”

## 11

巴倫·內維爾直直地盯著她，一時語塞。她平靜地回望。她房間里全息景物窗上的圖案已經換了。其中一幅是地球，稍稍過了半圓。

最后，還是他忍不住先問：“為什么？”

她回答：“純屬偶然。我聽到那個話題，實在忍不住，就開口說了幾句。幾天前我就想告訴你的，不過怕你生氣，我知道你一旦聽到，就會像今天這樣。”

“現在他知道了！你真蠢啊！”

她眉頭微皺：“他知道什么了？這事他遲早會知道的——我本來就不是什么真的導游——我是你的預言師，一個連數學都不會的白癡預言師。他知道了又怎么樣？我是有預感天賦，這又怎么樣呢？你自己跟我說過多少次了，在通過數學推理或者實驗證明之前，我的預言不是毫無價值嗎？你不是還說，即使是最強烈的預感也可能出錯嗎？怎么現在你又這么計較，我的預言什么時候又變得重要了？”

內維爾臉色蒼白，不過賽琳娜看不出他是生氣，還是害怕。他說：“你不一樣。只要你心里認定了，你的預言不是常常都對嗎？”

“啊，可他不知道，不是嗎？”

“他會猜出來的。他會去戈特斯坦那里告密。”

“他能告什么密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

“不知道。”她站起身，走到他近前，對著他的臉喊道，“不！你只會坐在這兒，胡思亂想，覺得我會背叛你，背叛所有人。要是你不相信我的人品，至少該聽聽我的預言。至少我沒必要用這話騙你。我再騙你有什么意義呢？要是我們都快毀滅了的話。”

“噢，別這樣，賽琳娜，”內維爾厭煩地擺著手，“你到底想干什么？”

“聽著。他跟我談了很久，給我講他的工作。而你呢？只會把我藏起來，當作所謂的‘秘密武器’，還說我比任何科學儀器或者一般科學家都有用。你只會玩點小陰謀，堅持讓我做個普通導游，蒙蔽所有人，然后我的天賦就可以安全地隱藏起來，只為月球人服務。其實我是你的私產，而你究竟得到了什么好處呢？”

“至少我們保護了你的安全，不是嗎？你以為自己會有自由嗎，要是萬一被他們查出——”

“你只會這么說。但這些年來究竟有誰去坐牢了？有人被抓嗎？你一直反復強調身邊危機四伏，但證據呢？這些年地球人越來越孤立你和你的團隊，不讓你們接近大型科研設施，但這根本不是他們的陰謀陷害，而是你每天故作神秘搞陰謀刺激他們的結果。不過這樣對我們的好處多、壞處少，至少逼我們獨立發明了更精密的儀器。”

“也多虧了你卓越的預言能力，賽琳娜。”

賽琳娜笑了笑。“我知道。本對它們的評價非常高。”

“你和你的本。你到底想從那個可憐的地球佬身上得到什么？”

“他現在是新人了。我只想得到信息和知識，你會告訴我嗎？你只會害怕我被地球人抓到，甚至不敢讓人看見我跟任何一個物理學家說話，除了你，而你是我的——或許這才是你封閉我的真正原因吧。”

“噢，賽琳娜。”他試圖作出寬慰的表示，但聲音里更多的是壓抑不住的不耐煩。

“算了，我也不在乎你到底是什么動機。你交待給我某個任務，我就會集中精神去思考，有時候會得到答案，不管數學上是否精確。我會在腦海中看到畫面，就是那種應該去怎樣行動的畫面——然后畫面閃動，消失。但這些都有什么用呢，如果電子通道即將摧毀一切的話……我沒有告訴過你嗎？我不信任核力的跨宇宙置換。”

內維爾說：“那我再問你。你現在做好準備了沒有？你能不能預測一下，電子通道會不會毀滅我們？別說可能會，也別說或許會，就說會，或者不會。”

賽琳娜氣惱地搖搖頭。“我說不出來，現在還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說會。但這種事情上，說可能會還不夠嗎？”

“噢，老天啊。”

“別翻白眼，別不屑一顧！我告訴過你怎么測試。”

“在聽你的地球佬廢話之前，你從來沒這么擔心過。”

“他是個新人了。你不愿意測試嗎？”

“不！我告訴過你，你的實驗方法沒有操作性！你又不是專業的實驗技師。就算你的實驗計劃在你的腦袋里完美無缺，但到了真實世界不見得可行。我們要考慮到儀器設備、隨機性，還有不確定性。”

“你所謂的真實世界，就是指你自己的實驗室吧。”她臉色漲紅，怒氣勃發，拳頭攥緊擱到下巴邊上，“你浪費了太多時間去制造完美的真空實驗環境——但上面就有真空啊，就在我手指的方向，月球的表面。而且那里溫度適宜，逼近絕對零度的一半。為什么你就不肯在月面上做實驗呢？”

“在上面做也沒用。”

“你又怎么知道？你就是不肯試！本·狄尼森試過了，他不辭辛苦，設計出一套能在月面使用的儀器，然后在去參觀太陽能電池的時候把它們架了起來。他想要約你一起去，但你不肯。你還記得嗎？那實驗太簡單了，別人給我講過一遍，我現在都能完整復述給你。他在白天的溫度下做了一次，夜間溫度下又做了一次。現在他已經找到應用介子儀的新思路。”

“哪有你說的這么簡單？”

“就是這么簡單。發現我是預言者之后，他就告訴了我許多你從來不會講的東西。他把自己的理由解釋給我聽，告訴我地球附近的微觀核力正在災難性地加速增強。過不了幾年，太陽就會爆炸，掀起核力的波瀾——”

“別，別，別說了，”內維爾喊道，“這個結論我也看過，我根本瞧不上。”

“你看過？”

“當然看過。難道我會讓他隨便使用我們的實驗儀器，同時還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嗎？我見過他的研究結果，一點意義都沒有。他依賴的數據，都是實驗中允許的誤差。如果他非要相信那些微不足道的誤差有意義，而你又非要相信他，隨便你們。但不管你們多相信，也改變不了事實，那些數據根本沒意義。”

“那你想相信什么呢，巴倫？”

“我只要事實。”

“但你難道不是在作研究之前，心里就已經預先確定了結論嗎？你想在月球上建立一座通道站，不是嗎？所以你根本不想跟月面發生任何關系；任何與你的美夢相抵觸的東西，都不是事實——你早就咬定了。”

“我不跟你爭。我只想建立一個電子通道，甚至——不止一個以上。只有一個是不夠的。你敢保證你沒有——”

“我沒有。”

“將來會嗎？”

她又轉到他跟前，腳急促而沉重，顯露了她心中壓抑的怒火。

“我什么都不會對他泄露。”她說，“但是我要得到更多信息。你從來都跟我只字不提，但是他會；他還會把想法付諸實驗，而你不會。我已經跟他談過許多，也知道他在尋找什么。如果你敢介入我和他之間，那你永遠也不會得到想要的東西。而且，你也不用害怕他會搶先一步，在我之前找到答案。他的思維還是拘泥于地球模式，很難邁出最后一步。而我會。”

“好吧。你也別忘了，你是月球人，而他是地球人，你們是不同的。這里是你的世界，除此之外你無處可去。那個人，狄尼森，或者說你的本，那個移民，是從地球來到月球的。只要他愿意，隨時都可以回去。可你卻永遠都不可能到地球去，永遠不能。你是一個月球人，永遠都是。”

“我是月亮姑娘。”賽琳娜自嘲說。

“不是姑娘了，”內維爾說，“不過想要證明這點，還得過一陣子，等我有時間了一定要再好好研究。”

她對這個笑話無動于衷。

他說：“還有，關于他那個宇宙爆炸的理論。要是改變宇宙原始物質有這么大的風險，那么另一頭的外星人，那些比我們先進很多的外星人，為什么不關掉通道呢？”

說完他就離開了。

她看著那扇緊閉的門，咬牙切齒地說道：“因為他們與我們處境不同，你這蠢貨。”這只是自言自語，他已經走遠了。

她搬動搖桿，把床放下來，把自己摔在上面，發泄似的騰空踢了一陣子。要知道，巴倫和其他所有人追尋多年的那個夢，她已經觸手可及了。

如在眼前。

能量！所有人都在尋找能量！如魔法般的東西！科紐科皮亞之角……可能量卻不是生命的全部。

如果有人發現了能量，那他也就找到了秘藏。手里有了通向能量的鑰匙，通向秘藏的鑰匙也就顯而易見。她心里明白，在結果出現的那一瞬間，只要她牢牢抓住，抓住其中那一點點微妙的蛛絲馬跡，那么一切奧秘都將在她眼前顯現。（天哪，巴倫那與生俱來的多疑多多少少也傳染到了她身上，在她腦海里，還稱之為“秘藏”。）

沒有一個地球人能找到它的蹤跡，因為沒有一個地球人真正想去尋找。

本·狄尼森會為她找到的，不是為了自己。

除非——要是宇宙爆炸了，那一切還有什么意義呢？

## 12

狄尼森很難受，他正跟腦海中的羞怯拼命斗爭。好幾次，他的手不自覺地往腰間去，想把不存在的褲子向上拉一拉。他現在只穿著涼鞋和一條小到不能再小的短褲，那玩意還很不舒服，勒得太緊了。當然，他披了條毯子。

賽琳娜穿的并不比他多多少，一直在旁邊笑。“本，現在你身上的穿著沒什么不對的，不過你看起來有點虛弱。我們這兒人都這么穿。其實，要是你覺得短褲勒得太緊，干脆全脫掉算了。”

“絕不！”狄尼森嘀咕著。他拉了拉毯子，蓋住腹部，結果被她一把扯下，拽在手里。

她說：“把這個給我。要是你一直不放棄地球上那套死板做派，怎么做一個月球人呢？你知道嗎，假正經一般也就意味著內心好色。”

“賽琳娜，我得慢慢適應。”

“那好，就先從我開始，你先盯著我看上一會兒，目光要集中，不要四處亂瞄。怎么回事？我發現你更喜歡看其他女人嘛。”

“要是我一直看著你——”

“你就會過于興奮，然后就很尷尬。不過看得越多，你就越習慣，然后你就不會那么注意了。看著，我就站這兒，看好了，我要把內衣脫了。”

狄尼森痛苦不堪地說：“賽琳娜，周圍都是人啊，別玩了，我已經受不了了。咱們繼續往前走好嗎？讓我自己先慢慢適應行不行？”

“好吧，不過你看，周圍經過的人根本都不看我們。”

“他們不看你。因為他們都在看我。大概他們從來沒見過這么老、體形又這么差的人。”

“或許是吧，”賽琳娜居然表示同意，“不過他們慢慢會習慣的。”

狄尼森每一步走得都無比艱難，腦子里全在惦記著頭上的每一根白發，和自己與眾不同的大肚腩。直到他們面前的走廊越來越窄，周圍的行人越來越少以后，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氣。

他好奇地看著自己，賽琳娜高聳的酥胸和光潔的大腿也仍近在眼前，不過自己已經不像先前那么敏感了。前面的通道一直延伸到視野之外，好像無窮無盡。

“我們走了多遠？”他問。

“你累了？”賽琳娜忽然明白過來，“我們應該帶個滑車來的，我忘了你剛從地球來。”

“忘了最好。新人都盼著別人忘了自己的身份吧？我一點都不累，或者說還沒感到累。我只是有點冷。”

“冷？純粹是想象，本，”賽琳娜肯定地說，“你只是看到自己穿得這么少，覺得自己應該感到冷。忘了這回事吧。”

“說起來容易，”他嘆了口氣，“我希望，自己這段路可以走得不錯。”

“相當不錯。再往下我就得教你袋鼠跳了。”

“然后再到月面的坡道上，來一場競速賽是吧？我說，是不是早了幾年？對了，你還沒告訴我，我們走了多遠了？”

“我估計，有兩英里了吧。”

“我的天！這里的隧道一共有多長啊？”

“恐怕我也說不上來。住宅區的通道只占通道總數的一小部分。這里還有礦道、地質探測隧道、工業通道、真菌……我敢肯定，總長度加起來應該有幾百英里。”

“有地圖嗎？”

“當然有地圖。我們總不能盲目亂闖吧。”

“我問你，你身上有嗎？”

“哦，沒有，我身上沒帶，在這一帶活動不用地圖，我太熟悉了，從小我就在這附近游蕩。這些都是很老的通道。大多數新的通道——我們平均每年開鑿兩到三英里的隧道——都在北部地區。要是沒地圖的話，我也不敢在那里亂轉。即使有地圖，也不太保險。”

“我們這是要去哪兒？”

“我不是向你保證過了嗎？要帶你去看個非凡的景觀——不，不，不是說我自己，千萬別這么說——一會兒你就看見了。這是月球上最神奇的寶藏，從來不會有游客來打擾。”

“別告訴我你們在月球上找到了鉆石。”

“比鉆石好多了。”

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通道兩邊的墻壁都還沒完工——裸露的灰色巖石，雖然本身顏色暗淡，卻被電熒光照得一片雪亮。溫度很舒適，通風裝置運行得非常輕柔，讓人絲毫感覺不到風的存在。走在這里，很難想象兩百英尺以上的頭頂，就是荒涼的月面，那里除了灼熱就只有嚴寒。太陽每半個月升起一次，又用半個月的時間劃過天幕，然后落下，半月后再升起——循環往復。

“這里氣密性還好吧？”狄尼森問道，他突然想起，他頭上就是死寂而漫無邊際的真空。

“噢，當然了。墻壁都是密封的，而且報警系統也非常完備。不管在通道何處，氣壓如果降低了十個百分點，報警器馬上就會響起刺耳的警鈴，還會有箭頭不停閃爍，加上閃光的標志，足以把你領到安全地帶。”

“這樣的事多久發生一次？”

“不常有。至少在五年之內，我不記得有人死于空氣泄漏。”說到這兒，她忽然有點辯護似的，“你們地球上的自然災害更多吧，一次地震或海嘯可以殺死幾千人。”

“我不爭，賽琳娜。”他舉起雙手，“我投降。”

“好吧，”她說，“其實我也不想抬杠……等等，你聽到了嗎？”

她停住腳步，側耳傾聽。

狄尼森也跟著她聽了一陣，卻搖搖頭，突然，他掃視四周，“怎么這么安靜，人都哪兒去了？你敢肯定我們沒迷路嗎？”

“這兒可不是天然巖洞，沒有什么未知的岔路。你們地球上有，是嗎？我記得看過圖片來著。”

“對，大多數都是石灰巖溶洞，由流水沖刷而成。月球上肯定不會有這種事，是吧？”

“所以我們就不會迷路，”賽琳娜微笑著說，“要是周圍沒人，那也是因為迷信。”

“因為什么？”狄尼森看上去頗為震驚，眉頭一皺，明顯不大相信。

“別這樣，”她說，“看你臉上都起皺紋了。對了，就這樣，放松一點。你現在看起來比剛來的時候好多了，你自己能感覺到。一方面是低重力的原因，再者你也做了不少鍛煉。”

“還得時時面對裸體的女士們，特別是某位特別空閑、生活無聊到只能跟我混在一起的導游小姐。”

“你怎么又把我當導游了，而且我也不是一絲不掛。”

“至于這兩個問題，我認為即使一個幾乎全裸的姑娘，也并不比預言能力更可怕……對了，你剛才不是說什么迷信嗎？”

“我想，其實也不是真的迷信，不過這個城市里的人都盡量避免到這個區域來。”

“可是為什么呢？”

“你馬上就會明白了。”他們又繼續前行。“現在聽到了嗎？”

她停了下來，狄尼森支棱著耳朵，努力分辨空氣中的細微顫動。他說：“你是說，那種輕微的滴答聲？嗒——嗒——就是這個嗎？”

她向前幾步，步子邁得緩慢而節奏分明，就像慢動作一樣，月球人都是這種從容不迫的步伐。他跟在身后，試著模仿她的樣子。

“那兒——看那兒——”

狄尼森的目光隨著賽琳娜興奮的指尖向前移動。“我的天，”他說，“這是哪兒來的？”

那是水，正在他面前一滴滴落下。滴得非常緩慢，每一滴都落到一個陶瓷水槽中，引入墻內。

“從巖石中來。我們月球上自己有水，你知道的。大部分都是從石膏礦里分離出來的，總量完全夠用了，我們畢竟用得很節省。”

“我知道，知道。來了以后，我還沒有痛痛快快洗過一次澡呢。我真不知道你們平時都是怎么洗的。”

“我告訴你吧。第一步，先打開水龍頭，把自己淋濕。然后馬上關掉龍頭，往身上涂一點浴液。搓一搓——噢，本，我懶得往下講了。其實在月球上，你根本就臟不到哪兒去……不過這不是我們目前要討論的。我們在月球上也發現了一兩處天然水源，一般都藏在山脈陰影下的冰層里。每當我們發現一處水源以后，它很快就會流盡。而我們面前的水源，自從這個通道開掘以來，就一直在滴水，那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

“可這跟迷信有什么關系呢？”

“很明顯嘛，水是月球上最寶貴的資源。無論是飲用、清潔，以及種植作物、分離氧氣，所有的事都離不開它。這種天然的水源其實并沒有多大實際作用，可是人們都對它心懷敬意。開掘隧道的時候，一發現水源，我們馬上就會停止工程，直到水源耗盡為止。你看兩邊，這條通道的墻壁還沒完工呢。”

“這聽起來還真像迷信了。”

“其實——應該是一種敬畏吧。這種水源最多不過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會更久了。可是，自從我們面前的這個水源度過了它的周歲生日以后，還毫無停止跡象，就像永不枯竭一樣。事實上，我們已經把它稱作‘永恒之泉’。你甚至能在地圖上找到它。人們很自然地就把它供奉了起來，心里都暗暗覺得，哪天它一旦枯竭，一定預示著什么不好的事情。”

狄尼森笑了。

賽琳娜溫和地說：“其實，大家也并不見得都相信，可是心里都會有點隱隱的擔憂。你也明白，其實它并不是永恒的，在將來的某天，它一定會枯竭。其實，它此時的流速，比起剛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減緩了三分之二，水正在慢慢流盡。我猜，人們大概覺得，如果水流枯竭的時候，他們正好在旁邊的話，一定很不吉利。我想這個理由還能講得通，可以解釋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來這里。”

“看來你自己并不相信。”

“不是我信不信的問題。我不認為它會突然斷流，而恰巧某個倒霉蛋正好在旁邊，趕上這樁事。它只會越滴越慢，越滴越慢，最后直到斷流，也沒人能指出它究竟是何時枯竭的。所以說，這還有什么可擔心的呢？”

“我同意。”

“其實，”她馬上跳轉了話題，卻不顯得突兀，“我心里還有其他擔憂，想跟你單獨談談。”她把毯子在地上鋪開，盤著腿坐在上面。

“這才是你帶我來這兒的真實原因嗎？”他也坐了下來，面對著她。

她說：“你看，現在你可以輕松地看著我了，你已經習慣了……在地球上，肯定也有些時代，人們對裸體熟視無睹。”

“不少時代，不少地方都是，”狄尼森表示同意，“不過自從大戰之后就沒有了。在我有生以來……”

“那么，在月球上，你就得按照月球人的樣子做事。”

“你不是要告訴我些事情嗎？不會是想色誘我吧？”

“想要引誘你的話，待在城里方便多了。不是這回事。本來我們可以去月面上談，那兒可能更合適。不過要出去的話，光是準備就得好長一陣子，還會引起他人的注意，而來這兒就不會。這里是地下設施中唯一一個清凈的地方，我們非常安全，絲毫不會受到打擾。”她語氣有點躊躇。

“不錯。”狄尼森評價。

“巴倫生氣了。真的，非常生氣。”

“沒什么奇怪的。我早就提醒過你，對于你的預言能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要是你告訴他我已經知道了，他肯定會生氣。對了，你為什么非得告訴他不可呢？”

“因為他是我的——伴侶，我很難一直對他隱瞞下去。盡管，說不定以后，他不會再把我當作伴侶了。”

“對不起。”

“我們倆的關系本來也快崩潰了。已經拖了太長時間。不過更讓我煩躁的是——這才是最麻煩的——他根本就不相信你的實驗數據，就是你的介子儀實驗，在經過月面實際觀測之后得到的那個結果。”

“我早就告訴過你，他不會信的。”

“他說他看過你的結果。”

“對啊，他隨便掃了一眼，還哼了一聲。”

“我這次算是明白了。是不是世上的每個人都只會相信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東西。”

“凡是對自己有一點利益就會選擇相信。有時候即使毫無可能，人們也會頑冥不化。”

“你呢？”

“你是在問，我是不是普通人類？當然。我也不相信自己已經這么老。我一直都以為自己魅力超凡。我一直都相信你來找我，是因為我相貌英俊——即使你把話題轉向物理以后，我還是執迷不悟。”

“什么啊！我就是那么想的！”

“行了。我猜，內維爾告訴你，我收集的數據都在實驗的正常誤差之內，所以沒什么說服力，這倒是實話……不過我還是相信，這些數據是證明我理論的第一步。”

“只是因為你這么希望嗎？”

“沒有那么多‘只是因為’。我們不妨這么看：假如電子通道沒有任何危害，但是我卻堅持認為它有。這樣的話，我遲早會被證明是個白癡，我的科學聲望也就毀掉了。不過即使在今天，在那些人眼里我也已經是個白癡，而且已經毫無科學聲望可言了。”

“本，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幾次了，你都會提及當年那個故事。你能不能把它完整地告訴我？”

“你要是聽了，會很吃驚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什么可說的。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我還算少不更事，沒想到自己某天會激怒一個白癡，不為別的原因，只因為他蠢。其實蠢也不是他的錯，我當時的行為才真正蠢到家了。正是我的無心冒犯，把他推上了高不可及的巔峰，要是他那時知道了自己后來的地位，一定會嚇死的——”

“你指的是哈蘭姆？”

“是，當然是他。他發達了，于是我就毀了。最后，我甚至不得不逃到月球上來。”

“這兒很糟糕嗎？”

“當然不，這里相當好。可以說，以長遠的眼光來看，他反倒幫了我的忙……回到剛才的話題上。我剛說到，要是我一直堅信通道有危險，而這其實是錯的，那么我毫無損失。但是如果情況相反，我認為通道很安全，而其實卻并非如此，那么我的行為等同于在幫助毀滅這個世界。說實話，我已經度過了大半輩子，而且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自己對全人類并不抱有什么好感。但是，真正傷害過我的人畢竟是少數，如果我因此而向整個世界復仇的話，那也有點太過分了。

“而且，如果一定要找個不那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賽琳娜，我會想到我的女兒。在我動身來月球的時候，她剛剛得到許可，可以生一個孩子。用不了多久，她的孩子就會出世，而我——要是你不介意用詞的話——就會成為一個外祖父。不算怎么說，我總會希望我的外孫能健康成長。所以我會堅持自己的信念，通道是危險的，而且我也會在這個信念的指引下行動。”

賽琳娜的情緒也激動起來：“可我想知道的是，通道到底危不危險？我指的是，真相是什么？我不想聽你的信念。”

“這該由我來問你才對。你才是預言師。你的直覺告訴你的是什么？”

“我正在為此苦惱，本。我自己都無法確定。我個人傾向于相信通道是危險的，可我又害怕，這只不過是自己的感情傾向而已。”

“好吧，或許如此，可你為什么會有這種傾向呢？”

賽琳娜悲哀地笑笑，聳聳肩：“要是能證明巴倫錯了，一定很好玩。他這個人剛愎自用，認定了什么就絕不肯回頭。”

“我明白了。你很想看看他失敗的表情。我完全能理解這種渴望會有多強烈。比如，要是通道真的有危險，而我親自證明了它，我一定會成為人類的救星，我敢發誓，那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哈蘭姆的表情。不過這種想法不算太高尚，到時候我真正會做的，恐怕是堅持要跟拉蒙特分享這一成果，他的確堪當此殊榮，然后我的樂趣就限于看看拉蒙特的表情，不過，還要先把他跟哈蘭姆放在一起。那時候他應該就不會那么暴躁了……我怎么開始說廢話了……賽琳娜？”

“我聽著呢，本。”

“你什么時候發現自己是預言師的？”

“到現在我也沒怎么弄清楚。”

“我想，你在大學學過物理吧。”

“嗯，是的。還有點數學，不過我從來學不好。想想就知道了，我的物理也不會好到哪兒去。一旦搞不懂問題，我就會直接猜出最后的答案；這么說吧，考試的時候，我只要好好預測一下，如何才能得到正確答案，然后一切答案就都出來了。基本上這招回回都管用，但每次他們都會問我，這些題是怎么做出來的，而我卻怎么也回答不好。所以他們每次都懷疑我作弊，又從來都找不到證據。”

“他們從來沒懷疑過，你這是心靈預測力嗎？”

“他們可不這么想。不過當時我也不知道。后來——我的一個早先的性伴侶是個物理學家，其實他就是我孩子的父親，精子畢竟是他提供的。當時他有個物理難題，有一次躺在床上的時候，他講給我聽，或許也只是做完愛隨便找點話題吧。我當時說：‘你知道我聽了以后有什么感覺嗎？’后來我就告訴了他。純粹出于胡鬧，他試了試我說的方法，然后他就告訴我，成功了。實際上，那就是發明介子儀的第一步，你不是說，那玩意兒比質子同步加速器還好嗎？”

“你說那是你的主意？”狄尼森正把手放在水滴之下，一邊聽到賽琳娜的話，一邊把指頭放在嘴邊，“這水干凈嗎？”

“絕對純凈，”賽琳娜回答，“它會流向大蓄水池，作進一步處理。但是它含有硫酸鹽、碳酸鹽和其他一些礦物質。你肯定不會喜歡它的味道。”

狄尼森把手指在內衣上蹭了蹭，問道：“是你發明了介子儀？”

“不是發明。我只是提出了最初的概念，最終完成還需要做很多很多工作，大多數都是巴倫的功勞。”

狄尼森搖搖頭：“賽琳娜，你知道嗎，你的天賦真的太了不起了。你的頭腦真該交給分子生物學家，讓他們好好研究一下。”

“是嗎？我可一點都不愿意。”

“大概在半個世紀以前，人類關于遺傳工程的研究浪潮達到了頂峰——”

“我知道。不過后來失敗了，而且還被立法禁止。現在它是非法的——所有此類研究都是——只要人們能想到的，都成了非法的。不過，我聽說還是有人暗地里在搞。”

“我不太清楚，搞什么？關于心靈預測能力？”

“不，我想不是。”

“嗯。不過這是我所想到的。在遺傳工程的推動之下，肯定會有人想到研究心靈預測。顯而易見，幾乎所有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類似能力，由此可以聯想到，這種能力就是創造力的唯一來源。有人或許會說，這種非凡的創造力源自個人特定的基因排列，而每個人的基因排列肯定都是不同的。”

“我想，或許有很多種排列組合，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如果這是你心靈預測的結論，那就肯定是對的。不過還有些人，堅持認為只有一個基因，或者一小段基因，才是構成這種能力的唯一關鍵因素，你可以叫它預測基因……后來他們就失敗了。”

“我知道。”

“但是在他們失敗之前，”狄尼森繼續說，“還做過一些嘗試，他們篩選出一些似乎可以增強預測能力的基因段，還聲稱取得了一些成果。這些挑選出來的基因段被放進了基因庫，我敢肯定，你是恰巧繼承到了這些基因——你的祖父母中有人參與過這項工程嗎？”

“據我所知沒有，”賽琳娜說，“不過我也查不出來。說不定他們中的哪個參與過，不過我只能說……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也不想仔細調查這件事。我根本就不想弄清。”

“或許并沒這回事。后來公眾對遺傳工程非常抵觸，要是哪個人被大家看作遺傳工程的作品，那他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人們都說，心靈預測力跟那些惹人討厭的研究都是一回事。”

“嗯，謝謝。”

“話是這么說。要是誰有了預測力，不管他自身品行有多端正，也難免引起別人的嫉妒和敵意。即使是米歇爾·法拉第那樣的圣人，也一樣遭到了漢弗萊·戴維的嫉妒和仇恨。早就有過這樣的箴言——想要引起他人的嫉恨，并不需要你真正做錯什么。至于你的這件事——”

賽琳娜說：“不過，我肯定沒有引起你的嫉妒吧？”

“我想不至于。不過內維爾呢？”

賽琳娜沉默了。

狄尼森說：“我猜，在跟內維爾結交之前，你的預言天賦就已經出名了吧。”

“應該說不太出名。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有些物理學家是這么懷疑的。但是，像地球上一樣，這里的科學家也把自己的名譽看得很重。我想他們都或多或少地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我的預測都只不過是毫無根據的猜想。不過，巴倫心里當然明白。”

“我懂。”狄尼森沒往下說。

賽琳娜的嘴唇在顫抖。“我怎么覺得你其實想說：‘所以他才會接近你’？”

“不，當然不是，賽琳娜。你已經魅力超群，根本無關任何東西。”

“我也相信。可是從我們生活的每個細節來看，他對我的預言能力都更感興趣。不是嗎？只有他堅持讓我隱藏身份，做一個普通導游。他說我是月球的珍貴財產，萬一被地球政府發現了，他們一定會壟斷我的能力，就像壟斷同步加速器一樣。”

“奇怪的想法。不過知道你能力的人越少，他那些科研成就的含金量就越高，其中你的貢獻都會被他一人獨享。”

“現在你的口氣可真像巴倫！”

“是嗎？是不是每當你的預測非常準確的時候，他就很生氣？”

賽琳娜聳聳肩，“巴倫生性多疑。這沒什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

“那你跟我單獨出來合適嗎？”

賽琳娜馬上回敬一句：“我就為他說了一句好話，你沒必要生氣。他不會懷疑我們偷情的。你畢竟來自地球。實際上，我可以告訴你，他甚至鼓勵我跟你交往。他認為我可以從你身上得到些啟發。”

“得到了嗎？”狄尼森冷冷地問道。

“得到了……盡管這是他鼓勵我們交往的主要理由，但并不是我的理由。”

“那你的理由呢？”

“你自己心里清楚，”賽琳娜說，“你只是想聽到我親口說出來罷了。我喜歡跟你在一起。否則的話，只為了那點東西，我完全可以用別的方式，花更少的時間。”

“好吧，賽琳娜，我們是朋友嗎？”

“朋友！當然是朋友！”

“那你從我身上到底學到了什么呢？可以說說嗎？”

“說來話長。你曾告訴過我，我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建造電子通道，是因為我們探測不到那個平行宇宙，盡管他們可以探測到我們。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智力更高，或者科技更發達——”

“兩者不見得是一回事。”狄尼森咕噥了一句。

“我知道，所以我說‘或者’。但你想過沒有，我們不見得比他們傻多少，或者落后多少。原因可能只是，他們更難探測而已。既然那個宇宙的強作用力比我們更強，那么他們的太陽肯定比我們的要小，依此推斷，他們的行星極有可能也很小。所以，他們的世界整體上看會極其微小，從我們這邊很難探測到。”

“然后，”她說，“我想，他們探測的目標可能是我們的電磁場。因為一個行星的電磁場要遠遠大于自身的體積，也更容易探測得到。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們能探測到地球，看不到月球。月球本身幾乎沒有電磁場可言。所以，我們不可能在月球上建立電子通道。而且，要是他們那個行星體積極小而電磁場微弱的話，我們就無法探測出來。”

狄尼森說：“這個想法很有意思。”

“然后，我們已經想到，跨空間的物質交換可以弱化他們那邊的強作用力，使他們的太陽冷卻；同時，這一過程又會強化我們這邊的強作用力，使我們的太陽加熱并爆炸。而這又說明什么呢？想想沒有我們，他們可以單方面操作，但是收集能量的效率會低到不可想象。在通常條件下，單方面行為毫無價值。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給他們發送鎢－186，然后得到钚－186。但是如果銀河的這條旋臂整體被炸成一團類星體，那就會在我們的太陽系附近產生一道極強的能量流，它的量級遠超目前我們的供給規模，而且會持續百萬年以上。

“一旦爆炸形成了類星體，他們單方面操作的效率再低，只要能收集到能量流的一點零頭，就完全夠用了。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存在失去了價值，不管是毀滅了還是怎么樣，他們都不會放在心上。說實話，我們這邊要是爆炸了，對他們而言更安全一些。只要我們存在一天，就可以隨時把通道關掉，那時他們就徹底絕望；而只要一爆炸，他們就萬事大吉了，再沒有什么人可以關上能量的大門……所以，那些白癡還嚷嚷：‘要是通道這么危險，那些聰明絕頂的外星人為什么不關上呢？’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是不是內維爾這么說的？”

“對，就是他。”

“可這樣的話，平行宇宙的太陽還會持續冷卻，不是嗎？”

“那又怎么樣？”賽琳娜不耐煩地回答，“只要有通道在，他們就根本用不著太陽。”

狄尼森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你不知道，賽琳娜，在地球上有一種傳言，說拉蒙特從平行宇宙那邊收到過信息，警告過我們通道隱藏的危險。可他們還是沒有關掉它。顯然，沒人把這事當真，但讓我們假設這是真的，假設拉蒙特的確收到了這樣的信息。會不會是那邊有人良心未泯，不愿意摧毀我們的世界，殺掉億萬生靈，可這人的意見最后卻敵不過自私的公眾呢？”

賽琳娜點點頭：“我想很有這種可能……好像在你分析之前，我就想到了這點，或者說，預測出了。不過你還記得嗎，上次你說過，從一到正無窮，任何數字都沒有實際的區別。”

“當然。”

“好吧。那么我們再來看，我們的宇宙和平行宇宙相比，強作用力的差異非常明顯，其實，我們所知的也僅限于此。可是在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力不止一種，而是四種。除了強作用力，我們還知道有電磁力、弱作用力，以及引力，它們之間的強度之比是：130∶1∶10ˉ10∶10ˉ42。不過我們已經發現了這四種，那么誰又能肯定只有這四種呢？為什么不是有無數種相互作用力存在，只是因為它的強度太弱，或者對我們的宇宙影響太小，以至于被我們忽略了呢？”

狄尼森說：“如果一種相互作用力過于微弱，根本探測不到，或者根本造不成任何影響，那么從科學定義上講，可以認為它不存在。”

“只是在這個宇宙不存在，”賽琳娜斷然反駁，“誰敢說它在平行宇宙中不存在呢？如果有無數種相互作用力存在，強度千差萬別，那么也就可以說，我們的世界之外有無數個宇宙存在。”

“或者是個無限的連續體；α－1，而不是α－0。”

賽琳娜皺皺眉：“什么意思？”

“沒什么，你往下說吧。”

她繼續說道：“既然如此，何必還要緊抱著那個主動搭橋的平行宇宙不放？既然已經知道了它根本不適合我們，那么為什么不能采取主動，在那無數宇宙中，尋找一個既合適又容易聯系的平行世界呢？我們不妨先設想一個宇宙的類型，反正不管我們怎么設想，它一定存在，然后再把它找出來。”

狄尼森笑了：“賽琳娜，你跟我想的完全一樣。沒人能說我的想法完全錯誤，而且現在，像你我這么聰明的人，都分別獨立得出相同的結論以后，這個結論就更不可能出錯了……你明白嗎？”

“什么？”賽琳娜問道。

“我已經開始喜歡你們那些可惡的月球食品了。總之，還是適應了吧。我們現在就回家，吃點東西，然后我們就可以指定下一步的計劃……你還想來點兒別的嗎？”

“什么？”

“既然我們要一起工作了，來個吻如何——實驗者和導游的吻。”

賽琳娜沉吟片刻，然后抬起頭來，說道：“我想，我們以前都不缺接吻經驗。這次為什么不來個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那種？”

“我沒意見。不過我對你們這兒的風俗還不太懂。月球人是怎么接吻的？”

“全靠本能。”賽琳娜隨意答道。

狄尼森小心翼翼地把手背在自己身后，身體傾向賽琳娜。不一會兒，他的雙手已經悄悄放在她的背后。

## 13

“我當時的確回吻了。”賽琳娜認真地說。

“哦，是嗎？”巴倫話中帶刺，“算不算是假戲真做？”

“我不知道。不過感覺不錯。”她的嘴角浮現出一絲微笑，“他還挺體貼的。開始他心里沒底，還背著手，生怕一不小心把我捏扁了。”

“好啊，再詳細點。”

“干嗎？關你屁事。”她有點冒火，“難道你是柏拉圖主義者嗎？”

“你希望我是嗎，啊？”

“用不著發號施令。”

“那你也得檢點一點。你什么時候才能拿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盡快吧。”她語氣冷漠地回答。

“不會讓他發覺吧？”

“他的興趣只在于能量。”

“還有拯救世界，”內維爾嘲笑道，“成為英雄。還有四處夸夸其談，還有吻你。”

“這些他都承認，你呢？你敢承認嗎？”

“算了吧，”內維爾氣沖沖地說，“我早就失去耐心了。”

## 14

“我很慶幸，”狄尼森刻意強調，“白天終于結束了。”他伸出右臂，仔細端詳外面那層厚重的保護層，“恐怕我永遠也適應不了月球上的太陽，也根本就不想適應。相比而言，多穿這么一層盔甲，倒不算有多難受。”

“太陽怎么了？”賽琳娜問道。

“賽琳娜，可別說你喜歡太陽！”

“不，當然不喜歡。我也痛恨它，不過我從來不去看它。可你是個——你應該對陽光比較適應才對啊。”

“我適應的陽光可不是月球上這樣的。這兒的太陽在漆黑的天幕中閃耀，光芒奪目，卻遮不住星光，只能晃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不到星星。它就像一個敵人。只要它掛在天上，我心里就不由得感到，我們手里這些降低力場強度的實驗永遠都不可能成功。”

“你這是迷信，本。”賽琳娜略略有點不快，“太陽只是太陽，并沒什么預兆。再說我們一直都在隕坑的陰影里，周圍就像夜里一樣，滿天都是星光。”

“也不全是，”狄尼森說，“只要你往北看，賽琳娜，你隨時會看到陽光將月面照得發亮。我很討厭往北看，可那面的景象時時都停留在我腦海中。只要我一看到它，就覺得強烈的紫外線正灼蝕我的眼睛。”

“想象而已。首先，月面反射的光線里根本沒有紫外線；其次，你的太空服完全可以抵御所有輻射。”

“可它抵御不了熱量，至少效果不是太好。”

“可現在已經是晚上了。”

“對，”狄尼森滿意地回答，“這我喜歡。”他好奇地四處張望。地球像往常一樣高懸空中，顯出一個豐滿的弧形，缺口正對西南。獵戶座在它上方，遠遠看去，就像一個獵人正從一張明亮的圈椅中坐起身來。在地球的映照下，滿眼都是閃爍的微光。

“太美了，”他說，轉而又問，“賽琳娜，介子儀有什么反應嗎？”

賽琳娜也在默默地望著蒼穹，一言不發。聽到此話，她轉身走到介子儀的儀器群中，這堆儀器已經在隕坑的陰影中待了三個晝夜。

“沒有，”她說，“不過還是有點好消息。力場強度已經穩定下來了，數值一直在50出頭一點。”

“還不夠低。”狄尼森說。

賽琳娜說：“還會往下降的。我確定，所有參數都一切正常。”

“磁場也正常？”

“這我不敢確定。”

“要是我們把磁場增強，整個裝置就會馬上失去穩定。”

“不應該。我知道不會這樣。”

“賽琳娜，我非常相信你的直覺，可是事實如此啊。它的確失去穩定了，我們以前試過。”

“我知道，本。不過當時的裝置排列跟現在有點出入。你看力場強度維持在52上，已經有相當長一陣子了。我敢肯定，如果我們能把這個狀態維持幾小時，而不是幾分鐘的話，那么我們就有把握讓磁場增強十倍，而且保持幾分鐘，而不是幾秒……我們試試吧。”

“不。”狄尼森說。

賽琳娜躊躇了一下，后退幾步，轉過身去，幽幽說道：“你還沒開始思念地球，是嗎，本？”

“沒有。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但的確沒有。我應該不由自主地想起它，想起藍天綠草，還有河流——所有那些陳詞濫調中描述的地球場景。可是我一點都沒有，一點都不懷念，甚至連夢里都沒有出現過。”

賽琳娜說：“有時候是會有這種事。至少，有些新人就會說絲毫不想念故鄉。當然，他們畢竟是少數，也從來沒人能說出這些人身上有什么共性。有人猜他們是先天情感冷漠，內心麻木，缺乏感情；還有人說他們是情感太過強烈，不敢承認思念故土，害怕自己會崩潰。”

“在我的問題上，事情非常簡單。我的地球生活在近二十幾年來，過得非常不如意，自從來了這里以后，我終于能做自己選擇的事了……除此以外，賽琳娜，還有你陪在身邊。”

“我是好人，”賽琳娜誠摯地說，“把陪伴和幫助看得一樣重要。你其實并不需要別人多少幫助。你是不是為了能讓我陪你，才裝作缺人幫忙的樣子？”

狄尼森溫柔一笑：“我不知道該怎么說，你更喜歡哪個答案呢？”

“說實話就好。”

“實情就是，你的幫助和陪伴對我而言都極其珍貴，很難說哪個更重要。”說罷，他轉回身去，看著介子儀，“力場依然保持穩定，賽琳娜。”

賽琳娜的面龐在地球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她說：“巴倫說，沒有思鄉病很正常，也是思想健康的表現。他說，雖然人類的身體已經適應了地球的表面，到了月球以后要重新調整，但是人類的大腦卻是特例，它跟各種動物的大腦都有本質區別，可以看作是一種全新的事物。它還沒來得及適應地球的環境，一旦到了新環境中以后，完全不用重新調整。他還說，月球地下設施的密閉環境，或許對它最適合不過，因為它本身就處在一個密閉的頭骨中，而月球城市就像一個放大版的頭骨。”

“你相信嗎？”狄尼森忍不住笑出聲來。

“每當巴倫講述某件事情的時候，總是非常雄辯，聽起來很讓人信服。”

“要是這么說的話，我也可以宣稱，這種對月球密閉環境的依戀，更像是人類回歸子宮的夢想的一種體現。其實，”他一本正經地補充道，“想想這里的環境吧，溫度和氣壓都嚴格控制，食物易于消化。這么看來，整個月球殖民地——不好意思，賽琳娜——月球城就是胎兒環境的放大重建。”

賽琳娜說：“巴倫恐怕不會同意你的觀點。”

“我知道他不會。”狄尼森說。他看著天空中那一彎地球，看著纏繞地球邊緣那遙遠的云堤，不禁深深為之沉醉，忘記了言語。即使當賽琳娜走回介子儀旁邊，他都一動不動。

他望著滿天繁星中的地球，望著遠處鋸齒般的地平線，忽然，他好像看到空中有一道煙塵劃過，似乎有顆小小的流星正在墜落。

昨天晚上，也是在月面上的時候，一顆隕石落了下來，他還指給賽琳娜看。可是賽琳娜卻顯得漠不關心。

她說：“地球在天空中的位置會有小小的變化，這是因為月球引力的關系。而且它的光亮有時候也會變化，要是面對我們的是陸地，那么它就顯得暗一點。你無非是看到了一點光影變化，很正常。我們從來都不在乎。”

狄尼森說：“但那很可能是一顆隕石。不會有隕石砸到我們嗎？”

“當然有了，你出來以后可能都挨了好幾下了，只不過太空服替你擋住了而已。”

“我不是指那些微小的顆粒，我說的是那種大顆的，可以濺起塵土來的。要是砸到人，一定會死的。”

“對，有這種東西，不過數量太少了，而月球又這么大。從來沒人被砸到過。”

狄尼森看著天空，腦子里想著昨天的事，就在這時，他發現了那個從天而降的東西，像是一顆流星。但是只有在地球上，隕石進入大氣層，才能劃破天空，發出瞬間的光芒，成為流星；而月球上全無空氣，永遠不會有這樣的景象。

天空中的那點光亮明顯是人造物體，狄尼森一時也沒有辨認出它的身份。不過它越來越近，漸漸顯出形狀，那是一艘小型火箭飛艇，正在他們旁邊降落。

門開了，駕駛員還在里面，一個穿太空服的人走了出來，在雪亮的燈光中只能看到他的剪影。

狄尼森站在原地不動。在室外空間穿太空服的環境中，按照正常的禮節，后來的人應該先作自我介紹。

“我是戈特斯坦專員，”那人說道，“看我搖搖晃晃的步子，你們也該猜得出來。”

“我是本·狄尼森。”狄尼森說。

“我知道。”

“你是來找我的嗎？”

“當然。”

“還要專門坐太空穿梭機？你該——”

“我知道，”戈特斯坦說，“我該從P-4出口出來的，離這里不到一千碼。不過，實際上我也不只是為了找你。”

“好吧，我不會追問的。”

“我不想遮遮掩掩。你應該知道，我對你的活動一直很感興趣，特別是當你在月面上開展實驗以后。”

“這并沒有任何秘密可言，誰感興趣都可以。”

“不過也沒人知道實驗的內容。除非，你在做一些跟電子通道相關的事。”

“猜得很有道理。”

“是嗎？我一直以為做這個課題的實驗，如果想出成果的話，必須要用到非常大型的科研設施。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你知道的。我曾咨詢過相關人士。不過，就我目前所見，你身邊并沒有什么大型設施。這就讓我聯想到，你的實驗或許不該成為我關注的焦點。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時，或許別人已經搞出了更有價值的東西。”

“為什么我會成為別人的煙霧彈呢？”

“我不知道。要是我知道的話，也就不用這么擔心了。”

“所以我的行動就一直受到監控。”

戈特斯坦咯咯地笑著：“對啊，從你到達月球的第一天開始。不過每當你來到月面上工作的時候，我們就會監視整個地區，大概幾英里以內，毫無遺漏。很奇怪，好像除了那些長期在月面執行日常任務的人員之外，你，狄尼森博士，還有你的同伴，是整個月面上僅有的人。”

“這有什么奇怪的？”

“因為這樣的現象說明，你堅信自己正在進行某種事業，僅僅就靠面前那些小巧漂亮的裝置，不管它到底是什么。我不認為你會盲目行動，所以如果你愿意告訴我你目前在做什么的話，我將非常榮幸。”

“我在做關于平行空間的實驗，專員，就像傳言中說的那樣。不過我得說，我的實驗并沒有取得太大成果。”

“我想，你的這位同伴就是賽琳娜·琳德斯托姆，那位導游小姐吧。”

“是的。”

“你選擇助手的思路很奇特。”

“她很聰明，飽含熱情，有科學興趣，而且非常迷人。”

“而且還喜歡跟地球人一起工作。”

“喜歡跟移民一起工作，而這個移民馬上就要通過審核，成為一名月球公民。”

賽琳娜現在插了進來，她的聲音在他們耳邊響起。“你好，專員。我完全沒有偷聽的意思，也不想介入你們的私人談話，可是在太空服里，只要你們在視野之內，這種情況不可避免。”

戈特斯坦轉過身來：“你好，琳德斯托姆小姐。我根本沒有想密談的意思。你對平行空間感興趣嗎？”

“哦，當然。”

“那你不為實驗的失敗而難過嗎？”

“我們并沒有完全失敗，”她說，“至少不像狄尼森博士想的那么失敗。”

“什么？”狄尼森猛然轉身，差一點失去平衡，還帶起一小片塵土。

現在他們三個都面對介子儀了。而就在儀器之上，大約五英尺的距離，有一點光芒亮起，如同遠方的恒星。

賽琳娜說：“我剛才增強了磁力的強度，而核力場還保持穩定了一會兒——然后就越來越弱，還——”

“溢出！”狄尼森說，“見鬼。我都沒看見。”

賽琳娜說：“對不起，本。剛才你一直在出神，后來專員就來了，我一個人在旁邊，忍不住就把我的想法付諸實施了。”

戈特斯坦插話：“我剛才看見的是什么？”

狄尼森說：“剛才有一點物質從另一個宇宙溢出到我們這里，那是它自然散發的能量。”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那光亮卻一閃而沒，而與此同時，遠處忽然又亮起一點微弱模糊的星光。

狄尼森邁步向介子儀走去，不過賽琳娜動作更快，幾步之間，她就超過狄尼森，搶先來到介子儀跟前，伸手把力場裝置關掉了。那點星光馬上就暗淡了下去。

她說：“你看，溢出點還很不穩定。”

“因為規模太小了，”狄尼森說，“不過我們要考慮到，從理論上講，位移一光年或者一百碼都有可能，這次它只偏了一百碼，已經算是出奇的穩定了。”

“還不夠理想。”賽琳娜語氣平淡。

戈特斯坦插進話來，“讓我來猜猜你們說的是什么。你們的意思是，物質可以從那個宇宙泄漏過來，到這里或者那里，或者是我們宇宙中任意一處——完全隨機。”

“也不是完全隨機，專員。”狄尼森說，“距離介子儀越遠，溢出的幾率越低。我得說，降低的幅度非常之大。而降低的具體程度會受很多種因素的制約。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嚴格約束實驗條件了，盡管如此，溢出點還是發生了幾百碼的偏移，你剛才已經看見了。”

“說不定它會偏移到我們的城區，或者到我們的頭盔里。”

狄尼森不耐煩地擺擺手：“不，不會的。這種溢出，至少以我們目前的技術手段可以造成的溢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宇宙環境中本身物質的密度。你所說的情況，可能性基本為零。溢出點不會從真空的環境里，偏移到有絲毫空氣存在的地方，哪怕那個地點的空氣密度只有我們城區或者頭盔內部的百分之一。我們現在還無法隨意操控溢出點的位置，但任何溢出點都必須是真空環境，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要到外面來做這個實驗。”

“這個東西跟電子通道不一樣嗎？”

“完全不同，”狄尼森說，“電子通道需要雙向物質傳輸，而這里只有單向溢出。對象宇宙也不是同一個。”

戈特斯坦說：“我想，您是否愿意今晚與我共進晚餐，狄尼森博士？”

狄尼森有點猶豫：“只邀請我一個？”

戈特斯坦向賽琳娜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厚重的太空服使他的動作看起來非常別扭。“如果哪天能邀請到琳德斯托姆小姐同去，我將不勝榮幸，不過今晚我希望能跟你單獨談談，狄尼森博士。”

“哦，去吧，”賽琳娜看到狄尼森還在猶豫，便干脆地說，“我明天還有很多事要忙，而你還要花點時間，好好琢磨一下溢出點的穩定性問題。”

狄尼森還是有點拿不定主意，“好吧，還有——賽琳娜，什么時候你再有空了，能通知我嗎？”

“我經常都閑著，你不知道嗎？再說我們可以一直保持聯系啊……你們現在就去吧，我還要照看一下設備。”

## 15

巴倫·內維爾不停地在原地跳來跳去，這是月球人特有的行為，狹小的空間和月球的重力造就了這個動作。要是在一個重力更大、空間也更寬敞的房間里，他一定會焦灼地走來走去。在這里，他只能停在原地，來回蹦跶。

“你確定當時正在工作，是嗎，賽琳娜？你確定？”

“我確定，”賽琳娜說，“我都告訴你整整五次了，確定無疑。”

內維爾好像并沒有在聽。他聲音低沉，語速飛快：“當戈特斯坦來了以后，他沒打算制止你們的實驗？”

“沒有，當然沒有。”

“那專員有沒有表現出來，準備動用強制——”

“聽著，巴倫，他有什么可動用的強制手段？難道會讓地球派一支軍隊來？再說——噢，你知道，他們不可能阻止我們。”

內維爾停住腳步，毫無聲息地站了一會兒。“他們還不知道？難道他們不知道？”

“他們當然不知道。戈特斯坦來的時候，本正抬頭望著天空。所以我在一邊試了試力場溢出，得到了結果，后來還得到了第二個本的設備——”

“別說是他的設備。那是你的主意，不是嗎？”

賽琳娜搖搖頭，“我只是給了個模糊的建議。所有計劃和細節都是本安排的。”

“可你自己現在已經學會了。不管怎么說，我們都再也不用找那個地球佬了，是嗎？”

“我想我自己的確可以獨立完成，以后的工作可以完全由我們的人來做。”

“太好了，那我們就開始吧。”

“不行。噢，見鬼，巴倫，我們還不能。”

“為什么不能？”

“啟動這個需要能量。”

“但是我們有啊。”

“還不夠。溢出點還不夠穩定，非常非常不穩定。”

“但我們可以改進啊，你說過可以的。”

“我說過，我想可以。”

“這就夠了。”

“但最好還是先讓本把細節都確定下來，穩定這個系統。”

兩人沉默了一陣。內維爾瘦削的臉龐漸漸扭曲了起來，陰暗得像一團烏云，“難道你覺得我做不到嗎？是不是？”

賽琳娜說，“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到月面上去，一起做這個實驗呢？”

又是沉默。內維爾的口氣變得閃爍起來，“說話不要這么刻薄。而且我等不及了。”

“我們不能違背自然規律。不過我想用不了太久了……現在，要是你不介意的話，我想休息了。我明天還要帶游客呢。”

過了好一陣，內維爾一直像是要抬起手來，指指自己的床柜，做個挽留的表示，不過這個動作最后還是胎死腹中，而賽琳娜看上去根本沒有領會他的意思，甚至根本沒往這方面想。她疲倦地向他點點頭，轉身走了。

## 16

“老實說，我曾希望，”戈特斯坦說，眼睛望著桌上剛剛端來的甜品——一堆又甜又黏的東西，“我們可以常常見面。”

狄尼森說：“非常感謝，您對我的工作這么關心。如果溢出的穩定性問題能夠解決的話，那么我的最終成果——也有琳德斯托姆小姐一份功勞——將舉世矚目。”

“你說得可真謹慎，完全是科學家的口氣……我就不上那種月球利口酒了，省得讓你難受。那東西據說也是仿照地球口味做的，不過我早就下定決心，一滴也不沾。你能不能用盡可能簡單的語言給我講講，你的成果怎么會得到舉世矚目的？”

“我試試吧，”狄尼森謹慎地說，“我們先從所知的那個平行宇宙講起。在那個宇宙里，物質內部的強作用力要遠遠大于我們宇宙的，所以在那里，只需要相對而言很少的質子，就足以提供極大的聚變能量，從而構成一個恒星。如果他們的恒星像我們的一樣大，那么一定會導致非常劇烈的爆炸，所以在他們的宇宙中，遍布著數量眾多但體積微小的恒星。

“現在，我們假設還有一個宇宙，那里的強作用力要比我們的弱很多。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的質子都相互遠離，很難接近融合，所以要形成一顆恒星的話，需要聚集極大規模的氫原子。這樣一個反平行宇宙中——換句話說，它就是那個平行宇宙的對立面——將會包含數量很少但是體積龐大的恒星。事實上，只要強作用力足夠弱，就足以形成這樣一個宇宙——它只有一顆恒星，而這顆恒星就包涵了宇宙所有的物質。這將是一顆高度濃縮的恒星，但是物質之間幾乎沒有相互作用力，而且它所釋放出的輻射量，或許還沒有我們的太陽輻射強。”

戈特斯坦說：“這么說的話，我倒有個聯想，也不見得對。你所說的這個宇宙，很像我們的宇宙在大爆炸之前的狀態——一個龐大的個體，包涵了整個宇宙所有的物質。”

“對，”狄尼森說，“就是這樣的，我所描述的這個反平行宇宙，正是由所謂的宇宙原生蛋構成，簡單點就叫‘宇宙蛋’。如果想要探測單向能量溢出的話，那么我們的目標，就只能是這樣一個蛋型宇宙。而我們已經建立聯系的平行宇宙中，恒星微小，基本上到處都是空曠的空間。你找來找去，也很難探測到具體的物質。”

“但平行人類就可以探測到我們。”

“對，平行人類很可能通過探測我們的電磁場進而探測到我們。我們有理由認為，那個平行宇宙中沒有行星級的電磁場，所以我們就無法找到他們的蹤跡。但如果從相反的方向去探測蛋形宇宙，我們就不可能失敗。那個宇宙蛋，就是宇宙本身，物質無處不在。我們無論探測到哪一個點，都有充足的物質體現。”

“但是你怎么才能探測到呢？”

狄尼森有點躊躇：“這正是我感到最難解釋的地方。物質之間的強作用力，都是通過介子來發揮作用。力場的強度在于介子的數目，而這介子的數目，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中，是可調的。月球的物理學家們建造了這樣一種裝置，叫作介子儀，正好可以完成這個任務。一旦介子的數目減少了，或者增加了，那么那個地點就成了另一個宇宙的一部分；它就像另一個宇宙的大門，或者兩個宇宙的交叉點。如果介子數目能夠降低到一定程度，那么那里就成了一個蛋型宇宙的一部分，而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戈特斯坦說：“這樣我們就能從那個——蛋型宇宙里吸取物質了？”

“這部分就比較容易了。一旦門戶建立起來，物質就會自動流入。那些物質流入時，都會保持本身屬性，而且非常穩定。漸漸的，我們宇宙的規律就會對它們產生影響，它們內部的強作用力就會增強，然后它們開始融合聚變，散發出巨大的能量。”

“可是如果它們聚變過度，不會產生核爆嗎？”

“那一樣會產生能量，不過核爆更取決于電磁力的強弱，而在我們這個裝置中，強作用力更重要，因為電磁場已經受到控制。要說清楚這件事，得花很長時間。”

“哦，那我上次在月面上看見的那點光亮，就是蛋型宇宙溢出的物質在融合嗎？”

“是的，專員。”

“而這種能量可以為我們所利用嗎？”

“當然可以，怎么用都可以。上次你看到的，只是那個宇宙蛋中最最微不足道的一粒塵埃。從理論上講，我們完全可以從那邊得到成噸的物質。”

“然后，就可以代替電子通道了是吧。”

狄尼森搖搖頭，“不。使用宇宙蛋的能量，也會改變我們宇宙的結構，帶來些問題。在交互作用下，那個蛋型宇宙中的強作用力會慢慢增強，而我們的則會慢慢減弱。這就意味著，蛋型宇宙中的物質融合聚變會慢慢加速，溫度慢慢升高。最后——”

“最后，”戈特斯坦雙臂抱在胸前，瞇著眼睛，肯定地說，“它就會發生大爆炸。”

“這正是我的想法。”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的宇宙在幾百億年以前就是這樣形成的？”

“或許吧。專門研究宇宙蛋的科學家早就提出疑問，為什么當初我們的宇宙蛋，會在某一特定的時間點上爆炸？有一種解釋曾設想了一種周期性宇宙模型，宇宙蛋就在其中形成，然后自然爆炸。這個周期性宇宙理論后來被學術界推翻了，他們的結論是，宇宙蛋必須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孕育，而且在爆炸之前還要經過一場原因不明的危機，最終導致狀態失衡，然后爆炸。”

“可是這個危機，很可能就是跨宇宙能量流動的結果。”

“有這個可能，但也不一定就是智慧生命造成的。或許在宇宙之間，也有偶發的自然能量溢出。”

“當那個宇宙蛋發生大爆炸以后，”戈特斯坦說，“我們還能從那里得到能量嗎？”

“我不敢肯定。不過這不是我們眼下需要擔心的事。我們宇宙的力場會漸漸向蛋型宇宙溢出，但這個過程至少要持續幾百萬年，才會導致宇宙蛋突破臨界點。再說，蛋型宇宙也肯定不只一個，真正的數量可能是無限的。”

“那么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宇宙會有什么改變呢？”

“強作用力會漸漸弱化，然后我們的太陽，會非常非常緩慢地，冷卻下來。”

“我們能不能用宇宙蛋通道帶來的能量，對此作出彌補？”

“完全不用，專員。”狄尼森認真地說，“由于宇宙蛋通道的緣故，我們宇宙的強作用力會漸漸減弱；與此同時，原本那個電子通道的運轉，又會把它逐漸增強。只要我們能合理調節二者之間的關系，達到平衡狀態的話，那么雖然兩端的宇宙結構都會發生變化，但是我們的宇宙卻可以保持原狀。我們這里將成為中轉站，而不是終點。

“而且我們也不必為兩端的宇宙擔心。平行宇宙那邊的人，將會慢慢適應太陽冷卻的生活；其實沒有我們，他們的太陽也早就衰退得相當厲害了。至于蛋型宇宙那邊，我們完全可以肯定，那里面沒有任何生命存在。其實，我們的行為正在加速催化大爆炸的發生，我們正在締造一個宇宙，而這個宇宙終將孕育出生命來。”

聽了這番話，戈特斯坦沉默了許久，寬大的臉盤上沒有絲毫表情。沉默中，他還點了點頭，好像確信了什么東西。

最后，他說道：“這么說吧，狄尼森，我認為你的成果將會震驚世界。想要讓主流科學界承認電子通道的危害一直很難，不過現在，困難已經不復存在了。”

狄尼森說：“對，至少感情上的障礙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現在不單指出了問題，連解決方案也一并奉上。”

“如果我保證可以公開發表的話，你什么時候可以拿出一份報告，全面闡述你的發現？”

“你真的可以保證？”

“即使沒別的辦法，我也可以出版一本官方發行的冊子。”

“那好，不過在寫報告之前，我得先解決溢出穩定性的問題。”

“當然。”

“還有，我想這份報告最好——”狄尼森說，“把彼得·拉蒙特列為作者之一。他可以從數學上嚴格地描述這一過程，我做不到。再說，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的啟發。還有一點，專員——”

“嗯？”

“我想還應該把月球科學家的名字也列在其中。特別是巴倫·內維爾博士，應當列為第三作者。”

“為什么？把事情搞得這么復雜，有必要嗎？”

“沒有他們的介子儀，一切成果都無從談起。”

“肯定要提到他們的……不過巴倫博士參與了你的實驗嗎？”

“沒有直接參與。”

“那為什么要加他？”

狄尼森低下頭，伸手撣了撣褲腿，“這算是個外交手腕吧。我們以后還要在月球上建立宇宙蛋通道。”

“在地球上不行嗎？”

“首先，我們需要真空環境。我們要建立的是單向溢出通道，這跟原先那個雙向操作的電子通道不同，運轉所需的必備條件也完全是兩碼事。月球上有現成的真空環境，面積廣大；要是我們非要在地球上制造真空環境的話，費時費力，很不經濟。”

“但畢竟能做到，不是嗎？”

“其次，”狄尼森說，“將來我們會有兩個巨大的能量源，二者之間還是完全反向的，把我們夾在中間。如果二者離得過近，就很可能會產生類似于短路的現象。如果電子通道在地球上運行，而宇宙蛋通道只建在月球上，那么二者之間就隔了二十五萬英里的真空，這樣比較妥當——其實，也可以說是必須如此。而如果我們要在月球上開展工作，最好能考慮到月球科學家的感情。我們應該讓他們分享這一榮譽。”

戈特斯坦笑了：“這是不是琳德斯托姆小姐的建議？”

“我相信如果是她也會這么做的。不過這個道理顯而易見，不用別人提醒，我自己就想得到。”

戈特斯坦站起身來，舒展了一下筋骨，原地跳了兩三下，因為重力的原因，看起來就像慢動作一樣。接著他又活動了一下膝蓋，然后再次坐了下來。“你試過嗎，狄尼森博士？”

狄尼森搖搖頭。

“這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特別是下肢末端。每次我覺得雙腿麻木的時候，都要做幾遍。我還要經常回到地球，做短期停留，以免身體過于依賴月球的重力……我們能談談琳德斯托姆小姐嗎，狄尼森博士？”

狄尼森臉色一變：“她怎么了？”

“她是個導游吧。”

“對，你上次就說過。”

“我當時還說，她能做一個物理學家的助手，這很奇怪。”

“說實話，我只能算是個剛入門的物理學家，而她大概也是個菜鳥助手吧。”

戈特斯坦收起笑臉：“別跟我繞圈子了，博士。我花了不少力氣，了解了不少她的底細。她的檔案里泄漏出不少東西，其實過去只要有人想到去查，一定也能看到很有意思的內容。我相信她是個預言師。”

狄尼森說：“很多人都是。我敢說你在某些精通的領域也有預言的特長，雖然有點勉強。而我自己，馬馬虎虎也算是一個。”

“這不一樣，博士。你是個專業的科學家，而我，至少我希望，是個專業的政府官員……但是琳德斯托姆小姐的天賦，明顯對你的前沿物理研究大有幫助，但她的職業卻只是個導游。”

狄尼森有些猶豫地說：“專員，她只懂一點點專業知識。而她的預言能力雖然很強，卻不能隨心所欲地使用。”

“她的能力，是不是當年遺傳工程研究的產物？”

“我不知道，但如果真的是，我并不會感到意外。”

“你信任她嗎？”

“為什么這么問？她一直在幫我啊。”

“你知不知道她是巴倫·內維爾博士的妻子？”

“我記得他們是在一起，但是兩人之間好像并沒有法律關系約束。”

“在月球上，沒有法律關系這回事。這個內維爾，跟你想加為第三作者的內維爾，是一個人嗎？”

“是的。”

“難道這只是巧合？”

“不是。我一來月球，內維爾就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我也知道是他讓賽琳娜過來幫我的忙。”

“這是她說的？”

“她說過，他對我感興趣。至于幫忙的事，我想就很自然了。”

“你有沒有想過，狄尼森博士，她來幫你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以及內維爾的授意？”

“他們的利益難道跟我們的不一致嗎？事實在于，她已經在毫無保留地幫我了。”

戈特斯坦挪了一下身體，活動活動肩膀，好像在做肌肉拉伸練習。他說：“內維爾博士一定知道他身邊的這個女人是預言師。他有沒有在利用她呢？為什么她要一直做導游，原因只能有一個——為了掩蓋她的能力。”

“如果內維爾博士有這類想法的話，我能理解。不過我看不出來他有什么搞陰謀的必要。”

“你怎么知道沒必要……你知道嗎，就在今天你們的介子儀做出那個能量球之前，我的太空穿梭機一直在月面上空盤旋，當時我一直在觀察你。而你當時卻沒在介子儀跟前。”

狄尼森回想了一下，“對，我的確不在。我正仰望星空，每次我到月面上去，都會這樣，已經成了習慣。”

“當時琳德斯托姆小姐在做什么呢？”

“我沒看見。她說她把磁力場的強度調高了，然后我們就看見了溢出。”

“她是不是常常獨自操控機器，不需要你的指導？”

“不是。但有這種想法也很正常。”

“還有，現場是不是會有什么放射狀的東西？”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當時在地球光的照耀下，好像還閃過一點模糊的光亮，好像有什么東西從空中飛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狄尼森說。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跟實驗本身有關的東西——”

“不可能。”

“當時琳德斯托姆小姐在做什么？”

“我還是不知道。”

過了許久，兩人都沒說話，四周的空氣也凝重起來。最后專員說：“在我看來，你目前的任務是，努力解決溢出穩定性的問題，然后開始準備你那份報告。我這邊也會馬上開始行動，最近我會回到地球，著手準備出版你那份報告，再向政府提出警告。”

主人已經下了逐客令。狄尼森站起身來，專員又加了一句：“還得當心內維爾博士，以及琳德斯托姆小姐。”

## 17

他們面前是一顆更大的星星，也更厚重，更光芒四射。狄尼森能感覺到面罩上的灼熱，禁不住后退了幾步。耀眼的星光中明顯含有強烈的X光輻射，盡管置身于太空服的保護之下，他還是感到難以忍受。

“我想沒人能質疑了，”他喃喃說道，“溢出已經相當穩定。”

“我也確信。”賽琳娜表情卻很平淡。

“那我們關了它，回城里去吧。”

他們緩慢移動著，狄尼森感到心中有些沮喪。一切都水落石出；此時卻心如止水。從現在的實驗結果看，已經不可能有半點閃失了。政府也表現出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快就會有人來接手。

他說：“我想現在可以準備那份報告了。”

“我想也是。”賽琳娜謹慎地回答。

“你有沒有再跟巴倫談談？”

“有，談過了。”

“他的態度有什么改變嗎？”

“絲毫沒有，他不會加入的。本——”

“怎么了？”

“我始終覺得跟他談，一點價值都沒有。他永遠不會讓自己跟地球政府沾一點點邊。”

“可你不是把事情都解釋清楚了嗎？”

“一清二楚。”

“他還是不同意吧？”

“他說要見見戈特斯坦，而專員也答應了，說等他從地球回來就安排一次會面。我們得等一陣子。或許戈特斯坦有自己的辦法，說不定能說服他。”

狄尼森聳聳肩，雖然在厚厚的太空服地下，沒人能看得到。“我根本搞不懂他。”

“我能。”賽琳娜輕聲說。

狄尼森沒有繼續說話。他用力推動介子儀的機身和控制臺，把它們塞進巖石下的陰影里，接著回頭問：“準備好了？”

“好了。”

他們無聲地滑到P-4出口的外層通道口，狄尼森一步步爬下，而賽琳娜則一步跳下，從他身邊滑過，最后一個漂亮的急剎車，抓住門口的扶手。其實狄尼森也已經學會了這個動作，不過此時他的心情很差，一步一步爬下來也算是對周圍環境無聲的反抗，算是一種宣泄吧。

他們在隔離區脫下太空服，放到自己的柜子里。狄尼森說：“能跟我一起吃午飯嗎，賽琳娜？”

賽琳娜不安地問道：“你看上去很煩躁，出什么事了嗎？”

“我想大概是月球反應吧。吃午飯嗎？”

“當然。”

他們最終在賽琳娜的宿舍里共進午餐，因為賽琳娜一直堅持說：“我有些話要跟你講，在自助餐廳沒法開口。”

狄尼森正嚼著一塊東西，形狀類似于花生醬牛肉，賽琳娜看著他說：“本，你怎么一句話也不說？一星期了，你一直這樣，沒事吧？”

“沒事。”狄尼森皺著眉回答。

“不，你有事，”賽琳娜關切地望著他的眼睛，“我不敢確定自己對物理的預測準不準，但是我現在可以肯定，你有事瞞著我。”

狄尼森聳聳肩：“我們的成果，在地球上已經引起很大轟動。戈特斯坦在回到地球之前，已經將其大肆渲染。拉蒙特博士如今被奉若神明，他們還想在報告出來以后，請我回到地球去。”

“回地球？”

“是的。好像我也成了英雄。”

“你本來就是。”

“我的科學事業可以完全恢復，”狄尼森認真地說，“他們已經許諾了。很明顯，只要我愿意，隨時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所大學，或者任何一家政府機構中找到位置。”

“這不正是你想要的嗎？”

“我想這是拉蒙特的夢想吧，他一定會很滿意，也馬上就要實現了。不過，我卻不感興趣。”

賽琳娜問道：“那你想要什么呢？”

“我想留在月球。”

“為什么？”

“因為這里匯聚了人類的明天，而我也想成為明天的一部分。我想一直工作下去，就搞宇宙蛋通道，這也只能在月球上做。你能夠構思出奇妙的設備，我就可以用它來工作，繼續開發我們的平行宇宙理論，賽琳娜……我想跟你一起工作，賽琳娜。你愿意嗎？”

“對平行宇宙的興趣，我不比你小。”

狄尼森說：“現在內維爾不會把你帶走嗎？”

“巴倫把我帶走？”賽琳娜語氣硬邦邦地反問，“你是存心惹我生氣嗎，本？”

“絕對不是。”

“那好，你好像一直誤會了。你是不是一直都以為，我來跟你一起工作，是出于巴倫的意思？”

“他沒讓你來嗎？”

“也是，他的確有這個意思。不過這不是理由。你記住，是我自己要來的。他可能以為自己能控制到我，不過他的那些命令，除非跟我的意愿一致，否則是絕對不可能生效的。在你的問題上，我們的意見碰巧一致。其實我知道，他一直覺得自己總能指揮我，看來你也是這么想的。”

“你們是伴侶啊。”

“我們曾經是。不過這有什么關系嗎？要這么說的話，我不是一樣能指揮他嗎？”

“這么說，你可以跟我一起工作了，賽琳娜？”

“當然，”她冷冷地說，“只要我愿意的話。”

“那你愿意嗎？”

“要說現在的話，愿意。”

狄尼森笑了：“這一周來，我一直都非常苦惱，害怕你會選擇離開，或者被迫離開。我害怕我們的實驗完成之時，你就會離我而去。對不起，賽琳娜，我不是想纏著你，你瞧我，一個地球佬，都這么老了，還這么脆弱……”

“行了，你的頭腦可不老，也不再是地球佬了。世界上有比性、比外表更珍貴的東西。我喜歡跟你在一起。”

沉默。狄尼森的笑容漸漸消失不見，然后又慢慢回到臉上，忽然他好像又想到某些不那么浪漫的事：“有這樣的頭腦，我也很慶幸。”

他轉過臉去，輕輕地搖了搖頭，然后轉回身來。她正關切地看著他，略顯焦慮。

狄尼森說：“賽琳娜，在跨宇宙溢出中，傳過來的不只是能量。我猜你已經注意到了吧。”

又是沉默，令人心痛的沉默。最后賽琳娜開口說：“噢，那——”

兩人默然對視——狄尼森表情尷尬，賽琳娜有點心虛。

## 18

戈特斯坦說：“我的腿腳還沒適應月球的環境，不過萬一適應了，再回地球不知道該有多難受。狄尼森，你最好別想著回去了。你的身體已經承受不了。”

“我一點都不想回去，專員。”狄尼森說。

“怎么說呢，其實挺遺憾的。要是你回去了，人們會把你當作皇帝。就像當年對待哈蘭姆——”

狄尼森熱切地說：“我倒是真想看看他的表情，一點小小的愿望，不一定非要實現。”

“當然了，拉蒙特就感受到了這份樂趣，他當時在場。”

“真不錯。這是他應得的……你覺得內維爾會跟我們合作嗎？”

“肯定。現在他正在來的路上……聽著，”戈特斯坦的聲音一下子壓低了好多，仿佛談到了什么不為人知的秘密，“在他來之前，想不想嘗一塊巧克力？”

“什么？”

“一塊巧克力，杏仁的。只有一塊。我帶來了一點。”

狄尼森開始有些迷惑，不過旋即明白過來，臉上浮現出一絲心照不宣的微笑。“真的是巧克力？”

“當然。”

“真——”他臉色突然一變，“我不要，專員。”

“不要？”

“不要！要是我現在嘗到了巧克力的味道，只要它在嘴里停留幾分鐘，我一定會思念地球的，然后就會想到地球的種種好處。我可受不了這個，我也不想……別拿出來了。別讓我聞到它，看見也不行。”

專員臉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你是對的，”接著他就極力試圖轉移話題。“你知道地球上有多么轟動嗎？當然，我們還費了好大的勁，盡力保全了哈蘭姆的面子。他仍然保留了幾個比較重要的職位，不過他的話再也不管什么用了。”

“這比他當年的作為仁慈多了。”狄尼森一副輕描淡寫的樣子。

“那也不是因為他。對于這樣一個曾經風光無限的人，你也不能一下子打到谷底，這會影響科學界的聲譽。而整個科學界的聲譽，怎么說也比哈蘭姆個人重要。”

“我不同意這個觀點。”狄尼森饒有興趣地反駁，“科學界本身必須能夠承受這樣的打擊。”

“具體問題還要具體分析——內維爾博士來了。”

戈特斯坦收斂了一下自己的神情。狄尼森把身下的椅子搬了搬，讓自己正對著門。

巴倫·內維爾步履嚴謹地走了進來。跨步抬腿間，沒有半分月球式的優雅。他先禮節性地問候了一下在場兩位，然后坐下，蹺起腿來。很明顯，他是在等戈特斯坦先發話。

專員說：“很高興見到你，內維爾博士。狄尼森博士已經跟我講過，你拒絕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報告上。要知道，我敢肯定，那份報告將成為宇宙蛋通道開發的里程碑。”

“不必了，”內維爾說，“不管地球上發生什么，都跟我無關。”

“你不知道宇宙蛋通道實驗嗎？不知道它意味著什么嗎？”

“完全知道。我掌握的情況，不比你們二位少。”

“那我就開門見山了。我剛從地球回來，內維爾博士，今后的開發計劃已經完全擬定。在月球表面上的三個不同位置，我們將分別建立大型宇宙蛋通道，這是為了確保，無論何時總有一個通道處于夜晚的陰影當中。而且在一年中一半的時間，會有兩個在陰影中。當通道位于陰影中時，它將會不停地產生能量，不過其中絕大多數，都會以輻射形式散發到太空中。我們建造它們主要不是為了獲取可用的能量，而是為了抵消電子通道的影響，把我們宇宙的力場拉回正常水平。”

狄尼森插話進來：“在開始幾年，我們必須加大功率，讓宇宙蛋通道的影響力超過電子通道，從而把我們的宇宙逐步拉回正常狀態，也就是電子通道建立以前的狀態。”

內維爾點點頭：“月球城可以使用它產出的能量嗎？”

“如果需要的話。我們認為目前的太陽能電池已經完全夠用了，不過也并沒有什么強制性規定，禁止你們使用通道能量。”

“你們還真好心啊，”內維爾毫不掩飾譏諷的語氣，“還有，宇宙蛋通道站由誰來建設，誰來負責運行呢？”

“我們希望是月球工人。”戈特斯坦說。

“必須是月球工人，你們明白。”內維爾說，“在這里的環境中，地球工人的工作效率會相當差。”

“我們明白，”戈特斯坦說，“我們信任那些肯合作的月球人。”

“還有，究竟由誰來決定產出多少能量，其中有多少可以分配給當地使用，又有多少輻射出去？誰拿主意呢？”

戈特斯坦說：“這事必須交給政府。這是關系到整個世界的大事。”

內維爾說：“好了，這下你自己看看，做苦力的是月球人，掌權的是地球人。”

戈特斯坦平靜地說：“錯了。我們各司其職，做自己擅長的工作；所有人都齊心協力，共同分擔這個計劃。”

“這話我聽多了，”內維爾說，“但原則終歸只有一條：我們做苦力，你們掌權……我拒絕，專員。我的回答是不。”

“你的意思是，你們拒絕建造宇宙蛋通道？”

“我們會建造的，專員，不過只會為自己建造。由我們來決定，要產出多少能量，做什么用。”

“恐怕很難實現。既然宇宙蛋通道產出的能量，必須要用來平衡電子通道能量，那么你們就必須跟地球政府協商。”

“可能吧，不過我們還想到一點別的事。你們現在也該知道了吧。在跨宇宙溢出中，可以交互傳遞的不只是無窮的能量。”

狄尼森插話進來：“是關于守恒定律的事情吧。我們明白。”

“明白就好，”內維爾說著，朝他看了一眼，明顯不懷善意，“那些定律中包括線性動量和角動量。任何物體在它本身所處的引力場作用下，都會做慣性運動，在這種運動中，物質本身不會有任何損失。如果它要做慣性運動以外的運動，那么就必須獲得另一個方向上的加速度。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這點物質必須要分出一部分來，做反方向運動。”

“就像一艘火箭飛船，”狄尼森說，“如果它要向一個方向前進，那么就必須向反方向噴射，拋出物質。”

“我知道你懂，狄尼森博士，”內維爾說，“我在給專員解釋。如果拋出部分的速率足夠快，這部分的質量就可以非常非常小，因為動量等于質量跟速率的乘積。但是，無論它的速率有多快，質量也不能為零，這部分質量總是要消耗掉的。如果要催動一個極大的物體，那么消耗的部分也會非常驚人。如果要催動月球——”

“月球！”戈特斯坦幾乎跳了起來。

“對，是月球，”內維爾平靜地說，“如果要把月球推離軌道，送出太陽系的話，為了保持動量守恒，必須要消耗掉龐大的動量，這種消耗我們根本承受不起；而且，也沒有可操作性。現在有了宇宙蛋通道，動量可以跨宇宙傳遞，如此一來，月球就可以獲得無限的動力，而不必有任何質量損失。如果要作一個形象的解釋，那么就像是撐竹篙，使船逆流而上，這場景還是我從一本地球書籍上看來的。”

“可是為什么呢？我是說，你們為什么要把月球帶走呢？”

“原因再簡單不過了。為什么我們要待在這兒？地球一直在壓榨我們。我們已經有了需要的能源；已經有了足夠的生存空間，至少夠我們開拓幾個世紀了。為什么我們還不能走自己的路呢？不管怎么說，我們已經決定了。我來是為了告訴你，你阻止不了我們，也不要妄圖插手。我們會自己傳送動量，憑自己的力量離開。我們月球人自己完全知道該怎么建造宇宙蛋通道站。我們會自己決定如何使用產出的能量，不過我們還是會超量產出一些，讓你們使用，平衡你們電子通道的運作。”

狄尼森嘲諷道：“你還真好心啊，還會把能量贈送給我們。不過，你慷慨的行為也不只是因為好心吧。要是電子通道把太陽系引爆了，你們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即使要走，估計你們那時連內太陽系也來不及出去。到時候大家會一起蒸發掉。”

“或許，”內維爾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超量生產，所以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但那沒用，”戈特斯坦激動地說，“你們不能離開。要是你們走遠了，宇宙蛋通道的作用就會減弱，無法壓制電子通道了，是嗎，狄尼森？”

狄尼森聳聳肩：“我剛才心算了一下，大概等到他們越過土星軌道，或多或少會有些麻煩。不過走那么遠需要很多年，在那之前，我們應該早就在月球軌道上建造好空間站了，只要把宇宙蛋通道站建在上面，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月球。讓他們走好了——除非他們自己不愿意。”

內維爾淡淡一笑：“你以為這么說我們就不走了嗎？沒人能阻止我們。地球再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我們頭上來了。”

“你們不該走，因為這毫無意義。為什么要把整個月球都帶走呢？考慮到整個月球的質量，要獲得足夠的加速度，得花上很多年。你們會比爬還慢。不過要是建造宇宙飛船就快得多，你們可以造幾英里長的飛船，用宇宙蛋通道能量驅動，內部再配備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只要有宇宙蛋動能發動機，你們可以創造奇跡。就算建造這樣的飛船需要二十年，而月球今天就出發，可一旦建成之后，以它的速度，一年之內就會趕上并超過月球。而且飛船的航行可以輕易作出調整，操控月球可沒那么簡單。”

“那宇宙蛋通道呢？這樣的使用的話，不會造成失衡嗎？那樣對宇宙又會有什么影響呢？”

“一艘飛船，或者一群飛船所需要的能量，跟整個地球需要的相比，數量其實微不足道。而且這些能量還會在很大區域內擴散。對我們的宇宙而言，這種程度的影響，至少要持續幾百萬年，才會有所顯現。而這點后果，相對于飛船機動性上的優勢，簡直微不足道。比較一下，月球的移動速度簡直慢如蝸牛，所以你們要離開的話，最好還是造飛船吧。”

內維爾輕蔑地回答：“我們不急，慢點兒也無所謂——只要能擺脫地球就好。”

狄尼森說：“其實有個地球這樣的鄰居很不錯。至少每年都有新的移民補充，還有很多文化交流。只要你一抬頭，二十億人口就在視野之內。難道你真的要放棄這一切嗎？”

“非常樂意。”

“這是月球公民的主流意見嗎？還是你一個人的？你一直都很偏激，內維爾，你從來都不到月面上來。可其他人不像你，雖然他們也說不上特別喜歡月面，可還是會上來。月球的地下城市只是你的子宮、你的巢穴，但不是他們的。這里不是他們的監牢，而是你的。他們不像你，有這種神經質的念頭，他們沒有你這么脆弱。要是你把月球帶走了，那它將變成所有人的監牢。它將變成一個單世界的監牢，沒有人——包括你——可以逃脫，甚至當你們抬起頭來，天空中將一無所有。或許這就是你想要的，是嗎？”

“我想要獨立，一個自由的世界，一個不受外界干預的世界。”

“你們可以造飛船，想造多少就造多少。你們能用接近光速的速度飛走，這相當容易，只要你們能跨宇宙置換動量。你們可以在不到一生的時間內，走遍宇宙。你不想乘上這樣一艘飛船嗎？”

“不，”內維爾回答，“聽起來很不舒服。”

“不想嗎？無論你去哪里，都要所有人陪著嗎？為什么別人必須聽從你的安排，滿足你的需要？”

“因為事情本該如此。”內維爾回答。

狄尼森的臉已經漲紅了，可還是盡量保持平靜的語氣。“誰給了你權利這么說？很多月球居民的想法跟你并不一樣。”

“這不關你的事。”

“這當然關我的事。我是一個移民，很快就可以成為月球公民了。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將來交給別人決定，尤其是一個連月面都不敢上的膽小鬼，而他居然還要把自己的監牢強加給所有人。我已經永遠告別地球了，但也只是來到月球，只是在自己故鄉二十五萬英里之外而已。我可不想把自己丟到茫茫太空中，一去不回。”

“那你回去好了，回地球去，”內維爾無所謂地說，“反正還不算太晚。”

“但其他的月球公民呢？其他移民呢？”

“別廢話了，事情已經定了。”

“還沒有吧……賽琳娜！”

賽琳娜走了進來，表情嚴肅，還帶著挑釁般的眼神。內維爾不由得放下二郎腿，兩只腳都落在了地上。

內維爾問道：“賽琳娜，你在隔壁待多久了？”

“比你來得早一點，巴倫。”她回答。

內維爾看著賽琳娜和狄尼森，眼光掃來掃去。“你們兩個——”他指著對面的兩人，卻說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你說的‘你們兩個’是什么意思，”賽琳娜說，“不過本他自己已經發現動量的問題了。”

“那還是因為賽琳娜的大意，”狄尼森說，“我們最后進行實驗的那天，專員正躲在隱蔽的地方觀察，突然發現有什么東西劃過天空。這說明當時賽琳娜正在實驗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在我的計劃之外。最后我想到了動量轉移的事。那以后——”

“行了吧，你也知道，”內維爾說，“這事現在已經沒什么關系了。”

“有關系，巴倫，”賽琳娜說，“我跟本談過了，我覺得沒必要什么事情都聽你的指揮。或許我永遠也不能到地球上去，或許我也根本不想去。可是我希望抬起頭來，就能看到它懸在空中。我不想面對空空蕩蕩的天空。后來我跟我們組織的人談過了，不是所有人都想離開。絕大多數人都同意建造飛船的計劃。誰想離開就離開吧，想留下的人也可以留下。”

內維爾的呼吸變得粗重起來，“你跟他們談了？誰給的你這個權利——？”

“我本來就有權力，巴倫。再說了，很快就要開始投票，而你一定會輸。”

“就是因為這個——”內維爾忽地站起身來，惡狠狠地向狄尼森逼近。

專員開口說：“別激動，內維爾博士。雖然月球是你的地盤，不過你不可能打倒我們兩個。”

“是三個，”賽琳娜說道，“而且我也是月球人。那事是我干的，巴倫，沖著我來啊。”

這時狄尼森說：“你再想想，內維爾——其實在地球方面看來看，他們并不在乎月球是否離開。地球人可以自己建造空間站，完全代替月球城的功能。真正在乎的是月球公民，是我，是賽琳娜，是其他不愿離開的人。沒有人攔著你，你盡可以飛向太空，尋找你的自由、你的獨立。二十年以后，所有想走的人都可以離去，包括你，只要到時候你愿意從地下的巢穴中出來。而所有想留下的人，都會留下來。”

慢慢地，內維爾頹然坐倒，臉上的表情就像一只斗敗的公雞。

## 19

賽琳娜的宿舍，所有窗戶都換上了地球的場景。她說：“投票結果出來了，你知道嗎，本？他輸得很慘。”

“盡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他不會放棄。在建造通道站的時候，如果又發生摩擦，月球公眾的立場可能會回擺。”

“不應該有摩擦。”

“當然，當然不該。人類歷史上已經有過太多悲劇，每次都是沖突接著沖突，危機之后還是危機。我想，這次危機我們已經安然度過，可是前面的路還長，崎嶇還很多，一想到這個，心里難免有點沉重。等到星際飛船造好以后，沖突應該會減少很多吧。”

“我保證，咱們可以活著看到那一天。”

“你會的，賽琳娜。”

“你也會的，本。不要老是高估自己年齡。你才四十八歲而已。”

“到時候你會登上某艘飛船嗎，賽琳娜？”

“不。那時候我已經太老了，而且我已經習慣了看著地球懸在空中。我兒子或許會去……本。”

“怎么，賽琳娜？”

“我已經拿到許可，可以生第二胎了。你想不想做點貢獻？”

狄尼森抬起頭來，看著她的眼睛。她沒有逃避。

他說：“人工授精？“

她說：“當然……我們倆的基因融合肯定很有意思。”

狄尼森神情一萎：“賽琳娜，我非常榮幸。”

賽琳娜有點兒辯護似的說：“這是好事，本。為了下一代，選擇好的基因很重要。這只是優生優育的范疇，你不要介意。”

“我知道。”

“也不全是這個意思，我不是只因為這個，才和你……我喜歡你。”

狄尼森點點頭，還是一言不發。

賽琳娜幾乎要生氣了：“行了吧，愛情不只是做愛。”

狄尼森說：“我同意。我喜歡你，也不是為了做愛。”

賽琳娜說：“說到這個問題，其實在月球上做愛，更像雜技。”

狄尼森點頭：“這我也同意。”

賽琳娜接著說：“再說了——噢，見鬼，你也可以慢慢學嘛。”

狄尼森溫柔地說：“只要你愿意教。”

說著，他遲疑地慢慢向她靠近。她沒有逃開。

終于，他不再猶豫了。

（全書完）